

歷史長
篇說部

續小五義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小引

嗚呼！今日之世道衰微，匪患四溢，搶擄淫殺，負冤莫伸矣。苟在上者，正人君子，開導其學識，鼓舞其精神，未嘗不可遷善誨過，化莠爲良也。觀續小五義中，英雄迭起，如芸生之使刀，盧珍之舞劍，艾虎之打拳，徐良之三暗器，韓天錦之用大力，刀槍劍戟，各盡義勇，秉其剛正之氣，佐宋平寇，負其豪俠之才，拯救民冤。是故御花園見駕，表率忠心義膽，龍圖閣封官，可見熱血滿懷。遇不平事，則弱者扶之，冤者伸之，是誠海內之五大義俠者也。處今之世，亦罕見其匹矣。悲夫！

民國二十年三月劉魄生識于歇浦之頤康軒

新式標點 續小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一
第二回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蔣澤長牙齒齧繩縛	五
第三回	武總鎮帶兵圍府	襄陽王率衆逃生	八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摺本展昭入都	一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李欽差暗地用機謀	一四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	一六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	一九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等拏賊	二二
第九回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二六
第十回	誠心勸人效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二八
第十一回	班頭奉相諭訪案	欽差交聖旨辭官	三一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闖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	三四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三八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要姑娘	四一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四四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秉文	四七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	五〇
第十八回	黑樹岡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	五三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五六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	五九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六一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	六五
第二十三回	開封羣雄領相諭	徐州大衆去投文	六八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七一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龍一目挖去	邢如虎四指受傷	七五
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嚇落真魂	七八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燒潞安山	總鎮兵困柳家營	八一
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爲拿賊獨自受鏢傷	八四
第二十九回	巧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	八六
第三十回	羣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洩機	九〇
第三十一回	網廳柱一福將受辱	花園內三小廝被殺	九二
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	九五

第三十三回	二護衛水牢離險地	鄭天惠周宅展奇才	九八
第三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鄭天惠棄暗投明	一〇一
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上鵝峯堡尋師求醫	一〇五
第三十六回	爲交朋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一〇八
第三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	一一〇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一一三
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一一六
第四十回	鄭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	一一九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逢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	一二二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瞬息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一二五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	一二八
第四十四回	金毛猿愛財設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一三二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賓朋	一三五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一三八
第四十七回	儒寧邨賢人遭害	太歲坊惡霸行兇	一四一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一四四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賊寇用計戰徐良	一四七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掛金牌	一五〇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一五三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兇徒……………一五七

第五十三回 遇尼客魂膽嚇落 見大漢誇獎奇才……………一六〇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一六三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却教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一六五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一六九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亡身……………一七一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曠醉倒鐵臂熊……………一七四

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稟烈婦二次遇災星……………一七八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一八二

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貞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一八五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庵地方洩機……………一八八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一九〇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一九四

卷下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一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丫環打拳……………五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七
第六十八回	艣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一〇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一四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滔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一七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二一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二四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事	馮校尉情愿尋賊人	二五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二八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三一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三四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三七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四〇
第七十九回	過雲鵬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四三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四七
第八十一回	清靜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四九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五三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五六
第八十四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鋪姑娘救殘生	六〇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邊戲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六三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	六七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七〇
第八十八回	三監魚腸劍大衆聚會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七四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柁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著急	七七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衆同行	八〇
第九十一回	掃臺下總鎮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八四
第九十二回	喬賓頭次上臺打擂	張豹二番論武失機	八七
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擂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臺	九〇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擗拳比武	徐良見臺官講論雌雄	九三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興祖	兩好漢打死東方清	九五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九九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一〇二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一〇五
第九十九回	玉仙紀小泉開封行刺	芸生劉士杰衙內拿人	一〇九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獲男賊	一一二
第一百零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一一五
第一百零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一一八

第一百零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刃	為找刀打架遇天倫	一二二
第一百零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追問盜刀情	一二五
第一百零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一二八
第一百零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也氏弟兄展奇才	一三二
第一百零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	一三六
第一百零八回	乜雲鵬使鞭鞭對鎗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一三九
第一百零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一四二
第一百一十回	蔣平率衆人削刀破擋	李珍與阮成被獲遭擒	一四五
第一百一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道士	寨主有意要姑娘	一四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一五三
第一百一十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島下見水衣	一五六
第一百一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一五九
第一百一十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	一六二
第一百一十六回	鍾雄下戰書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一六五
第一百一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衆交鋒	一六九
第一百一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金仙對對失機	一七二
第一百一十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衆好漢大戰馬尾江	一七五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報陷空島信個個傷悲	一七九

第一百廿一回	盧員外陷空島交手	展小霞五義廳施威	一八二
第一百廿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一八六
第一百廿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一八九
第一百廿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一九三

新式續小五義卷上

第一回 冲霄樓智化逢凶化吉 王爺府艾虎死而復生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取盟單，背著大衆，換了夜行衣靠，二人到了王府，直奔冲霄樓，沈仲元巡風，智化盜取盟單，正伏在懸龕之上，只聽見上面磕叻一聲，下來一口月牙式劍刀，此時萬萬也不及躲閃，明知此刀一下，必定攔腰，劍爲兩段，就把雙睛一閉，咬著牙關等死。只聽得嚙啣的一聲，智爺以爲是腰斷兩截，慢慢的睜眼一看，不覺著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甚麼緣故，皆因他是個月牙式樣，若要是劍草的劍刀，那就把人鋸爲兩段；此刀當中有個過隴兒，也不至於甚大，又對著智爺的腰細，又對著解了百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著，又有背後背著這一口刀，連刀鞘帶刀尖，正把腰節骨護住，兩旁邊的抄包，盡教劍刀刀子鏘破，傷著少許的肉，也是鮮血直竄。智爺連嚇帶氣，肋著不覺疼痛，總而言之，智化命不當絕，可把沈仲元嚇了個胆裂魂飛，急晃千里火，只見裏邊塵土暴起，趕緊縱上佛檯，竄上懸龕，以爲智爺廢命。智爺說：沈兄！我教刀逼住了。沈爺說：可會傷著智爺？智爺回答：少許傷著點皮膚，不大要緊。沈爺道：這邊倒有一個鐵立柱，我抱著往上一提，你就出來了。智爺連嚷不可，我聽白五弟說過，每遇這樣消息，裏頭必還套著消息。沈爺說：難道你就這樣壓著不成？智爺說：你先下樓去，找你師兄的寶劍，或歐陽兄的寶刀，拿來我自自道理。沈爺說：在這裏壓著，我一走，倘若上來外人，你不能動轉，我如何走的？智爺說：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劍去爲是。沈爺下了懸龕，只得依著智爺的言語，出了樓往外，正南一看，方纔見那樓下之人，盡是往外去的，口中亂喊拿人！沈爺不知甚麼緣故，不顧照看下面，一直撲奔正西。正要將軟梯放下，忽然見西北來了一條黑影，堪堪至近，見那

人闖入五行欄杆，細看原來是艾虎。你道艾虎從何而至？就皆因在西院內暗地聽智化與蔣平他們商量的主意，等著大家換好夜行衣靠，自己背插單刀，等他們走後，也竄出上院衙，施展夜行術，直奔王府而來，不敢由正北進去，知道沙老員外，他們埋伏在樹林之內，若教遇見，豈肯教自己進出？也不敢由東面而來，知道也有巡邏之人，倒是由順成街馬道上城，自西邊城牆而下，腳踏實地，一直的奔木板連環，由西北乾爲天而入，進的天地否，腳踏十字式，當中黃瓜架，直奔冲霄樓而來。堪堪臨近，一看全是朱紅斜卍字欄杆，一層一層，好幾斜馬吊角，好幾個們，不分東西南北，他焉能知曉，按五行相生相尅，進了西方庚辛金，走的東方甲乙木，繞的中央戊己土，繞了半天，心中急燥，這是甚麼地方，隨手背後拉刀，把欄杆磕破亂砍了一回，賭氣子把刀插入背後，回手掏飛爪百練索，搭住欄杆，往上就導。導上約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說，下面可是艾虎？他就緊握飛爪百練索，眼看上面欄杆，往上問道：沈大哥呀！沈仲元言不錯。你道艾虎，怎麼管著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時是打甘媽媽蘭娘那樣論起。沈仲元說：艾虎！你這孩子怎麼來了？艾虎說：你們的主意，我早聽見了，我見一面分一半。沈仲元說：你師傅都教鏢刀鏢了。艾虎道：哎喲！一撒手，咕咚一聲，躺在地下。沈仲元嚇了，趕緊放軟梯到二層，放二層的軟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上一扶，後脊背拍了幾掌，悠悠氣轉。艾虎睜開二目，坐於地上，放聲大哭。沈仲元說：師傅又沒死，你爲甚麼如此？艾虎說：你不是說我師傅教鏢刀鏢了麼？沈仲元說：原是個月牙鏢刀，把他壓在底下，不能動轉。艾虎說：你爲甚麼不說明白了？沈仲元說：你沒等我說完，你就死過去了，你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見我，你性命休矣。艾虎問：怎麼？沈仲元說：你拿絨繩挂住欄杆，必然拿胳膊一肘，跳身上去，那上頭有冲天弩，正打在胳膊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藥喂成，遇上一枝，準死無疑。艾虎說：我師傅這時，現在那裏教鏢刀壓著？沈仲元說：就在冲霄樓上，你來的甚巧，你師傅打發我取寶刀寶劍，我正怕我走後，上來王府之人，你師傅有性命之憂。你去找寶刀寶劍，我回去看看你師傅。艾虎說：我得先去看看我師傅，然後去取。沈仲元說：你先取來，然後再看。

不遲。艾虎道：我總得先看看師傅，然後再去取。沈仲元無奈，先帶著艾虎爬上軟梯，沈仲元也到了上面，掩上軟梯，二人又上了三層軟梯，也把三層的捲起，回到樓門，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躡上去了。榻扇一響，智化連忙問道：是誰？艾虎答應：師傅是我。智化哼一聲說：你這孩子，多般任性，連我在冲霄樓上都受了兩次大險。沈仲元說：他來的正巧，或者教他看著你，我去取刀劍，或者教我看著你，他去取。智爺說：既然這樣，教他去取。艾虎說：師傅還用取刀劍，我把這鐵柱一抱，你老人家就出來了。智爺道：胡說，那能這麼容易，快去取來。艾虎答應，飄身下來。沈仲元當路放下兩道軟梯，帶出五行欄杆，腳踏卅字式。艾虎出南門走火風鼎，出離爲火，至木板連環以外，自己一怔說：也不知義父與雲中鶴他們現在那裏，王府地面甚大，那裏去找？忽然聽見東南方殺聲震耳，火光衝天，直奔前來。繞過前邊一片太湖山石，只見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艾虎就知道是大衆在此動手，背後拉刀，殺將進去，磕叻磕叻亂砍。王府的兵丁大衆，閃開一條道路，艾虎闖進去。鎮八方王官雷英，金鞭將盛子川，三手將曹德玉，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張寶李虎，夏侯雄迎面而上。是北俠歐陽春，雲中鶴南俠展熊飛，雙俠丁兆蕙，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聖手秀士馮淵，這些人均在冲霄樓的下面，盆底坑的上頭，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燒的無處躲避。四條更道地溝，有一百弓弩手，早教雷英調將出去，蓋上木板，還怕不堅固，又壓石頭等項，人又在上而坐定。裏頭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還難。空有聖手秀士馮淵，帶領衆位，闖了四面，正南正北，正東正西，都有木板蓋著，乾自著急，不能出去。盧爺說：鬼話，叫五弟呀！五弟！你活著是個聰明人，死後應當是個聰明鬼，我們大家與你報仇雪恨，你怎麼不顯一點靈應，下一陣雨？雲中鶴說：無量佛，我有了主意，只要大家命不該絕，隨我走，就可以闖將出去。若是大家命該如此，這回要想闖出去，可不用打算出去。北俠說：計將安出？雲中鶴說：隨貧道來，北俠跟在後面，大家魚貫而行，撲奔正南。雲中鶴在前直走，到上面壓木板之處，雲中鶴回頭叫道：歐陽兄，助貧道一臂之力。北俠點頭，所苦者地道窄狹，不能並立二人，北俠從魏真肩頭之上，伸過一隻

手去，雲中鶴用手叭叭連柏木板。聽上邊人的口氣說：老二你瞧，他們底下拍這個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頭底下。魏道爺又換了個地方，叭叭又拍幾下，上面人言：我這屁股底下，可沒有石頭，又挪在這裏響呢！魏道爺用寶劍尖就認定了這個地方，用力往上一札，就聽見哎呀嘖嘖，然後用力一推，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又把寶劍抽回。連北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塊木板一起，雲中鶴縱上來，用寶劍亂砍衆人，北俠等也就竄上來，一陣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砍的東倒西歪，也有漏網之人，飛奔八卦連環堡之內，將信息傳報于雷英。雷英一聞此言，大吼一聲，率領衆人出冲霄樓，殺奔前來，正遇北俠，大家殺在一處，所有王府的兵丁，往上一裹，王府各處兵丁，盡行來到，各舉長短的軍刀，點著火把燈籠，喊殺連天。正在殺的難解難分的時節，由正北上一聲大喊，只見他手中刀，上下翻飛，亂砍衆人。原來艾虎取寶刀寶劍來到，見北俠與衆人正在交手，寶刀寶劍，亂削長傢短仗，就是金銅鐵四條鞭，不敢削，因他甚粗，就怕傷了自己的寶物，餘者的兵刃，挨著就折，逢著就傷。正在動手之間，艾虎由正北闖進來了；北俠是夜眼，早就看見艾虎殺將進來，遮前擋後，手中這口刀，閃砍劈剝，亂砍衆人，好是一條生龍活虎相似。北俠又是恨又是愛，見他殺奔前來，用左手將北俠一揪，殺奔正北去了。北俠暗暗納悶，也就殺將出來，離動手處甚遠。艾虎方纔說道：義父我師傅現在冲霄樓，被月牙式劍刀壓在底下，教我前來尋找義父，將你老人家的刀，拿去解救我師傅。北俠一聞此言，吃一大驚，說：你說此話可真？艾虎說：孩兒焉敢撒謊。北俠說：既然如此，將我刀拿去，但有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著我這一口刀，你救了你師傅，趕緊回來，倘若來遲，我拿你這刀不順手，我要死在他們手裏，如同死在你手裏一樣。艾虎連連點頭，將自己刀交與北俠，把七寶刀換將過來。北俠二番又殺將進去。艾虎得了七寶刀，揚揚得意，救師傅去了。正要撲奔木板連環，迎面之上，來了兩個人，擋住去路。艾虎細看，却是翻江鼠蔣平，白面判官柳青，若問兩個人怎麼出得地溝，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雲中鶴寶劍穿地板 蔣四義牙齒齧繩縛

且說蔣四爺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勢，被四個王官捆了個結實，二人自問必死的了。忽聽一個王官說道：你二人守着奸細，我們二人報知王爺。那兩個道：你們守着奸細，我們二人去報王爺。那個人說：不用爭論，大家一同上去。衆人說：有理有理，且把他們放在一處。兩個人頭對着頭，四個王官撲奔東南拉了一根鐵鍊。那人說：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啞們一蹬，翻板也掉下去了。那人說：有理有理，只聽見吱嚶嚶一陣鐵滑子响，噶軋軋聲音，各處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導鐵鍊推翻而上。蔣爺聽見四個人上去，衝着柳青哈哈大笑，說：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道：病夫我這條命，斷送在你手內，你還樂得上來。蔣平一大笑，說：老柳，你大喜。柳青說：對出大差就是喜。蔣平說：啞們絕處逢生，豈不是一喜？柳青說：還有活路呢，另世來生。蔣平說：你是嚇糊塗了，這四個人俱上去了，我們也好去了。柳青說：就是四個人去，你我捆着，也是出不去。蔣平道：只要四個人去了，你我如同不捆着一樣。柳青問：我倒要領教領教。蔣平道：可惜你還是九頭獅子的徒弟哪，若是一個人倒攢蹄捆着，那可沒有法子，這是兩個人倒攢蹄，一個人滾過來給這一個齧繩子，只要齧斷了一人，這個再給那個解開，豈不是與沒捆着一樣麼？柳青哈哈一笑，說：真你的。蔣平道：既然這樣，你滾過來罷。柳青說：那是你滾過來。蔣平道：你連這樣點虧都不吃，我就滾過去。說畢，一翻一滾，柳青把身子一歪，蔣平的嘴，就著柳青的脖子，用牙咬斷繩子。柳青雙手一伸，翻翻身站起，說：哥哥！你在此等著我，我破銅網陣去了。說畢就走。蔣平喊道：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萬別走，你給我解開罷，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說：我要與你解開，你又要出主意。蔣平說道：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這纔與蔣平解開，蔣平伸雙手縱身起來，直奔東南，要導鐵鍊而上。柳青先把鐵鍊揪住，說：你先等一會，你上去把蓋兒一蓋，把我悶在裏頭，你爲的好報前仇，你先讓我上去罷。蔣平一笑，柳青在先，蔣

平在後，導鐵鍊而上。出來就聽見正東上殺聲震耳；二人殺奔前來，看看臨近，盡是王府的兵丁，執定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蔣柳二人由正西殺奔前來，正遇艾虎。蔣平問：你從何處來？艾虎就將他師傅壓在劍刀底下，教他取寶刀來的話，說了一遍。蔣平催他快救你師傅去。艾虎點頭，直奔正北去了。蔣柳二人大喊一聲，叛賊！四老爺來了！噍！噍！噍！亂砍衆人。王府的兵丁，焉能是蔣柳二人的對手？也有把軍刃磕飛，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北俠等看見蔣柳二人殺將進來，暗暗歡喜，會在一處交手，暫且不表。單提小義士艾虎，得了寶刀，一直的奔連環木板，由原路直奔冲霄樓下；在五行欄杆以外，早有沈仲元等候，見著艾虎，問：可曾將寶刀借來？將艾虎帶進五行欄杆，由上放下軟梯。艾虎沈仲元扒軟梯而上，上一層捲一層，直到三層上面，也把軟梯捲起，進了裏面，晃千里火箭，艾虎先就上了佛櫃，躡上懸龕，手拿着七寶刀，說：師傅，我把義父的刀借來，是怎麼樣的砍法？智化說：你把刀尖貼在我的腰，在劍刀的刀子裏頭插將進去，七寶刀的刀子冲上，一點一點的削他，那個刀削到鐵柱子上那裏，可就別削了我打這半邊，就可以扒出來了！總是別動這根鐵柱子纔好。艾虎依了這個主意，沈仲元站在佛櫃之上，晃着千里火箭，照着亮子，艾虎將寶刀貼着智化的右膀，刀刃冲上，插將進去。用力往上一挑，噲的一聲，劍刀下來了一半，又削來削去，削在當中鐵柱子那裏，艾虎不敢往下再削，就告訴師傅，已然到了鐵柱子那裏。智化叫艾虎躲閃，智化伏爬身軀，往東一蹭，牙關一咬，仍把皮肉劃了一下，往下一縱，站在佛櫃之上，仰面一聲長嘆，說：利害呀！連艾虎與沈仲元都有些悽慘。艾虎就問：師傅把這鐵柱子扳起來，你老人家出去，省多大事，怎麼不叫扳，是甚麼緣故？智化笑道：當初有老五之時，聽他說過，每遇消息裏頭，若有立柱橫刀落將下來，上面必定套着消息，此事也不可深信，總是防範着好。沈仲元點頭，賢弟言之有理，只不知套着消息怎樣，咱們試驗試驗。用力將七寶刀對着鐵劍刀的主柱兒用力一剝，噲！噲！一聲，砍爲兩段，就見有黑洞洞一宗物件，墜落下來，噲！噲！一聲响亮，地裂山崩相似。三位爺早嚇得由佛櫃上躡將下來，直奔門口，塵土暴烟，迷

人雙目，千里火都會無光。艾虎沈仲元倒吸一口涼氣。智化說：如何方纔一扳這個柱子，這個橫樑，豈不把人壓個骨斷筋折？沈仲元點頭：幸虧聽五老爺說過。智化又問沈仲元：這裏還有什麼消息？沈中元皺眉言道：我可不是王府的人，我知道這上頭有什麼消息沒有，想不到這裏頭消息層見疊出，我往下也不敢說了。你不算算，此間王府的人，逃的逃，跑的跑，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難道我們走了後，人家沒有準備不成？智化說：是了！這都是你走後，人家復反安的消息，我們怎麼能知道？艾虎說：待我上去。智化說：那裏用得着你？艾虎不敢多言，諾諾而退。智化說：還是我上去！令艾虎即速將七寶刀送去與你義父，趕緊回來，一同好回去。若你交刀工夫甚大，我們就不等你；若是你送刀急速回來，咱們仍在此會聚一處，盜盟單有你一半功勞。艾虎回身便走，仍然是沈仲元前邊帶路，出了冲霄樓，奔西北一層層放軟梯下來，帶出五行欄杆，艾虎脚踏卅字式，直奔正南前去送刀。沈仲元一人上來，智化晃千里火，仍然竄上懸龕，把刀由背後抽將出來，戳上面天花板，並無別的聲音。爬過鐵樑，再把盟單匣子往起一抄，一點動靜沒有。原來這樓上就是振八方王官雷英，由長沙府回來，見他乾父，被四爺盜去雷震對他說明，教他改邪歸正，他不但聽，反絕了父子之情，把雷震氣走，自己入山去了。雷英回到王府，各處多添許多消息，連臥龍居室，假設的王爺，在冲霄樓上安人字鏢刀鐵樑。智化就把盟單匣子拿住，下了佛櫃，教沈仲元晃着千里火，智化將盟單匣子打開說：費了好大的事，捨死忘生，必要瞧看明白再走，不然再有點舛錯，豈不是往返徒勞？沈仲元點頭稱善。打開匣裏面有一塊黃雲緞子包袱，將包袱打開，內中若一本綠簿相似，皮面上貼着個簽字，寫的是龍虎風雲聚會。沈仲元說：不必看了，大家名字均在其中。復又包好，智化將自己刀背好，又將自己百寶囊復又帶上，用抄包把盟單匣子裏好背於背後，約會沈仲元一同下樓。沈仲元說：何不等艾虎？智化說話已對他說明，誰能緊自等他？沈仲元也就同着智化出樓，直奔正西，放軟梯下去，出欄杆奔正西，走澤水困小門，出兌爲澤大門，直奔正北府牆而來。就見東南上火光冲天，智化就知是大家東南上動手。忽見

一條黑影，趕奔前來，沈仲元細看，原來艾虎到了。自從離了冲霄樓，出入八卦連環堡，尋找義父前去交刀，來至動手的所在，自己拿着七寶刀，要試試寶刀的好處，並不殺人。抖丹田一聲喊嚇，說：「呔！賊人！閃開了！唬！唬！唬！亂削大衆的兵器，就聽見叮叮噹噹，把這些人的刀鎗，削得亂紛紛東飛西折，半截落在地下。王府的衆人，一口同音說：「利害呀！他們那找的这个兵器呀？」艾虎殺了一條路進去，把北俠一拉，二番又殺將出來，找僻靜所在，將師傅的話對北俠說明，將刀交與義父。歐陽爺二番殺將進去，艾虎追上師傅說明交刀之事，三人一同竄出府牆。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擋住去路，把三人嚇了一跳。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武總鎮帶兵圍府 襄陽王率衆逃生

且說迎面來了一人，亮刀攔住去路，哼了一聲，是甚麼人？少往前進。艾虎叫道：「來者是三哥，對面答言正是。老西徐良見了智叔父師叔，便問三位那裏去？」智化說：「銅網已破，如今去請大人主意，拿王爺，你好生把守，防著賊人漏網。」徐良點頭，智化同沈仲元穿樹林而過，直奔上院衙門而來，到上院衙門牆而入，正遇見大衆來往巡更。智化先到自己屋中，先把抄包解將下來，又將抄包打開，把盟單匣子放桌上，叫手下從人看守。智化沈仲元艾虎三人，俱都脫了夜行衣服，換了箭袖袍，繫上絲鸞帶，肋下佩刀，前來面見大人行禮，說回稟大人得知，此時銅網陣已破，請大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請旨拿王爺。大人點頭，立刻吩咐公孫先生，外面傳話，知會同城文武官員，至上院衙門聽旨。公孫先生出去，派人知會同城文武官員。三鼓多天，上院衙門外轎馬盈門，同城文武官員進見。襄陽的總鎮姓武，叫武魁，帶領屬員；文官是潘皋兩司，帶領文官屬員；至大廳行禮已畢，分班站立。大人身後站定智化沈仲元艾虎龍滔姚猛史雲鄧彪胡列韓天錦馬龍張豹胡小紀喬賓朋玉熊威韓良兩旁有二位文墨官員，就是公孫先生，饒管輅魏昌。大人對著兩旁說明，奉密旨出都，察看襄陽王謀反情形，如今銅網陣已破，

只待拿捉奸王，吩咐武總鎮，火速派馬步軍隊，圍困王府，不要走脫一人。武魁答應，轉身退將出去，點起馬步軍隊，圍困王府。文武各帶本衙署的捕快班頭，大人領着大官人，智化、沈仲元、韓天錦等，連公孫先生，請旨定意，火把齊明，直奔王府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北俠與艾虎換了自己的七寶鋼刀，又殺將進去，亂削大衆的兵器。衆人齊說：「又來哇！我們可受不了的，這兵器傷了多少！」正說話之間，二官人一寶劍，結果了張保的性命。盧方一刀，將夏侯雄殺死。雲中鶴拿寶劍，正要削雷英的撲刀，李虎前來接救，掄刀照着魏真後脊背砍來。魏真道：「爺，正與雷英動手，忽聽後面嗖的一聲，將身急忙一閃，躲開了李虎這一刀，一抬腿，嗖的一聲，就把李虎踢了一個筋斗。徐慶掄刀就剝，磕咬一聲，紅光迸現，又叫馮淵趕上，扎了一鎗。王府內死了三個王官。這一陣大亂，頃刻之間，屍橫滿地，血水直流，也有帶着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饒。惟有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這四個人的兵器未傷，皆因是金銀銅鐵四條鞭，分量又重，又粗，寶刀寶劍，皆不敢削，怕傷了自己的寶物。因此上反到歡乍了四個反叛。雷英那口刀，仍然被北俠七寶刀削爲兩段，柳青趕上攔頭就是一刀，雷英一灣腰，嘯的一聲，將頭巾砍去了半截，把雷英嚇了一個膽裂魂飛，撒腿就跑。大家亂殺之際，也顧不得追趕雷英。王府兵丁，越聚越多，圍王府各處兵丁，俱都湊來。正在亂殺之時，忽聽見正西上嚕哪哪一聲鑼鳴，一片燈火齊明，衆人齊口喊叫：「雷王官有令，我兵退下，是君山救應到了，飛叉太保鍾寨主，帶領君山水旱二十四寨各寨的寨主，五千嘍兵，如今見了王爺說明要立頭功，我們府內人退下，衆人一齊答應，如風捲殘雲一般，分兩旁一齊盡自退往西。南西北去了！這邊北俠雲中鶴二官人，與馮淵、柳青等，一聞此信，個個面面相覷，依着徐慶，要闖將上去，衆人攔阻，破口大罵：「好鍾雄囚囊的，人面獸心，反復無常的小人，咱們要拿住他，把他剝成肉泥。」北俠說：「別忙，等他臨近，叫鍾雄答言，又向蔣四爺說：『老四，全是你的不好。人家帶領君山人來，拔刀相助，你不肯重用他們，偏教他們紮在城外，等着拿人。必是金鎗將于義、黃壽他們挑唆鍾雄，諒着鍾太保絕不能做出這樣事來。』蔣平說：『此話真假

難辨，也許是王府他們的詐語。北俠問：怎麼見得？蔣平說：鍾雄由君山帶來不過二百兵丁，紮在小孤山，如今怎麼會有五千多人，是甚麼緣故？北俠一聽說待我向前看看虛實。大家點頭，北俠等往前一跑，哈哈大笑說：衆位咱們受了他們鬼計了，你看前面燈火雖然一片，連二十個人沒有，竟都是把那些個燈火掛在樹上。衆人不大相信，果然來至跟前，乃是把那些燈籠都綁在樹上，約有十數個人，俱都是老弱的兵丁。馮淵趕奔前來，就用鎗挑了兩個罵道：好混帳羔子，可惡透了，冤苦咱們了。那個幾老弱兵丁，一齊跪下。蔣平說：我們也不殺你等，只是一件，方纔那許多動手的人都往那裏去了？那些老弱兵丁說：我們就管看燈籠，別的事情，一概不管。就是把我們刺了，我們也一概不知。大衆無奈，只得往西南西北追趕，就是正然要追，忽聽外面一陣大亂，燈球火把，照如白晝，就見由正南上闖進許多人來，頭一個就道：鐵背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山西雁徐良，白芸生盧珍艾虎，韓天錦幾個人，往前飛奔。口中嚷着說：大人親身請旨，捉拿王爺，現在會同同城文武官員在府外。大衆一聽，就顧不得追趕，全都撲奔府門來了。來至府門，顏按院大人的轎子，將到府門之外，後邊有許多的馬匹，兩旁許多燈火，照如白晝，大人下轎，衆人過來參見。顏按院問銅網陣之事，南俠北俠一五一十說一遍。大人又問王爺之事，二人也就回了大人一遍。脫殼之法，樹上假設籠火，衆人逃竄，正要追趕，忽見大人駕到。大人一聞此言，立刻叫總鎮大人武魁過來，吩咐將馬隊圍住府牆，帶步隊進府拿人，拿獲王爺的，重重有賞。武魁連連答應，大人帶着公孫先生，直奔銀安殿。然後武總鎮一聲令下，調步隊發一聲喊，嚷說：拿王爺呀！四面八方，各處搜查，遇着就捆，逢人就拿，碰着就綁，撞着就鎖。頃刻之間，把王府的兵丁人等，拿了無數，也有爬牆出去，被馬隊拿住不少。就是不見襄陽王與雷英，並兩個世子殿下。趙麟趙鳳，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王府宮官等這些人，俱不知去向。直到東方發曉，天光大亮，衆人裏外搜尋，百般追問，並無影響。紅日已然上升，蔣展二人見大人，顏按院言道：今日拿不住王爺，本院不好入都覆命。先派人四門送信，不許開城。然後着地方官，曉諭閣城內庵觀寺院，大小鋪戶。

連住戶人家，一體清查。若有拿獲王爺者，獻來賞銀一千兩；有人送信者，賞銀五百兩；若要隱匿不報者，全家處死。大人這道諭一下，閣城振動，聲若鼎沸一般，四門不開，城裏關外，地方官按戶細細搜查。要問襄陽王的下落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四回 看盟單智化逃走 專摺本展昭入都

且說此時四門緊閉，清查保甲，並着襄陽城內，盡都查到，並無王爺與羣寇的下落，只可稟報大人，旁邊伺候。大人派蔣展、盧韓四人，問城外鍾雄，可見王爺。四人領命去了。大人又派金知府、會同公孫先生、魏昌，清查王府倉廩府庫，各處陳設，俱都上了帳目回稟，不在話下。且說蔣平等四人，由馬道上城，往外一看，人烟甚衆，連君山的人，等待進城的人，連作買賣之人，亂成一處。四人在城請鍾兄答話。少刻鍾雄到來，問不開城何故？蔣平與他說了一遍，又問：可見着襄陽王沒有？鍾雄回答：連王府一名兵丁都沒見，空守一夜，並未見人出來。蔣平無奈，只好同着三位回見大人。大人一聽，一聲長歎，無計可施。還是蔣平給大人出主意，城門不可久閉，不如開城，四門派人把守。進來之人，不必盤查，出去之人，必須細問。並且要認得襄陽王的，在那裏把守。倘若在城內窩藏，開城後必要混出城去，那時節被守門認得襄陽王的，將他拿下，豈不甚妙？顏按院連連點頭，立刻派人有認得王爺之人，四門把守。頃刻間，四門大開，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嚶兵還小孤山去。大人回上院衙，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門，所有死去之人，在城外掘坑，把大衆就埋在一處。王府內各處門戶封鎖，外面派地方官把守。大人回院衙理事，大衆面面相覷，皆因沒拿住襄陽王之故。忽見智化沈仲元後跟艾虎，見智化手捧一物，來至大人面前，說回稟大人得知，王爺雖然未能拿獲，今現有王爺府內盟單，乃是沈仲元、沈壯士盜來，請大人過目。大人一見，哈哈大笑說：乃是沈壯士的頭功。有公孫先生接來，放在桌案之上，打開一看，沈仲元往前搶行半步說：回稟

大人得知，盟單乃是智壯士所盜，並且如何遇險，如何被劍刀壓住，把性命換來；小民焉敢承認盟單，是小人所盜？智化在旁，一定不認。沈仲元說：「况有你徒弟借刀之功，我決不要此功勞。」大人說道：「你二人不必謙讓，本院上摺本時，智壯士盜沈艾巡風，智化還要往下爭論，大人把臉一沉，本院主意已定，不必往下再講。」智化諾諾而退。公孫先生把匣子打開，黃雲緞的包袱，取出將麻花扣一解，露出裏面盟單，皮面上寫龍虎風雲聚會，展開一看，上面寫天聖元年元旦日吉立頭一位，就是王爺的名字；霸王莊馬強，與馬朝賢，鄧家堡的羣賊，連君山帶黑狼山，黑水湖，洪澤湖，吳源，吳澤俱在上面；王府內的那許多王官名字，也在其內。大人看盟單，早有展南俠與蔣平過來，給大人行禮，求大人格外施恩，所有投降人在盟單上的名字，求大人撤將下來。現在沈仲元，聖手秀士馮淵，君山的鍾雄，帶領許多寨主，分水獸鄧彪，胡列，魏昌，俱都跪在大人面前，懇求大人天恩，將他們的名字撤下來。大人點頭應允，衆人退下。教公孫先生魏昌繕摺本，白玉堂死在銅網之內，一並奏明萬歲，把摺本修好，另有夾片，收伏君山鍾雄，另有夾片，襄陽王逃走，不知去向；大人另有請罪言語，破銅網衆人一千花名，俱都敍在摺上，底稿整寫了一天工夫，方纔寫好，請大人過目。大人看畢，公孫先生魏昌寫好摺本，派展護衛送摺入都。忽然外面有人報將進來，智壯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帶走，不知去向，留下了一個給大人請安的稟帖。大人一聞此言，仰面朝天，一聲長嘆，說：「智壯士乃是本院將你逼走，蔣平在旁說道：『智化不願爲官，與魏真說明，情願拜魏道爺爲師兄。』如今他這一走，必然是回家祭掃墳墓，辭別親族人等，大事一畢，出家當了老道，大概他准是這個意見。大人也無可奈何。你道智化爲何走了？皆因大人的主意，寫他盜盟單，不寫沈仲元盜。自己有心往下再說，見大人面帶沉色，這可諾諾而退。回到自己屋內，寫了一個稟帖，留在此處，隨將所應用物件，珍珠算盤，量天尺，天地盤子，還有幾本道書，俱都帶好，沒敢走上院衙前門，怕有人碰見，由後門逃走，混出城去，直奔黃州府黃安縣。這日來到門首，家下人等，迎接進去。次日教家人預備祭禮，買了些金銀課錠紙錢等類，自己親到墳上燒錢化紙。

奠茶奠酒，心中祝告祖墓墳塋，無非是要出家的言語，不必細表。次日在親友家住了幾天，這纔想着要去找雲中鶴。自己帶上散碎銀兩盤費，仍然還是壯士打扮，肋下跨刀，將應用的東西，連夜行衣，俱都包裹停妥，肩頭上一背，暗暗偷走，一路曉行夜住。這日往前正走，聽見過路之人，紛紛議論，提說顏按院大人入都。智化忽然心中一動，說：「站住！此時尚未到魏道兄廟中去，大概他也不在廟中；我在大人跟前不辭而別，定要寫我盜盟單。那時萬歲爺封官，找不着我的下落，萬歲一怒，爲抗旨不遵，這便如何是好？」也罷！魏道爺亦是入都，此時我到廟中，弟兄也是不能見面。不如我也到京都走走，在風清門外找店住下，且聽大人見駕之時，萬歲怎樣降旨；如若封官，我就出去謝恩；如不封官贈爵，我再回三清觀，尋找魏道爺不遲。主意已定，直奔京都大路。這日正往前走，忽見前面來了許多駝轎車輛，遠看盡是穿孝的男女，前面有兩匹馬，全是六瓣甜瓜巾，青銅摩額，箭袖袍；一個是黃白臉，鬚鬚不長，一個面黑，濃眉闊目。智化暗說：「却不是別人，是開封府兩名校尉，張龍、趙虎。若要教他們二人看見，又得費話。抽身直奔樹林，隱起身來。早被趙虎看見，一催馬追趕下來，連聲喊叫：『智大爺，往那裏藏？』智化明知藏躲不開，只得轉身迎出一躬到地，說：『你們二位上那裏去？』趙張二人翻身下馬，彼此各行一禮。趙虎問：『智大爺破了銅網，盜了盟單，你怎麼跑掉？』你可小心點，萬歲找你呀！張龍說：『別嚇他了！智化問：『你們怎麼知道我的事情？』張龍說：『有我們展大爺摺差進京，開封府來交包相爺替遞。』智化說：『我打聽打聽，皇上怎麼明降諭旨？』張龍說：『召見顏大人，所有破銅網陣之人，一體進京陛見，俱已陞賞。案後訪拿襄陽王的餘黨，交各州縣嚴拿；若能拿獲，解往京都交開封府審訊清供，明白回奏。現今拿住王爺的餘黨，就地正法，彭啓凌遲處死。外藩留守，著金輝署理。府內抄出陳設銀錢物件，交金知府衙門入庫。生擒府內兵丁，全行釋放。白護衛爲國捐軀，加一級，賞卹典銀一千兩，著金華府藩庫撥給。白玉堂之子白雲瑞，此時還在懷抱，兩生日三歲，賞給四品廕生，待出學時，著開封府帶領引見，另加陞賞。萬歲降旨，著開封府派委員，護送白夫人公子，到襄陽接古磁罈，准其穿城而過，回原籍葬。

埋，一路上馳驛前往，逐細告訴了一遍。智化聽罷，暗暗稱讚，真乃有道明君。隨問道：後面就是白五太太。張龍說：正是智化說帶我過去見見。張龍引路，來至駝橋前。智化向著白夫人一躬到地。五太太在轎內抱定公子，叫家人將公子抱下，去與智伯父叩頭。智化再三攔阻。白五太太說：我家老爺死後，多蒙衆位伯叔父，與我家老爺報仇，本當至府道勞。智化說：不敢當。又說了些言語，轉身退下。趙虎拖住智化，叫他一路同行，死也不放。智化無奈，只得跟隨。正要起身前往，忽見前面又有一宗奇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魯 李欽差暗地用機謀

且說智化被趙虎拉住死不放，說：我們開封府實在沒人，但要有人，不派我們兩個人護送白五太太。我想五老爺在時，與王爺爲仇，這一路之上，遇見襄陽王的餘黨，我們兩人如何能行？可巧遇見你，沒別說，你跟著我們辛苦一蹺，把五太太送到原籍，一同回來，准保平安，不枉你與白五老爺好了一場。張龍在旁，亦是這等說法。智化無可奈何，只得點頭應允。趙虎一回頭，把他手下從人叫來，說：把你那匹馬拉過來，叫智大爺騎。從人無奈，將匹馬拉過來，給智化騎。智化同張趙二位，三個人並馬而行。一路之上，趙虎與智化打探襄陽王破銅網之事。智化一五一十均說了一回。這日晚間，應當住上蔡縣地面，看看臨近，早有前站下去辦差的人，預備公館。張龍趙虎智化至公館，承差過來報名，請老爺們下馬，三位下了坐騎。公館原本是一座大店，駝橋車輛，直進店內，丫環婆子下了車，抱公子攙夫人下駝橋，進上房，打臉水吃茶。夫人吩咐下來，上房三間，一桌酒席，可算應差。夫人外賞八兩銀子。辦差的趙升，一聞此言，連連誇贊白五老爺在世時節，是蓋世英雄，五太太亦是這樣寬洪大量。且說張龍趙虎智化，在西屋住下，洗完臉，把茶獻將過來，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趙虎叫衆人出去看看，外面何事。從人出去不多時，進來說：老爺外面來了李欽差大人，他要住咱們這個公館。趙虎問：甚麼欽差大人？從人說：查辦

黃河李天祥李大人趙虎一聞此言大吼一聲說好囚囊的怎麼配住咱們這個公館待我出去智化一揪沒揪住趙虎竄出去來至店外就見辦差的在那裏跪着李天祥轎子打杵住李天祥爬在扶手一探出身子說話正是南邊人的口音此人就是六堂會審艾虎的時節他本是與馬朝賢一拜教艾虎認真假馬朝賢之時就是他的主意後來得了工部侍郎現今出京查辦黃河兩岸自從一出京城逢州府縣把地下的土都鏟起三尺一路上怨聲載道如今正要回京由此經過他本是奉旨欽差亦是馳驛前往也走在上蔡縣就教辦差的給他預備公館辦差的出去回話說在上蔡驛給大人預備下公館離此還有二十里路小人此處預備的差使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住李大人不答應說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我要在此居住辦差的說五太太業已入了公館總是屈尊大人貴駕多行幾里奔上蔡驛罷李天祥說不行我乃是奉旨欽差辦差說五太太也是奉旨李天祥說你這混帳東西與我打承差嚇得雙膝跪下苦苦哀求大人施恩正遇趙虎出來一問辦差的趙升就將李大人言語述了一回趙虎道我們是要住這個公館李天祥說我住與不住與你何干問的是辦差的趙虎說你奔上蔡驛好呢口中說着就將袖子一挽趕奔轎子前來就要打李天祥知道勢頭不好幸而有張龍在旁把趙虎一拉說還不退下去向著李天祥一躬到地說大人不必動怒方纔這是我無知的拜弟卑職聞聽大人要在此處下馬乃卑職奉包丞相之諭護送白夫人接靈行至此處本縣就給預備公館大人如不願奔上蔡驛此店後面房屋約有三十餘間大人如再不愿意居住本街上還有大店另找一座這就怕鋪墊不齊大人再不然只得教白五太太搬出來就是了李天祥說豈敢方纔那位說話要像三老爺言語一樣何必費這麼大事情我就在後面居住有三五間屋子未爲不可煩勞三老爺替我與五太太道惱就是了張龍復又一躬到地張龍趙虎回進店內同着智化看那辦差的引了李天祥到裏面屋內行李什物約有五六十駝子有許多家人保護諒情是黃白之物後面還有兩個人進來生得身長七尺膀闊三停都是英雄氣象一個黃緞壯帽青色箭袖袍面似淡

金，短短綳髻；一個皂緞包巾，油綠英雄斃，面如鍋底，頷下無鬚；兩人肋下佩刀，坐騎一黑一黃。智化一看，就知道是兩個夜行人。暗暗心中納悶，李天祥是奉旨欽差，怎麼他帶了兩個賊，是甚麼緣故呢？莫不是帶的金銀錢財太多，這是保鏢的。又問張龍，你可認識這兩個人？張龍說：我不認識。智化說：你可能過去打聽打聽。張龍說：那可行的了。智化說：等他們消停消停，遂就要酒飯飽餐一頓，將殘席撤去之後，張龍說：我到後面打聽去了。去不多時，笑嘻嘻的回來說：真你的，我找著李天祥兩個跟班的，一個姓宋，叫宋信，一個姓謝，叫謝機，聽他們兩個人說的，李天祥有個表弟，姓潘，叫潘永福，作過藍陵府知府，這兩個大漢，乃是潘永福收伏的，兩個人在他府內當把式匠，一半護院，一半幫著辦案拿賊。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見著這兩個彪形大漢，他就與表弟借來，一路之上，保護了他入都。智化問姓甚麼？張龍說：他們是親兄弟兩個，姓邢，一個叫邢如龍，一個叫邢如虎。智化說：李天祥不一定是保護著他入都罷？我想內中還怕有別的事情。張龍說：那我可不知道了。智化說：我有主意，等他們吃完飯，我過去聽他們背地下說些甚麼言語。等至二鼓時候，智化把衣服掖將起來，把袖子一挽，由東邊夾道過去，直奔後院。智化把窗戶紙戳了一個小窟窿，往裏面一看，正是李天祥把邢家弟兄請進來，待承酒飯，酒席筵前，原來是商量著，教兩個人上開封府行刺包公。智化一聞此言，吃驚不小。若問邢如龍、邢如虎，怎麼上開封府行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英雄戶外聽私語 貪官屋內說謊言

且說智化看這二人神色不正，來至李天祥屋子後面，窺見李天祥居中坐定，擺列一桌酒席，兩個人在旁坐著。李天祥說：二位賢弟，那兩個人說小人焉敢與大人稱兄喚弟？李天祥說：那裏話來？你們兩個人是當世英雄，終久是國家棟樑之材，我還有大事奉懇二位，不知二位胆量如何？邢如龍、邢如虎一齊說道：若問我們的胆量，

學會一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之能，教我們上山擒虎，下海捉龍，只要大人差遣。天祥說：我實對你二人說罷。我的老師，是當朝龐太師，與開封府包公有劍子之讎，至今未報。我看二位相貌儀表，必然本領高強，你們要能結果，包公性命，必定高官得做，讓我老師保舉二位作官，奉送紋銀一萬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邢如虎大吼一聲，李天祥慌忙站起，攔住作驚道：別嚷！此是機密大事，不可高聲。邢如龍說：我實對你老人家說：我們在黃河岸上，作的是綠林買賣，聽見綠林中人傳說，可又不見確實，說我們天倫死在包公之手。李天祥說：只要是開封府的事，我無一不知。邢如龍說：我天倫姓邢，單名吉字，先作綠林，後來出家，當了老道。正說在這裏，李天祥答言：此事我是深知，原來邢道爺，就是二位的令尊。皆因你們令尊好下圍棋，常常陪著我龐太師弈棋。那日包公派展熊飛行刺，龐太師爺造化大，可巧這天出去會客，姓展的就到斜月軒，見著你們天倫，未容分說，就將你們天倫結果了性命。你天倫一半喪在包公之手，一半喪在南俠之手；若論男子生于天地之間，父仇不報，算甚人物？邢如龍說：我若不殺黑炭頭，誓不爲人。李天祥說：明天我在商水縣寫一封書信，你二位到我家中，務必白天將開封道路探好，至晚間方好行事。若要甚麼應用物件，只管與我少爺去要。我就在商水縣等候，假說染病，見了你們二位回來，或事成，或事不成，我再入都。智化聽到此處，轉身便走，來到了屋中，見張龍趙虎說：我這踰可將他們的消息，全聽來了。我明天可不能同著二位上襄陽了。就把天祥差派邢如龍、邢如虎上開封府行刺的話，說了一遍。趙虎一聽，破口大罵，說：咱們別容他們去行刺，連李天祥一併拿住，教本地方官，將他們解往開封府。智化說：不行，就憑一句話，如何就將他們拿住？總要見他們的真贓實犯，將他們拿住。再說包公怎麼派展大哥錯殺邢吉，是甚麼緣故呢？張龍說：不是那事。李天祥捏造言語，爲是用假話激發他二人，好盡心竭力，前去行刺。智化說：他必想著開封府此時無能人，他不去行刺便罷，如要真是行刺，不是我說句大話，他二人走脫一個，惟我是問。趙虎也不敢嚷。智化說：明天我也不見五太太了。次日五鼓，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忽聽外面有了動靜，智

化悄悄的先就出了店門，在前途等候。不多一時，遠遠就望見李天祥的轎馬人等。智化就在他們前後左右，他們打尖之時，智化也用飯，等他起身，智化又跟下來了。至晚間，果然住商水縣中，午時就有前站先下來，見商水縣辦差的，把官話私話，都說明白了。李天祥到的時候，不用費事。要是官話私話說不明白，本地知縣擔架不住。智化看著李天祥轎子，並馱子全進了公館，邢如龍邢如虎押解馱子，也走進店中去了。智化方纔轉身，在他的公館左近的地方，找店住下，預先告訴店家，我今天行路勞乏，要早些安歇睡覺，我也不要茶水，你們也別驚動于我。夥計點頭出去，智化隨後，就把雙門一閉，將燈火一吹滅，在床榻上盤膝而坐。直到天交二鼓之半，住店的俱都安歇睡了。智化也不換夜行衣服，自己出了屋子，把雙門倒帶，由窗戶躡上房去，躡房躍脊，直奔李天祥公館，由後界牆穿過去，尋找李天祥，五間上房，仍是在後窗戶，用指尖粘口津，在窗戶紙上戳一小窟窿，往裏一看，見李天祥拿著一封書子，叫從人預備四封銀子，吩咐一聲，有請邢壯士家人答應，轉身出去；不多一時，邢如龍那如虎打外面進來，李天祥起身說道：二位賢弟請坐。二人說：不敢，大人請坐。李天祥說：我有話講，坐下細談。二人方纔落坐，從人呈上茶來。大人說：明天我可不走，就在此處聽候佳音。我這裏有書信一封，你們二位進風清門十字街，打聽有雙竹竿巷，路北大門，問明李宅，儘管問我的名字李天祥，李大人是在這裏店住不是？如要問對之時，此信尚不可遞進去，必要見了我兒字，當面投遞。我兒必要將你們請進去。我名兒叫李龍，到我家之後，要甚麼應用的東西，教我兒給你們預備。我這裏有二百兩白金，可不是酬勞你們，這是給你們二位作路費。事成之後，保二位作官。讓老師奉送你們二位銀一萬兩。二人齊說道：我們去殺包公，一半是與我們自己報仇，如果事成之後，大人提拔提拔我們，就感恩不盡。大人在此等候，我們進城，看天色行事，保管大人早早見著黑炭頭腦袋，亦好放心。李天祥說：全仗二公之能，二位早早歇息去罷。明天早晨起身，也不用過來見我，我在此處聽好消息就是了。說畢，對著邢家弟兄二人打了兩躬。邢家弟兄倒覺有些過意不去，捧著銀子，擎著書信，李天祥

送出門首，千叮嚀萬囑咐這個事情，總要謹慎方好。智化見兩個人出來，就要抽身回轉，施展夜行術，直奔正西往牆頭上一縱，就有一條黑影，往西南一晃，再找蹤影不見。智化倒覺心中納悶，這條黑影是甚麼人，這樣快的身子，意欲追趕，又不知往那裏去了。只好回店，躡進牆去，回到自己屋內，並有點燈，仍是盤膝而坐，閉目養神。等至天明起身不提。且說那如龍、邢如虎，抱著銀子，擎了書信，到了屋內，不提防有一宗物件，吧咬一聲，正打在邢如虎脖子上，哎喲一聲，回頭一看，是甚麼也瞧不見。說哥哥這事可奇怪了，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正打在我脖子上。開口要罵，被那如龍攔住說：不可，由外面打不進來，裏邊也沒人，這店中間房太多，也許是仙家老爺子，好鬧著頭，打你也是有的，千萬可別口出不遜。要是沖撞著他們，那可不好哇。邢如虎說：那有這些事故，將銀子放在小飯桌子上，先就把書信貼身帶好，又叫店中預備酒菜，二人越想越高興，直吃的大醉，叫店家把殘席撤去，二人頭朝裏沉沉睡去，到第二日早上起身，直奔京都開封府前去行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禍於人

且說那如龍、邢如虎，受了李天祥重託，頭天晚飲酒大醉，次日早晨起來，一看飯桌上銀子，剩了兩封。如虎說：哥哥怎麼剩了兩封？必是店家偷去了。邢如龍說：不能，店家敢偷，既然開店，難道就不知店內規矩？就是尋常住客，他也不敢動一草一木，何況這是公館？邢如虎說：不管那些，沒了與他要，不是他也得他賠。邢如龍說：不可，咱們在大人跟前，說下大話，連咱們自己的東西，尙管不住，倘若咱們一走，豈不是叫大人放心不下？我們只當少得了些個。擎著那許多，也覺了路上太重，我們辦大事要緊。邢如虎無奈之何，兩個人將這銀子收拾好了，出了店門，早有人把馬拉出伺候。二人乘騎，一直撲奔京師大路。那曉得智化早在那裏等了。智化或前或後跟走，隱隱的聽見說丟了銀子，智化心中納悶，麼怎會丟了銀子？甚麼人偷他們的東西？正疑惑間，前面一騎馬，由西南

往東北，撇開腰，一蹶大走馬。上騎著一個人，青緞壯帽，青布箭袖袍，薄底靴子，皮挺帶，肋下佩刀，黃臉皮，騎了一匹玉頂甘草黃驃馬，手中執打馬鞭。智化一看這人就認得，心中暗想道：「這是從那裏來的？原來是江樊。」皆因他跟隨鄧九如在石門縣，拏住自然和尚朱二禿子吳月娘，和尚總沒有清供。如今江樊上開封府，領教包相爺主意，叫他連夜回來。江樊纔借了這匹好馬，不分日夜走。那曉得爲這一匹馬，幾乎送了自己的性命。那日正往前走，用力打了兩鞭，那馬四足飛開，如鳥相似。江樊也是心中得意，不料後面來了一人，似飛追來了。邢如龍，邢如虎，智化均皆看見。這匹馬可稱起千里馬，後來了一個千里脚，看此人長不滿三尺多高，頭戴醬紫壯士巾，紫色小袍子，腰中皮挺帶，青銅搭鉤，三環套月，一雙小薄底靴子，腰中牛皮鞘子，插著一把小刀，長有一尺五六寸，刃鈍背厚。此人面似瓜皮，青中透綠，濃濃的眉毛，小圓的眼睛，五短身材，類若猴形。雖是兩條短腿，比箭射的還快些；先前離馬甚遠，後來就把那匹馬趕上了。見他雙手一揪馬尾，把兩足一踹，雙手往懷內一帶，那馬走的好好，忽然一見這光景，往起一站。江樊就從馬後膊掉下來了。算好，馬真通靈性，四足牢扎，一絲不動。江樊擲了擲土，拉著馬氣哼哼的問道：「你是幹甚麼的？那人又著手一站，說：『皆因我有緊急之事，看見你這一匹馬，脚底下到也走的快，你只這馬與我留下，饒你這條性命，逃生去罷。』」江樊聽說哈哈大笑，說：「原來你是斷道劫人的嗎？那人道：『然也。』」江樊道：「看你身不滿三尺，貌不驚人，你在此打劫於我，我不忍殺害於你，我有緊急事件，按說將你拏住，交在當官追問，你大概別處有案，我作一件德事，放你去罷。」智化遠遠聽見暗笑，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本事平常，就是能說。焉知這個矮人，不肯聽他花言巧語，一定要馬，說善言信語，你也是不肯與你大王爺這匹馬；要勝得你大王爺這一口小刀，寨主爺輸給你這顆首級，如不能勝，你寨主爺這口利刃，連你這性命帶馬全算我的了。江樊說：「好朋友！你容我把馬拴上，我們兩人較量較量。那人說：『可以使得，容你把馬拴上。』」江樊就在一顆小樹上，把馬拴好。回頭說道：「依我說，我們二人算了罷，不如留些好兒罷，改日再較。你不看論身量，你六個

也不行，那賊人哈哈一陣狂笑，說：你過來受死罷。就見江樊颺的一聲，把刀亮將出來，惡虎撲食相似，來的真猛。那賊一回手，抽他那口矮刀，並無半點懼色。此時那如龍那如虎，也就來至跟前，停馬瞧看這樣熱鬧。倒是智化在遠遠的隱著自己的身子，替江樊著急，明知江樊不是他人對手，自己又不好露臉，恐怕那如龍那如虎的事，情不好辦。那個賊人，打量江樊擎刀過來，必是要動手，原來不是一回手，又把刀插入鞘內。深深與賊人作了一揖，說：寨主爺，實不相瞞，我實是能耐沒有，受了人家的重託，與人家辦點要緊的事，我是最好交朋友的人。我要不是要事在身，這一匹馬情願雙手奉送。無奈有一件，我受人重託，你容我到京內，把這件事辦完，你在此等候，我把這匹馬送與你騎。絕不交言。我若口是心非，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賊人一笑，你打算我是三歲娃子，受你哄騙，莫若將你放過去，你還教我在這裏等著，你看通津大路，是有七八條道路，你還能走這裏來，你別饒舌罷。江樊見那人話口太緊，他就索性與人家跪下大哭，苦苦哀求，放他過去。他本生就的伶牙利齒，他沒把賊的心說軟，倒把那如龍那如虎說得替他難受。那如虎說：哥哥！這個人敢是窩囊廢，不然，我們給他講個人情罷！我們見了合字，還不是三言兩語就沒事了。那如龍說：我也見他哀告難受的。二人就下了馬，南邊有株樹，把馬拴上。兩個搭訕著過來說：朋友算了罷。賊人翻眼一看，說：你們二位說甚麼來著？那如龍說：我們可是過路的，看他哀告怪可憐的，瞧著我們面上，把這號買賣拋了罷。江樊一聽，有了台階，他又向著這兩個人哭哭啼啼，苦苦求憐。這二人本是渾人，最見不的人一託。他二人說：全有我們哪！他不答應，叫他與我們試試。回頭又與賊人說得，不用要罷，咱我們了。實對你說，我們也是合字兒。賊人一聽道：你們也是合字兒？二人答言：全是線上朋友。客見孫氏拋訴合字纂軟，也要拋去哪。龍兒看合字盤讓了罷。你道他說的是甚麼話？原來是賊吊坎哪。合字纂軟要拋，是我心一軟，也要哭，胎罷，是高高手讓他過去罷。龍兒是馬賞我們一個臉，不用要了。那如龍說了這套話，把矮子肺都氣炸了，說：你們是綠林，那有向著外人的道理？不怕我把馬得了來，你們二位若要，我奉送你們，倒

是全綠林的意氣。怎麼反與外人講情？邢家弟兄被矮子問住了，鬧了個惱羞成怒。邢如虎說：「你這麼說是給你個臉兒。」矮人說：「要是不給臉哪？」邢如虎說：「連你都走不了。」矮人哈哈一陣狂笑，說：「這倒好了，你們兩個人可有名姓沒有？」邢如龍說：「要問你寨主爺，我叫黑風。」邢如龍，那是我兄弟，他叫黃風。」邢如虎小輩你叫甚麼名字？」那矮人說：「要問你大王爺，居住五華山，鴛鴦嶺，姓皮，我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他們兩個人既是幫外人，我問你是單打單個，還是兩打一個呢？」邢家弟兄齊說道：「你們一千一萬人，也是我們兩個人一齊上，你一個人也是一擁齊上。」皮虎說：「好！你二人過來受死！先就亮出刀來。」邢氏弟兄丟英雄髦，挽袖子，掖衣襟，將包袱內銀子，擔在馬背上，一回手拉刀。江樊在旁苦苦相勸，說：「使不得，使不得，爲的我事情，怎麼你們兩下反目，這倒不好了。」皮虎說：「這到沒你的事了。」江樊在旁看了他們兩下動起手來，頃刻間殺了個難解難分。兩長架一短，矮人本事更絕出色，這口短刀，上下翻飛，身體伶便，竄高縱遠，腳底下連一點聲音皆無。江樊看他們殺的正在難解難分之時，過去把樹上自己的馬解下來，將身一縱上馬，大叫一聲，說：「那二位解圍的恩公，論說你們二位爲我與矮賊交手，應當我幫著二位，纔是道理，但因我事情緊要，我可少陪了。」說畢，吧吧幾馬鞭子，胯下一蹬勁，那馬足下似飛的跑去了。邢如龍、邢如虎回頭一看，好真懂交情。智化遠遠的暗著，暗笑江班頭真是機靈鬼。皮虎見江樊跑了，更覺氣上加氣，自己學會一蹙滾堂刀，類如地堂拳一般，是在地下亂滾，淨取人的下三路。輕者受傷，重者即死。邢家兄弟一見皮虎刀法改換門路，嘆咤就躺在地下。邢如龍打算是個便宜，掄刀一剗，皮虎躺在地下，咕嚕咕嚕滾起來了。邢家弟兄眼睜睜，招架不住。大概要想逃命，有些費事。要問邢家弟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等拿賊

且說邢如龍、邢如虎，這就叫多事。皮虎一施展這蹙滾堂刀，二人真魂都嚇冒了。皮虎這一蹙刀，是有高明人

傳授他還有一個哥哥叫三尺神面妖皮龍兩個人是一般高的身量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他師傅纔教給他們一手工夫每一施展這個招兒就搶上風非有大行家方才能破得此時邢家弟兄撒腿就跑皮虎說我當你有多大本領替別人充勇我定要追你二人的性命苦苦一追邢家兄弟一直撲奔正北跑來跑去好容易前邊有一座樹林二人進樹林也不敢站住皮虎腿短跑的真快就跟進來了不提防由正西來了一塊石子正打在右腿節骨上嘍咚一聲栽倒在地邢如虎回頭一看皮虎躺在地下了叫道大哥這廝摔倒了二人反回來用刀要剝皮虎皮虎他不知那裏來的一塊石頭打了一個筋斗只可忍著喪氣一癩一點的跑出樹林直奔東北逃生去了邢家弟兄也不知他怎麼栽了一個筋斗就是智化見皮虎與邢家弟兄一交手倒覺著高興要是皮虎殺了邢家弟兄省得自己上開封府去了若是邢家弟兄殺了皮虎地方上除去禍患不料邢家弟兄敗下去了後來皮虎苦苦的一追轉眼間一看變出兩個皮虎再看就不見了智化心中納悶就見皮虎一癩一點跑出來邢如龍邢如虎就追追趕沒多遠也就不追了邢如龍說我們這就是萬幸管閒事差一點沒廢了性命智化隱住身子看著二人上了坐騎揚長而去智化仍是在後面跟著一路無話到了風清門進城之後見日已西墜找一個小店吃過了晚飯寫了個柬帖等到二鼓之半帶上刀揣好柬帖出屋將房門倒帶縱身上房出離店外牆由城牆上去由馬道下去到開封府正打三更躡牆進去找尋包公的書齋智化把窗櫺紙拗了一個窟窿往內窺探見桌案上燈燭花結成蕊李才伏桌而睡智化把門一推並沒拴著把帖掏將出來往八仙桌子一放轉身就走仍將雙門倒帶這天包興教李才支更恐他貪睡怕誤了事情李才說我絕不睡哥哥你歇息去罷包興放下頭和衣而臥睡到四更猛然驚醒起來疑著李才必然睡熟慢慢下地扒著裏間屋子門縫往外一看果然李才睡去就在李才身背後輕輕撲了他一下李才由夢中驚醒包興說你還是睡罷李才說覺著剛一閉眼包興一回頭見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問李才這個帖子是甚麼人遞進來的李才說不知道哪許是先前就

有的罷。包興道：胡說！包公睡醒問道：甚麼事？先前就有的。包興李才二人，彼此害怕。包興過去，先把幔帳掛起。包公披衣而坐，問道：什麼物件？包興不敢隱瞞，說：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門戶未開，不知甚麼人投進的來。包公說：呈上來我看。李才執燈去了燭花，包興呈帖子。包公接將過來，展開一看，上面寫明日晚間，緊防刺客。包公看書上面言語，暗暗心中忖度，事又出來的奇怪，把旁邊包興李才，嚇的渾身亂抖。包公並不理論此事，教將此帖放在書閣之上。包公起來，淨面整服冠，吩咐外廂預備轎馬。包興伺候包公入朝，可巧這天早朝無事，不必細說。包公下朝，用了早飯，飯畢吃茶，又辦理些公事。天交正午，包興李才心中捏著一把汗，明知今天晚間，有刺客前來。先前有展護衛在衙門中，有仗膽的，如今開封府乏人，焉有不怕之理？見相爺却不提說今晚之事，包興疑爲把此事忘了，搭訕著給相爺倒了一碗茶，纔低聲說道：晚間那個柬帖，還要往下說。包公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把那半截話也嚇回去了。包公自己正大光明，又無虧心之事，見智化柬帖，毫不在意。此時天已過午，包公午倦睡覺，包興趁著這個工夫，將柬帖袖出來，由角門奔梭尉所，啓簾進室見了王朝馬漢。王朝接將過來一看，嚇的膽裂魂飛，說：此物從何而至？包興就將昨天晚間之事，對著他們細說一回。王朝說：我即刻派人，晚間在包相爺兩旁埋伏著，拿賊就是了。包興說：你們也曉得，相爺若有舛錯，我們該當甚麼罪過？王朝說：這個我們知道，你伺候相爺去罷。我們晚間預備。包興把半全帖擎將過去，回內不提。王朝馬漢叫韓節杜順兩個班頭到裏面，就將昨天晚間有人送信，說今天晚間防備刺客的話，說了一遍。兩個班頭一聞此言，急速出去，挑選夥計，俱要手伶眼亮，年輕力壯之人。當日晚間，吃畢晚飯，各帶短刀鐵尺繩索等物進來。王朝馬漢過來，點了點數目，共四十個人。叫他們提上燈火，俱用皂布套遮着，臨時扯去布套，立刻就亮了。王馬二位，就忙著吃晚飯，帶領四十個人，二名班頭，慢慢進了包公住居跨院，就在書房前面，另有三個西房。王朝在東，馬漢在西，每人帶了二十一個人。用香頭火，把窗戶紙戳出梅花孔，分一半人，望外瞧看，恐防困倦，再換那一半人。包公在書房之內，聽著外邊有些

動靜，明知道他們防範刺客，也不攔阻他們，自己拿一本書，在燈下看書。包興李才兩人個，也有防範。此刻有二鼓多天，包興約會李才，把書房榻扇閉好，後又將橫門上好，從那邊搭過一張八仙桌子頂上，桌子上又放著一把椅子。包興低聲告訴李才說：當初聽白玉堂說過，他們要是進來，就從這橫帽子上進來，我站在桌子上面，椅子上看著。賊要一爬橫帽子，我就先看見了，我要看見，我好喊叫他們拏賊。說話之間，忽聽外面正打三更。包興說到時候了，我們上去罷。包興爬上桌子，又上了椅子，站在桌子上面，勾不著橫帽子，上了椅子，又太高了些，只得彎了腰，把橫帽子撕了一個洞，往外看著。李才上了桌子，把榻扇開了一個大孔，爬著往外直瞧。包公正然燈下看書，聽著他們在那裏作些什麼，抬頭一看，倒覺好笑。開封府的事，且暫不提。單說兩個刺客，頭天進城，到十字街下馬，打聽雙竹巷李天祥的宅子，到了門首，說明來歷。門下有人回稟進去，不多一時，李天祥的兒子李龍說請二人把馬上包袱解下來，有人帶路，至內書房，見李公子要行大禮。李龍把他們攙住，知道是天倫派來的人，不敢待慢。問二人名姓，他們將姓氏名字，怎麼來歷，一一說明，又將書信往上獻。李公子接過來，拆開看明書信，治酒款待二人。次日晌午，邢如龍邢如虎，換上李天祥家人的衣服，奔開封府，望了一回道，路俱都看明。復又回到李家，用了晚飯，到二鼓之半。此時李龍問二位壯士，所用何物？二人齊說：就用油紬子一塊，再用包袱一塊，我們兩個人殺了包公，就不回來了，拏著他的腦袋，去見老爺去了。李公子說：但願二位壯士，大事早成，二位高官得做。二人換上夜行衣，將白晝的衣服，盡都包好，隨身背起。李公子每人敬了三杯酒，說了些吉祥好話。正打三更，二人出屋，轉眼之間，躡上房去，一溜煙相似，二人蹤跡不見。李龍心中想道：二人此去，大事必成。單說邢如龍邢如虎，直奔開封府，一路並沒遇見行路之人，到府牆根下，縱身躡上，由裏面躡到院中，尋找包公臥房。往兩下一分，東房上一人，西房上一人，躡在後坡，爬在房瓦之上，瞧看屋中。二人一怔，見屋內燭影照定，有人爬在橫帽子，也有爬在榻扇往外看，二人正在猶疑之間，腿腕子全教人揪住了。扭項一看，每人身後一個人，將他們

抓住，不能動轉。要問拏刺客，這兩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擒刺客谷雲飛奮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

且說智化頭一天把稟帖擱下，第二天把晚飯吃完，飯錢店錢均已給了，看看快關城門，出店進了城，找了一座茶館，進去吃茶，直坐到喊堂之時，出了茶館，又在大街遊玩一回，天已交二鼓，方到開封府的西牆，就躡將進去。離書房不遠，有一株大樹，智化盤樹而上。此樹極其高大，四面八方，全都看的明白。枝葉茂盛，要想看見他有些費事。不多一時，遠遠望見有二條黑影，由牆上躡將下來，直奔書房的後身。智化見兩個往兩下裏一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智化心中爲難，他們是兩個人，自己是孤身一人，倘若抓住一個，那個再跑了，可就有些不便。則可先奔東邊，這一個近些，然後再拏一個。智化下了樹，那如龍正在東屋上前坡，智化躡後坡，到房脊那裏，往上一探身子，見賊人爬在房上，淨瞧著包公的屋子納悶。忽然間，又見從西房脊後頭露出一人，把智化嚇了一跳。打算是他們一同行刺來的，哪智化往下一矮身，怕那人看見。原來那人反不怕智化，看見時，雙手往上一招，冲着智化一打手勢，指了指智化，指了指自己，又伸了兩個指頭，是我二人。又用雙手一比，是兩隻手指刺客腿腕子。智化方才省悟，心中暗道：這是誰？又不認得，又是歡喜，又是納悶。自己也雙手一招，又一點頭，那人早就溜到刺客背後，智化也就爬過背後來，見那人面貌，好似蔣四爺，兩下裏把刺客腿一搭。這一搭不打緊，就聽底下屋內一陣大亂，包公屋內，也是有聲音，哎呀！嘆！東西廂房裏，王朝、馬漢，帶領著四十二人。王朝瞧見西邊房上有人，馬漢看見東邊房上有人，先過來一人，瞪著走，後過來一人是爬著。王朝告訴衆人，以爲馬漢那邊沒看見，馬漢也教摘柳罐片，疑王朝那邊沒看見。却原來兩邊，俱都看得明白。包公與他是爬著橫楣子，往外看的真確，東西廂房上，先過來兩個人，爬在房上往屋裏瞅。包公與將要嚷，一瞅，又過來了兩個，心中暗道：今日來了多少刺客。

就大聲一喊，有了賊了。一邁腿，忘了他在椅子上，整個往下一摔，正摔在李才身上，椅子往下一翻，磕吹撲咚，包公一驚，將書丟下來了！外邊喊叫拿賊呀！房上已將兩個刺客摔下來了。王朝馬漢帶領衆人往上一圍，裹住了兩個刺客，房上拿賊的二人，也跳下房來。一個是智化，那位是倒騎驢的，神行無影谷雲飛。皆因瞧着徒弟與山西雁大衆分手，正打算上陝西汝寧府，尋找苗九錫。路過商水縣，遇見李天祥，見邢如龍，邢如虎形跡可疑。自己盤費也沒有了，遂找店住下，要想晚間與李天祥借盤費；至二鼓多天，到了李天祥公館，聽見他們要行刺包公，自己心中一動，誰人不知包公是應夢賢臣，就有意前去搭救。且先試試兩個刺客，有多大本領，就打了他一飛蝗石。方知二人沒甚能耐，又拿了他們一百兩銀子，路上作盤費。路上又遇見三尺短命了皮虎，也是給了他一飛蝗石，就暗地跟了下來。早瞧是智化是擎刺客的，智化可沒看出他來。當下把邢如虎摔下房來，那知邢如虎挺身軀，便跳起拉刀在手，谷雲飛見了，也就下來與他交手，智化亦然，將邢如龍，扯腿摔下房來，自己跟著跳下來。邢如龍一挺身，亮刀便斫，智化也用刀相迎。王朝馬漢帶著衆人，把燈籠扯去布套，喊叫拿賊，遠遠圍裏，那一個敢上前動手？智化與邢如龍動手，不分勝敗。智化心中很加急躁，恨不得將邢如龍拿住，好幫著那人再擎邢如虎，奈因不能一時，就將邢如龍擎住。倒是那邊嚙啣一聲，把邢如虎刀踢飛了，他就紮撒著兩只手，一個箭步，躡出圍外，要想逃性命。谷雲飛嚷道：「唔呀跑了。」智化聞聽跑了，一著急，說別教他跑了。谷雲飛道：「邢老二，你別跑哇！他們說不叫你跑了呢！連那打燈籠之人，瞅著都是暗笑，又是納悶，這個人又不知從何處來的，手中又沒擎著兵器，瞅著刺客，那口刀神出鬼沒，可又斫不著那蠻子，他一轉眼，倒把口刀踢飛了。他只喊說不教你走呢，他可也不追，眼望著刺客，一蹶腳縱上房去。單腳剛一找陰陽瓦隴，蠻子說：「你下來罷！那刺客真聽話，嘆咚捧下來了。就見蠻子過去，用腳一踢，說你別動了，你這歇歇罷！那刺客也真聽話，就一絲兒也不動。復又過來，說：兄弟在那裏歇著，你還不歇歇麼？」智化雖然在此動手，也曾看見，暗說：真是高明。邢如龍那還有心腸在此動手？打

算三十六著，走爲上策，虛斫一刀，轉身就跑。剛一轉身，就見蠻子在迎面站著，用手一指，說：別走！將要往西跑，蠻子早在西邊等著。邢如龍就知道走著費事。智化趕上就是一刀，邢如龍將這刀躲過去，蠻子又在他面前站著。自己一想，這還不是便宜，對著蠻子就是一刀，並沒見他躲閃，就一抬腳，正踢在邢如龍右手腕子上，這口刀就掣不住了，嚙嚙一聲，落於平地。回頭就跑，智化就追，邢如龍跑到牆下，正要越牆而去，抬頭看見蠻子在牆上，說：好朋友上來罷！邢如龍嚇了一跳，心上一遲疑，早被智化追上，扯了一個筋斗，四馬攢蹄將他捆上。邢如虎先就有人將他捆好。衆人說道：全拿住了。王朝馬漢馬快班頭給智化道勞。智化過來，問那人：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怎麼知道刺客的來歷？谷雲飛將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衆人過來，也與谷雲飛道勞。此時包公叫包興開門，請校尉包興、李才兩人，把桌子椅子搭開，開了榻扇，站在階台石上，高聲叫道：相爺有請王校尉、馬校尉。二人答應一聲，跟著包興進了書房，見相爺道驚，自己請罪。包公問道：外面賊人是誰拿獲的？王朝就將智化、谷雲飛、擎賊之事，回稟一番。包公說：有請二位壯士。王朝出屋，說：有請二位壯士。二人答應，隨著王朝至書房，見相爺雙膝跪倒，口稱小民智化、蠻子說：小民谷雲飛與相爺叩頭。包公說：二位壯士請起，吩咐看坐，二人不敢坐。包公讓之再三，方纔坐下。包公看智化儀表非俗，看谷雲飛身不滿五尺，瘦弱枯乾，面如重棗，短眉圓目，類若猿形，五短身軀，衣衫襤褸，甚麼人也看不出，那身工夫來。包公說：多蒙二位壯士貴駕，助一臂之力，事結之後，必保二位作官。這二人說：小民不願爲官，但願相爺貴體無恙。包公一聲吩咐，將兩個賊人綁進來，衆班頭將他們五花大綁綁好，身上的包袱，早就解將下來，推到屋中。包公面前，立而不跪，衆人說：跪下！兩個怒目橫眉，仍然不跪。包公見兩個人一黑一黃，非是良善之輩，一聲吩咐，將狗頭鋤搭來，將二賊鋤爲兩段。若問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誠心勸人改邪歸正 追悔已過棄暗投明

且說兩個刺客見包公站而不跪，二人暗暗一打量，包公在上面，端端正正，戴一頂天青色軟相巾，迎面嵌官玉，天青色緞子袍服，上面繡五彩團花，厚底青緞子朝靴，乃是一身便服。又往面上一看，冷若烏金紙，墨中透亮，兩道劍眉，一雙虎目，海口大耳，一部鬚鬚，遮滿前胸，虎勢昂昂，端端正坐。二賊一瞧，毛骨悚然。包公一見兩個刺客，用手一指，說：「本閣有甚麼不到之處，招你們起這不良之心，來把那三品御刑，狗頭劍搭將上來。」王朝、馬漢答應一聲，趕到御刑處，把狗頭劍搭入書房。智化、谷雲飛全閃在一旁。智化背後有人一拉，智化迴身出去一看，原來是江樊。他與智化行禮，智化說：「你還沒走哪，多有受驚。」江樊問：「受甚麼驚？」智化說：「你遇見劫道的皮虎，還不是一驚麼？」江樊說：「你怎麼知道？」智化就把前番怎麼見著之事，說了一遍。江樊說：「你老既知道更好拉，方纔我聽說拏住刺客，我進來一看，原來是他們兩個人，本待我有恩，你老人家在我們相爺跟前，講個人情。要是劍完了時節，我就預備兩口棺材，表表他救我之情。」智化說：「你既有這番意思，我也實愛惜這兩個人心地忠厚，綠林之中，像他這誠實之人甚少，他無非受了李天祥蠱惑，給他父親報讎，故此前來行刺。他與皮虎交手，救了你，看起來可算的好人。我進去給他說情，相爺要賞我一個全臉，碰巧連他們的性命，都保住了。正說話之間，院子裏把蘆蓆鋪上了，眼看著把兩個人推出來。」智化說：「衆位慢動手，我到裏面，給他們兩個人講個情，看看如何？」隨進了書房，見包公跪倒，說：「相爺大人，暫息雷霆。」包公說：「壯士請起，有話慢講。」智化就將半路碰見白五太太、李天祥要奪公館，自己在背地裏，聽李天祥蠱惑這兩個人，說他天倫的原由，爲父報讎，又是答報李欽差，待他們的好處。半路怎麼救了江樊的話，又說了一遍。相爺請想，爲父報讎是孝，報答李天祥是忠，救江班頭是惻隱之心。雖然前來不利於相爺，總算兩個是好人。相爺若肯施恩，格外饒恕他兩個人死罪，他二人雖肝腦塗地，死不敢辭。小民大胆諫言，請示相爺尊裁。」包公點頭，遂吩咐把兩個推回來。王朝答應一聲，復又把邢如龍、邢如虎推回，二人仍然挺身不跪。包公說：「方纔本閣未曾問明你二人，到底因爲何故前來行刺？」二人說：「我們是父兄之讎，不共戴天，

父讎不報，畜類不如。智化在旁說道：你二人真是渾人！你們受了李天祥蠱惑，冤你們前來行刺，這叫個借刀殺人。你二人信以爲真。前者他與你們說話，我却在外面聽著，說你們天倫被展熊飛所殺的，是與不是？邢如龍、邢如虎一齊說：不錯，可還有一件事，我們那銀子也是你盜去了罷？谷雲飛在旁說：是我不要錯賴好人。包公暗說：不打自招。邢如龍又問道：我們天倫到底是怎麼死的？智化又將陰魔錄，砸碎攝魂瓶，他乃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話，說了一遍。你要不信我這話，當著相爺衆位校尉老爺們問一問，是真是假。包公答言：你們二人原來就爲此事前來行刺，本閣也不深怪你們，念你等是一對孝子，放汝二人去罷。如若不改前非，再將你們捉獲，絕不寬恕。爾等來給兩個人鬆綁。王朝馬漢過來，把繩解開。這二人倒覺一怔，方雙膝跪下，齊說道：小人見識不明，險些害死相爺，我們身該萬死，蒙相爺開恩，不結果我們性命，實如再造。智化在旁說：你們何不不求求相爺，就在開封府討點差使，報答相爺？有句俗語，寧給好漢牽馬墜蹬，不給癩漢爲父爲尊。邢如龍說：我們受人的重託，要投在包公門下，豈不被人說反復無常的小人？智化說：你們真是渾人，你要盡忠竭力，也須分個忠奸。跟了忠臣，留名千古，跟了奸臣，遺臭萬年。別聽說龐太師要保舉你們爲官，連他自己此時，尙且閉門思過，他如何能保舉你們二人？邢家弟兄一聽，十分有理。邢如虎說：哥哥咱們就求相爺二人磕響頭碰地，苦苦哀求。包公無奈，也就點頭，將二人收留下，這就叫行好事須行好，得饒人處且饒人。邢家弟兄，要沒有半路救江樊的事，也就沒有活命了。包公要不收下兩個刺客，到下回書天子丟冠袍帶履，也就不好辦了。全是前因後果，人不能得知。閒言不必多敘。單說包公教邢家弟兄更換衣服，此時谷雲飛告辭，包公要保舉他，谷雲飛一定不願爲官。包公賞他銀兩，也執意不受。相爺知道這個人性情古怪，只好賞一桌酒席，令校尉相陪。又問智化襄陽城的事情，王爺的下落。智化回答襄陽破銅網之事，王爺的下落，實在不知。此時天已不早，智化等告辭出去，至校尉所。王朝馬漢陪定谷雲飛、智化、邢如龍、邢如虎，衆人吃酒，開懷暢飲一回，大家安歇。到了次日，包公上朝不提。單說智化保舉了

邢家弟兄，倒覺著後悔。思想起來，人心膈肚皮，萬一兩個人變心，又守著相爺更近，要作出意外之事，自己如何擔架得住？只得日夜看守，查看他們的動作。谷雲飛回店拉驢不表。包公下了朝，將至書房，就有人報將進來，說鼓樓東邊恆興當典內，殺死七條人命。包公一聞此言，嚇了一跳。要知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班頭奉相諭訪案 欽差交聖旨辭官

且說包公下朝至書齋，剛纔落坐，就有人進來回話。鼓樓東邊恆興當鋪，昨日夜間，有夜行人進鋪，殺死兩名更夫；五個夥計，在櫃房被殺身死。今早祥符縣親身帶領仵作人役，至鋪內驗看屍身，連學徒的李小二帶管事的，俱都帶至開封府，以候相爺審訊。包公一聽，又是一場無頭的官司。遂問道：祥符縣知縣可在外面？回答說：現在外面，候相爺傳喚。包公說：請官人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不多一時，縣台來到裏面，至書齋與相爺行禮。口稱卑職陳守業參見。包公說：免禮！問恆興當之事。陳知縣復又稟告相爺一回，把管事的與學徒口供驗相的屍格，一併獻上。包公看了看，問道：貴縣將當鋪人，可曾帶到開封？答應說：現在外面，候老師審訊。原來陳守業是包公門生。先前的徐寬，如今升了徐州府知府，現今換任是陳守業，也是兩榜底子，最是清廉無比。這案官司爲難了，人命又多，故此詳府。包公吩咐把管事的帶進來。有人答應出去，不多時，將管事的帶進書房叩頭。包公看此人，慈眉善目，倒是作買賣人樣，並無兇惡之氣。口稱小民王達，與相爺叩頭。包公問他鋪中之事。回說：昨日夜間，賊人進來，我們在前邊睡覺的，一概不知，後櫃房連學徒，共是六個人，殺死了五個，就是學徒的沒死，他連那賊的樣兒，甚麼言語，他都聽明白了。包公吩咐帶學徒的，把王達帶出，學徒進來。包公看他十八九歲，擊絹帕裏著腦袋，進來跪下。包公問：你叫甚麼名字？回答姓李，叫小二。包公問：學了幾年？回說：三年有餘。又問：你腦袋受了傷了？回答：不是，我是偏腦痛。我要不是這個病，我也被他們殺了。包公問：怎麼緣故？小二說：我們後櫃房沒有炕，我在櫃

上睡覺，皆因我腦袋痛，怕風吹，我睡在櫃底下。有三更多天，我腦袋痛的睡不著，就聽見院內打更的說：「哎，啣打了！磕，咳，嘆，咚！」大半是把打更的殺了。又聽見叭噠一響，窗戶開，就從外頭進來兩個人，手內擎著東西，晃，就像打閃一樣。看他們拉刀出來，叱，咳，磕，咳！一會的工夫，就把五位掌櫃的都殺了。裏頭屋內是首飾房，他們進去把鎖剝開，就聽屋內啞啞嘩嘩，大概擎了不少東西。他們出來說：「咱哥們！明人不作暗事，把咱們弟兄的名姓，與他寫下了。那個黃臉的就說：『寫咱們哥倆不要緊，咱們常在草州橋路大哥家住著，萬一若風吹草動，路大哥比咱們身分重，別教路大哥擔了疑忌。難道說前兩天咱們沒告訴當鋪那話呢？』教他慢慢想滋味，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為，儘管叫他們訪咱們去。那黑臉的就說：『有理有理，然後兩人可走去了。』包公聽罷，問說：『你們鋪子可有甚麼事情，你知道不知？』小二說：『我知道前三四天頭，來了兩個人當當了一隻白玉鐲子，要當五十兩，我們給他二十兩。兩個說話不通情理，教寫定五十兩，我們給添到三十兩；兩個人口出不遜，說寫不寫罷！我們說：『瞧不到。』他說：『你們小心著點，我們三天之內，來收本錢來，這纔走的。』殺人的那兩個賊，一晝火亮兒，我瞧出他那樣兒來了，就是當鐲子這兩個人。包公問：『他們可說姓甚麼？』沒有小二道：『始終沒說姓甚麼。』包公吩咐叫王達，把你這學買賣的帶回去，照常掛幌子作買賣。死屍用棺材成殮，不須下葬，城外找一個僻靜處厝起來。完案之後，準其抬埋。叩頭出去，著知縣合馬快，分頭緝訪賊人下落。知縣告退。包公叫包興，把兩名班頭，韓節、杜順，叫將進來，與相爺叩頭。包公就把恆興當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教他們帶數十個夥計，上草州橋訪這個姓路的。合這一黑一黃的兩個賊人，不怕擎他們不住，本閣與你們一套文書，准你們在草州鎮要人幫擎，相爺親自賞他們盤費，破案之後，重重有賞。二人叩頭轉身出去。韓節、杜順到外，挑了十二名夥計，各帶單刀、鐵尺、繩索物件，都是高一頭寬一膀，在外久管擎賊辦案，手明眼亮，等著領了文書盤費，悄悄起身，暫且不表。餘者班頭，在城裏關外暗查探訪。單說李天祥之子李龍，打刺客走後，就是提心弔膽，正正一夜沒睡，五更多天，就派人到開封府門首，探聽消

息天亮歸回，說包丞相仍然上朝。李龍就知道大事沒成，復又派人打聽兩個刺客的下落，等了兩天，方纔知曉。那如龍那如虎降了開封府了。這纔趕緊修下一封書信，派人連夜上商水縣，與李天祥送信。李欽差一聞此言，嚇得他心胆俱碎，不入都也不行啦，明知這一進京，性命難保。我雖死可別把這些財帛丟失。找了鏢行的人，押著這些馱子，送往他原籍去了。自己硬著胆子，入都交旨覆命。算好，包公並沒遞摺本參他。李天祥自己羞愧，告終養辭官，暫且不上。單說韓節杜順，帶領十二名班頭，巧扮私行，直奔草橋鎮而來。到了草橋鎮時節，找了一座大店住下。這個草橋鎮，今非昔比，先前太后帶著范宗華，住破瓦寒窰，自從太后入宮，萬歲發帑銀十萬，重修天齊廟，設立了寶座。萬歲要封范宗華官職，皆因他不稱其職，教他自己要一個差使。他說三輩子當地方，就要當個地方，可是天下的地方，全屬他管，要這麼一個天下的都地方。萬歲爺就賞他四品天下都地方，爲的是他與知府平行，故此纔賞他四品前程，四品俸。天齊廟週圍香火地，連廟都屬他管，家道由此陡然而富，就是無兒。本地有個路家，是個破落戶，名叫路雲鵬，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叫路雲彪，一個叫路雲豹，全作小武職官。皆因他弟兄常打官司告狀，兩個哥哥搬往異鄉去了。他跟前有個兒子，叫路凱，一個女兒，叫路素貞。全學了一身好工夫，皆因路雲鵬認的人雜，想是綠林人，傳授他們的本事。路素貞這本事，更透著出奇，是他乾娘教的。他乾娘是誰？就是前小五義上，閃電手范天保的妻子喜鸞喜鳳教的。皆因路雲鵬貪圖范家財主，就把自己兒子，過繼范家。後來范宗華死了，路凱披帶麻孝，如同父母親喪。出殯後，范家又沒有親族人等，又沒人爭論，公然他就把四品都地方襲了。過了三年之後，慢慢有人勸解他，教他認祖歸宗，他心一活，就把范家好處忘了，自己仍然改爲姓路。這個天齊廟週圍香火地，原業事情，還是屬他家大業大，家內有的銀錢，文武衙門，不敢碰他。軍民人等，人人懼怕，公然就成了一個惡霸，種種惡事，任意胡爲，就打路雲鵬一死，更爲無法無天。人給送了個外號，叫他活閻王。他有般好處，不貪女色，連老婆都不要，家中就是他妹路素貞，帶著個丫環，兩個婆子，除此之外，別無婦女。如

今他妹子，已然是二十歲了，也沒許配人家，倒是高不成，低不就。論他妹子品貌，却十分人才，又是一身好工夫，常常背地埋怨哥哥，不作正事，有誤自己青春。每見少年男子時節，就透出些妖淫氣象，故此人給他送了個外號，叫他九尾仙狐。看到了三月二十八，就該開天齊廟的日子。這日路凱正在書房坐著，忽然打外進來兩個朋友，全是山東萊州府人氏，一個姓賈，叫賈善，外號人稱金角鹿；一個姓趙，叫趙保，外號人稱鐵腿鶴。兩個人進來，與路凱行禮讓坐，教人獻上茶來。路凱問道：二位賢弟，一向可好？二人說：託賴哥哥之福。二位賢弟從何而至？賈善說：由京而來。路凱說：京都可作好買賣？賈善說：哥哥別提啦，我們在京都，這個禍可闖的不小。路凱說：咱們弟兄多，怎懼個禍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這個禍，好幾條人命。趙保說：我那隻白玉鐺子，在咱們這裏當，那時拏上去，都是五十兩；在京本打算不作買賣，心想把鐺子當了，就夠盤費。焉知曉他們，只給三十兩？我們口角紛爭，話趕話，說三天之內，收他本錢，鬧了個騎虎勢，話說出來了，不能不辦。那日夜晚之間，進了恆興當，殺死兩個更夫，到櫃房一順手，又殺了五個，得了許多首飾，本要留名姓，我們是常往你這裏來，萬一風聲透漏，豈不是與你招禍麼？路凱哈哈大笑，說：再比這事大著點，劣兄不懼，你們好小量人！吩咐一聲擺酒，咱們喝酒罷！到開廟日子，賈善、趙保會同路凱，商量著更換衣襟，要到廟上走走。路凱吩咐預備十數個家人，教他們拿著口袋，爲的是在小廠子灘子打地分錢。剛纔要走，忽見一個家人跑進來，喘吁吁的，連話都說不上來，說：大爺可了不得啦，咱們廟上這幾年，也沒有打把勢的，今年來了兩個人，在此打把勢，我們問他要地錢，他不但給，還罵人。路凱一聽，氣往上一衝，說：你們好生無用，不會打麼？家人說：我們瞅著這兩傢伙，怕打不過他。路凱說：多去人哪！言還未了，跑進五六個人，頭破血出，齊說道：大爺有人擾廟。路凱說：待我去隨帶賈善、趙保。這一去要把天齊廟，鬧個地覆天翻。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闖禍 姑娘獨自奮勇拏人

且說路凱家中有許多豪奴，與路凱送信，說把勢廠打壞人了。路凱一聽，肺都氣炸，說好小輩！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隨帶賈善、趙保，又告訴家人，知會那些閒漢，教他們上廟。這三個人，帶領十數人上廟，一傳這信，就有四五十名人，一個個摩拳擦掌，跟著路凱，直奔廟外。往西，就聽前邊一陣大亂，說到了。就見人四散奔逃。原來天齊廟一開，人烟太多，也有燒香還愿的，也有買賣東西的，也有逛的。這廟幾年工夫，沒有打把勢的，忽然一來，都要瞧看。那知這二人，就是跟隨顏按院大人，當差使來的，一個姓姚，叫姚猛，一個姓龍，叫龍滔。皆因智化，私自走了。蔣四爺大衆商量明白，大衆散走入都，一半找智化，一半打聽王爺的下落。大人發給盤費銀兩。龍滔、姚龍是親戚，二人商量，一路同走，走到草橋鎮，就該岔路信陽州。這二人本是渾人，走著在樹林稍歇，就此睡了，把所有東西都丟了。淨剩身上衣服，刀鎗沒丟，人家拏著太重，腰間圍著皮囊，鐵鑽子沒丟，在腰內圍著呢。這兩個人一醒，面面相覷，對抱怨會子，身邊淨存些碎銀子，不上一兩了，也就認晦氣，站起就走。到了第二天，龍滔說到了信陽州交界上，咱們就不能挨餓了。可兩個趕路，早晨打了點尖，又走，可巧正走在天齊廟一看，人烟稠密。姚猛說：龍大兄弟，這裏好一個地勢，咱沒有盤費，何不在此當街賣藝？就在廟西邊，找了一塊地方，教龍滔在那裏等著，不多一時，姚猛買了一塊白土子，夾著一塊板子。龍滔納悶，這事作甚麼？姚猛說：好往板子上施展咱們的鑿子。龍滔說：有理。姚猛去借枝筆來，在板子上畫了一個人形，畫了五官肚臍眼，閒人立刻就圍上了。龍爺要先練，又不曾說打把勢生意，口裏就說：我們是異鄉人，不是久慣賣藝的，皆因無錢使用，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我們會粗笨的氣力，衆位別當看打把勢的，只當周濟周濟我們。說完就練，就是自己的刀，三刀夾一腿，砍了半天，外頭也搭著人多，也真有誇好的，收住了刀要錢。嘩喇嘩喇的錢，見了不少。姚爺掄了一路鎚，也得了許多錢。又打鑿子，立起板子來，沖著畫的那個人打眉毛，打雙眼，三支空中，大家喝彩，錢更找多了。又捺錢，要打肚臍眼。這個時候，外頭進來四五個人，全是歪帶帽子，邪眉瞪睛，問道：誰教你們擺的這個廠子？這二位那裏會說柔軟。

話說：你管那人說：你們掛了號沒有？二位說：我是不懂的。那人說：不掛號收哇。這二人見一轉眼工夫，就摔了這些錢，教收那裏肯收，三句話不對頭，就打起來了。只些人如何是這二位對手，一轉眼的工夫，這幾個人就是頭破血出。那幾個惡奴，就說：你們可別走哇！撒腿就跑。瞧熱鬧人說：你們快收拾起錢來走罷，他們可不是好惹的。姚猛說：他們要是好惹的，我們也就走了，既不是好惹的，我倒要惹惹。龍滔隨即把錢攏了一攏，外頭一陣大亂，看打把勢胆小的，全都跑了。就聽外邊說：在那裏呢！有人答言說：沒跑，在這裏呢！路凱、賈善、趙保三個人，先進來，回頭告訴那家人，不要動手。路凱問道：你們兩個人，就是打把勢的嗎？姚猛說：不錯，你小子是作怎麼的？趙保說：你是怎麼生意人，怎麼見面口出不遜？龍滔說：放你娘的屁，甚麼教生意人，你沒打聽打聽二位老爺。趙保說：甚麼老爺？舅舅打你往前一躓，就奔了龍滔，上面一晃，緊跟窩裏發砲，就是一拳。龍滔伸手一抄，腕子沒抄住，二人就打，不過三五個回合，就教鐵腿鶴一個橫剝子脚，就踢在龍爺身上，龍爺一歪身軀，撲咚栽倒在地。龍爺本沒多大能為，要是使刀，還得他先動手，他會使那迎門三不過的，三刀夾一腿，要是猛雞奪素，還可以搶上風，要論拳脚，如何行的了？這一輪下，姚猛就急啦，往前一躓，伸手就抓趙保。趙保如何肯教他抓住，雙手望上一分，就使了一個分手剝子脚，噙的一聲，就踢在姚猛身上，嘯的一聲，姚猛幌了兩幌，哎呀說：好小子，你再來。趙保當腰噙又是一腿，又踢在身上，姚猛仍又幌了兩幌，說：小子再來。趙保又是一腿，姚爺單臂用力，沖著賊磕膝蓋，叭就是一掌。趙保哎喲一聲，摔倒在地。金角鹿奔將過來，就與姚猛交手。三灣兩轉，使了一個水瓶，用他頭顱，沖著姚爺一撞。姚爺往後一仰，單臂用力，就給了賈善一拳。這個賈善，怎麼人稱金角鹿，皆因他會使一個羊頭，將身往上一躓，憑著身子，擎腦袋往上一撞，若要教他撞上，總得躺下。遇見姚猛，他這個苦子吃上了，姚爺雖不是鐵布衫，金鐘罩，天然皮糙肉厚，自來的神力，他如何撞的動？隨即就給了他一拳，礮的一聲，就打一個筋斗，躺在就地。姚爺趕上去要踢。賈善身體俐便，使了個鯉魚打挺，就縱起身來。旁邊早有路凱，說出傢伙砍他。那邊趙保抓起，

就把刀亮出來。龍滔也把刀亮出來，就施展他那三刀夾一腿，把趙保砍了一個頭暈。這邊賈善也拉刀對著就砍，姚爺拉出那把腰圓大鐵鎗，刀到將鎗往上一迎，噹哪一聲，賈善就把虎口振裂，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邊趙保倒不顧龍滔，過來對著姚爺後脊背，用刀就扎。姚爺一回身，用鎗橫的一撩，趙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噹哪一聲，墜落於地。幸而好有路凱過來，就擋住姚猛，路凱來的時候，本沒帶著兵刃，一灣腰將賈善那口刀檢起來，奔了姚爺，用刀就刺。姚爺拏鎗一招，路凱的刀，早就抽將回去，絕不教他鎗碰上；就在三兩個灣，只聽那邊，撲咚一聲，龍滔教賈善一頭撞了一個筋斗。姚爺一發怔，是什麼工夫，不料身背後，教鐵腿鶴，沖著他的腿窪子，踢了一脚。姚猛腿一軟，撲咚往下一跪，正在路凱面前，路凱用刀要刺，忽然他背後，有個南邊口音，說：「混帳忘八羔子，難道你還敢殺人嗎？」隨著就是一刀，路凱躲過，見那人一身大紅緞子衣襟，壯士打扮，也未問姓名，兩個人就交手。原來此人，是聖手秀士馮淵；他同著艾虎、盧珍，他們三個人，一路前來，一半尋找智化，帶找王爺的下落。走著找著，艾虎教他兩個人，與他們先走，我要找一個人去，前途若等不上，京都再見。因為艾虎與馮爺，不甚知交，自己要上黃州府，找他師傅去，故此單行走著。盧珍同著馮淵一路走，可巧正走在草橋鎮打尖，正要來的酒飯店，家多話說，你們二位不瞧熱鬧去？馮淵就問：「瞧什麼熱鬧？」店家說：「這有一座天齊廟，十分熱鬧，二位逛逛這個廟再走。」二人吃完飯，直奔正西，到了天齊廟外，就見那邊人東西亂竄，衆人喊說：「殺砍起來了！」馮淵趕到人叢中，往進一擠，正遇著路凱，舉刀腰殺姚猛，又見龍滔也教人捆上了。馮淵一急，拉刀一罵，刺將下去，路凱兩個人交手，姚猛也教人捆上啦。賈善拿著龍滔的刀，趙保拏著自己刀，三個人戰馮淵一個人。馮淵隨動著手，是罵罵咧咧，並不懼怕，三個戰了多時，不分勝敗。忽然打正南上，又闖進一個人來了，說道：「你們因為何故殺的難解難分，到底所為何事？」馮淵喊說：「大哥幫著拿他們，咱們的人，全教他們綁上了。」盧珍一聽，往那邊一看，何曾不是，也把刀亮將出來。原來盧珍走進廟門，回頭不見了馮淵，轉身尋到這裏，把刀亮將出來，闖將上去。盧珍那個本領，可就

大不同了，轉眼之間，把大眾殺的前仰後合。路凱一著急，打算要用莽牛陣，一擁齊上，將要一聲吩咐，又見由正南上一陣大亂，衆人喊姑娘來了！見那些人，齊往兩旁一閃，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瞧見他們大家動手，哥哥們躲開，讓我拏這個狂徒。馮淵見他有二十多歲，烏雲用一塊鵝黃絹帕扎住，玫瑰紫小襖，油綠汗巾扎腰，桃紅的中衣，大紅的弓鞋，蛾眉杏眼，鼻如懸膽，口似櫻桃，生得雖然美貌，却帶妖淫的氣象。馮淵把刀一剝，姑娘並不還手，一閃身躲過，一抬腿正踢馮淵的腕子上，馮淵撒手刀飛，姑娘往下一蹲，一個掃堂膛，就把馮淵掃倒。吩咐把他捆起來，然後撲奔盧珍，與公子爺交手，兩個人殺在當場，戰在一處，要問勝負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天齊廟外大家動手 把勢廠內好漢遭擒

且說九尾仙狐路素貞，一見公子盧珍，長的品貌端方，他心中就有幾分喜愛他。公子見馮淵也教人拿住了，叫道：反了！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明明知道這個姑娘武藝超羣，公子爺這口刀，上下翻飛，閃砍劈剝，神出鬼入，這一路萬勝花刀，砍的九尾仙狐，沒有還手的工夫。盧珍公子看了一個破綻，一抬腿，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姑娘哎喲一聲，撒手扔刀，噹啷啷墜於地上。九尾仙狐一轉身，跳出圈子，盧珍就見姑娘一回手，持着一個紅赤赤的物件，冲著公子面門一抖。盧珍就覺著一暈，眼中一發黑，嘆咤一聲，人事不知，栽倒在地。姑娘說：哥哥！快將他捆上，抬回家裏去，可別殺他。路凱答應一聲，叫帶來的那幾個人，將他們四個抬回家去，瞧熱鬧的衆人，一哄而散。單說路素貞拾起刀來，先就回家去了。路凱押解大眾，趙保、賈善，拏著大眾傢伙，直奔路凱家中而來。把這幾個人，押在書房門口，他們大家進了書房。賈善說：我瞧這幾個人，也不像咱們本地人，又有一個南方蠻子，不是綠林，定是鷹爪孫，問問他們的來歷。路凱說：不錯，剛要帶這幾個人細問，家人進來報，崔大爺到。路凱說：請從外進來一人，姓崔，叫崔龍，外號人稱寶鐵塔，就是前套小五義上，綺春園掌櫃的，叫艾虎，追跑啦。後來又到狐

樹崗開興隆館的是他兄弟叫崔豹；又遇見老西，由梁道興廟中，受了徐良的暗器。哥兩失散，崔龍投奔襄陽王去了。王爺事敗，遇見黃面狼朱英，把王爺的事情告訴他，教他各處約人，仍幫著王爺去。故此他奔此處來約路凱，投王爺共成大事。到門前，把他請進來了。路凱三個人，迎出書房之外，路凱與崔龍見禮，又與賈善趙保一見，提起來全都慕名。當時崔龍瞧了這幾個人一眼，也不能細看是誰。馮淵一見崔龍，暗暗歡喜，說：這就不怕。此時盧珍，也就緩過氣來了，哎喲一聲，喊叫好了頭，睜開眼一瞧，這幾個人，全是四馬倒攢蹄，那裏捆着呢！馮淵低聲說道：趁着家人都不在這裏，我告訴你們了一句話，回來就說我們都是王爺府的。我回來與他吊坎，他要問你們時節，你就趕叫甄大，你叫龍猛，你叫姚滔；你們兩人是後入的王府。甄兄弟，你是我帶的綠林，投王爺那裏的，咱們可有了命了。大家點頭，也不知道他是個怎麼主意。事到如今，由着他辦去罷！就聽人家裏頭，屋內說話，問了會子好，問他這個來意。說路老大哥我來找你來了。路凱說：什麼事情？崔龍說：路大哥我說這個話，可犯禁哪？你把手下從人，叱退了罷。路凱說：我這手下沒有外人，有什麼話只管說。崔龍說：我進來，看見那邊捆着幾個人，是甚麼緣故？路凱將要回答，就聽外頭說：崔大哥似乎我們這個朋友，就不認得了，眼眶子太高了哇。崔龍說：這是誰說話呢？路凱說：大半準是認得大哥，快出去瞧瞧。崔龍出來一看，馮淵說：崔大哥！你還認得小弟呀？崔龍說：馮爺呀！路大哥怎麼把他捆上了？不是外人，這是王爺府內集賢堂的朋友，怎麼得罪了哥哥，把他們都捆上了？路凱就把大衆的事，說了一遍。崔龍說：沒甚麼大不了事。路凱說：沒有。崔龍說：既然這樣，都是自己，看在小弟面上，把他們放開罷。路凱一聲吩咐，把他們四個人解開，大家起來。馮淵先過來，與崔龍見禮問好，說：崔大哥！這本家，大概也是合子線上的朋友。崔龍說：是呀！路凱一聽，就知他們也是綠林的人，全會說行話。崔龍與路凱引見，馮淵說：這是聖手秀士馮淵，這位活閻王路凱，又叫馮爺把那些朋友給見見。馮爺就把那三位也與路凱見了，又與崔龍見了。路凱又叫賈善與大家見了一回，方纔讓坐，家人獻茶。崔龍問馮淵可知王爺的事情？馮淵說：我們

向王爺的王官等，與北俠南俠大衆交手，不料事敗，王爺一走，我們全找不着了！我們正是大家四下裏找尋王爺，如今不知下落，方纔走在這裏，在廟上與路大哥鬧起來了。多虧崔大哥到，不然我們也不敢說自己的真事。你老人家來，是我等的萬幸。崔龍說：你們不知王爺，我到知道，皆因我走德安府，遇見朱英，王爺一看事敗，帶着世子殿下連雷英等，由影堂櫃子底下，有一股地道，直通到城外頭四里多地，名叫杏花店，那裏有王爺一座花園子，打花廳裏頭出來，那有車輛馬匹，起身奔了寧夏國。甯夏國主見着王爺，讓國與王爺，王爺不坐。那國國主，人家念當初有趙光美，老王爺時候，殺到寧夏國城門，人家情愿寫降書降表，依着別位帶兵大臣，就要攻破城池，殺他們個乾乾淨淨。老王爺不准，留下了他們宗廟社稷，准其納降。老王爺回朝，被老賊趙普一誤，不可再誤之說，老王爺回府自縊身死。寧夏國一聞此信，也不納貢，訓練人馬，等着與王爺報仇。襄陽王爺在襄陽練兵，他就有書信前來，有日興師，給他一信，愿效犬馬之勞，以作前站先鋒。如今王爺到他國中，情愿讓位，王爺不受，願幫助人馬，以雪前仇。雷英與朱英商議，聘請天下山林的朋友，海島中英雄，誰愿幫助王爺，情愿平分疆土，裂土分茅。如今請的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陝西朝天嶺金毛獅子王紀先，翠麒麟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姚家寨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周家巷火判官周龍，桃花溝病判官周瑞，土龍坡飛毛腿高謝，金鳳島金箱頭陀鄧飛熊，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紫面天王東方清，這是幾大處的人，還有許多水旱上，我是記不清楚。我先到路大哥這裏來，請大哥先到南陽府，圍城子東方亮那裏聚會，他們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灘立擂台，拔選人才，候着王爺興兵的日子。馮兄你不知曉，我這就是已往從前。馮淵等聽了，暗暗的歡喜，想不到涉一大險，倒得着王爺的下落了。馮爺說：好好好！我們這就有投奔了。路凱吩咐一聲，備酒。馮爺要告辭，路凱拉住說：馮兄不可借着崔兄這個光兒，咱們得多親近親近。馮兄若要棄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馮淵說：那裏話來，輔佐王爺登基之後，你我還是一殿稱臣呢。路凱說：不必推辭了。馮淵說：我要不走，可得教我這兩哥哥先走，我們還有

幾個朋友找王爺不知下落，早早給他們送上一信，也好教他們好放心。哪崔龍說：「既然要走，在這裏吃幾盃酒再走，也還不遲。」龍滔姚猛說：「我們不餓，早早走罷。」馮淵說：「你們見着他們，教他們上這裏來，也不是外人。兩個人答言說：是了。」姚猛說：「我們那個兵器，還給我們不給？」路凱說：「那焉有不給之理？」教家人把他們的兵器給他們。馮淵說：「把我甄大兄弟與我的兵器，也都給我們罷。」路凱點頭，就教家人一併拿來，交與馮淵盧珍。兩個人俱帶上，龍滔姚猛俱已告辭，大家要送，馮淵攔住說：「連我還不送哪。」兩個人剛望外走，書房內擦磨桌案，馮淵說：「二位哥哥，我告訴你一句話：要是見了神火將軍韓奇，一枝花苗兄弟，隨話說可就走出來了。誰也不疑他這裏頭有別的意思，並且他提的都是王府之人。隨說着，可就到了龍滔身旁，低聲說：見本地官，三更天派官人來接應。咱們來說完，往回裏就走。」大家讓坐，頃刻間羅列盃盤，路凱親身執壺把盞，大家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家慢慢的談道：「賈趙二位兄台，咱們大概準是合字罷。」二人一齊答言：「全是線上的，不錯是線上的。」馮淵問作那路買賣，二人說：「現打井字裏來。」馮淵問井字必是大油水買賣，也是活該，鬼使神差，兩個賊人，就把恆興當的事情，細說了一遍。馮淵一想，這纔是真巧機會，雖然受一大險，頭一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得着王爺的下落；二件事，破了京都七條人命的一案，自己向着盧珍，使了一個眼色，用酒苦苦的一勸路凱，崔龍賈善趙保，打算着用酒，將他們灌醉，等官兵一到，大家會在一處，併力捉拿賊人破案。這一段熱鬧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素貞有心憐公子

盧珍無意要姑娘

且說馮淵，打發龍滔姚猛走，知會本地方官去了。然後回來歸坐，酒都擺齊。飲過三巡之後，又套出賈善的命案。與盧珍使一眼色，苦苦勸他們大衆吃酒。馮淵很覺着歡喜，也不枉自己棄暗投明，給北俠叩了頭，跟隨大人當差，這踰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勞了，得了王爺下落，破了恆興當的命案；這一來連我師傅臉上，都有光彩。正在

自己盤算事情，外面有人請大爺說話。路凱辭席出來，不大時候，進去把崔龍請進裏間屋內說話。到了裏間屋中，靠着月牙桌，有兩張椅子，讓崔龍坐下，說：「煩勞大哥一件事，就是個姓甄的在廟上，是我妹子將他拏住，我看這個人誠實，方纔是後面的婆子過來，一句話倒把我提醒了。我妹子如今二十多歲了，終身大事，尙且還未定。我看這個姓甄的品貌端方，骨格不凡，日後必成大器。我請兄臺作個月下冰人，若是沒定下姻親，方是天假其便。崔龍連連點頭，只嘆是他沒定姻親，我管保一說就成。說畢，兩個人過來歸座。崔龍說：「馮賢弟，甄大兄弟定下親事沒有？」馮淵往上一翻眼，冲着盧珍說：「兄弟，你定下姻親沒有？」盧珍說：「我早已定下親，都邁門咧。」盧珍這一句話不要緊，路凱大失所望。馮淵他倒愁着臉，搭訕着說道：「我兄弟到成了家了，我倒沒定下姻親，崔大哥問的有因哪？莫不是有甚麼大喜的事情？可不是我不害羞哇，聖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倒託託衆位，要是對事的，給我提說提說。」說畢，哈哈大笑。崔龍回頭瞅着路凱，笑道：「怎麼樣？」路凱一皺眉，暗暗的搖頭。馮淵緊跟着說：「二位，你們這是打啞謎，有甚話怎麼不明說？」崔龍無奈，就把話實說了。馮淵又說：「唔呀，那我也不敢說了，我是甚等之人，怎麼敢高攀。這句話一說，鬧的路凱到沒主意。崔龍又說：「據我看馮大爺不錯。馮爺又跟說：不可不可，我是件麼人物，哪聯姻之事，總得門當戶對，女貌才郎，方可成配。鸞鳳豈配鴉鴉，蓬蒿豈配芝草，大哥往下再說，小弟就無駐足之地了。這一套話，崔龍路凱更透着有些攔不住了。崔龍又說：「路大哥，要據我說，妹子年歲大了，我們不久的跟着王爺打天下去，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隨營帶着更不便了，不如把妹子終身定妥，你完去一件大事。路凱被崔龍這套話，說的心中有些愿意。路凱說：「也罷，就是這樣辦罷。」就拉崔龍說：「這是月下老人，赤繩繫足，你的媒人，誰的保人，煩勞賈趙二位，作保人罷，這是好事。趙保搖頭說：「我向來不管只個事情，衆位可別惱。崔龍一求不行，只可又問賈善說：「賈大哥，可以作個保人，若要不肯時節，媒人保人，都是我的。賈善說：「保人是我，的就是了。崔龍說：「路大哥，媒人保人都有了。路凱說：「愿意了。崔龍說：「馮爺，你再也不可拿話激發我們了，又是甚

麼鸞鳳鳴。馮爺取定禮呀。馮爺隨身帶着一個玉佩，拿將出來交與崔龍。崔龍雙手奉獻交與路凱。崔龍說：禮不可廢。馮爺這裏來，你們再敘一回親戚之禮。主人離席，復又見一回親戚之禮。崔龍說：你們這是妹丈郎舅子。路凱纔窺這樣一回，作了個舅爺，見禮後，復又歸席。崔龍大衆，給兩下裏道了一回喜。崔龍對着馮爺說：大事已妥，你是怎麼謝媒人？馮淵說：現成有我舅爺的酒，我與哥哥敬上三杯。說畢，大家同場大笑。馮淵又說：還有一件爲難的事情，我們不能在此久待，明天我們就要找王爺去了。這要跟着王爺擇日與師，隨着王爺征伐大宋。三年五載也不定，何日方能迎娶，也要問明哥哥，一個日限纔好，行營之中，可不許娶親。崔龍說：這話可也說的有理。望着路凱說：哥哥，你想怎麼樣？路凱一皺眉說：只可教我們親戚，多住個把月，擇日拜堂就是了。馮淵說：不行，我一知道王爺下落，我們恨不能肋生雙翅，見着王爺方好。再說王爺一時離不開我的路凱說：論我們敝族，原有我兩個叔叔，如今又搬遠了，沒有親戚，不然，就找人一半天，查點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辦了，就完了一件大事。再說我們也要上南陽府咧。馮淵說：何用找人，我就會擇日合婚。崔龍說：這可更省事了。隨叫他們把皇歷拿來。馮淵接過查看，可巧今日就是黃道良辰。馮淵說：今天就是很好日子，要錯過今天，向後半個月都沒好日子。崔龍與路凱說：早也是辦，晚也是辦，就稱着今天這個吉日，讓他們拜了堂。不怕我們跟着王爺打仗，行營之中，也可把妹子帶上，他那身的工夫，亦可以建功立業，豈不作女中之魁首？若要是不拜堂，那就不行，有許多不便之處。路凱本是個沒主意的人，這麼一說，自己到透着有些爲難。路凱說：使得，就這樣辦理罷。崔龍說：事不宜遲，就與後頭送信去罷。路凱點頭，叫與後頭送信，叫婆子服侍姑娘，穿帶衣服，二鼓後拜堂，合巹交盃，囑咐明白，復又回來，叫衆家下人，預備香燭錢紙。天地桌子，自己拿出一套鮮明的服色。書不重敘，盧珍在外書房安歇。此時賈善趙保告便出去，找僻靜所在，二人說話去了。崔龍幫了路凱料理情事。盧珍看左右無人，與馮淵說：你怎麼作出這個事情來了？馮淵笑說道：你還不明白，那個丫頭拿着個東西一幌，你就躺下了，我是爲使這個主意，好

誰他那個東西，若非這個招兒，拿不成他，準教他拿了。盧珍一聽說這就是了。馮爺又說：你要聽着後頭有聲音，你就接應我去，我的本領有限，可別教我受了他們的苦哇。正說話之間，家人進來說道：請姑老爺沐浴更衣。馮爺跟着家人，進了沐浴房，沐浴完了，換上新衣服出來。有路凱崔龍同着他到天地桌前，就見了環打着宮燈，後面婆子扶着姑娘，蓋着蓋頭，就同馮淵拜了天地，然後一同進了喜房。喜房就是素貞姑娘屋子，撩去蓋頭，合盃交盃。馮淵也好，就此不出屋子，婆子退出。路素貞在燈下一看馮淵，吃了一大驚，當時低垂粉面，暗暗自嘆，又不好說明，怎麼哥哥這樣誤事，我自己有意，許配武生相公，怎麼哥哥把我許了這個蠻子？本領又不好，品貌又不強，歲數又大，怎麼糊塗，就把我終身許了這廝？這一拜堂，大事已妥，總然我心中不願意，也不能更改了。只可找他講話，抓他一個錯處，結果他性命，他要一死，我要再找終身依靠，可就由我自己主張了。要問姑娘，怎麼拿馮淵錯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夫婦非是真夫婦 姻緣也算假姻緣

且說夫婦拜堂之後，男女俱沒安着好心，皆因路素貞見馮淵，狼不高興，他心想抓一個錯縫子，得便把他殺了。馮淵看姑娘那個樣兒，明知姑娘不喜歡他，馮淵反笑臉相陪過去，一躬身到地，說：小姐，卑人姓馮，我叫馮淵，我是久侍奉王爺當差的，不料我與王爺失散，若非王爺上寧夏國，我也不能到此，你我總是姻緣。今天白晝，看見小姐武藝超羣，可算是女中魁首。你我成就百年之好，我還要往姑爺跟前領教，習學武藝，不知姑娘可肯教道於我否？姑娘一聽馮淵說話卑微，心中又有幾分回轉，暗道：這個人，雖不如那個相公，性情却柔和，自己又覺心中不安。此時就有些回嗔作喜，說道：相公請坐，何必這等太謙。馮淵說：我非是太謙，因見姑娘這身本領，慢說婦女隊中，就是普天之下男子，也怕找不到一二人來。卑人不敢說受過名人指教，馬上步下高來高去的，

十八般兵器我也略知一二。攔着王爺府的那些人，誰也不是我的對手，現在遇見姑娘，半合未走，撒手扔刀，我糊裏糊塗就躺下了。姑娘聽到此處，嘆喏一笑，說：要是動手一糊塗，焉有不躺下之理。馮淵說：還有一件事，要跟姑娘指教。你與我那朋友交手，是什麼暗器？我連看見也沒有，他就躺下了，人事不知，使暗器的，我也見多了，總沒見過這種暗器。馮淵苦苦的一奉承，姑娘要殺馮淵的意思，一點都沒有了。再說馮淵品貌，不一定是醜陋，無非不如盧珍。姑娘聽他問暗器，也就和顏悅色站起來了，說：郎君要問我那暗器，不是奴家說句狂話，普天下人也沒有，那是我師傅給的。馮淵說：你師傅是誰？姑娘說：我師傅不是男子，是我乾娘；我乾父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閃電手，苟非你，我也不告訴。我乾娘是我乾爺側室，把本事教會我，又教我的暗器，他是專會打流星。他有一個妹子，叫喜鳳，我這本事也有他教的，他替我求告我師傅，把我師祖與我師傅護身的那種寶物給我，先前我師傅不肯給我，我又苦苦哀求，方纔把這種東西給了我。馮淵問：是甚麼東西？姑娘說：五色迷魂帕，就是一塊手巾帕，拿羣藥把手帕喂上，有一個兜囊，裏面裝着手帕，手帕上釘着一個金鉤，共是五塊，五樣顏色；不然，怎麼叫五色迷魂帕？單有一塊，這個鉤兒在外頭漏着，我要用他時節，拿手指頭掛住鉤兒，往外一抖，來人就得躺下了。可有一件不便，要使這物件的時候，先得拿臉找風，必須搶上風頭，方可若不搶上風頭，自己聞着，也是躺着。馮淵一聽，連連讚美不絕。說：姑娘你把這東西拿出來，我瞻仰瞻仰，這可稱是無價之寶，拿來我看看。姑娘此時想着與他是夫妻，與他看看有何妨礙？過去把箱子打開，一手將帕囊拿出來，說：郎君可別聞那個氣味。馮淵見物一搶，姑娘往回一抽身子，往後一撤。馮淵方纔醒悟，接得太急，趕着陪笑說：你我這就是夫妻咧，至近莫若夫妻，有怎麼詐？姑娘說：別管，你等着過月期後，你再看看罷。說了奔箱子那裏去，早把這帕捺在箱子裏，拿了一把鎖，咯噔一聲，就把箱子鎖上，回手一推馮淵說：我偏不叫你瞧。馮淵一閃，說：不叫我，我就不看了。外頭婆子說：天快三鼓，姑老爺該歇覺罷。馮淵說：天不早了，該困覺了。姑娘點頭，自己解妝，簪環首飾，全都除去，拿了塊絹帕，把烏

雲攏住，脫了長大衣服，解了裙子，燈光之下一看，更爲透出百種的風流。要換了浪蕩公子，滿懷有意殺姑娘，到了這個光景上，也就不肯殺害於他。焉知曉馮淵，心比鐵還堅實，姑娘讓馮淵先睡，馮淵讓姑娘先入帳子，姑娘上床，身子往裏一歪。馮爺這裏嘆嘆，把燈俱都吹滅。姑娘說：「怎麼你把燈都吹了？」我聽說今天不該吹燈。馮爺說：「吹了好，這叫陰陽不忌。」說着話奔到前床。一伸手拿住劍匣，就把寶劍摘下來，往外一抽。姑娘是個大行家，一聽這個聲音不對，問道：「你這是作怎麼哪？」馮淵並未答言，用寶劍對着姑娘那裏，就一劍扎將進去。姑娘就橫着一滾，這劍就扎空了，然後姑娘伸一腿，踹金蓮，就踹在肩頭之上，踹的馮爺身子一歪。姑娘趁着這時，就跳下床來，先就奔壁上摘刀。馮淵又是一劍，姑娘閃身躲過，摘刀往外一抽，口中說了不得了！有了刺客了！快給大爺送信去罷。馮爺見姑娘亮出刀來，明知不是他的對手，一啓簾子，跳在外間屋中去了。迎面有一個婆子喊道：「姑老爺，這是怎麼了？這個了字未曾出口，早被馮淵一刀砍死，那個婆子也不過來了。姑娘也打裏頭屋內出來，口中說道：「好野蠻子，你是那裏來的？把姑娘冤苦了。」馮淵躡出屋門到院中，忽見打那邊躡過一個人來，口中罵道：「好小輩，我就看出你們沒好心，果然不出吾之所料。賈大哥，我們把他拿住。」馮淵一看，原來就是賈善。趙保原來趙保把賈善教到外面商量，要刺殺馮淵，把姑娘配他，兩個賊人商量好，就這麼來到姑娘這院內。正是馮淵殺婆子，兩個賊人一聽詫異，往東西兩下一分，忽見馮淵打屋內躡將出來，趙保趕將上去，罵聲小輩，擺刀就刺。賈善也就趕將上來，用刀就扎。馮淵本領有限，手中使着又是一口寶劍，尋常使刀尚可，如今寶劍又差點事情。賈善趙保到沒放在眼中，怕是姑娘出來，幸而好姑娘這半天沒出來，是怎麼緣故？姑娘聽外頭有賈善趙保的聲音，把馮淵圍住，在院子內動手。哪高聲喊道：「哥哥可別把刺客賊人放走，自己拿鑰匙開鎖，打開箱子，取自己五色迷魂帕，因這麼就誤些功夫，總是馮淵命不該絕。」馮淵無心與兩個賊人動手，躡出圈外，撒腿就跑，一直奔前邊來了，打上房後坡，躡上房去，躍脊躡到前坡，奔西廂房，剛到外書房的院子，就聽喊的聲音很大，見從書房裏

頭一個是路凱，第二是崔龍，第三個是盧珍，拿着刀追出兩個人來。馮淵喊：「盧大哥隨我來。」馮淵叫了一聲，仍是躡屋躍脊，出了大門之外，一直向南，前邊黑霧霧一座樹林。馮爺穿進樹林，走了十數步遠，不料地下爬着個人，那人一抬腿，馮爺撲咚摔倒在地。那人擺刀就剝，要問馮淵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再表。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秉文

且說馮淵往外一跑，盧珍早就聽見後面聲音。此時書房內，又預備一桌酒席，盧珍在當中坐，上首是崔龍，下首是路凱，喝着酒說閒話，盤問盧公子的家鄉住處。這盧珍就已聽見後面有了動靜了。盧珍說：「你公子爺姓盧，單名珍字，陷空島盧家莊的人氏。」路凱問：「鑽天鼠盧方，是你甚麼人？」公子爺說：「那就是我的天倫。」偷字一出口，盧珍把桌子冲着路凱一翻。路凱往旁邊一閃，嘩嘩的一聲，把碗盞家伙摔成粉碎。路凱一個箭步，早就躡出房門去了。崔龍也出去。盧爺拿刀追出來，那兩個人還得尋着刀去，後面人就趕到了。路凱問道：「甚麼人？」賈善、趙保說：「不得了！這個馮淵，刺妹子來着。」路凱說：「對了，中了他們的計了！叫家人點燈籠火把抄傢伙，拿兵刃，全把他們拿住。」家下一陣大亂，嗆啞鑼聲大振，燈球火把，照如白日一般，大家喊叫拿賊。姑娘隨卽也趕到，說：「哥哥你作的這都是甚麼事情？」路凱說：「追人要緊，大家追出門外，前頭是馮淵，後頭是盧珍，儘後面是衆賊追趕。」馮淵入樹林內，摔了一個筋斗，明知是死，原來不是別人，却是艾虎。皆因艾虎要上黃州府，找到師傅家裏去，不料半路之上，遇見了張龍、趙虎、白太太，說了他師傅的來歷，跟下刺客去。上京都，保護包相爺去了。艾虎方才知曉，自己也就不用上黃州府，辭別了張趙二位，奔了上京的大路。可巧走在半路，遇見人便打聽，有欽差大人過去了，沒人家說：「早過去好幾天了。」艾小爺一急，怕誤了趕不上見駕，如何能得個一官半職的哩？只得連夜一走，恨不得一時飛到京內才好。晚間二鼓，正走樹林外，見有人由北往南跑，小爺先就進了樹林。可巧馮爺進來，艾虎不

知是馮淵，先爬在地下，容他到時一踢，馮爺摔倒在地。艾虎剛舉刀要砍，虧了細細的一看，不然馮爺命不在了。艾爺看見馮淵，叫大哥呀！馮爺說：是那艾虎說小艾虎。馮爺說：你可真嚇死我了，我沒有工夫細說，我們拿賊。正說之間，盧珍趕到。馮爺說：大哥艾兄弟來，你我三個人行了，與他們動手。盧珍問：姑娘的那個東西，可會到手。馮淵說：要是到手，我就不跑了。艾虎問：什麼東西。馮爺說：來了，我們搶上風頭，那丫頭沒法了，他那東西，叫五色迷魂帕，非得順風而使，逆風使，他自己就躺下了。艾虎一聽，說：好利害！迎面上路，凱崔龍賈善趙保，後跟路素貞，許多家人掌定燈球火把，各拿長鎗短刀，木棍鎖子棍等，一擁進了樹林。往上一圍，大家亂殺一陣。馮淵喊：我們奔西北，可別奔東南，丫頭縱有那陰功東西，可也使不上，混帳亡八羔子。姑娘一聽，真氣得雙眉直立，杏眼圓睜，不恨別的，盡恨馮淵直喊，自己縱帶着五色迷魂帕，也使不上。他們三個人搶上風頭，自己要是一用，本人先得躺下。只可馮本事與他們交手。正在動手之間，正北上又是一陣大亂，燈球火把，亮子油松，也有在馬上的，也有馬下的人，喊馬嘶，看看臨近。此時動手，可就出樹林之外。皆因艾虎三個人，總搶上風頭，搶來搶去，就退出樹林。艾虎一看黑壓壓，又來一片馬上步下的，各執軍器，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大亮。忽然間，先有二個人闖到，頭一個是大漢龍滔，第二個是飛鏢鐵鎗大將軍姚猛。緊跟着開封府班頭韓節杜順，又見前面一對，氣死風燈籠，上寫着草橋鎮總鎮。原來龍滔姚猛二人，出離路凱門首，一路問信，有人指點找總鎮衙門。剛到衙署之外，遠遠有人招呼說：龍大爺慢走。龍滔一看，來了數十個人，單有兩個抱拳施禮說：龍大爺不認識我們，方才多有受驚。龍滔一看，並不認識這幾個人，問道：二位怎麼認識小可二位貴姓？那人低聲說：我叫韓節，那是我兄弟，他叫杜順，我們奉開封府包相爺諭，探訪差使，在天齊廟把勢廠，見你們幾位，都叫路家拿住了。我認得你老人家，閣下不是上開封府，找過韓二老爺，後來你賣刀，我們馮老爺送你銀子，我故此認得你老，大概你不認識我們。我們怕你幾位，凶多吉少。我們上總鎮大人這裏投文，借兵破案拿賊，救你們衆人，不想二位到此，你們是怎

麼出來的龍爺就把馮爺認識崔龍的話，學說了一遍。韓節說：這可是巧機會，我們一同見總鎮大人楊文秉罷。說完，四人一同見大人投文，各說自己之事。大人不敢怠慢，立刻點馬步軍，將到三更，大家起身，直奔路家而來。走在半路，有探事的兵丁報說：前面有路家男女，連家人等，與三位在樹外動手。哪龍滔姚猛一聽此信，大喊一聲，殺將進去。總鎮楊文秉，立刻傳令，叫馬隊在外一圈，不准走脫了一人。自己跳下馬，提着一條長鎗，帶着步下兵丁，見人就拿，逢人就捆。開封府的韓節、杜順，帶着伙計們，同拿着單刀鐵尺，跟着龍滔姚猛殺進來了。剛一進來，馮淵、艾虎、盧珍三個人一看，是自己人到來了，精神百倍。龍滔等剛一進來，就撞見姑娘。馮淵喊：我們人在西北，與他動手，可別往東南，須要向着東南！高聲一喊，果然大家都聽見了。渾人就屬姚猛，手中腰圓大鐵鎗，叮噹亂碰。大衆傢伙碰上就飛，撞着就得撒手。路凱這些家人，見官兵一到，馬步隊一圈，人人害怕，個個胆驚，就無心在此動手，要相打算逃命。又撞着姚猛這般利害，誰敢向前？要跑又跑不出圈去，就是跑出去，也被馬隊拿住。馬上就是長家伙，一抖長槍就挑一個，也都不了。路凱家人拚命一跑，馬上人拿馬一冲，就冲一個筋斗，馬兵下來就捆。總鎮大人是後進去的，槍一提，碰着路家家人時節，不是槍扎，就是桿打。馮淵喊：我們在西北，都是自己人，你可別往東南，你上西北來罷。楊文秉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心裏想：我們都在西北，賊人全在東南。東南上沒人擋着，怕他們打東南上跑了，自己在東南上擋他們，自料憑着手中這條槍，足可以擋住這幾人。他焉知曉九尾仙狐路素貞那個利害。姑娘動了半天手，未能殺着一個人。五色帕又施展不出來，全叫這個假丈夫給喊嚷的。只見着楊總鎮在東南上，路素貞一回手，就從帕囊裏把那一塊大紅的手帕，提將出來，冲着楊總鎮，唰的一抖。楊總鎮就覺着眼前一黑，哎喲一聲，把楊總鎮摔倒在地。金角鹿賈善動着手，回頭一看，只見楊總鎮，摔倒在地，一翻身，躍將回來，擺刀就刺。姚猛就看見了，姚猛一着急，就把手中鐵鑿子，往外一發，就聽碎的一聲，着在賈善肩頭之上，哎喲一聲，賈善就摔倒在地。衆兵丁一擁往上一裹，將賈善綁將起來，把總鎮背起來，拚

着死命，往外一闖。馮淵喊往西北大路，素貞又不能抖那絹帕，只可趕上去，要殺那些兵丁。早被艾虎截住，艾虎又與路素貞一交手，可算稱得起棋逢對手，殺個難解難分。此時路凱的家人，雖不能全被官人拿住，所剩幾十個人，也就往外亂闖，逃命去了。路凱、崔龍一瞧，就剩他們這幾個人，心中就有些害怕。頭一個是崔龍，只不敢動手，就冲着龍爺虛砍一刀，往南就跑，自己越想越害怕，別說不能得勝，滿想贏了馮淵他們大衆。路凱他們也不答應。他是個媒人，闖出這樣大禍來，自己抹脖子，都對不起路凱，只可遠遁他方便了。砍了兩家步下的兵丁，那馬上的一追，自己逃生去了。單提路凱，借着人家兵丁燈光一看，連他妹子只剩了三個人。暗暗着急，只可約會妹子逃命。焉知姑娘想出一個主意來了，懷中有紙掏出來，把自己鼻子堵了個結實，把迷魂帕，冲着大衆一抖，不管上風下風，衆人全得躺下。姑娘想罷，就把絹一抖，不知大衆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

且說路素貞實出無奈，想出一個急見勢來，把自己鼻子堵上，往他們這邊一縱身子，右手把刀，遮擋大衆的兵器，左手一掄五色迷魂帕，什麼叫上風下風，聞着就得躺下。正然要抖，西南上一陣大亂，蹭蹭跳進好幾個人來。頭一個是御貓展熊飛，第二個大義士盧方，第三個徐慶，鐵臂熊沙老員外，孟凱，焦赤雲，中鶴，魏真，這些人將一露面。艾虎、盧珍、聖手秀士，三個人精神倍長，怎麼巧這幾個人從何而至？是大人接着聖旨，入都覆命，大人未曾起身，這是大人的前站，不但盡是他們這幾位，還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孫策，帶着許多從人，都是乘跨坐騎。一路之上，各州縣通知明白，叫他們預備公館。可巧這天，又是徐慶的主意，將到四鼓，他就叫外頭備馬，衆人無奈，只可同着他起身。走在路上一看，方知太早了，也就無奈。正走着，瞧見這邊燈球火把，趕奔前來，教從人一打聽，方知道是這麼件事情。幾位下馬，叫從人與公孫先生，在那邊等着。這幾位爺，各執兵刃，殺奔前來。頭一個是

展南俠跟隨衆位，往前一冲。展爺將一進來，就見是艾虎大衆。馮淵就喊說：衆位大人到了，幾個賊是要緊案子，千萬可別把他們放走了！展南俠方才知道，是要緊的案子。路素貞一想，聽見他們口稱大人，只要有這迷魂帕，自己把鼻子堵住了，就這迷魂帕一幌，先是那些兵丁一個個撲咚撲咚亂倒。聽馮淵那裏嚷：這丫頭抖迷魂手，帕哪！大家捏着鼻子，與他們動手罷！這一句話，就把大衆提醒了。那些兵丁一齊喊道：捏鼻子呀！捏鼻子！這一下，把路素貞真嚇了一個胆裂魂飛，全仗着這手帕贏他們，不料叫他們這個主意，洩露機關，怎麼抖也不行了。那邊路凱就說：我們走罷。這句話未說完，自己那口刀，早就教雲中鶴魏真削爲兩段，回頭就跑。將一走，被飛鏢大將軍鐵鎗將一鏗子，釘在腿上，撲咚摔倒在地，被兵丁過來，將他拿住。路素貞一瞧事情，撒腿就跑，總還是他的腿快，他到跑出去了。鐵腿鶴趙保，他見素貞一跑，他就跟着逃命去了。下書再表。大衆一看跑的是跑了，拿住的是拿住了，然後大衆會在一處。艾虎等過來見禮，然後問他的來歷。龍滔姚猛說：他們丟東西賣藝。馮淵說：他們進廟，怎麼遇見姑娘，被捉後，又遇見崔龍，說姑娘入洞房，誑手帕，怎麼得着王爺下落，如此如彼。展爺大喜，說：只要得着王爺的下落，就好辦了。又問艾虎。艾虎說：怎麼遇見張三叔趙四叔，與白五孀娘，自己不上黃州府找師傅，直奔京都的話，說了一遍。又問韓節杜順。兩個班頭說：京都恆興當怎麼出了無頭案，奉相諭上草橋鎮找姓路的。到天齊廟一打聽，是范家兒子姓路。原是路家孩子，貪着天下都地方范宗華的家業，范宗華一死，家業都歸路家了。這路凱任意胡爲，仍認祖歸宗。他認的無賴的朋友，家內準窩着作案之賊，我們上廟探他去，可巧遇着龍大爺被捉，我們情知勢孤，這才上楊總鎮借兵。話言未了，馮淵接言說道：京都這案，你們準知道是誰？回答不知。馮爺說就是他，同着路素貞跑的趙保。如此如彼，學說了一遍。展爺說：方才那位總鎮大人，不是躲下了嗎？衆位回道：此時慢慢蘇醒哪。衆兵丁過來報功，兵丁內死了四個，有六個帶傷的，拿着他們活的是四十二個，帶重傷的十幾個。展爺說：活的帶傷的，全解往衙門，連這兩個賊頭，一并交衙門，我們帶著上京，死去，叫地方派人

倒坑掩埋吩咐已畢，見了總鎮大人，就把他發放之事，說了一遍。楊總鎮連連點頭，展爺又說：大人索性帶兵，把路家一抄，所有東西物件，盡行抄出，上帳簿封門；若要有人，還將他們拏住，說畢，總鎮大人帶兵前往。單有兵丁頭目，帶著展老爺，上總鎮衙門。天已大亮，總鎮方回，將抄的東西物件賬目，與展爺一看，帶往開封府。路家裏面，連丫環全然都跑了。展爺說：那也不必細追，叫總鎮預備一輛大車，就把路凱、賈善鎖在車上，叫開封府的班頭、同龍、潘姚、猛、艾虎等一起走。馮淵、盧珍二人，到店裏取包袱，給飯錢，也就押解著車輛入都。路上無話，直到開封府。艾虎等見著師傅、馮淵等，都與智化問好。班頭韓節、杜順，進裏面見相爺回話，把拿住路凱、賈善的話，回稟了一遍。班頭出來，艾虎等到晌午時節，展南俠、盧珍、徐慶、魏真、沙龍、孟凱、焦赤，至開封府下馬，小爺等過去行禮。智爺把邢家弟兄帶過來，說了他們的來歷。忽見包興進來，見衆人行禮，隨着說道：相爺在書房等候，請你們衆位老爺相見。衆人到裏面見包公，無非問了些襄陽的事，又問了些天齊廟的事，又說些開封鬧刺客的事。叫衆位外廂伺候！包公也就升堂，當差的衆人，堂口伺候。包公升堂，兩旁邊校尉站班，包公吩咐：將路凱帶上來，問他不法的情形，他盡把這事，推在崔龍、賈善、趙保的身上。隨後又把賈善帶至堂口，包公問他：恆興當殺人事情，可全說了？就提當鐺子，要當五十兩，我們兩個人一恨；第四天晚間，趙保殺死兩個更夫，五個掌櫃的，拏了他們百餘兩首飾，盡是趙保所爲，小的與他巡風，相爺也沒用刑具拷打，就把他們釘鐺收監，等拏住崔龍、趙保，再擬定罪名。發放已畢，賞賜班頭批文書，案後訪拏崔龍、趙保。又與草橋鎮行文，路凱房子入官查收。所有東西，該地方官入庫。天齊廟另招住持方丈，周圍香火地，不屬路家所管，歸廟中作香火之資。所有拿獲路凱家人，一概釋放。諸事已畢，包公退堂。單提顏春敏，先接着聖旨，一概事情，按旨意辦理。金知府署理外藩鎮守的差使。所有王府拏住的賊人，神手大聖、鄧車、鑽雲雁、申虎，一個是行刺，一個是盜印，把兩個賊，就地正法。人頭號令，所有拏住的兵丁，大人俱釋放。此時有路彬、魯英，由晨起望來，入上院衙，求見大人。有人將他們帶進來，見大人行禮，跪在大人

前請罪。二人一齊說道：奉蔣四老爺諭，在我們家中看守著彭啓；彭啓頭上按著個迷魂藥餅，早晚把他兩羹匙米湯灌來灌去，日限甚多，他吞吃不下一摸這人，渾身水冷，四肢直挺。大着胆子，把迷魂藥餅起下來，彭啓那老兒，氣絕身死，請大人示下。大人說：可惜呀！便宜他就是了，你們兩個人，跟隨本院入都，聽旨意封官。兩個人叩頭，大人派官人上晨起望，把彭啓尸首提出來，掠棄山澗，叫鷹餐鳥啄。差官領命前往，路彬魯英就把那迷魂藥餅，給了蔣爺。又有官人進來回稟，五太太奉旨迎接古磁潭，不日來到。大人吩咐首縣，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設上古磁潭，請高僧高道，超度五老爺亡魂。大人率領文武官員，衆俠義等，親身上祭。五太太帶領公子白雲瑞，至祭棚參拜古磁潭，奠茶奠酒，燒紙化錢已畢。見大人，大人親身出衙，勸夫人幾句言語，教督促著公子盡力讀書，然後送銀兩，以作奠敬。夫人請古磁潭起身。大人入都，有本城文武官員，給大人預備轎馬，所有破銅網衆人，俱跟大人同行。君山鍾雄，就帶著于義于奢，所有衆人回山。文職官員，送出一站。次日起身，蔣爺等分作三路，前站展爺，魏真，徐爺，盧爺，沙焦孟七位先走。大人轎子，是徐良北俠芸生，熊威，韓良，朋玉，韓天錦，七位保護。一日正走至一片葦塘，忽然躡出一人，口喊冤枉，沖著轎內一刀。要問大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黑樹岡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

且說徐良北俠等，保著大人轎子，前呼後擁，正走到一塊大塘葦，周圍都是些樹木，地名叫做黑樹岡。忽然從葦塘裏出來一人，穿著一身破衣服，腰扎鈔包，一雙靸鞋，口喊冤枉，往轎前一撲。雨墨將要下馬，轎子還未打尖，那人就到了轎前，原來手中擎著一口刀，不甚長大，左手一揪轎簾，右手用力扎將進去。此時保大人的，是熊威，韓良，朋玉，韓天錦，這四個人，本領不強。你道這個刺客是誰？就是閃電手范天保，叫四爺追跑了，由水中逃命。白日不敢回家，隔了兩日，晚間方敢回轉家內。門戶封鎖，叫官人看著，他又不敢上魯家村去。無奈何，到親戚家隱

藏。親戚慢慢給打聽明白，方知道魯世傑的乾老，是翻江鼠蔣平。知蔣四爺跟著大人當差，自己就投奔襄陽來了。可巧半路遇見黑而狼朱英，二人就找了一座酒樓。朱英就把王爺在寧夏國，怎麼聘請天下山林海島的英雄，與王爺共成大事的話，說了一遍。范天保聽在心裏，也把自己事學說了一遍。朱英說：「巧了！顏春敏是王爺大的仇人，誰要能殺了貪官王爺得天下，與誰平分一半。」天保說：「要是那樣，我一人即可殺他們兩個，你與我巡風。二賊議論好了，會了酒鈔，就奔到黑樹岡。打聽顏按院打此經過，二賊商議買了一件破衣服，一喊冤，他們不提防，一刀將大人殺死，我就接應著你。」二賊商量好了，就在葦塘邊等，他們從暗處望明處，看得明白，瞧著大人轎子臨近，范天保望外一躡，一喊冤枉，誰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不料他把轎簾一掀，嘆喛一刀，只聽啞啞一聲，韓天錦喊了不得了！熊威、韓良朋、玉三個人亮刀，等他們把刀拉出來，范天保也就跑了，三個人就追。范天保正走，忽見一人一身皂衣，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一擺手中刀，攔住去路。口中說：「忘八生的，別走，爺爺在此久候。」原來山西雁正坐在車上，與賽管輅、魏昌，一輛車上說話，後來一看，這個地勢周圍樹木叢雜，那邊又有一塊大葦塘，有兩個人影，在裏頭亂幌。徐良跳下車來，往前緊走了幾步，正遇著范天保一跑，徐良蹬一個箭步，就把他去路擋住。范天保不知老西那個利害，把刀就剝。徐良把刀往上一迎，只聽嗆哪一聲，就把范天保這口刀，削為兩段。范天保把刀一扔，回頭往葦塘裏就跑。依著朋玉熊威，要往葦塘內追。北俠趕到大叫：「不要追趕，咱們先瞧看大人要緊。」這三個人返身回來，徐良順著葦塘外面追下賊人去了。北俠帶著芸生，又把轎夫叫將回來，收拾轎簾，看了看大人。這一刀，正扎在肩頭之上，鮮血淋漓。北俠拏出點藥來，給他按上，囑咐了幾句言語，把那件蟒袍，給他往上提了一提，仍然叫轎夫搭起就走。看官這個轎子裏，不是真正欽差，這全是蔣四爺的主意，第二站分三路行走，叫金知府從監內，提出一個被罪的人來，叫他假充大人，一路無事，就把他死罪免了。要是遇禍，也是他命該如此！果然在黑樹岡，正遇此事，到了驛站，從新又換一個假大人，一路也是無事。大眾到京，大人也到了。山

西雁追了一路，也沒把賊人追著，彼此全到大相國寺見大人。大人是頭天入都，住大相國寺，第二日見駕。蔣爺大衆，先到開封府，先見著智化。蔣爺說：賢弟，你可算是神龍，露頭不露尾。智爺行禮說：四哥別過獎我了。蔣爺說：但是你見大人不見？這要封官，看你作官不作？智爺說：這也就無法了，你們先見相爺罷！又與邢家弟兄見了。蔣爺把智爺拉在一邊，低聲說道：你好大胆子，這是兩個刺客，你敢保舉他在開封府當差，二人要是一變性情，你不料是什麼罪！智爺說：對呀！我也是當局則迷，也覺有些害怕，不然，我怎麼盡看著他們，我也不敢離開兩個。這幾日光景，我已看出兩個人性情來了。四哥，你只管放心，決沒意外之事。蔣爺說：既然這樣，很好很好，我們見相爺去了。大家到裏面見包公，相爺說道：索性把那如虎那如龍兩個人的名字，也提在摺本之上，破銅網有功，保舉兩個作官。蔣爺連連點頭，謹遵相諭。包公又問：鍾雄由君山帶多少人來？蔣爺說：回稟，恩相大人得知，鍾雄就由君山帶了兩個人來，除兩人之外，全是鍾雄手下從人。包公吩咐叫四爺把君山三人帶來一見。蔣爺把那那如龍那如虎，帶至大相國寺，面見大人，說明了相爺的吩咐。這兩個，跪下與大人叩頭，求大人施恩。大人點頭吩咐叫他起去。蔣爺隨即帶著鍾雄于奢于義，至開封裏面書房見相爺，雙膝點地。包公見鍾雄面如白玉，五官清秀，清高儒雅，又看金鎗無敵大將軍于奢，身高一丈開外，面如淡金，頭如麥斗，膀闊腰圓，包公一瞧就愛。再看于義，武生相公打扮，白面如玉，恰似未出閨門的少女，與白護衛品貌相仿。包公問他們的名姓，蔣爺在旁替他們回稟，這個叫鍾雄，這個叫于奢，那個叫于義。包公道：本閣聽說你文中進士，武中探花，後來居住君山，可算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鍾雄叩頭，口稱：罪民一念之差，身該萬死。包公說：念你急早回頭，改邪歸正，還不失個俊傑，回相國寺候萬歲旨意便了。三人叩頭，跟蔣爺出來。有一個官人捧著一個帖兒，說：四老爺智大爺派我在這裏等著，見了你老人家，這有一個帖兒，說一看便知。蔣爺接過帖來，就一怔，說：不好！大半又要走星照命。打開帖一看，何嘗不是上寫著：字奉蔣四哥得知，小弟智化，在開封多住幾日，所以爲伴著邢家弟兄，如今你們衆位

已到，小弟卸責，書不盡言，容日再會。蔣爺見了字柬，嘆了一聲，只可同著鍾寨主，直奔大相國寺，見了大人，就把相爺見了鍾雄的話，說了一遍。又將智化留的這帖子，給大人看了。大人也嘆息了半天，然後大人叫先生打摺本，預備明日投遞。所有衆人，俱都寫在摺本之內。盧韓徐蔣四個人，辭官不作，也在摺本之內寫明。摺本打好，大人過目已畢。天已五鼓，大人上朝，至朝房前住轎。少刻包公到，過去見了老師，行師主之禮，至朝房內談話。不多的工夫，天子陞殿，文武百官，山呼行禮，朝駕已畢。文東武西，分班站立。顏大人的摺本，黃門官傳遞，陳管總接過，在案上展開，天子看了，降旨封官。又下一道旨意，今日晚膳後，所有破銅網的人，俱在龍圖閣陞見。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小五義御花園見駕 萬歲爺龍圖閣封官

且說顏大人見駕遞摺本。萬歲御覽，萬歲爺降旨，顏春敏察辦事件，辦理甚善，賞給禮部尙書。顏大人又奏，在襄陽爲王爺事，嘔心吐血，請旨開缺。萬歲不准，賞假百日，安心調理，假滿請安，赴任當差。顏大人不敢再辭，只得叩頭謝恩。萬歲爺又賞些金銀彩緞。大人復又謝恩。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加一級，賞給三品護衛將軍。又賞金銀彩緞。盧方徐慶，准其辭官，有後人接續當差，也賞金銀彩緞。韓彰蔣平，辭官不准。韓彰賞給四品護衛。蔣平加一級，水旱三品護衛將軍，賞給金銀彩緞。顏大人替代謝恩。所以一千衆人，今日晚膳後，在龍圖閣，勿用穿帶官服，著龍圖閣大學士，開封府尹包拯，帶領引見降旨已畢，羣臣皆散。包公至朝房，着派南俠蔣四爺，教給他們犬衆，見萬歲爺的禮節，千萬不可似上次失儀。又着公孫策，開下大衆的姓名，連大衆的外號籍貫名字，開寫清楚，投遞御前黃門處。蔣展二位，領相諭回大相國寺內，教給大衆禮節，見駕規矩。蔣爺說倘若萬歲喜歡，看練武的，又知道你們有一身工夫，大概許要看看，不如把你們本事寫上。倘若天子高興，就許要看看。展爺在旁點

頭說：四哥你真想得到。一問芸生，什麼熟慣？就是單刀。又問艾虎，也是單刀。一問盧珍，也是刀。一問徐良，也是刀。蔣爺說：你們誠心哪，這個上去一蹙刀，那個上去一蹙刀，天子也就看絮煩了，你們得改個樣兒。就讓芸生使刀，盧珍是會舞劍，艾虎你將就打一蹙拳罷。艾虎點頭。又問徐良，你怎麼樣？老四說：也不是姪男說句大話，十八般兵器，你老人家隨提什麼。蔣爺說：準是件件精通。徐良說：件件稀鬆。蔣爺說：你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別的能爲沒有。徐良說：別的能爲也有，你老人家寫一手三暗器。蔣爺說：何爲叫一手三暗器？徐良說：不用問，用的時節，現相招兒。蔣爺說：這可不是鬧著頑的。徐良說：姪兒知道，無非有個剛罪等着哪。蔣爺又問：韓天錦，你會什麼？天錦說：除了吃飯，別的實在沒有。蔣爺告訴公孫先生，寫花名時，寫芸生頭一個使刀，二個盧珍會舞劍，三個艾虎會打拳，四個徐良會一手三暗器，五個韓天錦力大展爺問力大怎講？蔣爺說：聰明帝王，天子一瞧力大，見他那個人物，也就知道是個笨貨。再我知道天子聖意，最愛長的俊美人物，把他們貌陋的，排在後面，看來看去，看在後面，有貌陋的，就是不愛看，也瞧完了。展爺笑問：你怎麼知道？蔣爺說：我們三個人，見駕的時候，見我大哥也喜歡，見三爺亦樂，見了我這個模樣，就一縐眉。我知道老爺子，最喜體面的。展爺聽着大笑說：四哥雖是多慮，到也有理。隨叫公孫先生把花名寫開清楚，先遞將進去，然後帶領大衆，在後宰門，伺候聽旨。這一路上的人，跟隨，越聚越多，自古至今，同是一理。京都地方，有點什麼事情，人所共知，一傳十，十傳百，都要看破銅網之人。一路之上，瞧着熱鬧的人，也俱跟在後宰門。當差的太輔官，也都出來瞧着，瞧見着展南俠、盧韓徐蔣，過來講話。展爺大衆也給他們道個吉祥。他們齊說：你們大衆見了萬歲，准要作官，出來與你們道喜。正說話間，由裏出來兩個小太監，全都在十八九歲，手拿蠅拂，口中喊道：開封府的老爺們哪。蔣爺同展爺一看，就知道是御前差使。趕着向前，抱拳帶笑說：二位老爺吉祥。答道：咱們二人，奉總管老爺之命，前來瞧看你們，齊備了沒有？萬歲用膳已畢，你們都把人帶齊了。蔣爺說：俱已齊備，我們在此候旨。兩個人進去，又見王朝、馬漢，二位趕到說：萬歲爺到龍圖閣，帶衆

人進去。隨即答應，進了後宰門，走昭德門，穿金鎖門，王右門，奔御花園門，可就進不去了。單有展南俠將四爺，可以進去。他們二位，是御前的差使，就是展爺一人，至龍圖閣下面聽差。蔣爺這裏，看着大衆，包公早就進來，在龍圖閣三層，白玉台階之下候駕。不多一時，萬歲爺坐定亮轎，由裏面出來。包公就在御路之旁，雙膝點地，口稱：臣包拯見駕，吾主萬歲萬歲萬歲。聖上在轎內，傳旨卿家平身。天子亮轎，直奔龍圖閣，萬歲爺下轎，龍案後落坐。包公復又參拜一回，陳總管前來，把大衆花名呈將上去。天子一看，大衆的功勞，籍貫外號，有不願爲官的，也俱都開寫上邊。天子一看花名，頭一個就是智化，盜盟單，詐降君山，救展護衛，論助屬他第一，就是此人不在，不願爲官，自己隱遁。再看就是北俠，此人也是不願爲官，只願出家，削髮爲僧。再看魏真，是個老道。雙俠不願爲官。沙龍孟凱焦赤，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降旨意，就把這幾個召將上來。御前的住下一傳聖旨，下面有展南俠，同着太輔官，至御花園門首，把這幾個人帶將進來。至三禪上面，陳總管過來，一拉北俠的衣襟，大衆一字排開，肘膝進禮。天子往下一看，有陳總管過來，替他們報名。天子一看北俠，碧目虬髯，面如重棗，與神判鍾馗一般無二。又看魏真，一身銀灰道袍，銀灰九樑巾，面如美玉，眉細目長，三絳短髯。雙俠丁家弟兄，二人全是玉面朱唇，二人一般高的身體，難得品貌也是一樣。再看沙龍，土絹袍，鴨尾巾，面如紫玉，滿部花白鬚鬚。孟凱穿紅，焦赤掛皂，柳青沈仲元，全是寶藍的衣服，就是一個胖大，一個瘦弱。天子看畢，知道這些人，都不願爲官，萬歲也不勉強。特旨北俠在大相國寺出家，拜了然和尚爲師，御賜的法號叫保宋和尚。萬歲意見北俠雖則出家，仍可叫他保護大宋。然後在商水縣重修三教寺，着北俠摩頂受戒之後，至三教寺以爲方丈。魏真賞給金簪道冠，道袍絲條，水襟雲履。廟中無非賞賜些白米。雙俠賞義俠銀牌兩面，當面取來，着陳總管掛在二人胸膛之上。此外單有金銀彩緞。柳青沈仲元沙焦孟盡賜些金銀彩緞，叩頭謝恩退下。旨意下，又召龍滔姚猛史雲路彬魯英熊威韓良朋玉馬龍張豹馮淵鄧彪胡列邢如龍邢如虎，大家至龍圖閣見駕。天子一見，龍心大悅，見這些人高矮不等，

醜俊不同，萬歲一體全封爲六品校尉之職。領旨謝恩，退出龍圖閣。天子復又召白芸生弟兄五個，往下傳旨，不多一時，帶將上來。陳總管一拉芸生，叫他雙膝點地，肘膝盡禮。這五個人，却又古怪，他們魚貫而跪，一個跟着一個，不像別人上來，一字排開。這是蔣爺的主意，把那相貌醜的，不受看的，全掩藏在後面。萬歲一見芸生，回思舊景，想起白玉堂，在龍圖閣和詩來了。什麼緣故，皆因芸生相貌，與白玉堂不錯。又看他這外號，叫玉面小專諸。萬歲知曉，必是他侍母甚孝，天子先有幾分喜愛。常言道：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又見他會使刀，萬歲一時高興，要看他武藝如何。頃刻降旨，着芸生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萬歲降旨，叫你試藝。芸生望着陳總管叩頭，說小民的兵器，現在御花園門外，有人擎着呢。陳總管立刻遣御前宮官，御花園門去取，不多時取來。陳總管刀交與芸生。芸生隨卽就把袖子一挽，衣服一掖，把刀往身後一推，往上叩了一個頭，兩手往後一背，一手搭住刀把，一手搭住刀鞘，使了一個鷓子翻身。天子只顧瞧着芸生，在那裏跪着，忽然往起一躡，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利刀，只知道從何處抽出來的。見他這一躡刀，真是神出鬼沒，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閃砍劈剝，削耳撩腮。龍圖閣的殿前，金磚墁地上，鋪着倭絨毡子。芸生躡高縱矮，足下一點聲音沒有。這躡刀砍完之後，氣不湧出，面不改色，仍然往旁邊一跪。天子說：果不愧是將門之子。天子又看盧珍，粉紅臉面，一身荷花色衣襟，細條身材，一股壯足之氣。天子降旨，着他試藝。也是叫人至御花園門首，取那口寶劍，交給盧珍。要問盧爺在萬歲駕前，怎麼舞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猛漢險些驚聖駕 于奢一怒犯天顏

且說天子降旨，着盧珍舞劍。盧珍本是跟著丁二爺學的這套工夫，先前時節，一手一勢，嗣後來一劍快似一劍，類若一片劍山相似，真是一條鐵鍊，把盧公子裹了風雨不露。連天子帶衆人，無不誇讚，收住了劍法之後，也

是往邊一跪。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然後露出艾虎，天子見他一身皂青緞衣襟，身材不高，生就虎頭燕頤，粗眉大眼，鼻直口闊。天子一見，降旨叫他試藝。這個不用取兵器，就把衣襟一掖，袖子一挽，往起一躡，一丈多高，然後腳站實地，真恰如貓鼠一般，連一點聲音都無；打完了這躡拳，收住架勢，也往旁邊一跪。天子讚不絕聲。然後再叫徐良。萬歲一瞧，就有幾分詫異，一身皂色衣襟，倒是壯士的打扮，黑紫面臉，兩道白眉，眉梢往下一搭，恰恰似弔客一般。又看他乃是徐慶之子，外號叫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天子一看他這相貌，就有幾分不樂；看花名，他是一手三暗器，總是天下之才，就往下傳旨，著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徐良問總管：小民怎樣試法？總管說：咱家不懂得，你怎麼倒問起我來？徐良說：我能把三種暗器，一手發出，前面可得有東西擋住，不然也看不出準頭來。萬歲這裏，可有射箭的箭牌？沒有。總管說：有。徐良說：你老人家，把後頭托上板子，我自有打法。總管立刻派人，頃刻間就把箭牌取來。徐良一看，高有七尺，寬有四尺，木作的邊框，底下有個木頭墊子，用紙糊得，上面墨了一層白布。總管教人，把後面托上板子。徐良說：求你老人家，奏明萬歲，在這白牌之上，分上中下三路，用紅筆點上三個點兒，我三枝暗器，全要打中紅心，方算手段。總管說：你過於鬧事哩，依咱家說，打中白牌，就算不錯。徐良說：淨牌我不打。總管無奈，只得給他奏聞天子。天子一聽，更不愿意，萬歲爺明知徐良說的話太大，派陳總管在箭牌上，畫上三個紅心。陳總管領旨，叫人搭着箭牌，自己過去，提起逍遙管，用筆蘸着硃砂墨，撲哧往箭牌上一點，塗圓也就有小核桃大了，連點了三個，叫人將牌搭在正南。徐良一看，雪白的箭牌上，配着上中下三個紅心，早把自己暗器，拾奪好了。你道他是怎麼三暗器？原來是兩長夾一短，收拾兩枝袖箭，裝上一枝緊背低頭花裝弩，萬歲往下傳旨，着徐良試藝。陳總管過來，告訴徐良，叫你試藝。就見徐良站起身來，冲南一點頭，雙手微換，微然聽見的聲音，登登登，誰也沒顧得看那邊，淨瞧着徐良，從新又往北，蹭了一蹭，再看他，一絲也不動。萬歲傳旨，着徐良試藝。總管過來說：萬歲有旨，叫你試藝。徐良冲着總管，叩了一個頭，說：已然打在箭牌之上，怎麼還叫我

試藝陳總管往對面一看，果然兩長夾一短，正打在紅心當中；暗暗吃驚：怎沒瞧見打，全釘在箭牌之上？只可奏聞萬歲。天子一看，果然不差，兩枝袖箭，一枝弩箭，正打在紅心當中。天子誇獎好俊暗器，這樣暗器，可稱起古今無有。又一看花名，叫霹靂鬼。天子看見這個外號，倒噓了一口涼氣，往外對面一瞧，見韓天錦也沒等旨意，他就起來了，挺肚撐胸，兩隻眼睛瞪圓，看著天子。把個陳總管老爺嚇得渾身亂抖，過來一揪天錦，叫他跪下。天錦說：我不得勁。總管說：不管那些，你總得爬下。天錦只得爬伏在地。總管離開他，又是照舊挺著肚子，看著萬歲。天子並不嗔怪與他，知道他是渾人。總而言之，傻人有傻的造化。天子見他這個名下，並沒有別的本事。天子想他這個力大，可怎麼試演呢？天子想出一個主意，看這龍圖閣，是座西向東，這座殿，明是五間，暗是十五間的寬闊。靠著南北兩下，有兩個白玉石頭座位，上面有兩個鐵鼎。天子說道：韓天錦力大，此處有個鐵鼎，可不知他舉的起來？總管聽見說萬歲叫你舉鼎，你可舉得起來？天錦問什麼叫作舉鼎？陳總管用手一指那邊鐵鼎說：是那個叫鼎。天錦說：就是那個小頑藝兒。總管說：你先過去試試。總管帶定天錦，直奔正北。天錦往起一站身軀，更透高大。萬歲十分喜悅，就要把他封一個站殿將軍之職，如有外國朝賀，或筵宴外國的時節，要叫他們看著大邦人品出色。可惜再有一個才好。此時天錦已把鐵鼎抱到總管的主意，把鼎耳子上，絆住絲繩，天錦套進一隻背膀，雙手一抱兩個耳子，就在萬歲面前，沖著萬歲，就轉了三個灣，方把鐵鼎放下。天子一笑，天錦可比昔日之孟賁。忽聽天錦說道：謝主龍恩。天子一怔，這才封官。芸生四品左護衛，徐良右護衛，艾虎盧珍御前四品護衛，韓天錦站殿將軍。萬歲知曉，這五個人是盟兄弟。又知道俱是將門之後，天子親封爲小五義。連包公帶大衆，一齊謝主龍恩。總管派人拏著刀劍袖箭弩箭，又叫天錦把鐵鼎安放舊位。忽聽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要問是何人喊冤，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舉鼎 天子一見復又封官

且說天子誇獎韓天錦，可比昔日孟賁。他就謝主龍恩，他如何懂得？却是老四提撥他，叫他謝恩。從此就是御賜的外號，叫賽孟賁。封官已畢，總管叫天錦將鼎安放原處。天錦搖頭不管了。正在這個時刻，御花園門首有人喊冤。天子一聞，龍顏大怒，降旨將喊冤之人，綁至龍圖閣，御前人答應一聲，不多一時，將人綁到。天子一見，此人身高一丈開外，面似淡金，頭挽髮髻，一身豆青色衣襟，薄底靴子，五花大綁。見萬歲之時，雙膝點地，說：冤枉！天子問：這是什麼人？敢在朕的御花園門首喊冤？包公跪倒說：臣啓陛下得知，此人乃是君山鍾雄手下之人，姓于，名奢，外號人稱金鐘無敵將。你道這于奢，因何故在御花園門首喊冤？皆因同定鍾雄、于義，三個人在一處看看，見他們頭一起不作官，下來俱有賞賜，大家給道喜。二起得了官職的下來，也是亂道喜。三起小英雄們上去，誰練什麼本事，也是有人下來送信，把本事俱都練完，封甚麼官職，外面也都得信。于奢就與鍾雄說道：你看出這意思來沒有？鍾雄說：看出什麼意思？于奢說：咱們不是受過萬歲招安了嗎？分明把咱們謊進京來，要咱們性命。鍾雄說：胡說！你還要說些什麼？于奢說：如果有意招安咱們，怎麼不封官？人家都封官，我們沒信。鍾雄說：也得大家封完了，才到咱們。這于奢說到了咱們，這就推出去，勸人，咱們算活活上他們一個大當，咱們要不早作準備，到臨死時節，可就怕悔之晚矣！你們要不聽我的話，咱們連萬歲爺大駕都見不著。依我咱們，索性鬧出一個大禍來，綁上去見見萬歲，然後再剮死，也落一個開開眼。鍾雄攔住說：你再往下說，我就把你綁上了。于奢不敢多言，他早就安了一個主意，慢慢湊到御花園門，怪叫了一聲冤枉。于義過來，就踢了他個筋斗，就把于奢五花大綁，捆起來了。于義、鍾雄二人，把手往後一背，叫蔣、四大人，把我們二人捆綁起來，聽候聖旨。蔣爺言道：家無全犯，一人作罪一人當。果然旨意下來，就把于奢綁到三禪之上，跪倒身軀，往上叩頭，口稱冤枉。天子問包公：方才知道他叫于奢，問于奢有什麼冤枉？在朕面前，快些奏來。于奢跪奏：罪民居住君山，受萬歲龍恩，改邪歸正。今有韓天錦舉鼎得官，他的武藝與罪民差的甚多，罪民怕不能面見萬歲龍顏，怕只怕，少刻降旨，把我們推出去。

斬首。罪民方斗胆喊冤，必然把罪民綁將進來，到底是見著萬歲爺一面，縱死九泉，瞑目！天子言道：「既然招安你們，焉能又殺害汝等？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你說天錦武藝不佳，也罷，鐵鼎現在此處，你若能將他安放舊位，朕就將你喊冤之罪，一概赦免。」于奢叩頭說：「罪民領旨。」天子傳旨鬆于奢綁。御前金瓜武士過來解綁，于奢謝恩，站起身來，將絲繩往肩頭一套，雙手一搥鐵鼎的耳子，用平生之力，將這鼎一舉，比韓天錦差的多，看這光景，也不大費力。前後走三步，繞了個四面二返，又到萬歲爺面前，點了三點，復又奔了正北，安放石頭座子之上。自己來到龍案前，雙膝點地。天子大樂，想著天錦那個身軀，再找一個與他的高矮差不多的，也封他爲將軍。今一見于奢，二人一般高，本領又好，立刻封官，說：「御花園喊冤之罪，一概赦免。」朕也封你站殿將軍之職。于奢謝主龍恩。旨意下，召鍾雄于義，不多時到了上面。陳總管拉他們的衣襟，跪倒肘膝盡禮。天子見鍾雄青布四楞巾，迎面嵌白玉翠藍袍，絲條皂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縉短髻。見于義一身白緞，繡花衣襟，與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樣，天子又是一慘。惟獨封鍾雄的官，天子爲難。君山八百里的寨主，官職封小，他不願意，官職封大，他又沒有功勞。何況他又中過文武進士，天子封爲他三品官職，這個差使，最體面無比。是爲客官，王公侯伯，督撫提鎮，欽差等，都是平行。回君山聽調不聽宣。于義皆因相貌與白玉堂相同，賞給護衛之職。君山各寨寨主，賞給六品校尉虛銜，待等日後與國家出力，另加陞賞。所有嘍兵，每人賞給一分軍糧，按營伍中一樣。升賞已畢。鍾雄于義于奢三人謝恩，雖龍圖閣奔御花園門首。小五義有人給拿着東西，也就下去。至外面大家道喜。天子復又封主簿先生公孫策，加一級。魏昌賞給了一個主簿。包公替代謝恩。智化天子降旨，上書房御書匾額一塊，四個字，是介休遺風，御賜俠義金牌一面，另有金銀彩緞。智化雖然隱遁，著差官送往黃州府家內，懸掛匾額。龍圖閣所封之官，明日不用帶領引見，午門望闕謝恩。所有衆人，賞兩個月假，回家祭祖完姻，兩月假滿，回都任差。襄陽王府外藩留守衙，著總鎮帶襄陽知府金輝，加一級。襄陽王仍然案後訪拿，拿獲襄陽王者，賞銀千兩，給一個千戶職分。襄陽王手

下所有的餘黨，拿獲一人者，賞銀百兩。所有各州城府縣，拿獲襄陽王餘黨者，就地正法，不用解京。封官已畢，萬歲坐亮轎，回鳳翔宮。包公由前面出來，奔朝房坐轎，回開封府。所有衆人，俱都離了御花園，回至開封府衙內。官人連公孫先生與魏昌出來，俱都道喜。一個個至裏面見相爺。包公說：萬歲賞兩個月假，假滿回都任差。萬歲有旨，叫你們午門望闕謝恩。大衆就依了相爺言語。次日包公代遞謝恩的摺子，大衆在午門外謝過恩。早朝已畢，包公回開封府。大衆圍著北俠進來，辭了包公，奔大相國寺，削髮爲僧。包公看看北俠，心中發慘，有些不忍，叫他去的意思，連萬歲爺都不能攔住。這還算是特旨出家，只得吩咐一聲，叫校尉護送歐陽義士至大相國寺去罷。大家衆星捧月相似，送北俠至大相國寺。方丈早已知曉，此時撞鐘擂鼓，層層正門大開。大衆進來，至佛殿參拜神像。嗣後北俠與師傅叩頭。大衆與了然長老行禮。了然和尚合掌當胸，念聲阿彌陀佛。和尚說：徒兒暫且陪着衆位施主朋友談話去罷。北俠同著衆人，到了客堂，單有小和尚獻上茶來。蔣爺說：咱們就此一別，再要見著歐陽哥哥的時節，可就不是這個體態了。艾虎認你爲義父，你許下他的日後出家，他情受你這口利刀。如今你出家了，你這刀算無用之物了，可叫艾虎來受刀了。北俠說：且慢，當著衆位在此，我可不是捨不得這把刀給艾虎，皆因他的年歲太小，怕錯用此物；倘若錯用，連我都怕有橫禍臨身。既是老四這樣說著，我要這刀，也是無用。回頭告訴小和尚，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小和尚把香案備齊，旁邊放了一張椅子，將刀供在香案之上，點起蠟燭。北俠把香點著說：衆位在此稍坐。衆人答應，在旁看著。這刀是怎樣交法。就見北俠將香一舉，插在爐內，雙膝跪倒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歐陽春，得了這口寶刀，殺人無數，總未錯用此物。如今交與我義子艾虎，只看他的造化如何說畢，叩頭。然後叫艾虎過去，叫艾虎大拜二十四拜。北俠將刀拿起，在邊邊站立說：兒呀！今將寶物交付於你，你可曉得此刀的來歷？艾虎跪著說：不知。北俠道：此物出在後漢魏文帝曹丕所造。此刀正名叫靈寶，皆因他紋似靈龜，俗呼叫作七寶刀，能切金斷玉，不論什麼的兵刃，削上就折。可有一件，這寶物是有德者居之，德薄

者失之。倘若錯用此物，必遭天誅地滅。再說你年紀尚輕，初通人道，你可曉得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若要犯了這個淫字，連我都有意外飛災。所有我囑咐你的言語，必須牢牢謹記。倘有妄殺無辜的時節，你自己起誓。艾虎說：我要錯用此物，必遭天譴雷擊。然後纔把這口利刀，交與艾虎。小爺復又與義父叩頭。艾虎待刀，大衆道喜。小爺一一叩頭，撤去香案。大衆復又落坐吃茶。艾虎把刀一帶，自覺心滿意足。依著北俠，要在廟中侍奉他們的齋飯。大衆再三不肯復又到後面，辭別了老方丈。蔣爺等又給託付了託付，然後大家出來。北俠送至廟外，洒淚分別。這一來不要緊，引出白菊花一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盜去冠袍帶履 鳳翔門留下粉漏菊花

且說北俠把刀交與艾虎，大家告辭。回奔開封，見了包公，又回稟一回。然後大家出來，誰走誰不走，大衆一議論，雲中鶴單走歸廟。艾虎韓彰韓天錦沈仲元沙龍孟凱焦赤，這些人俱回臥虎溝。韓天錦艾虎成親。大官人二官人同着盧方盧珍等，大衆上百花嶺完姻去了。徐良跟隨天倫徐慶，回山西祁縣祭祖。其餘衆人歸家祭祖。蔣爺家眷在京都，展爺家眷也在京都。邢如龍邢如虎，兩人不走。蔣爺許他們把天倫尸首，由龐太師府中取出，在京都地面，看塊靜地，就拿邢道爺立祖。蔣爺又問馮淵：馮老爺你是怎樣？馮淵說：我是早就沒有坟了。蔣爺說：你們家連坟都沒有。馮淵說：坟我不知在那裏，皆因小的時候，父母雙亡，十二歲練的本身，十四歲入的綠林，入了綠林，誰還管坟？蔣爺說：你作了官，也該打聽打聽。馮淵說：不好打聽，只可買點紙錢，遙祭一番便了。蔣爺說：到也有理。果然就買了些錢紙，馮淵遙祭了一回。蔣爺展爺到龐太師府，見了管事的，回進去，取老道邢吉尸骨。龐太師也是無法，只得叫他們起將出去，有人帶著，到文光樓後太湖石前，起了靈柩，先有棺木盛殮，至今未壞，把牆拆了一段，拉將出來。早就預備了一塊靜地，就拿邢吉單身立祖，埋葬已畢，奠茶奠酒，燒錢化紙，然後開發抬夫的錢文，諸事已完。大家回歸開封府，見相爺，回明此事，然後大家出來。張龍趙虎到開封府門外下馬，見過了衆

人，到裏面交差。包公問他們一路事情，回答把襄陽接古磁罈，按院大人給了些銀兩，到家中發喪辦事，諸多平安，並無別事，卑職交差。包公叫先生打本，次日奏明萬歲，書不重敍。包公回府，等了數日光景，就是天子萬壽。前三後四，文武官員，穿吉服朝賀，正在第三天光景，包公將下朝至府。包興回話，聖旨下，請老爺接旨。剛然可巧，包公未脫去官服，趕著出來接旨。至大堂之下，陳總管已經下馬。包公跪倒說：臣包拯見駕，吾皇萬歲萬萬歲。陳總管說：二堂開讀，大衆轉到二堂。總管說聖旨下，跪聽宣讀。包公跪倒，總管打開旨念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昨夜三更之後，更衣殿將朕冠袍帶履請出，預備今日早辰呈用；今日早辰，朕用晨膳後，降旨入庫，更衣殿門牕戶壁，一概未動，將冠袍帶履丟失。也不知是被賊人外邊竊去，也不知是被大內看守之人盜去，今將更衣殿首領值班的與散差，交開封府審訊親供。如不是大內之人所盜，着開封府尹帶領校尉至更衣殿驗勘，欽此。

聖旨讀罷，往上謝恩。包公把旨接過去，香案供奉，然後與陳總管見禮，說：總管老爺吉祥。總管也是抱拳帶笑，說：包相爺請了，落坐獻茶。陳總管說：包相爺，你看又出了這事情，咧，好容易，清淨清淨，先前白五老爺，這個鬧法還了得。這更衣殿，可比不得御花園，這更衣殿，離着萬歲爺寢宮甚近。相爺你還是先審咱家帶來的人，哪？你還先跟咱家去驗盜。包公說：總是先去驗盜，若是從外面來的人，就不必拷問他們了。陳總管說：很好，外廂備馬。包公就帶南俠蔣平，自己也就備馬，跟著總管來的那些官人，又都回去聽信，衆人到朝房下馬。陳總管帶領包公，同着蔣爺展爺，走了半天，方到更衣殿。陳總管用手一指，說：這就叫更衣殿，隨咱家在裏邊驗盜。展蔣二位，連塔台石都不敢上，就在台塔底下站住。包公同着陳總管到裏面，四面八方，瞧看了一回，並沒看出甚麼情形。包公說：此事須着展護衛，蔣護衛，二人驗看。總管說：既然這樣，他們二位，因何不進來？包公說：沒有聖旨，不敢私入。總管說：待咱家替萬歲傳旨，萬歲有旨，宣展蔣二位護衛，入更衣殿驗盜。外面二人答言：遵旨。二人進來，彼此全都

抬頭望上一看，兩個人彼此全都一笑，然後再望別處一瞧，瞧了半天。二人齊說：總管老爺！此賊是打外面來的。陳總管說：你們二位看著，從何而入？二人齊說：從橫楣而入，夜行人進來，是爬著進橫楣子，心口正貼著底下的橫凳，別處俱有浮土，這個底凳來回出入，必然蹭了個乾淨。總管一聽，派人搬梯子上去一挪，橫楣子兩邊，連一點灰塵沒有，上面一看，果然窗凳上，俱有浮土，底凳上沒有。陳總管說：下來罷！把梯子搬開。陳總管說：一併看看，外面什麼地方進來的？蔣展二位答應。手一指說：總管請看，由此處而入。總管一看，果然靠東牆底下，有許多灰片。蔣爺道：總管老爺！你看這宗物件，是舊有的是新有的。陳總管一看，就在那鳳翔門的上坎，有一朵小菊花，一個根兒，配著三個小葉，俱是拿白粉點成。陳總管說：先前沒有。連包公也看見了，不知什麼緣故，就見蔣爺兩個人低聲說了半天話。展爺過來，他用袍袖子一拂，那個白粉點的菊花，蹤跡不見。過來在相爺跟前回話說：這就是盜冠袍帶履那個賊，他把萬歲爺的物件盜走，還敢留下一個記認。包公與陳總管一說，總管奏事。我還是

在外面候旨，我還是明日早朝候旨。陳琳說：咱家一併全都替你奏明白，你就趕緊派人拿賊要緊。包公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回開封府去了。陳總管派人，將包公送將出來。陳總管至寢宮，奏聞萬歲。包公回至開封，下馬入內，至書房，單叫二位護衛，書房面諭。蔣爺展爺進去，包公吩咐：如今萬歲，丟失冠袍帶履，可沒賞限期。此賊總要火速捉拿，若不火速捉拿，萬歲聖怒，連本閣都担架不住！二位護衛，連連點頭。包公擺手，這纔撒身出來。到校尉所，衆位過來，全都打聽此事。蔣爺一看，並無外人，就把驗盜緣故，對著大衆學說了一回。又派官人出去，叫馬號人備馬。開封府所管的地面，是一廳二州十四縣，隨即備文到廳州縣，各衙報信，教立刻去傳那一廳二州十四縣的馬快班的紅名頭目。官人騎馬立刻就走。單說開封府那些馬快班頭，先叫將進來，二個頭目，韓節、杜順，面見大人，侍立兩旁。蔣爺說：萬歲更衣殿，丟失冠袍帶履，可是被外面賊人所盜？賊人好大胆量，在鳳翔門上，用白粉漏子，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上頭配著一個根兒，三個葉兒。你們久慣講究辦案拿賊，探訪差使，粉漏子漏下一

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你們必然知曉他的下落。衆班頭一齊跪倒說：下役們實實不知。蔣爺說：你們只可是這樣說話呀！相爺賞一個月限，三十天此案不破，小心著腿，下去叫他們外廂伺候。復又回頭叫張趙王馬蔣爺說：四位老爺，你們可都是綠林的底兒，用粉漏子漏出一朵小花，這是那路賊人列公方纔說了半天粉漏子，這個粉漏子，到底是什麼物件？就說念書的小學生，就有作這個頑意兒的。用錢買一個小油摺子，除去皮兒，用錐子外面扎上窟窿，扎出一個小王八的樣兒，裏頭挖出四方槽兒，裝上定兒粉，把那窟窿這半頁抵合住。要與誰鬧著頑的時節，沖着衣服一拍，越是青藍的衣服，更看得真切，就是這麼一個比樣。賊的粉漏子，作的無非比這個巧妙真切些，就是一問王馬張趙王馬張三位滿面含羞，老趙他總不怕那些事情，說道：我們在土龍岡放響馬的時候，這些個晚生下輩，賊羔子們，還沒出世，哪要問前幾年的事，我們還認得幾個，這如今後出世的，我們焉能知曉？論起來，這都在重孫子輩哪？說這話，不大要緊，那旁邢如龍邢如虎，就惡狠狠瞪了老趙一眼。蔣爺說：你不知道，可也無法。馮大老爺呢？馮淵說：唔呀！不用你說，我替你說了罷。我是綠林，應當知道綠林的事情，無奈我在鄧家堡，霸王莊王爺府，這三處，正正十六年，我是外頭的事，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不說，我是混帳王八羔子。蔣爺說：沒有起誓的。又問邢大老爺，邢二老爺，你們二位，也是綠林出身，棄綠林的日子，還不多，大概有個耳風。二人一聽，就有些慌張的意思，邢如龍說：兄弟我們不知道。如虎說：大人別疑着咱們不說哪，我們實是不知。蔣爺一看，明知邢家兄弟，知道此事，不肯說出。蔣爺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要問什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開封羣雄領相諭

徐州大眾去投文

且說蔣爺問邢如龍邢如虎，早看出那番意思來了。蔣爺說：你們二位，不必着急，咱們大家，認真探訪就是了。衆人點頭答應。蔣爺告訴韓節杜順，那一廳二州十四縣，人到來時節，你們就明白告訴他們，一個月限期，大家

認真探訪說畢，蔣爺拉著展南俠，到展爺屋中。各人單有各人的屋子，邢家弟兄在東跨院住，王馬張趙住東屋，馮淵住耳房。蔣展一走，大家散去。單提蔣爺說：展大弟，你看點意思沒有？展爺說：沒看出來，四哥，你看點緣故沒有？蔣爺說：看出來了，就是邢家兄弟。展爺說：可別血口噴人哪！蔣爺說：我到後頭聽聽，他們背後什麼言語。你在這裏等著，聽我的回信。蔣爺就到了東院，邢家住的屋子，有個靠後窗戶。蔣爺就在後窗戶那裏側耳一聽。邢如龍說：蔣老爺問你時節，你怎麼變顏變色的，我只怕你說出來。邢如虎說：依我的主意，不如說出來好哇。邢如龍說：胡說，你不想，他是咱們的什麼人，咱們若說出來，把咱們釘鐐收監，還不定把咱們完呢？蔣爺一扭身子，來到南俠屋裏，把邢家兄弟所說之話，說了一遍。展爺吩咐家人，把邢家二位老爺請來，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就把邢如龍、邢如虎二人請到。蔣爺說：二位請坐。邢如龍說：不敢，有二位大人在此。蔣爺說：咱們這差使，就是一台戲，誰是大人，誰是小人，你們往上再升一步，咱們就是一樣。這是私下，就是自己哥們。我請你們二位問問，你們懂得當差的規矩不懂？你們這差使，應辦什麼事情？二人說：不知，在大人跟前領教。蔣爺說：應當捕盜拿賊，如今大內這個賊，可是要緊的案子，兩個月拿不住，天子一怒，相爺要罷職，相爺就答應咱們了麼？咱們的官職，焉能還在我怕二位不懂，但是能殺知道賊的一點影兒，可是說出來爲妙。要是知道不說，日後查出，可是罪上加罪。若要是至親至友，一家當戶，不怕就是親手足，親叔伯父子，若要先說出來，可免自己無禍。我怕你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有些害怕，隱匿不說，若要拿住賊的時節，叫他拉扯出來，那時誰也救不了誰。邢如虎說：哥哥，你可聽見了沒有？如龍說：我聽見了，這可怎麼好？哪如虎說：咱們說了罷，該怎樣就怎樣截了。蔣爺說：這不對了嗎？你們二位要有什麼罪名，我與展老爺，要教你們担一點罪名，叫我不得善終，這你還不敢說麼？二人一齊說道：我們要說將出來，這個罪名不小，實對你們二位大人說罷。這個人，姓晏，叫晏飛，外號叫竹影兒，又叫白菊花。展爺說：他是晏子託之子，陳州人，對與不對？蔣爺說：你們慢慢的說來。邢如龍說：這個人，是我們師兄，我們師兄弟，

共是四個人，他是大爺；我二師兄有個外號，叫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陝西人，連我們哥兩共是四個。我們雖是師兄弟，與仇人一樣。蔣爺說：你們不用先推干淨，沒你們事情還不好麼？邢如虎說：不是我們推干淨，提起來話就長了，我們師父是鵝風堡的人，姓紀，叫紀強，外號人稱銀鬚鐵臂蒼龍，我有個師妹，叫紀賽花，一家就是三口。我們師父收了他，把自己平生武藝，一點也沒剩，他方肯養活我們師父一家三口。我們師傅後來，又收了我們三個，他不許師傅教給我們本事，怕我們學會了，壓下他去。我們師傅一身，就是耳軟，不敢交給我們本事了；要不聽他的言語，怕他不給銀子，皆因我們師傅雙目不明。我們有個師叔，是揚州人氏，外號人稱花刀紀采頭，上年我師傅家裏拜壽，就見著我們三個徒弟，問我們學會了什麼本事。我們說：任什麼不會，就囑咐我們好好的學本事。到第二年，又來拜壽，又問我們，仍是任什麼不會，皆因多吃了幾杯酒，與我們師傅鬧起來了。一賭氣，把我們三個人，帶往揚州去了。我們三個人本事，都是跟師叔練出來的。叫我們二師兄暗器打彈子，我們兩個人太笨，教給我們始終不會。這就是我們師兄弟的情形，豈不是仇人一樣？這就是已往從前的言語，該我們什麼罪名？求大人施恩，蔣爺說：你們休提罪名二字，兒作兒當，爺作爺當，何況是你們師兄，更不干你二人之事。蔣爺又問：這白菊花到底什麼本事？邢如龍說：他的本事，可算無比。頭一件，有一口紫電寶劍，切金斷玉，兵刃削上就折，雙手會打鏢，百發百中，會水在海河、湖江裏面能睜眼識物。蔣爺說：現在那裏居住？邢如龍說：在徐州府管轄地名，叫潞安山、琵琶谷，山後有一湖，名曰飄沿湖。蔣爺說：只要有了他的準窩巢，就好辦了。邢如龍說：還有一件，若要拿他，至潞安山、琵琶谷，找姓晏的不行。他早就改了外婆家那個姓，覆姓尉遲，單名一個良字，就在琵琶谷裏，起造了一座莊戶，連莊客都是他自己招來的人家，也都不知他細底，人家都稱他叫尉遲大官人。他出去作一踰買賣，滿載而歸。他對人家說：山南海北、山東山西，全有他的大買賣，他去算帳取來人就信以為實。他又拿着錢不當事，鄉下人常常得有點好，所有他們那些莊客，無不敬重他。要拿他時，千萬不可打草驚蛇。蔣爺聽畢

說：那時我自主意，你們二位，洩露他住處之跡，還算一個頭功，跟著我們見相爺去。邢家兄弟點頭，連展爺、蔣爺、邢家弟兄，全到裏面見相爺，至書房，先叫包興回將進去。說請展蔣邢家兄弟到裏面，與相爺行禮，蔣爺把邢如龍說的話，對相爺說一遍。邢校尉過來，與相爺行禮請罪。包公擺手說：二校尉何罪之有？如今洩露賊人的窩巢，本閣還要記你二人大功一次。二人謝過相爺，垂手在兩邊侍立。包公著派南俠蔣爺，上潞安山捉拿賊寇，所帶什麼人，任你們自己挑選。蔣展二人答應一聲，四人出來，叫班頭韓節、杜順，挑選了十二名，都是年輕力壯。蔣爺又問韓節、杜順：開封所屬一廳二州十四縣的班頭，可曾到來？韓節、杜順說：回稟大人得知，自從大人吩咐下役之後，他們一廳二州十四縣，俱都在此處聽差，長班告訴他們，也無論遠近，他們自己與自己州縣送信。蔣爺說：這就是了。仍回校尉所，忽然見簾兒一啓，從外頭進來兩個人。蔣爺一看，是張龍、趙虎。原來趙虎貪功，拉着張龍到相爺面前討差，要跟他们去捉拿白菊花。包公應允，故此二人出來，見四老爺回話。蔣爺見趙虎、張三爺進來，讓二位落坐。趙虎隨說道：相爺方才把我們兩人叫進去，吩咐我二人，跟隨你們二位聽差。蔣爺說：此話當真？老趙說：誰還爲這個撒謊？蔣爺說：我們的人殼用，我見相爺問去。老趙一把將蔣爺揪住，說：蔣爺不是那麼件事，是我們自己討的差使。蔣爺說：這不截了，我這個人，一生就怕人，與我撒謊。又見公孫先生，托定一角公文進來，大家迎接先生讓坐。先生說：你們拏著這角公文，見徐州府知府，此人姓徐，叫徐寬，是相爺門生，有什麼事，他好去辦。蔣爺把文書交給展爺，吩咐外面備馬。蔣爺展爺、邢如龍、邢如虎、馮淵、張龍、趙虎，帶定從人幾名，十二名班頭，大衆上馬，往徐州府投文，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說道路 地方王直洩賊情

且說衆人，在開封府外上馬，離了風青門下關廂，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到了徐州府的東關。蔣爺叫從人，

前去打店，就找下一座福興店。蔣爺叫馮淵、張趙邢家兄弟，帶領班頭，店中等候聽信。蔣爺與展南俠就帶一名從人，拿著二人名片進城，到知府衙門投遞名片。不多一時，知府裏面迎接出來。展將二位看這知府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縷長髯，見展爺、蔣爺，深深一恭到地。蔣展二位答禮相還，望進一讓，至書房落坐獻茶。知府說：「不知二位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蔣展二位一齊答言說：「豈敢！知府說二位到此，有何見諭？」蔣爺說：「大人屏退左右，知府隨時教從人退出。」蔣爺說：「這裏有一角公文，大人請看。」展爺獻將出來，知府把公文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就見他那烏紗翅，顛顛亂抖。知府說：「這樣賊人，大概不好捕捉，請問二位大人，還是調兵，還是差捕快班頭去拿？」蔣爺說：「若要調兵，風聲太大，倘若風聲走露，賊人逃竄，豈不是畫虎不成？若用班頭等，又有何大本領，縱然見面，如何捉拿得住？」事在兩難，我們慢慢計較。這裏有知曉潞安山道路人，沒有知府說有敝衙中有個官查總領，姚正，他時常往山中辦差，他向來道路純熟。蔣爺說：「既然這樣，將他叫來。」知府叫外面從人說：「你們把姚正叫來。」大人們問話，不多一時，就見進來一人，頭戴六瓣壯帽，青衣箭袖，皮挺帶，薄底快靴，赤紅臉面，花白鬍子。過來見禮。知府說：「這是蔣展二位大人，過去叩頭，復又沖著蔣展行禮。」說下，姚正給二位大人叩頭。蔣爺說：「起來，你是官查總領，這潞安山道路，你可熟識？」姚正答言：「山內道路，下役一一盡知。」蔣爺問：「此山離城多遠？」共有幾個山口？裏面有多大？地面？後山有幾股道路，可以出山？」姚正說：「回稟大人，出了徐州西門，離五里地，有個鎮店，叫榆錢鎮，出西鎮口，緊對潞安山東山口，直進山口，就是一股道路，往上走，就是琵琶谷。北邊有四個山灣，南邊有四個山灣，若走山灣，仍然還是這一個山口，不然什麼叫琵琶谷？類似蝎子，這八個山環，就似蝎子腿形像。這個山口，就是蝎尾。後山無路，有一個大湖，其名叫飄沿湖。蔣爺問：「這尉遲良住在什麼地方？」姚正說：「他自己蓋的一片莊戶，緊靠琵琶谷西邊，他那後院西牆下去，就是飄沿湖。」蔣爺問：「尉遲良他是何等人物？」姚正說：「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都稱叫他尉遲大官人，此人是個富戶財主，這個是異鄉人搬到此處。」蔣爺說：「此人是什麼所在的原籍？」姚正

說下役不大深知，有說南陽府的，又有說陳州的。蔣爺說：這就不差什麼了。我實對你說，這是盜萬歲爺家冠袍帶履之賊；我們奉相諭前來，所以將你叫到，問你道路，怕是風聲走露，倘若賊人知曉，怕他逃躡，故此辦事，總得嚴密方可。但不知如今尉遲良，可在他家內沒有煩勞你打聽打聽？若在家中，大家好去，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姚正說：此刻在家與不在家，下役亦不深知，前去打聽明白，再來回話。蔣爺說：既然這樣，你倒西關福興店，找姓張趙馮，刑這幾個人，把他們帶到榆錢鎮，暗暗找下一個公館，千萬別告訴店東，叫他走露風聲，你想想看，住那個店好，我們同著你們老爺，隨後就去。姚正翻眼一想，說：有一個三義店，店房寬闊，店東又是在我們衙門裏當差，就在他那裏甚好。姚正撒身出去。知府要與蔣爺擺酒，蔣爺一攔，說：你這裏可有出色的能人？沒有？知府說：沒有！我們這裏就是總鎮大人。此人是行伍出身，本領高強，技藝出衆，馬上步下，無一不精；再說要兵要將，非此人不可。蔣爺問此人姓什麼？知府說：此人姓馮，叫馮振剛，外號人稱單鞭將。蔣爺一聽，既然這樣，就煩勞大人將此人請來，大家一見。知府復又把外邊人叫來，拏我的名帖，請馮總鎮至衙，有商辦的公事。從人答應出去。知府與蔣四爺打聽些京都事情，又問些襄陽事情。說話之間，從人進來回話：總鎮大人已請到了。知府出去迎接，至書房與蔣展二位，各各見禮，通過姓名，大家落坐。蔣展二人，一看總鎮大人，類若半截黑塔相，暗暗誇獎。總鎮說道：不知二位大人駕到，有失迎候，望乞恕罪。不知二位大人有什麼公事？蔣爺說：所為潞安山中有一賊人，我們請大人商辦此事。總鎮說：此賊有什麼案件？蔣爺說：這裏一角公文，大人請看。隨即將文書遞過去，總鎮打開一瞧，便問道：二位大人，要捉拏此寇，用多少兵將？小弟趕緊預備。蔣爺說：大人先調二百步隊，全要巧扮私行，暗藏兵刃，上榆錢鎮，在三義店相近的所在伏下，就得跟着入山，堵住賊人門首；我們到裏面去拿，倘若賊人逃躡，外面捉拿，如若捉拏不住，大人可要聽參。總鎮連點頭稱是。蔣爺說：大人就去預備，我們在三義店公館等候。總鎮也知道事關重大，隨即起身告辭，點兵去了。再說蔣爺會同知府，外面預備馬匹，連知府也是乘馬，就帶本衙中

馬快班頭到店外下馬。店東出來迎接，口稱大人，方要行禮。蔣爺說：「我們這事情，你們都知道罷？」回說：「小人們俱聽我們姚頭提過了。」蔣爺說：「你可囑咐夥計，不許在外面吵喊此事，要是機關洩露，把你拿到開封府，先把你狗頭鏟了。」店東說：「小人天膽也不敢。」蔣爺囑咐完了，走至裏面，早有張龍、趙虎、邢家兄弟、馮爺連十二名馬快班頭迎接出來。蔣爺就把五位校尉與知府一見，彼此行禮已畢，到五間上房，大家落坐。店中夥計打臉水烹茶。趙虎告訴：「怎麼有姚正把他們大眾接到此處？」蔣爺問他往那裏去了？趙虎說：「他打聽白菊花的下落去了。」知府吩咐叫店中預備早飯，大家飽餐一頓，外面進來一人，肩頭上抗着一個人，大眾看了，原來是姚正。把那人撲哧一聲，摔在蔣爺面前。姚正說：「下役交差。」蔣爺說：「你怎麼這般猛壯？這是什麼人？」原來姚正把公館打好，把家人帶來，自己直奔潞安山山口，就見前面樹下一塊大青石頭，石上坐着一個人，一個酒瓶子，放著幾個果子，自己擎着那個瓶子，嘴對嘴，正喝到得意之間，自言自語，在那裏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天早晨，連一文錢都沒有，可巧這般時候，尉遲大叔，打南陽回來，見著他就是活財神爺，磕了一個頭，就給了三兩白花銀。」又一說，又給了有二三百錢。要不是遇見他呀！你說吃什麼？我今日這個罪過，可知道了。人歇工呀！喝着說着，哈哈狂笑。姚正過去一拍他的肩頭，說：「老三！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賭錢，怎麼一個人喝上了？」原來這個就是琵琶谷的地方，名叫王直，小名叫三兒，回頭一看，說：「姚頭領來了，咱們白得來的酒，你先吹個喇叭。」姚正問：「你這裏那有喇叭？」王直說：「你全然不懂，嘴對嘴喝酒，就叫吹喇叭。」姚正一想，在這裏問他，他不定說不說，我帶他去回話，若他不走，哪他一喊，琵琶谷人出來，我帶不了有咧，我把他帶的遠遠的，我抗起來就跑。又叫老三：「你這裏來，我們說句話，咬個耳朵。」王直站起來，走了幾步，說：「你說罷。」姚正說：「你再走幾步，又走了不遠。」姚正說：「你再走幾步，與你咬過耳朵。」一連說了好幾次，就到潞安山山口外頭。王三說：「你到這底甚麼事情？」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墊，上頭一靠，撲咚一聲，就把王直靠了一個觔斗，把他腰帶解下來，把二臂一捆。王直說：「捆上咬耳朵呀？」姚正並不答言，抗起來就走，直到公館，進了店門。

問夥計大人們在那裏回答：現在上房抗著奔上房，啓簾進來，見蔣爺、姚正說：回稟大人，這就是琵琶谷的地方，山中之事，他一一盡知。蔣爺叫人將他扶起來，將他帶子解了，跪在面前。蔣爺問：你叫什麼名字？王直這一嚇，把胆子都嚇壞了。蔣爺問他兩聲，你叫什麼名字？王直說：我叫王直，我是琵琶谷的地方。蔣爺說：問你琵琶谷的尉遲良，你可認得？王直說：認得，那是我大叔，待我好著的呢！今天打襄陽府回來，給我三兩銀子，二三百錢，賙濟我，常給我錢，剛纔我們頭兒，瞅著我喝酒，還是他老人家，給我的錢，你老認得他？蔣爺說：我不認得他，皆因他偷萬歲爺的東西，我們來拿他，給你的錢就很好。王直一聞此言，打腦門裏冒出一股涼氣，連說道：我可不認得他，酒是我自己打的。蔣爺說：這賊準在家裏沒有地方說？他在家裏，也許又走了，我去瞧瞧去，要在家裏，我回頭來送信，站起回頭就走。蔣爺說：站住罷，你去送信，報答他三兩銀子好處，叫官人把他看起來，可別放他出去，這裏有一根帶子，把他繫上。蔣爺又把邢家兄弟叫過來說：你們二位，先到山中，探探虛實。二人一怔，齊說道：我們先就說過我們二人本事，比他差多，他又有一口寶劍，他又比我們聰明，倘若叫他識破機關，我們是準死無疑；我們死倒不要緊，怕誤了大人們大事。蔣爺說：不妨，二位附耳上來，要聞蔣爺說的什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邢如龍一目挖去 邢如虎四指受傷

且說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樣告訴了幾句言語。二人一皺眉，齊說：倘若不肯聽這套言語，如何是好？蔣爺說：他要是不聽你們言語，我再交你一個主意。四爺又說了幾句，兩個人纔說：有理有理！他們各帶兵刃，披上英雄氈，二人隨出公館去了。邢家弟兄走後，展爺說道：四哥，他們本事，可不強哪？這一去，可別鬧出舛錯來。蔣爺說：無妨，我自有道理。正在說話之時，忽見總鎮大人，從外邊進來，還帶著兩個人，那二人也是醬巾摺袖，鸞帶扎腰，大家站立起來，迎接總鎮。蔣爺就引着張龍、趙虎、馮淵，見了見總鎮。總鎮又把他帶來，那兩個人，又與蔣爺見了一見。

原來一個都司，一個守備，一個叫張簡，一個叫何輝。總鎮說：二百步隊兵丁，俱在就近地面聽令。展爺說：不可就延時刻，總得接應邢家弟兄方好。馮淵說：待我先跟下他們去，我算二隊接應。趙虎同張龍說：我們算三隊。蔣爺同展南俠說：我們算四隊。叫總鎮大人帶領張簡何輝，督定二百兵丁，作爲五隊。蔣爺說：我教你們一個主意，要是聽出裏頭動手時節，你們大家就異口同音喊，就說：天兵天將，好幾百萬人都到了。把要犯賊人門首，全都圍上。潞安山琵琶谷的官兵，盡都塞滿山口，外頭滴滴拉拉，還有八里多地哪。大家異口同音一喊叫，又借著山音，賊人不戰自亂。張簡何輝連總鎮一齊點頭。蔣爺又說：叫知府大人，帶着本衙中馬步快，連開封府十二名馬快班頭，大家接應。安排停妥，大家往前。暫且不表。單提邢家弟兄到了琵琶谷，直到大門，此門坐西向東，有兩條板凳，上面坐着幾個二十多歲的人，都是異服奇裝，在那裏講話。邢家弟兄，走向前來說：辛苦那些人回頭一看，問找誰？邢家弟兄說：找你們大爺。那個說：我告假纔回來，我還沒裏頭去哪，我不知道大爺在家沒在家，我給你進去瞧瞧去。邢如龍說：管家，你告訴你們晏大爺去，就說我們弟兄姓邢，他叫邢如虎，我叫邢如龍，你們大爺，是我們師兄，自然他就見我們了。說罷這句話，那人方纔進去。不多一時，裏面又出來一個人，往外頭一探，又走了。又等半天，這纔出來一人，說：請邢家弟兄往裏就走，往南一拐，四扇屏風，再往北將進垂花門，就見白菊花，降塔而迎。說：二位賢弟，一向好。邢如龍說：大哥一向可好。我是買賣忙，總沒得到哥哥府上叩頭來。如今是遼東地面，有件買賣，從此過路，特意繞路前來，給哥哥叩頭。白菊花雙手，把兩個人望起一攙，上塔台石，讓進廳房，分賓主而坐。邢家弟兄，暗一打量，白菊花見他此時，更透著威武，見他白緞扎花武生巾，白緞繡花箭袖袍，上繡寬片金邊，五彩絲鸞帶，水綠襯衫，豆青色英雄氈，上繡大朵團花，臉似粉團，兩道細眉，一雙俊眼，鼻如玉柱，口若塗珠，肋下佩一口雙鋒寶劍，綠沙魚皮劍匣，杏黃絨繩飄垂。三個人見面之時，就見晏飛滿面笑容，落坐談話，問了二人來歷，復道：二位賢弟，遠路而來，還是盡爲瞧看劣兄？還是另有別事？邢如龍說：一者是望看長兄，還有一些小事，可

不大要緊，我們無非聽過耳之言，說你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可不知是真是假；我們來問問兄長，果有此事沒有？白菊花復又哈哈大笑，說：不錯，果有此事，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受他人輕侮，我纔投奔京都，將萬歲爺冠袍帶履盜來，總是年輕之過，又不爲己事，雖然盜出冠袍帶履，此時後悔，也是無用的了。二位賢弟，何以知之？邢如龍說：我們聽綠林人言講，不定是真是假，今日聞兄長之言，方曉得是真。又說：你把冠袍帶履盜將出來，壓倒羣英，我二人與你賀賀才是。晏飛說：我總怕事情作錯了。邢如虎說：你只驚天動地之事，壓倒綠林，怎麼說錯事似乎？我二人慢說是盜，連看見都沒有，借著哥哥，你這個光彩，拿出來我們瞻仰瞻仰。白菊花一笑，說：你們早來幾天，可以看見。我實對你們說：在南陽府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在酒席筵前，大家說：近時沒有許多英雄。內中多有不服之人。這東方大哥，人稱叫伏地君王，誰能到萬歲的大內，把萬歲爺的冠袍帶履盜將出來，與東方大哥穿戴起來，看他像個君王不像。問了半天，盡無人答言。那時是我也多貪了幾杯酒，自己承當前往，將此物得到手內，我就送與東方大哥了。今日才由南陽府回歸，若在此處，你們看看，又有何妨？邢家弟兄一聽，大失所望，彼此面面相覷。晏飛復笑道：你們二位，與劣兄賀喜，本應當我與你們道喜纔是。邢家弟兄說：我有什麼喜可賀？晏飛說：你們二位，如今不是作了官了？六品校尉，開封府姑堂聽差，日後豈不掙一個紫袍玉帶，耀祖榮宗，也不枉人生一世，這才叫可喜可喜。邢家弟兄一聽這句言語，也是微微一笑，說：原來你知道，我們作了官了。晏飛說：不但我知，人所共知，你們必然是做此官，行此禮，到此處，追取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一半拿我入都交差，是與不是？邢如龍說：我們可不敢，既然你識破機關，你把所盜之物，獻將出來，不但沒有你的罪，我們兩個人，還盡力保舉你爲官，方稱我們心意。白菊花說：住了！我盜萬歲之物，獻出了，還做官，輕者是剛。邢如龍說：你不知道，如今萬歲喜愛有本領之人，先前白玉堂開封府，奇東留刀，御花園題詩殺命，後封爲御前護衛。晏飛說：快些住口，封白玉堂的時候，萬歲有旨，再有這樣，絕不寬恕。邢家弟兄所說言語，俱是蔣爺教的，再多說不行啦。二人一聽，就要

舍辭。晏飛說：「不行，你們要想出去，把首級留下！」邢家弟兄一着急說：「晏飛，你好說不聽，我們可要拿你了。」說畢，甩了大斃，亮刀，躡在院內大罵。晏飛也甩了大斃，亮劍出來。要問二人如何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嚇落真魂

且說邢家弟兄，見白菊花亮劍出來，頭一個邢如龍披頭蓋臉，就是一刀。白菊花一閃，使了個白蛇吐信，寶劍正到面門。邢如龍往右邊不歪頭，那寶劍正扎在左眼之上，撲哧一聲，把那一隻左眼挖瞎，撲哧摔倒在地，鮮血淋漓。邢如虎一見哥哥躺下，惡狠狠把刀刺將下來。白菊花先把寶劍往上一迎，嗆哪一聲，就把邢如虎的刀削爲兩段，緊跟著寶劍往下一劈。如虎一急，手無寸鐵，就有個刀把，對着晏飛打去。晏飛將身一閃。如虎回頭要跑。白菊花那口劍，仍是白蛇吐信，對着如虎胸前扎去。如虎不能躲閃，一急用左手往外一推，就聽見蹭的一聲，就把個四指頭削落。白菊花一抬腿，正踹在如虎身上，撲哧摔倒在地。晏飛回頭，叫家人捆將起來，四馬倒攢，捆好，搭在廊檐底下。其實一報進來的時節，他就知道邢家的來歷，皆因他盜冠袍帶履之時，在京都就知道開封府有什麼人。如今聽二人一來，就知道爲冠袍帶履而來。他先派人出來看看，他們身後帶了多少人來，那人探頭一看，就是兩個人，然後請將進去，先說好話，後纔反臉。此時後悔，先時節忘了問問他們是共總來了多少人，都在那裏住著。此時二人身帶重傷，再要問，他們不肯說出真情實話。惡賊一轉身，上了塔台石，冲着邢家弟兄說道：「你們身帶重傷，可是自找其禍，我好意把你們讓將進來，你們口出不遜，你們兩個拉刀，一定要與我較量。若不是師兄弟情分重，我立追你們兩個人的性命！我問你句話，只要你吐出實言，我就放你們逃走。」邢如虎說：「你問我什麼？」白菊花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說了實話，放你們好走。邢如龍說：「你要問我們來了多少人，邢如虎咬著牙，忍著痛說：哥哥千萬可別告訴他，一問明白，前去行刺，咱們兩個人，死了倒不要緊，別給

旁人招禍。說到此時，忽聽門外一陣大亂，忽又從牆上竄下一人，一身大紅箭袖，說話兩邊口音。說：好惡賊！你們師兄弟，有這等狠心賊人，挑目削手，快些過來受死！白菊花早就下塔說：你是何人？回答：要問我，遼東人氏，覆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是也。白菊花嚇了一跳，聞名北俠，未見其面，說：此人有一口寶刀，天下第一英雄。如今這一來，自己打量，非是他敵手，總要仔細方好，又不能不過去。隨說道：歐陽春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依我勸你，急速快些去罷，你我何必反臉？馮淵罵道：混帳東西，招刀。原來馮淵早就到了，遠遠看着那家弟兄，進了大門，等得工夫甚大，他也到門前，硬要進來。門上人把他攔住，問他找誰？他說找白菊花，門上人說：我們這裏沒有白菊花，倒有黃菊花，還沒開哪。馮淵又復罵人，門上人過去一揪，他就給了人家一個嘴巴，那人過去一揪，他又一脚踢了一個筋斗。他撒腿就走，貼着牆根直奔正南，往西一轉灣，跳進牆來，直奔垂花門南邊那段白粉牆，躡上牆頭，一見那家弟兄，就成血人一樣，再瞧白菊花，手拿寶劍威嚇。馮淵跳下去，自稱北俠，真把淫賊嚇住了。晏飛不敢拿劍迎那口利刀，兩個人約有五六個回合。馮淵是得理不讓人，一刀緊似一刀，白菊花動著手，心中忖度：那北俠是遼東人氏，這個人說話，是南邊口音；再者人稱紫髯伯，這個人沒有鬍子，可別教他冤了自己。想到此處，虛砍一劍，躡出圈外，口中招呼說：小輩你且等等動手，你說是北俠，你是南邊口音，北俠人稱紫髯伯，你又沒鬍子，你怎麼是北俠？馮淵說：拏你這個混帳東西，還用他老人家來，那是我師傅，就把七寶刀交給我拏，你只要用我這口刀殺你，如割雞一樣。白菊花說：好小輩，你叫什麼名字？馮淵說：是你馮老爺，復又把刀就剝，二人又走了三四個回合，晏飛看他這口刀，不像寶刀的樣子。白菊花大著胆子，拏劍蓋住他的刀背，噲哪一聲，馮淵刀頭墜地，氣的白菊花咬牙切齒。馮淵回頭就跑，躡上房去，白菊花後面就追，也要往房上一躡，就見馮淵一伸手，揭了兩塊瓦，見白菊花要追，對着他面門就打將下去。也算晏飛閃躲得快當，那瓦墜落于地。馮淵就喊：這真是我師傅來了。就聽從外邊廂，喊叫拿賊，拿欵犯。馮淵說：就是這個你拿罷，我師傅到了，這是真正北俠。白菊花一

轉身見這人身高五尺，面目發黑，手中拿一口腰刀，這個可是有鬍子，却是一部短鬍鬚，撲奔前來。說道：你是北俠來者，本是趙虎與張龍，他們三隊到了大門，就不見邢家弟兄，也不見馮淵，忽然聽得馮淵喊叫之聲，知道在內動手，二人直闖進來。白菊花聽得馮淵一喊，趙虎是北俠，白菊花問了一聲：你是北俠？趙虎說聲：然也。擺刀就剗。白菊花說：別管是與不是，蓋住他的刀背，先試試如何？寶劍剛一黏刀，噲哪一聲，把刀削爲兩段。趙虎一跑，惡賊後面又跟着馮淵一喊：這纔是我師傅哪！白菊花又是一怔，見張龍一身藍緞衣襟，黃臉面，半部鬍鬚，手中也是一口腰刀。惡賊問道：你是北俠？張龍說：我叫張龍。白菊花一笑：全是無名小輩。張三爺用刀一砍，白菊花劍一找他這口刀。馮淵又喊：他這口寶劍，別叫他碰上。張三爺把刀往回一抽，沒容他削斷，忽聽外面一聲叫喊：欽犯休得猖狂造次，還不快些前來受捆。話言未了，縱進二人，一高一矮，白菊花早就看見，頭一個藍緞壯帽，翠藍箭袖袍，面如白玉，手中明晃晃一口寶劍，光閃奪目。再看那個矮的，一身棗兒紅衣服，拿著一柄三楞青銅刺，小小頭顱，形如瘦鬼一般。晏飛一見，更覺藐視。馮淵再一喊道：妙個哉！妙個哉！白菊花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北俠沒來，南俠到了。展護衛、蔣護衛，這就是白菊花，千萬別把混帳狼心賊放走！他把他兩個師弟，一個是挖去一隻眼睛，一個是削去一隻手。白菊花一聞此言，暗暗恨這個蠻子，我要得手之時，把他剗成肉泥，方消心頭之恨。不說北俠，又說南俠，少刻還有雙俠到來。真不管他是誰，把心一橫，焉知曉這可碰在釘子上了。展爺躡將過來，對準晏飛蓋頂樓頭，劈山劍剗將下來。晏飛用手，紫電劍往上一迎，用了個十分力，只聽噲哪一聲響亮，只見半空中火星亂迸，噲哪哪半天工夫，劍尖上響聲不絕。把兩個人嚇了一跳。彼此俱都躡出圈外，低頭自己瞧看自己的寶劍。展爺這口寶劍，一絲沒傷。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嗑了一個口兒，約有蕎麥粒大，自己暗暗着急，心痛難受。此劍乃是無價之寶，自從晏子託臨死時節，交與我寶劍之時，再三囑咐：此劍若在你性命也在此，劍若傷你禍不遠矣。如今晏飛見寶劍有傷，故此心中害怕。你道兩口寶劍，湊在一處，怎麼單傷白菊花這口寶劍？俗言

二寶相逢，必有一傷。皆因白菊花的這口劍，是晉時年的寶物；展爺這口劍，是戰國時造成的；故此年號所差，晏飛這口劍，敵不住展爺的那口劍。展爺這口劍，一得力，準知道碰著紫電劍，自己的不能傷損，就把自己平生武藝，施展出來，要拿白菊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燒潞安山 總鎮兵困柳家營

且說展南俠，初遇白菊花，兩口寶劍一撞。展爺明知白菊花的劍軟，展爺就把平生之力，施展出來，與白菊花較量。又有蔣四爺在旁邊，那柄刺使的也是神出鬼入，並且不與白菊花一對一個較量，他盡看着展南俠與白菊花較量，晏飛稍有落空之時，他把刺往上或扎或刺。按說白菊花這身工夫，真算出色，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若要取其正路，可算國家棟樑之才。一個人敵住一俠一義，毫無懼色。吩咐家下人，一同齊上。家下人大衆抄家伙，沒有刀槍劍戟，無非廚刀菜刀，麵杖鐵碾礮子，頂門杠。此時馮淵早就竄下房來，就把張龍手中那口刀，要將過來，挑那如龍那如虎兩個人的繩子，叫張龍趙虎兩個人，把他們背將起來。趙虎說：「三哥，你背著龍，我背著虎，咱們是龍對龍，虎對虎。」馮淵拿著這口刀，上下翻飛，砍的那些家人，一個個東倒西歪，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于非命的。大家誰敢攔阻，闖出垂花門，直奔大門，張趙二人背了邢家弟兄，二人跑了出去。眼望那些兵丁來到，馮淵轉身回來，也幫著展爺來動手。忽聽外面一聲大亂，就猶如山崩地裂相似，聽大衆異口同音，說是天兵天將到了，調大兵來的好幾百萬，都到了門口，把琵琶谷都塞斷了。殺呀！拿欽犯哪！白菊花一聞此言，就無心動手，他就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再說展蔣馮三個人，圍定甚緊，自己賣了一個破綻，好容易才躡出圈外，撒腿就跑。馮淵喊：「混帳東西跑了！大家就追。」展爺在前，蔣爺在後，馮淵無非虛張聲勢。白菊花奔垂花門，扭頭回頭，早就見蔣四爺展南俠追趕下來。晏飛一回手，嘆就是一鏢。展爺是久經大敵之人，將身一閃，蹭的一聲，就把蔣爺

頭巾，打了一個窟窿，若不是身材短小，性命休矣。白菊花一鏢，把展爺的暗器也引出來了。一揚手，把袖箭裝好，一橛簧呼的一聲響，正打在大門門框上。晏飛也是久經大敵的人，只管跑著，不住的回頭，看見展南俠，雙手一湊，就知他已發暗器，果然一伸手，一股寒星飛奔自己，哽噪而來，一閃身，躲過袖箭，躡出大門一看，前邊黑壓壓的一大羣人，聲堵住，周圍院牆，大家異口同音，說：賊人出來。張簡何輝在門的兩邊，這些兵丁，每人一塊藍布包頭，可沒穿着號坎號褂，各執短兵刃，只見對面上總鎮大人，是醬巾摺袖打扮，面賽烏金紙，手中一柄水磨竹節鋼鞭，有鴨蛋粗細，迎面一站，虎勢昂昂，尤如半截黑塔相仿。白菊花一瞧，就知道他是總帥，總鎮兩邊，有那二十名長撓鈎手，張簡何輝兩個人，往上躡，一個是熟銅雙鋼，一個是齊眉木棍。淫賊一想，要與他們走上三合兩踰，後面那個姓展的，就追上了。只見他們，鋼棍齊奔面門而來。白菊花這口寶劍一磕，噲哪兵刀全折，使了一個順水推舟的招數。嘆哧一聲，就把張簡的膀子砍落下來。一回劍又是一聲響，就把何輝垂頭巾削去了半面。迎面總鎮大人，眼看著傷了二員偏將，自己掄鞭就打。晏飛見他力猛鞭沉，不敢削他的兵器，使了個烏龍入洞，躲過他這一鞭。衆撓鈎手，全把撓鈎往上前探。白菊花用劍，使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勢，噲哧噲哧，把那些撓鈎手的撓鈎，全都削折，二十個人往前一撲，白菊花迎面上，遇人就殺。可嘆那些兵丁，也有帶傷的，也有送命的。晏飛闖出來，到山口馬快班頭，如何能攔得住他，也摔倒了。不少惡賊出了潞安山，一想上那裏去好，是往周家巷好，還是上柳家營好，哪自己未能拿定準主意。忽見後面衆人追來，順着邊山，往北又往西，只見山上，火光大作，烈焰飛騰，萬道金蛇亂竄。淫賊暗暗的叫苦，明知自己窩巢不在了，事到其間，也就無法。反怨恨那如龍那如虎，早知事到如此，還不如把兩個小輩，結果他們性命，也消心頭之恨。走不到二里光景，就到柳家營門首，前面一帶盡是柳樹。莊主姓柳，叫柳旺。有個外號人稱青苗神，先前也是綠林，後來坐地分贓，自己掙的家成業就，足穀後半世用的了。時逢恰巧，棄綠林後，生了一個女兒，更要作些好事。他這女兒，名叫姣娘，長到十八歲，聘于朱家堡。

頭年妻子又死去了，今年正是六十正壽，上他這裏來，祝壽的甚多。白菊花他們素無來往，彼此全都慕名，正是他生日，這天白菊花同著周家巷火判官周龍，前來與他拜壽，備了一分厚禮，就由白菊花一來，柳旺很覺親近于他。生辰後，留晏飛住了數十餘日，終日上等酒席，待如上賓，後來兩個人結爲義兄弟。如今白菊花要上周末家巷，皆因後面追來，逃脫不了，故此纔直奔柳旺門首。可巧正遇柳旺在他門首，望路安山裏面瞧看，殺聲震耳，火光大作，透着詫異，要派人前去打聽。忽見白菊花迎面而來，面帶驚慌之色，再看後面追來的人不少。青苗神這個人，最有機變，叫家人先進去關大門，門前有兩個石頭鼓子倚着，家人先把石頭鼓子一挪，等白菊花到了門首，柳旺拉着晏飛進了大門，就叫家人把大門一閉。白菊花正要行禮，柳旺一攔，說此時沒工夫行禮，快說是什麼事情。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說，柳旺翻眼一想，隨說道：必須如此如此的才好。白菊花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善，只是哥哥救我了，說着就雙膝點地。青苗神把晏飛一攙，說：我自己弟兄，沒有那些禮節。隨叫家人帶着白菊花去了。又叫家人過來，附耳低言，家人答應，轉身去了。就聽門外一陣大亂，在那裏叫門。柳旺即親身出門，迎面遇見展南俠、翻江鼠，一齊說道：你是本家主人哪？柳旺點頭說：不錯，小可名叫柳旺，但不知你們二位，貴姓高名，因爲何故，帶領這些人，上我家中，有什麼貴幹？蔣爺答言：你要問我們御前三品護衛將軍，後面還有你們知府總鎮，我們都是奉旨拏賊，如今賊人進了你的門內，快些閃開，容我們捕盜。柳旺把雙手一攔，說道：且慢，我們院內沒有。蔣爺遠遠的看見，進了他的門首，皆因有那些柳樹擋遮，未能看得很明。柳旺開口，就不承認，他一耽延工夫，白菊花再打後頭跑了，那時間枉費了許多事情，先叫兵丁把他們，這個宅子，與我圍了。蔣爺與柳旺說道：你說賊人不在你的院內，我們搜將出來，拿你一同治罪。柳旺滿口應承，說：老爺若打我院中，搜出賊來，連我一同治罪，可求老爺們一件事，別叫這許多人進去，都一進去，我家中不定得丟多少東西。蔣爺說：使得，告訴兵丁，叫你們大人堵門。蔣展二位，往裏一闖，將到屏風後，就看見了白菊花後影兒，往廳房裏面一跑。蔣展二人，

一齊往門內一躡，兩面的綑腿繩，往起一絆，要問二人怎樣逃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因貪功二人墜翻板 爲拿賊獨自受鏢傷

且說展蔣二人，將到屏風門外，望廳房上一看，見白菊花往裏一跑。二護衛，心在白菊花的身上，那裏想得到門內有埋伏，只顧往裏一跑，兩邊的繩子，往起一兜，蔣爺往前一栽。幸虧展爺將劍順手一劃，繩子全斷，兩旁拉繩的家人，一齊跌倒。蔣展二位，全都縱起身來。蔣爺說：「好賊人中了你們的圈套了！此時白菊花，早又出了廳房，展爺怕一進廳房的時節，門坎又有兜腿繩子，到房門之外，蔣爺探頭瞧了一瞧，裏面連一個人也沒有，只見白菊花正在暖閣那裏，往後一轉。二人就到暖閣東邊，往後一看，後邊還有一個後門，此時白菊花已經出後門去了。二人也往後門一躡，豈知門內，是一塊翻板？二人走着，要是一前一後，也不至于一齊落下；皆因二人一齊縱身，一齊落腳，就聽見囑的一聲，那地板就翻轉下去。展蔣二人往下沉，也不知準殺多深，撒手把兵刃一扒，撲咚一聲，將身子沉入水中去了。把展爺嚇了一跳，隨着就喝了兩口水。蔣爺一見是水，這可到了姥姥家了。先往上一翻，就把展爺衣襟往上一提。展爺自從喝了兩口水，只覺得頭暈，轉向叫蔣爺一揪住了，緩了緩氣，就聽見上邊，噹啷的一聲，柳旺的家人，搬過石塊，就把那翻板一壓，裏邊人，就是肋生雙翅，也飛不出去。別看蔣四爺，只管會水，這所在實係利害，他手提着展爺腰帶，自己用着踏水法，在這井桶之中，黑暗暗，什麼也不看見，只可伸手去摸，摸着了井桶，周圍一轉地方，到很寬闊，水約有一丈多深。再往上看，雖然看不見，約有數丈有餘，再摸這井桶子，溜滑如鏡面一樣，縱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飛不上去。摸來摸去，忽聽見有流水的聲音。原來這井桶子，不是由地下，翻上來的地泉，原來是由飄沿湖，借進來的湖水，挖出一股地道，約殼八尺多寬，上頭俱拿石頭砌好，如同地溝相似。到井桶子這裏，只留了六寸寬，一個縫兒，就是會水的，掉將下去，扁著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這還

怕不好，又打了一扇銅蒙子，都是大指粗的銅條，把他擰出燈籠錦來，預先就砌在這縫兒裏頭。一者爲擋人，二者也免得湖裏漂來的東西，連大魚全都擋住。柳旺起的名兒，叫翻板水牢。你道柳旺要這所在何用？皆因他年輕，坐地分贓的時候，製造此物，他也明明知道，所做事情，犯王法，怕的是那時萬一事情敗露，有人拿他，若不是人家對手之時，他好把人帶到翻板水牢。實係追他甚緊，他還有借水，逃命的所在，可也沒用著一回，無非預防不測而已。可巧如今晏飛一來，他就附耳低言，告訴他就是這個主意。蔣爺摸來摸去，摸到這個借水的地方，不但窄狹，並且還有銅蒙子擋著。南俠說：四哥事到如今，你不必顧我了，你自己若能出去，早離險地罷。蔣爺說：大弟你看這樣一個所在，如何出的去呢？就是能出去，也沒有獨走之理。這個柳旺，可實在人面獸心，咱們生在一處生，死在一處死，出去的法子，我是一點也沒有，就這麼一點盼望。展爺問什麼盼望？蔣爺說：就盼著總鎮大人馮振綱，能把白菊花拏住，還得把柳旺拏住，進來滿處一找，咱們或者他們家人說了，或者各處找尋，無心間蹬到翻板上，再掉下一個來，那可有出去的道路了。事到如今，也不用打算，只可就是憑命由天就是了。展爺蔣爺在水牢之中，暫且不表。且說白菊花將蔣展二位帶到翻板水牢之處，白菊花在外面，看著他二人中計，墜落下去，見家人用石塊壓住，自己轉身出來，柳旺在那裏叫道：賢弟怎麼樣了？回說：他們已然墜落下去，兄長可曾看那些人，都到了沒有？柳旺說：他們把咱們周圍的牆壁，俱都圍滿了，賢弟你要逃走，我這裏單有一股水道，你自可借水而逃。白菊花說：不行，我若借水道而走，他們豈肯與你善罷干休，我與兄長惹的這個禍患，可不小。水牢裏這是兩個護衛，外面還有總鎮，那總鎮倒不放在眼裏，無奈一件，我要走了，就給哥哥留下禍患了。依我說：不如就捨了這分家私，你我逃走了罷，你我弟兄走在那裏，到處爲家。二人正在議論之間，就見馮淵由外面進來，說：好賊人，你們全是一類的東西，總鎮大人快拿賊罷，他們這裏議論要跑。那總鎮馮大人一聽，手提單鞭，大喊一聲，闖入院內，大家全撞一處。柳旺的家人，早在旁邊，與柳旺拿著一條花槍，交給柳旺。馮淵往外一跑說：

我去叫人去了。白菊花說：哥哥先走。柳旺冲著總鎮，就是一鎗，總鎮用鞭一噓，噹的一聲，柳旺險些撒手。晏飛早由馮振綱左邊，躡過來了。總鎮一追，嘆味一毒藥鏢，正中肩頭，嗒咚一聲，摔倒在地。要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巧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

且說白菊花正與青苗神商量主意。不料馮淵闖將進來，按說大門關着，衆人都在外面圍着，也聽不見裏面的信息。馮淵跳上房屋，往裏一瞧，正見在暖閣那裏一影。馮淵騰步過去，剛然白菊花往後門一躡，馮淵連忙回到外面，庭心下去，開了大門。家人將要一攔，馮淵把刀一亮，那些人就東西亂跑。馮淵闖進屏門，正見白菊花與青苗神商議，自己往前一躡，高聲一喊，此時總鎮大人進來。柳旺用鎗一扎，往外就闖。白菊花從旁邊過來，總鎮一追，就是一鏢，正中肩頭，總鎮大人摔倒在地。白菊花往外一闖，會同青苗神兩個人撲奔西南。這些兵丁，就有奮勇的，還要圍裏他們，焉能圍裏得住，黏着就死，撞着就亡，轉眼之間，就是數十名人在地上橫躺豎臥。那些兵丁，誰還敢追，任著兩個人飛跑。且說馮淵一眼，瞧着白菊花往西南去了，一聽總鎮大人身死，自己一想，我暗地跟將下去，看他們落在何方。天氣已晚，大約他們看不見了。不料白菊花實係鬼詐，總是賊人胆虛。馮淵一瞧，白菊花返身回來，馮淵回頭就跑。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仍然歸在柳旺一處。馮淵又跟下去了。柳旺又追，馮淵又跑，等到他們要走，他就緊緊跟着。白菊花瞧見前面一個村莊，就與柳旺商量主意進村，他就無處可找了。果然馮淵要追進村中，又怕白菊花在暗地藏着，無奈何，在村外找了一顆樹下歇息，只等到天交二鼓，自己回來。想著又是恨，又是氣，垂頭喪氣，順著潞安山的北山邊，就回了公館，叫開店門，問了問店家：知府大人與衆位老爺們，回來了沒有？店中人說：知府大人回來了，總鎮大人帶傷，二位邢大人帶傷，我們這裏張老爺帶傷。馮淵又

問：展大人，蔣大人，回來了沒有？回答：沒有。馮淵又是一驚，往裏就走，迎面遇見姚正。馮淵又問了一回，也是如此。講馮淵一蹶脚，說不好了！來至廳房，看見知府大人，低著頭背著手，急的滿屋亂轉。原來知府大人，所愁者總鎮大人，身受鏢傷，邢如龍挖去一目，邢如虎削去四指，張簡砍去一臂，兵丁殺死十一人，帶傷者十五個。掣獲柳旺家人八名，逃竄者無數，並未查點柳旺家中的東西，大門上鎖，上了封皮。又派兩個外委，調去五架帳房，大門外兩架，東西北三架。知府衙門兩位先生，開封府八名班頭，徐州府十六名班頭，三十名兵，會同看守空宅一座。若遇有人跳牆出入，立即鎖拿，死去兵丁，每人賞棺木一口，令尸親認尸，帶傷者，知府衙門公所調養，另請醫家調治，俱是官府給錢。知府回公館，內外科醫生請來，約有五六位，俱是異口同音，張簡邢家弟兄，保管無礙，就是總鎮大人，無法可治，所受鏢傷，盡是毒藥，透入皮膚，無藥可醫。無論內科外科，皆如此說。又不見展蔣二位護衛，又不知馮老爺那裏去了，一點音信皆無，急得個滿屋亂轉。忽見馮淵從外面進來，徐寬勉強陪著笑，連忙問道：可曾見著展大人，蔣大人沒有？馮淵說：唔呀，我還要問你哪？蔣大人展大人的下落，哪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對着馮淵說了一遍。馮淵說：這可不好了！知府問馮大老爺，難道說沒看見二位大人一點影兒麼？馮淵說：就由潞安山琵琶谷，我與二位大人，總沒離開左右，就見他們，追出白菊花之後，我在白菊花家裏，放起一把火來，前後勾串着一燒，火光冲天，我就跟下二位大人來了。自到柳家營，就未見面，那白菊花，倒看他同柳旺逃入村裏去了，只見展蔣二位。正說之間，張龍趙虎從外面進來。馮淵見著大家，彼此對問了一回，全是面面相覷，草草把晚飯吃畢，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早晨，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營打聽，晚間並沒有從牆出入之人。單有趙虎自己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就把官查總領姚正，將他叫在東廂房裏。姚正問道：四老爺有什麼吩咐？趙虎說：你是此地官查總領，應當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姚正說：下役也不敢說無一不知，大概的事情，盡都知曉。趙虎說：你們這一方，大概還有不法之人沒有？姚正說：還有也是沒有準案，無處下手可辦。趙虎問：住在什麼所在？姓甚名誰？姚正

說出了榆錢鎮的西口，別進潞安山的山口，就順南山邊，有一個村莊，叫周家巷。東西大街，由當中分開，東邊叫東周家巷，西邊叫西周家巷。在西周家巷西頭路北，有個大門，內住着一人姓周，他叫周龍，有個外號火判官的。便是：在左近的地面，也沒有案，我們大衆有點疑心，他往來之人，全不正道。趙虎又問：他到底是個作甚麼的？姚正說：據他說他是個保鏢的，到如今他又不保鏢了。趙虎說：白菊花他們素日可有來往？沒有姚正說：那我可準知道，他們素有來往，他們交情，還是親密，我們還常常言講，可惜尉遲大官人怎麼交他？誰知道尉遲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老趙說：這就得了，你不用管，我自自有主意。說畢，二人出來。趙虎就把跟他那個從人叫來說：我要出去私訪去，你仍然給我買那樣一套破衣服來。趙虎私訪，前套七俠五義之時，訪過五里村一案，又訪過白玉堂，巧遇三千兩金葉子包相爺，就說他是個福將，他自己就信真。如今白菊花展蔣全無下落，又想著要去私訪，故此與姚正打聽得明白，又叫家人買破衣服去。不多一時，家人把衣服買來。趙虎就將本身衣服脫下，就穿上了破汗衫破褲子，光著脚，撒拉着破鞋，挽着髮髻，滿臉了脚上，俱抹上鍋烟子，又由牆上揭下幾帖大膏藥，提著一個黃磁罐，拾奪好了，將往外一走。正遇見馮淵，把馮爺嚇了一跳，說：可了不得了！趙四老爺瘋了。趙虎說：你才瘋了哪？馮爺道：你不瘋，何故這般光景？趙虎說：展蔣二位大人，連白菊花俱沒有下落，我出去私訪。馮淵說：你這個樣子，還出去私訪，誰看見不說你形迹可疑，就是落魄的人，也不至於這般光景，縱然扮個窮人，像個窮人就是了。何至於渾身抹些個鍋烟子，貼些大膏藥？趙虎說：我出去私訪的時候，你還沒有差使哪？馮爺說：你若遇着案，叫人家看破，也是個苦，無非又得我們救你。趙虎說：那裏用的着你們？哪相爺說過，我是福將。馮淵說：好！你是福將，我是臘醋，別抬扛請罷。趙虎提著黃磁罐，往外就走，來至店門，把店家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是怎麼啦？趙虎說：你別管我，開店門。原來這店，自從打了公館，就是白天，也把雙門緊閉。店家開了店門，趙虎出了店，直奔正西，榆錢鎮本是熱鬧所在，來往人烟稠密。大衆一看趙虎，無不掩口而笑。老趙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順南山邊，

直奔周家巷，到了東周家巷，往裏就走。往西過了十字街，就是西周家巷，東西所分者，無非南北一條街分開；在東就是東周家巷，在西就是西周家巷。將過南北這條街，坐北向南，有一戶人家，老趙又一喊叫。只見從門內出來一個人，年歲不甚大，青衣小帽，像個做買賣人的相貌，那人問道：「我這裏有點剩飯給你，要不要？」我這裏有酒，你喝不喝？」趙虎問：「必是剩下的酸黃酒。」那人說：「不是，小花罈女貞陳紹。」趙虎說：「你既有女貞陳紹，爲何不留着你自己用？」那人說：「實不相瞞，我們是搬了家了，這就要交代房屋了，我一看他們，剩下了一碗飯，有些鹽菜，還有些不要緊東西，有一罈子酒，你要吃，我省得往那邊挪了；我瞧你，也不是久慣討飯的。」趙虎說：「有酒就好，我就是好喝，我要不喝，還落不了這般情形哪。」隨說，把趙虎讓到門裏，有一個轉灣影壁，那人說：「朋友！你在這裏等等，不多一時，從裏邊拿出一張小飯桌，兩條小板櫈，又取出一壺子酒來，一碟鹹菜，兩個酒杯。」趙虎把黃磁罐放下，打狗杵往牆邊一放。那人給斟了一杯酒，自己就斟上一杯。老趙不管怎樣，拿起就喝，一口就是一杯。那人瞧着趙虎盡樂，便問道：「朋友！我瞧著你怪面熟的。」趙虎說：「我是那裏人？」那人說：「你不用隱瞞，我瞧出來了，你是開封府趙虎，趙護衛老爺。」趙虎說：「不是不是，你錯認人了，往常也有人說我像趙虎，大概我與趙虎長的不差，我也姓趙，我可不是趙虎。」那人說：「你不是趙老爺，可惜可惜，要真是趙四老爺，那可好了，可惜世界上的事，賣金遇不著買金的朋友，喝酒罷。」趙虎一聽，這話裏有話，隨問道：「你老貴姓？」那人說：「姓張，排行在大。」趙虎說：「張大爺，那人說：「豈敢？」趙虎說：「方才你老說的是什麼事？」大概說我聽聽。」那人說：「你要是趙四老爺，有天大一件美差，准保你實加兩級。」趙虎問：「到底什麼事情？」那人說：「皆因我們這裏有一個火判官周龍，他家女眷，上我們家裏來了，婦女們說話，不管深淺，說昨日他們家，來了兩個人，一個叫青苗神，一個叫白菊花，叫官人追的無處可去。這白菊花竟偷了萬歲的冠袍帶履，無處可藏，現時就藏在他們家裏。你要是真正趙虎，這件差使，是怎麼樣的美差，可惜你不是，那就不行了。」趙虎一聞此言，哈哈大笑，心中想道：「怪不得相爺說我是福將。如今趙虎得了白菊花的

下落。要問怎樣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羣賊用意套實話 校尉橫心不洩機

且說老趙聽見這個人說出了白菊花的下落，不覺歡喜非常，就與那人笑嘻嘻的說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用隱瞞，我就是趙虎。那人說：你這是冤誰呢？你要是趙虎，你早說出來了。老趙說：一見面，人心隔肚皮，我本是巧扮私行，出來私訪，訪的就是白菊花下落。如今我一見你是個買賣人的樣兒，也是實心眼的人，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洩露。那人哈哈一笑，說：你是真正的趙老爺，我可多有得罪。趙虎說：不知者不爲罪。那人復又深深的，與趙虎行了一個禮，說：恭喜四老爺，賀喜四老爺，既是你老人家到此，這裏也不是講話的所在，咱們到裏邊，還有細話，告訴你老人家。趙虎連說：使得使得！一回脚，嚙的一聲，就把黃瓦罐踢碎，打狗柞折段，擎着桌子，擎着板櫬，拐過影壁來，有三間上房，把桌子放在屋中。趙虎一看，果然就像搬了家的樣子，盡是三間空房，那人拿着酒壺子說：我再取些酒來。趙虎就在房中等着，不多一時，把酒拿來，放在桌上，那人道：我有了幾個醃雞卵，在那裏可以下酒。趙虎說：不用了，我們兩個人說話罷。那人一定去取。趙虎的那種性情，訪案得遇，自己一喜歡，那裏還等得那人取雞卵來喝酒？自己斟上，自斟自飲，吃了三杯，把第四杯斟上，就覺天旋地轉，房屋亂轉，身不由自主，撲咚一聲，就栽倒在地。那人從外面躡將進來，哈哈大笑，說：憑你這個渾人也敢前來私訪，你沒打聽打聽小韓信張大連，漫說你這個渾小子，再比你高明一些的，也出不了大爺所料。列公！這人到底是誰？這人是南陽府東方亮的餘黨，原來是白菊花盜取萬歲冠袍帶履，就是他們兩個人，一路前往，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帶履，交與東方亮晏飛走的時節，是不辭而別的。東方亮怕晏飛挑眼，就叫張大連追下白菊花來了。將到潞安山，就看見山上火光大作，自己就奔周龍家裏去了。他將到周龍門首，火判官正在門前瞧潞安山那火納悶。彼此相見，張大連說

了來的原因。少刻家人回來，告訴潞安山的信。依着火判官要跑，小韓信把他攔住，直到初鼓之後，白菊花同着柳旺，上周龍家裏來了。馮淵把他們追進小村，躡牆躍房，這一家跳在那一家，就跑了。直奔周龍家裏來。羣賊相見，火判官一問他的來歷，晏飛就將始末根由，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大家用酒飯之時，白菊花說：我們弟兄二人，還得速速的起身，不然怕再有官兵，追你這裏來，是我姓晏的，連累一個朋友就是了，別再把哥哥連累在內。周龍笑道：賢弟！其言差矣。古人結交，有爲朋友生者，有爲朋友死者。柳兄且把家舍田園，俱都不要，何況我這一所破爛房屋，又算得幾何？張大連在旁說：二位自己弟兄，何故這般太謙。晏飛說：倘若有連累兄長之處，實是小弟心中不安。大家直飲到天色微明，也派人出去打聽，官兵並無一點來的動靜。張大連又說：雖然官兵無信，往周家巷來，可可怕有人暗訪，待我出去，到我們空房子那裏去看看，倘有面生之人，我好盤問盤問。大衆點頭。張大連走出來，到他空房子那裏，院中有兩個看房之人，忽聽外面叫街的乞丐，聲音詫異。張大連一出來，就認得是趙虎。詎進來，用他自己實話，誑趙虎的實話。然後就把他嚷將進屋來，二次才用蒙汗藥酒，把他蒙將過去，把西屋裏兩個大漢，叫將過來，拿了一條口袋，把趙虎往裏一裝，把個袋子一扎，叫一個抗着走，一個看家。二人出了門首，直奔周龍家內而來，到了裏面，進了廳房。晏飛問：這是什麼？張大連說：你猜。白菊花笑道：是銀子是錢。張大連把個袋子解開，把口袋撒去，大家一看，原來是個乞丐花子。張大連說：晏寨主細瞧，認得不認得？白菊花細看，說：哈哈！好張兄！怪不得人稱你叫小韓信，可稱得有先見之明。周龍問他：到底是誰？晏飛說：就是那個趙虎。張兄怎麼把他抗來？張大連就把方才的話，說一遍。周龍說：把他殺了，埋在後院，就結了。白菊花說：不可！張兄你可問問，共來了多少人？張大連一躡脚，咳了一聲說：就是忘了問這句了。白菊花又說：他們都在那裏住着？張大連說：我也是忙中有錯，我也沒問他。白菊花說：活該，我初見邢如龍邢如虎的時節，我也忘了問他在那裏居住，共來了多少人。柳旺在旁邊說道：既然把他們拿住，還怕什麼？拿涼水把他灌將過來，將他綁在廳柱之上，拿

刀威嚇着他，世界上的人沒有不怕死的。張大連說：只要曉得他們住處，後晚大家同去，把他殺個干淨。我們大家一走，全奔圍城，上東方亮大哥那裏，預備着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播台上打播，衆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麼？衆人異口同音，全說：這個主意很好，事已至此，還非這樣辦不可。立刻叫人取涼水，把趙虎牙關撬開，涼水灌將下去，把趙虎捆在廳柱上，大衆搬出椅子，彼此落坐。瞧看趙虎睜開二目一看，叫人捆綁在廳柱之上，自己衣襟已然叫他們扯得粉碎，足下的鞋，早就沒有了，髮髻蓬鬆，如活鬼一般。往對面一看，周龍是赤紅臉面，柳旺花白鬚鬚，這兩個自己不認得。再看那邊，就是白菊花，迎面站着，就是那個姓張的。趙虎瞧見張大連，把肺都氣炸了，說：姓張的，你真是好朋友哇。張大連說：沒有我在這裏，你這條命，早就不在了，嘗因我愛惜你這個人物，忠厚誠實，我問你幾句話，你只要說了真情實話，把你解將下來，任你自去。趙虎說：看你問什麼？張大連說：你們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着？趙虎說：就爲這個事情，告訴你，可準放我呀！張大連說：君子一言出口，驢馬難追。趙虎說：你過來，我告訴你，可別叫他們聽見。張大連說：使得！就到趙虎跟前。趙虎說：你再往前點兒，你把耳朵遞過來。張大連就把耳朵一遞，歪着臉兒，見趙虎把嘴一開，往前一伸脖子，把張大連嚇了一跳，說：他要咬耳朵呢！白菊花一聽大怒，跳將過來，舉劍往下就剗。要問趙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捆廳柱二福將受辱 花園內二小廝被殺

且說白菊花亮出寶劍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攔住說：晏賢弟不可性暴，我準知道趙老爺是個好人。白菊花復又坐下。張大連說：趙大哥，既然你就說出來，大衆是誰，在那裏居住，也是一件小事，爲什麼拚着自己性命，執意不說哪？趙虎說：你一定要問，我就告訴你，可便宜了你。張大連說：只當就是便宜我罷。趙虎說：我們人來的甚多，盡能高來高去的，就有三百餘人。張大連說：你別信口開河啦，那裏有這麼些人呢？趙虎說：你要不信，我

就不說了。張大連說：你把有名姓的，說上幾個與我聽。趙虎說：你聽着，有北俠歐陽春，南俠展熊飛，雙俠丁兆蘭，丁兆蕙，雲中鶴魏真，鑽天鼠盧方，二義士韓彰，穿山鼠徐慶，四義士蔣平，白面判官柳青，小諸葛沈仲元，鐵背熊沙龍，孟凱焦赤，說完即問張大連：有三百沒有？張大連說：那有三百？共總才有幾個人。白菊花在旁說：不用聽他的了，他盡是信口胡說。張大連聽着，也覺不確實，說：姓趙的，你要不說實話，我就不管了。趙虎扯開嗓子，連聲喊道：趙虎被人捉住了，趙四老爺被人捉了，趙虎被人捉了，周龍問：這是作什麼故事呢？張大連明白他的意思，急速就將趙虎的破衣裳，扯下一塊，把趙虎頰腮一指，與他口中塞上物件。柳旺也說：他這是什麼意思？張大連說：他們外頭，必有一同來夥伴，扯開嗓子亂喊，叫他們夥伴聽見，好來救他。白菊花說：還是殺了他罷，正要去結果趙虎的性命，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雖然塞住口，不能說話，看這三個人，倒也看得清楚，全都是箭袖袍，獅鬘帶，薄底快靴，肋下佩刀。一個穿紅，一個穿青，一個穿藍，是兩高一短，這三個人相貌生得實係凶惡，正當中這人，面如藍綻，髮似硃砂，紅眉金眼，連鬚落腮，紅鬚鬚，身高五尺，寬倒有四尺，還有一件奇文，精的細脖子，長有一尺，大腦袋，細脖子，最難看無比，眼睛這脖子，擎不住腦袋，那個腦袋，是在脖子上亂幌，又是難看，又是可笑。看那兩個人，倒是英雄的架子，一個面似瓜皮，兇眉惡眼，未長鬚鬚，一個是面賽淡金，半個面上有塊紫記，上長了許多綠毛，粗眉大眉，也沒鬚鬚。那個細脖子的，先與火判官周龍見禮，然後見張大連，回頭又看見白菊花，說：原來是晏寨主，也在此處。二人對行一禮，又問周龍這位朋友是誰？周龍說：與你們二位引見引見，這位是柳家營人氏，號爲青苗神柳旺。這位是兗州府人氏，號爲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彼此一一見禮，又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周龍又問道：這二位是誰？房書安說：這是我帶出來的兄弟，新入我們這個跳板，是親弟兄兩個，過來見見。這就是我與你長提說的周寨主，這位是追魂催命鬼黃榮，江這位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海，俱是杭州人氏。二人全給周龍行禮，挨着次序一位一位，全都行禮，然後衆人落坐，獻上茶來。周龍一問三位賢弟，從何處至此？

房書安說：我帶着二位兄弟，特意前來拜望衆位朋友們，俱都叫他們見識見識。還有一件事，圍城子東方大哥，立擂台聘請天下綠林衆位哥們前去護擂。我算計着哥哥，必然見了請帖了。周龍說事情我算知道了，請帖我還未見哪。房書安說：早晚必到。可是此時出了一個與我們綠林人作對的，並不把我們瞧在眼內，加同蒿草一般，你們聽見說沒有？張大連問：是誰？房書安說：五鼠五義之內，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長的黑紫臉面，兩道白眉，似一個弔死鬼一般，他的本領，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土龍坡高家店高寨主，叫他殺跑了。桃花溝病判官周五寨主，叫他殺跑了。桃花村成了火場，這個人會裝死兒，又會假受蒙汗藥，追人往西北追，他能在東南那邊等着。崔龍崔豹，教他追的無路，好容易纔逃了性命。此人鬼計多端，見了我們的人，絕不放过。白菊花說：房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慢說他一個晚生下輩，就是徐慶，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房書安說：我算是多言，無非告訴列位，如要見着他的時節，小心點就是了。白菊花說：我若見他的時節，務必把他首級割下來，拿回叫衆位看看如何？房書安一抬頭，瞧見趙虎，捆在柱子上，復又問道：周寨主，這個是作什麼的？周龍就把趙虎的這段情由，說了一遍，問他共來了多少人在那裏住，他執意的不說，正要殺他，可巧你們三位到了，誰願得殺他哪？房書安說：且交與我，問問他們的下落。自己來到趙虎的面前，將他口內東西掏出，說：朋友你姓趙哇，你就是趙校尉老爺麼？皆因我們晏賢弟，盜來萬歲的東西，也是一時之錯，如今後悔已遲，情愿再把東西送回去，無門可入。你可以能殼與我，作個引線之人，就連我們都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你能應此事不能？趙虎說：你就叫房書安，哪你這個脖子，太不是樣子了，精細挺長。房書安說：已然長就的，那可沒法了。趙虎說：我教給你一個招兒，就好看。書安說：什麼招兒？這可要領教領教。趙虎說：你量着尺寸，揪住腦袋，剝下七寸去，趁着熱血一黏，準包你好看了。房書安說：我要胡罵你了，瞧着你怪憨厚的，說出話來，殼多麼損，我與你說正經事，別頑笑。趙虎說：誰與你頑笑？你們如有真心，我帶你們就前去，不是我說句大話。

在我們相爺那裏，是說一不二。房書安說：那就很好了，你帶着我們，這就上開封府，還是去找別人呢？趙虎說：自然是先見見別人。房書安說：先上什麼地方？那裏去找？離此處遠哪，還是近？我們好預備川資。趙虎說：你們把我解開，我帶着你們一走，也不用你們的川資。房書安說：你不告訴我們的地方，可不能去。趙虎說：一定要問在什麼地方，你不是從你們家裏來麼，會沒聽見？房書安說：沒看見。趙虎說：全在你老娘屋裏炕上坐着。剛說完，又喊叫起來。趙虎被捉了，趙四老爺被捉了，氣得房書安也是混罵，給了他兩個嘴巴，復又把他的口塞上。可巧外面有人進來，回話說：揚州鄭二爺到。周龍說：請房書安正要拿棍子打趙虎，外面有人進來，就不能打了。趙虎往對面一看，這個人一身青緞衣袴，薄底快靴，面如重棗，肋下佩刀，背着一張彈弓，細腰窄背，一團雄壯。周龍往前搶行了幾步，那人雙膝跪倒，周龍用手相攙，說：賢弟一向可好？回答：兄長這一向納福。周龍說：賢弟你看那旁是誰？見那人一轉身，看見白菊花，雙膝跪倒，放聲大哭。晏飛忙把他攙將起來，說：賢弟爲何這等痛哭？原來此人，正派無比。周龍見他到來，立刻吩咐家人，把趙虎幽囚在後面空房之中，叫兩個人看守着他。家人答應，將他解下柱來，往後就推進了後花園，忽聽颼的一聲，趙虎扭頭一看，是一條黑影，手中刀兜着後腦，顛，磕，哧，就是一刀，人頭砍落，撲咚一聲，尸首栽地。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

且說姓鄭的過去見白菊花放聲大哭，你道這個姓鄭的是誰？就是邢如龍所說的，他二師兄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皆因在揚州跟着師叔，學了一身本事。在揚州拜得盟兄弟一個，叫巡江夜叉李珍；一個叫關海先鋒阮成。皆因鄭天惠師叔，如今病故，依着鄭天惠，不與他師傅送信，也不與他師弟送信，自己承辦喪儀，報答他師叔，教給他這一身本事之恩。李珍阮成，勸他一定給師傅師兄弟送信。他說：兩個師弟，沒有準棲身之所，那裏送信，

只可給師傅師兄送信。把師叔的靈柩封起來，投奔徐州，要上路安山的山口，只見天晚，又正從周家巷經過，此人最與周龍交好，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鄭天惠這個人物。一者沒入過綠林，也不保鏢，也不與人看家護院，無非自己叫個廠子糊口而已。所有他的朋友，俱是正人君子，今天來到此處，天氣已晚，不料進來見着師兄，跪倒放聲大哭。白菊花一問，鄭爺就把師叔死去的情由，說了一遍。白菊花一聞此言，嘆惜一聲，說：可惜呀！可惜那老兒也故去了。鄭天惠見這個光景，真氣得顏色更變，又不好與他師兄爭吵，強陪着笑，說：師兄不在家中，在周哥這裏，有何事故？白菊花說：先與你見幾位朋友，然後再告訴我的事情，說出來令人可惱。白菊花把這些人，一一全都見過了。白菊花說：皆因我把萬歲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將出來，我把此物送給了一個朋友。鄭天惠說：你怎麼到萬歲爺那裏偷盜物件去了？倘若有一差二錯，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白菊花道：說得很是，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貪幾杯，一使性兒，還管什麼身家性命。我盜來萬歲爺的東西之後，天子降旨，着派開封府包公，要捉拿我，滿讓開封府有幾個護衛，就讓他有些本領，天寬地闊，他也沒處找我。包公一急，貼了一張告示，若有知曉我的下落者，賞給官做。邢如龍、邢如虎這兩個小輩，自行投首，揭了告示，也不知帶領多少人，前來拿我。並且有南俠展能飛，還有翻江鼠蔣平，又有本地的總鎮，帶領無數兵將，火焚了潞安山，燒了琵琶谷，只害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得奔到柳兄家來。無奈我逃在柳兄家之後，他復又知會總鎮，兵困柳家營，連累我這個哥哥，棄家逃走。我們又投奔周四哥家裏來，他仍不死心，方才你們看見在廳柱上，捆着的那個，那就是開封府的趙虎，又把這個人，打發來到此處私訪，叫給我張大哥，識破了機關，把他誣將進來，問他們的下落，執意不說，正要責打于他，不想你來到此處，暫且把他推在後面去了。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話，把個鄭天惠氣的雙眉直豎，二目圓睜，叫着邢如龍、邢如虎罵道：兩個匹夫，真乃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列公若論鄭天惠與邢家弟兄，他們最厚，怎麼聽了白菊花這一套話，他到罵起邢家弟兄來了？皆因此人，是一派正氣，不論親疎，誰若行事不週，他

能當時就惱，隨即問道：這兩個小輩，現在那裏待我去結果這兩個小輩的性命。白菊花說：皆因不知這二人的下落，方才拿住趙虎，問他來了多少人在那裏居住，他執意不說，所以不知他們下落。鄭天惠說：既然拿住趙虎，怎麼不說呢？白菊花說：要打要殺，他拚着死命，也是不說。鄭天惠哈哈大笑道：既是怎樣，我有主意，略施小計，管他得說出真情實話。小韓信在旁道：鄭兄台！我們領教高見。鄭天惠說：此人現在後面什麼地方？周龍說：在後面空房之內。鄭天惠說：周兄你找一個能言的管家，去到後面就說：他是安善良民，無奈暫居在你們這裏。周兄我可是用計，千萬可別惱我呀！周龍說：自己弟兄，怎麼能惱你哪？鄭天惠說：因為他是不願爲綠林，又不能脫身出去，如今忽見四老爺被捉，就有心來救，無奈一人勢孤，如今瞧見把你推在後面，我把你老送出去，四老爺可得救我，這裏我就不能居住了。他必應承，情甘愿意，但不知此人會上房不會？張大連說：不會上房，先給他立下一個梯子，他一見這個光景，必然更一點疑心的地方沒有了，只管跟着他就走，他必然把此人帶至他們所去。我在後跟隨，看他們到什麼所在，或是公館，或是店房，或是衙門，探準了地方，我回來送信，你們衆人，誰去誰不去，我也不管。我就把邢如龍、邢如虎，碎剗其尸。張大連誇獎，好計好計。鄭天惠說：這個趙虎，不知可有人看？看他周龍說：有兩個人看守。鄭天惠說：先把這兩個人叫出來，把趙虎鎖起來，然後派人去行詐。周龍說：鄭賢弟作事，真想得全美，先叫家人去到後面，叫兩個人回來，倒鎖房門。家人答應去不多時，只見家人進來，慌慌張張，口中亂喊，說：可了不得了！那個趙虎，大半是叫人救出去了，我們家裏，三個人被人殺死，血跡還熱哪。皆因絆了我一個筋斗了，扒在死尸上頭，鬧了我一身血，衆位爺們請看。說畢，扎撒着手。大眾一看，果然全身盡是鮮血，衆賊一瞧，全都吃驚些小。你道趙虎，方才看見後面一條黑影是誰？恰是馮淵。自從趙虎走後，天有未刻光景，張龍便不瞧見趙虎，不知去向，見人打聽，老四上那裏去了？惟有馮淵知道，就把他的的情由，說了一遍。張龍一聽，嚇了一跳，連忙與馮淵行禮。說道：我們老四，是個渾人，不遇見白菊花，就是殺身之禍，奉懇馮老

爺，我們一路前往，他若遇禍，還得求馮老爺解救。馮淵說：我勸他再四，他說用不着我，他是個福將，他若沒有這個話，我要不去，我是混帳東西，他用不着我們這些人，我是何苦哪！張龍苦苦哀求，說不用理他，他是渾人，你總看小弟面上，真急得張三爺與馮淵下了一跪。馮淵這才無法點頭應允，問說那裏去找哪？張三爺說：料着老四出去，必與姚正問路。果然一問姚正，他便知道，就將趙四老爺，要上周家巷的話，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張龍復又見了馮淵，提說老四上周家巷去了。馮淵連自己夜行衣包，全都帶上，跨上自己利刀。張三爺也帶上刀，告訴明白了知府大人，又把知府嚇了一驚。張三爺與馮淵出來，直奔周家巷，到周龍門首，前前後後一繞，忽聽裏面喊叫了兩聲，說：趙四老爺被人捉了！張龍聽見，就急了一聲冷汗，說：馮老爺！你聽見我們老四，叫人拿住了，在那裏喊哪？求你老人家，施恩搭救他的性命。馮淵說：天還未黑，我要進去，教人拿住，誰來救我？張龍一聽無奈，只可等到天將發黑，二人走到後牆，馮淵仍然背着夜行衣包，叫張三爺在此等候，自己才躡上牆頭，見裏面是個大花園子，飄身下去，才過太湖山石，就見有兩個人，推着趙虎，直奔空房。馮淵穿着花叢，抽出刀來，往前一縱身子，唳唳就先殺了一個，那個將要一喊，馮淵刀落，也作了無頭之鬼。馮淵過去，說：福將多多受驚呵！馮淵用刀挑去繩子。趙虎把塞口之物，掬將出來，雙膝一跪，說：恩公！我算計你該來了，我可算兩世爲人了。馮淵說：你是福將。趙虎說：你再提起那些個話來，我是個狗娘生的。馮淵一笑，說：我還得把你背出去，你連鞋都沒有了，也罷，你穿我這身夜行衣罷。馮淵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開換上，他的衣服叫趙虎穿上。二人要去，打前面來了一人，馮淵就把趙虎一拉，叫他在太湖石洞內等着，自己由太湖石後，繞奔東南，就在來的那個人身後，嘆唳一刀，將那人殺死。二番回來，至山洞，再找趙虎蹤跡不見。要問趙虎的下落，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馮淵前後殺了三個，回頭一找趙虎，蹤跡全無，急的馮淵暗叫苦，轉眼之間，又怎麼蹤跡不見？料着要是自己的人，沒有這們大本領的；要是他們的人，那可了不得了。正在作急之間，忽見正北上，有一黑影，好像一個人，背着一個人的光景。馮淵一見，撒腿就追，又聽見撲哧一聲響亮，由正西上，打來一塊小石頭，正墜落眼前。又往正西一看，就見西邊約有三尺多高，黑忽忽又不像人，來回亂幌。馮淵一想，這個別是鬼呀！我到底過去看看。他往西一追，就蹤跡不見，正向太湖石前納悶。忽聽背後嗤的一笑，把馮淵臉都嚇黃了，扭頭一看，唔呀，敢則是你老人家，真把我嚇着了，原來是翻江鼠蔣平。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蔣爺展爺，二人俱在水牢之中，南俠全仗蔣四爺，提着他的腰帶，如不然，往水中一沉，就性命休矣。再說蔣爺又得顧著踏水，單臂沒有多大膂力，不大的工夫，單臂一乏，又得換上那隻手來。展爺過意不去，說：四哥，想我終是一死，累得你困乏，求你放我下來，或者你能逃得性命。不然，大家都死，無益于事。蔣爺道：勿慌，我想着出路了，我問你一件事，你那寶劍，能切金斷玉，要砍磚行不行？展爺說：慢說砍磚，就是白玉石頭，水晶磨盤，都能應手而斷。蔣爺說：這就好了，你看這個縫兒雖小，我們不會把他剝的太大的麼？要是將這縫兒剝寬，你扁着身子，就出去了。展爺說：還是四哥足智多謀。蔣爺說：你先用手，扒住這銅蒙子，我下去摸劍。展爺就用指頭，套着了燈籠錦的窟窿，懸着身子，蔣爺沉入水中，用手一摸，摸着自己青銅刺，又摸着劍把。蔣爺往上一翻，踏水法就露將出來。復又過來，單手提着展南俠的腰帶，自己把青銅刺，撇在腰間，手拿寶劍。展爺右手，摟住蔣爺的脖子，左手推着那邊，借水的縫兒。那邊磚曉吶吶，連銅蒙子帶磚一路亂砍。蔣爺砍乏，手中無力，將劍交與展爺。蔣爺提着展爺的腰帶，展爺又砍，整整砍了半夜，方砍透到了寬闊所在。仍是蔣爺提着展爺。直到飄沿湖，二人一聲長嘆，整整在黑暗之處，挨了一夜，如今復見青天，看了看，正是紅日初升之候，並沒有行路之人，把自己衣服，俱都脫將下來，就在那沙灘地面，擰了擰抖晾，在那裏等乾。直到天交近午時候，衣服方才半乾，只得將就穿戴起來，二人回歸公館而來，可巧正打柳

家營經過，正遇着官兵，搭着帳房，看着空房子。蔣爺過去，打聽昨天事情，方才知道，總鎮受傷，二人回奔公館，見着知府大人。徐寬一見展蔣二位，喜出望外，說：「打聽二位的事情，因爲何故，今日方歸？」蔣爺就把自已事情，對着知府學說一遍。知府復與二位大人道：「驚展蔣二位，屋內瞧看總鎮大人，那意思性命有些難保，又瞧看邢家弟兄二人，張簡也在此處養傷。方才出來，酒飯已盡擺齊，有知府陪定，二位用飯，將一端酒杯的時節，蔣爺又問張龍趙虎馮淵那裏去了？知府又把趙虎怎樣私訪，張龍馮淵隨後趕去的話，說了一遍。蔣爺一聞此言，就把杯放下，吩咐開飯。蔣展爺二位飽餐了一頓，用畢，約會展南俠一同前往。此時也就不更換衣襟，身上衣服俱已乾透。二人辭別知府，叫姚正過來，問明道路，這才出了公館。二人直奔周家巷而來。天氣不早，來到周家巷，往後一繞，遠遠望見張龍靠著一株樹，盡望周龍家後牆那邊。蔣爺叫了一聲三老爺，張龍忽然吃一大驚，扭頭一看，忽見展南俠翻江鼠二位一到，猶如見掌上明珠一般。往前搶行了幾步，抱拳帶笑說：「二位大人從何而至？」蔣爺說：「我們是兩世爲人，先打聽你們的要緊。」張龍見問，就把趙虎怎樣私訪，他怎樣同馮淵來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你在此等候，待我一同進去。」張龍深施一禮。展南俠與蔣四爺一縱身躡上牆頭，飄身下去，一直奔南。就見了趙虎，與馮淵對換了衣裳，換畢之後，就見從南來了一個人，見馮淵把趙虎往太湖石山洞裏一拉，他繞太湖石，夠奔東南，殺人去了。蔣爺告訴明白，展南俠，你把他背出去，我戲耍戲耍馮淵。展爺無奈，直奔山洞，進山洞低聲說：「我把你背出去。」趙虎一瞧展南俠，說：「我的恩人來了！」出了山洞，往展爺身上一扒，展爺把他背將起來，一直撲奔正北。待等馮淵殺人之後，一找趙虎，蹤跡不見，後才遇見蔣四爺，說：「你真把我嚇着了！背着趙四老爺走的，是誰？」蔣爺說：「那我可不知道，別是白菊花罷。」馮淵說：「你老人家別嚇詐我了，這就殼我受的了。」蔣爺一笑說：「我們走罷。」展護衛大人二人撲奔正北，由牆躡將出來，大家會在一處。張龍趙虎過來與三位道勞。蔣爺說：「別緊在此說話了，快走罷，小心人家趕下來，衆人撲奔公館。隨走着，趙虎說：「別看受一大險，他們的事情，可全給我聽來。」

了。蔣爺問他們的什麼事情？趙虎說：就爲我假裝討飯，遇見小韓信張大連，用蒙汗酒，把我蒙將過去。醒過來的時節，就把我綁在柱子上，本家叫火判官周龍，白菊花與青苗神柳旺，全在他們家裏，又來的是細脖兒，大頭鬼王房書安，一個叫混世魍魎鬼黃榮江，一個叫追魂催命鬼黃榮海。誑着我，叫我說你們下落，我老把他們罵了一頓，又來了一個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是白菊花師弟，這個人一來，他把我推到後面，馮爺就到了，展大人也來了。展爺在旁邊說：四哥白菊花也在此處，還有羣賊，趁着此時，還不拿他，等到何時？蔣爺說：且慢，我們先把他們送在公館，然後調兵前來，圍了周家巷，還是你我馮老爺進去拿賊。倘若拿不住，跑了時節，外面倒還有人哪。此時你我進去，拿他不住，豈不是打草驚蛇嗎？他一遠遁，就不好辦了。展南俠連連稱善。趙虎馮淵復又詢問展蔣二位：因何事一夜，未歸公館？蔣爺也就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隨說着，就到了公館。店家開門，大家進來，復又將門閉上。大家奔上房，知府大人，見大家從外面進來。趙虎說：我算兩世爲人，要不是馮淵老爺展大人蔣大人到，我命休矣！知府大人復又與道驚，又問受險原故。趙虎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知府叫他們預備了臉水，四老爺淨面。趙虎出去洗臉，更換衣服，復又回來，要叫擺酒。忽聽房上瓦片，略嘯一響，展昭說：房上有人。趙虎說：待我出去看看，一掀簾櫳，往外就跑，到院內往房上一看，上面颺的一聲，打下一物，撲哧一聲，正中趙虎前胸。老趙哎呀一聲，撲咚栽倒在地。要問趙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猛趙虎出房受彈

鄭天惠棄暗投明

且說展南俠，大家正要飲酒，忽聽房上瓦片一響，說有賊。趙虎愣頭愣腦，往外就跑，出來就被一人彈子打倒。你道房上是誰？原來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聽了家人之言，大家到後面看看虛實，果然三個人，橫躺豎臥，鮮血淋漓，大家各處一找，鄭天惠就躡上北牆，一眼就望見有幾個人，直奔正東，復又回來告訴周龍。我看見了，

待我跟將下去，你們衆位前廳等我，得了他們下落之時，我前來送信。說畢，隨即就出後牆，遠遠的跟下展蔣衆位來了。直到公館，就把彈兜子從腰間解將下來，繫于外面，把衣襟掖好，竄上西牆，往裏一看，但見上房點着燈火，自己飄身下來，繞到大房的後坡，躡將上去，躍脊到前坡，往房上一扒，不料身脚一蹬，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塊。焉知裏面聽的出來，說有賊。鄭天惠回手，把彈弓摘將下來，恰好老趙跑到庭中，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打的趙虎滿地亂滾。忽見裏面嘆嘆，把燈俱都吹滅，又聽嚷道：待我出去。鄭天惠就把彈子上好，往下要打，沒見有人出來，只可等着。又等了片刻，說：唔呀出去拿賊。又要打，又沒見出來。復又聽見裏面說：我的刀怎麼找不着了？唔呀可有了刀了，這可出去了。忽聽簾板爬噠一響，鄭天惠恨這個蠻子說了幾回，總沒出來，把身子往前一探，前手對準屋門，一露面就打。鄭天惠只顧瞧着屋門，不料後面來了一人，對準他後臀上，踢了他一脚。鄭天惠只顧前面，未曾防備後面，本是往前探着身子，這一脚，焉有不墜落下來之理。你道這踢他的是誰？原來是蔣四爺知道房上有人，就把燈燭吹滅，一拉南俠，低聲說道：你從後面上房。馮淵就明白了，緊嚷出去。展爺把後窗戶一開，縱身出去，竄上房，到前面見鄭天惠，往前探着身子，用了一個橫蹠子脚，就把鄭天惠踢將下去。馮淵聽見嘆咚一聲，這才縱身出去，把刀就刺。鄭天惠擰下房來，未能縱身站起，眼瞧着刀到，又不能抽刀招架，就用手彈弓。住上一迎，只聽吧的一聲，就把那彈弓上的弦刺折。鄭天惠彈弓絃一折，不要緊，這人的性命休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屋中蔣四爺嚷叫，別殺害他的性命。馮淵這才過來，把他綁上，屋內這才把燈火點著。展爺竄下房來，同著馮淵，把鄭天惠推入屋中。趙虎被這一彈子，正打在胸膛之上，哎呀了半天，原來打在胸脯上面，細看時起了一個大泡，咬牙忍著痛，也就跟進來了。他叫鄭天惠跪下，他偏不跪。趙虎在那人腿下，踢了一脚，說：我也報報仇。鄭天惠嘆咚跪下，復又起來，仍然立而不跪。蔣四爺連知府展爺進來，俱都坐下。蔣爺說：不用叫他跪，我問問你姓什麼？誰因為何故前來行刺？鄭天惠哈哈的冷笑說：要問姓晏名飛，外號人稱白菊花的便是，前來尋找那

如龍邢如虎，兩個小輩，結果他的性命來的，如今我既然被捉，不能報仇，速求一死。趙虎說：「你別不要臉啦，你瞧著人家姓晏的發財呀！你不算四老爺不認得你呢！你道這鄭天惠爲什麼假充白菊花，皆因自己被捉，明知是死，到不如替師兄，把他盜冠袍帶履之罪，替他一筆勾銷，就算給他洗了這一案。」蔣爺一看這個人，紫面長眉，青緞衣襟，很是英雄氣派。一看就愛惜此人，說：「四老爺！這個人是誰？趙虎還未答言，就聽屋內有人答話，哎呀！四大人你千萬別聽他說，這是我們的二哥。又叫道：「二哥呀！你因爲什麼罵我們，反倒替淫賊的名姓，你不看白菊花狗娘養的，害得我們有多苦，哎呀痛殺我也！」鄭天惠一聞此言，透著詫異，却是邢如龍邢如虎的聲音。隨說道：「原來是邢如龍邢如虎，兩個反復無常的小輩，那個是你二哥？屋內說：「哎呀！二哥我們是怎麼得罪你了？」蔣爺一攔說：「二位邢老爺，不必往下說，我明白了。定然是姓鄭的見了白菊花，受了晏飛的蠱惑，聽他一面之詞，反到前來，找你們二人來了。姓鄭的，我這一猜，準準的不差，是與不是我先帶著你，瞧瞧你兩個師弟，有什麼話，咱們回來再說。」帶著鄭天惠來到屋中，邢家弟兄二人一見鄭天惠，說道：「我們二人不能與二哥行禮了，你來看。」鄭天惠一瞧兩個師弟，就如刀扎肺腑，原來是一個折著胳膊，一個是瞎了一隻眼睛，看二人，仍然還是血人一樣。鄭天惠一瞧，心中就有幾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連忙問道：「你們到底是爲什麼，弄得這般光景？」邢如龍說：「你聽白菊花是怎麼說的？鄭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訴他的言語，說了一遍。邢如龍不覺得那一隻眼睛的眼淚就落下來了。說：「我們也不說，讓我們蔣四大大人告訴你，便知分曉。」蔣爺說：「你上外間屋中來，我告訴你，他們這不白之冤。」鄭爺隨跟著出來，到了外間屋中，蔣爺就把邢家弟兄，前前後後的事，說了一遍。鄭天惠方才明白，原來晏飛傷了師弟，反說師弟陷害于他，一蹶脚，說：「晏飛呀！晏飛！你欺吾太甚了，鄭某原來錯怪兩個師弟。大人我如今被捉，身該萬死，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師兄弟的事情，險些錯害了我兩個師弟，如今此事已明，雖死瞑目，大人快些吩咐把我殺了，我就完結了。」蔣爺一笑，這也怪你不得前來尋找你兩個師弟，沒有晏飛，你也不能如此，並且你

兩個師弟，背地裏常常誇獎你是個好人。蔣某要治了你的罪名，一則也對不起我們邢老爺，二則你此來非出本意。隨說着，就把他的綁繩與他解了，說：你愿意幫着白菊花，也聽你自便；你愿意棄暗投明，也聽你自便。你愿意幫着我等，有我們在此，一引見了相爺，定能保舉你，作個大小官職，豈不是好？鄭天惠叫蔣爺這一套話，說的倒覺臉發赤，又聽着兩個師弟齊說道：快給蔣大人叩頭罷，千萬可別把這個機會錯過，你要做了官，你我弟兄，朝朝暮暮在一處相守，省得你東我西的，總不得見面。鄭天惠聽了這些言語，概不由己，雙膝點地，說：小人論罪身該萬死，蒙大人開天地之恩，饒恕活命，小民在大人跟前，愿效犬馬之勞。蔣爺用手攙起，又與展爺相見了一回。蔣爺說：鄭壯士！你愿意助我等一臂之力，咱們是先辦國家要犯之事。鄭天惠尚未開言，只見展爺一擺手說：外面有賊。原來展爺看見後窗戶上有一窟窿，被展爺一眼看見，說了聲有賊，馮淵就跟着嚷說：有賊！快些拿賊！就推趙虎出去拿賊。老趙說：我殼受的了，你們拿去罷。展爺啓簾，縱出屋子一躑脚，竄上房去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你道晏飛因何故也上這裏來了？皆因鄭天惠走後，周龍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個人死尸裝殮起來。周龍等回至廳房，房書安說：雖然殺死三個家人，鄭爺這一跟下去，准得著他們的下落了。小韓信連連搖頭說：不好！不好！白菊花問：什麼不好？張大連說：他今一去，見了邢家弟兄，這般受傷，決不立時下手。這邢家弟兄，豈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對他說明，他們要定計前來，你我大事不好，不用別的，他們把計策定妥，回來告訴我們，沒找著等他們大衆，外面到齊了，殺將進來，他在裏面，一作內應，咱們大衆措手不及，豈不是悔之晚矣！大衆一聽，連連點頭，全說：張爺慮得有理。白菊花說：事不宜遲，我先趕下去看看，如真有此事，我先殺鄭天惠。說畢，帶寶劍就趕下來了，他也是跟着鄭天惠身後進來。白菊花到裏面時節，鄭爺剛叫展爺捉住，綁入屋中。晏飛在窗戶後面，用指尖戳了一個窟窿，用一目觀看，一見展蔣二人，就嚇了一驚。想到二人爲何沒死，哪先聽鄭天惠替他洗案，不覺歡喜。後來鄭天惠降順了蔣平那邊，要幫著人拿自己了，這才上房走，不料後面展爺等趕下來了。要問展南

俠，捉拿淫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夥 上鵝峯堡尋師求醫

且說展南俠，竄上房去，見了白菊花就追趕下來。後面又有馮淵，也就追趕下來。白菊花恨不得肋生雙翅，跑至榆錢鎮後街，倒不奔周家巷，皆因榆錢鎮樹木又多，他好穿林而過，他料著展南俠，必是大仁大義之人，一進樹林，他絕不追趕。果然就跑到樹林，竄入樹林之內，展南俠果不追趕，同著馮淵轉身回來，仍到公館，還是躡牆進去，來至上房，面見蔣四爺。蔣爺聞追趕何人，展爺說：追趕還是白菊花，他不敢動手，穿林逃命。蔣爺一聽說，鄭壯士方纔的話，未能說完，還是奉懇壯士，幫著我們，捉拿白菊花。鄭天惠說：多蒙四大人不殺之恩，鄭某怎敢推托，實在不是他對手，大人不信時，可問我兩個師弟。蔣爺說：既然你不肯傷師兄弟情面，我也不能逼，叫你一定傷了和氣，如遇有別的事情時節，再爲奉懇。鄭天惠說：這是大人的格外施恩，成全小可，還有一件，我雖不去拿他，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他們內中，可有一個小韓信張大連，此人是足智多謀，大人倘若去晚，只怕他們睡多夢長，若要生出別的主意來，再拿他們，只怕更要費事了。蔣爺點頭說：有理有理，承兄台指教。展爺說：四哥，我們商量著誰去？蔣爺說：教姚正請何輝何老爺，叫他調兵，立刻前往。當時就有下人出去，不多一時，把姚正找來。蔣爺附耳低言，如此怎般這等這樣，告訴姚正。姚正點頭領命出去。蔣爺又同著知府大人，說總鎮大人，這傷非找我二哥不行，要有我二哥在此，總鎮大人這傷，一點妨礙沒有，無奈要找著我二哥，將藥拿來，只怕大人性命休矣。鄭天惠在旁問道：總鎮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藥暗器，不是蔣爺回說：正是。鄭天惠說：晏飛所學這毒藥鏢，那毒藥是我師傅所造，交給了白菊花，這個方子，這個解藥，可沒傳給與他，如今也是他拿的銀子，叫我師傅配的，他那裏所有，我師傅那裏也有，要把此藥找來，總鎮大人這傷，立刻全愈。蔣爺說：老師在那裏居

住？鄭天惠說：「鵝峯堡，離此七十里之遙。」蔣爺說：「總鎮大人，是昨日受的鏢傷，要是明天起身，上鵝峯堡，從那裏回來，可不定總鎮大人活的到那時候活不到。」鄭天惠說：「無妨，我知道，我師傅那毒藥的性情，除非打在致命處，立刻就死，如在別處，能活四十八個時辰。」蔣爺隨即就一揖到地，說：「懇求鄭壯士，辛苦一踰。」鄭天惠說：「我師傅一生最愛貪點小便宜，這藥又是白菊花用銀所配，他又對我師傅說過，憑他是誰，不叫給藥，我要空手而去，萬萬不行。」蔣爺說：「這又何難？拿上幾百銀子，只要治好總鎮幾千也不要緊。」鄭壯士：「你想可以給你預備多少？」鄭天惠說：「有二百兩就行。」蔣爺說：「明日早晨，叫知府大人，給你預備二百兩銀子，明日你就起身，我們這裏辦晏飛之事。」鄭天惠說：「我一人前去不行，無論那個老爺，跟我前去方妥。」蔣爺哈哈一笑，說：「壯士，你這是怕我們疑惑你，拐了二百兩銀子跑了罷？」鄭天惠說：「不是我多心，我師傅見了我，倘若不給藥，豈不誤事？無論那位老爺，跟我前去，我師傅一見老爺們，那可就准給了。」蔣爺說：「這是何緣故？」鄭天惠說：「大人不知我師傅一輩子就是懼官，見了老爺們，把話說的利害的，說你怎麼叫徒弟，偷萬歲爺的東西，應當滅十族之罪！師傅本來懼官，又一聽這個信，必然就把解毒散，急速獻出。」我說此話，大人不信，屋中現有我師弟，他們知道。屋內邢家弟兄，一齊答道：「說不錯不錯。」蔣爺說：「去一個人，又有何難？正在說話之間，忽見姚正從外面進來，說外面俱已齊備。」蔣爺約展爺馮淵，各帶兵刃出了公館，見著何輝帶兵，直奔周家巷。大家到了周龍門首，叫何輝帶兵，將周龍家圍困起來。展爺馮淵三個人，躡上牆去，跳在院內，先下去開了大門。展爺把寶劍亮將出來，把鎖砍落，然後開大門。展爺二位往後就跑，連外面兵丁，隨馮淵一齊嚷叫拿賊，大家奔到院內一瞧，各屋中全沒點著燈燭。蔣爺瞧著，就有些詫異，各屋全是倒鎖屋門，前後皆是如此。展爺用劍剗開，上房門鎖，到屋中一看，全是剩下些粗重的東西，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蔣爺一躁腳，說：「展大弟，咱們來遲了，還是應了鄭壯士之言。你道這些賊人，皆因白菊花穿繞樹林，回轉周家巷，仍從房上下來，到屋中見了羣寇。」張大連先就問道：「晏寨主怎麼樣了？」白菊花就將鄭天惠被捉，降了人家的話，說

了一遍。張大連說：不出我之所料，還怕少時，他們就來哪，咱們大家，早作一個準備才好。白菊花說：他若來時，我就結果他的性命。張大連說：他一人前來，好辦，倘若又照著柳家營一樣，兵丁往起一圍，那時豈不費事？房書安說：依張大哥主意，怎麼準備才好？張大連說：咱們大家不久要上南陽府，不如趁此起身，周四哥家內，又沒女眷，我們大家棄了這座宅子，直奔南陽府，省了許多事情。周龍一聽，連連點頭，說：就是這個主意很好。白菊花說：是我連累了周兄。周龍說：賢弟何必太謙？大家拾奪備馬，連家人全是手忙腳亂，拿東西，扎包裹，各帶兵刃，倒鎖房門，跳出牆去，至外面，全都上馬，羣賊一逃，不多工夫，展爺等就到了。展爺一瞧，連一個人沒有，與蔣爺商議：只可咱們大家回去，就留何輝帶數十兵丁，在此看守空房。蔣展馮三位回來，到了公館，直奔裏面，進了屋中，見了知府張龍、趙虎、鄭天惠。知府見面，先就打聽白菊花的事情。蔣爺就把撲空的言語，對着知府學說了一回，又不知道羣賊何方去了，只可慢慢的打聽下落。趙虎過來，說：四大人，我知道他們投奔何方。蔣爺問：你怎麼知道？趙虎就把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來約會他們，上南陽府，幫著打掃的話，學說了一遍。蔣爺說：只要知道他們的准下落，可就好辦了。咱們先打發鄭壯士起身，這個事要緊。徐寬說：我把銀子預備妥當，連盤費俱在這裏。鄭天惠說：那位同著我一路前往。蔣爺回頭與展爺說：大弟，你老人家辛苦一踰罷。展爺連連答應。蔣爺說：論起這就起身，天氣太早，二位吃些酒，然後再走。知府吩咐擺酒，當時羅列杯盤，直吃到紅日東升，方才罷盞。展爺同鄭天惠帶了銀子，辭了知府大衆等，起身直奔鵝峯堡而來。一路上，無非談談講講，論回子武藝，直到日落西山，遠遠望見鵝風堡，告訴展爺：這前邊可就到了。咱們二人，一同進去省事。展爺說：鄭壯士，你只管進去說，倘若實係不行，我再見他不遲。鄭天惠只得點頭，拿了包袱，提着銀子，說：你在我師傅那大門西邊等我。展爺點頭，二人又走不多時，鄭天惠一指說：這就是我師傅家。展爺一看，原來是坐東向西，一個大姑娘出來，與他開門。鄭爺進去，復又把門閉上。展爺到樹林裏邊，有一塊青石，自己坐下。天已透黑的時刻，左等右等，直到初鼓時候，出樹林看看，猛然

見由東往西，有兩條黑影，前邊跑走一人，後面追著一個。要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爲交友朋一見如故 同師弟子反作讎人

且說鄭天惠叫門，裏面問是誰？鄭爺一聽，原來是師妹紀賽花，說道：「妹子開門來，是我鄭天惠到了。」姑娘高聲說道：「爹爹娘呀！我二師兄到了。」老太太說：「叫他進來。」姑娘開門，道了一聲萬福。鄭爺打了一恭，進了大門，姑娘復又閉上，掀簾進了屋中，原來是三間上房，一明兩暗，將進屋門，就見著師母，鄭爺跪下道：「師母，你老人家一向身體康泰。」老太太說：「好哇，二小子你怎麼總也不來了？」天惠說：「孩兒盡在揚州地面教廠子，總未能得閒，與師父師母前來叩頭，我師父他老人家，眼睛比先前好了些。」天惠說：「你師父那樣年歲，如何能好，更不及從前了。你看去罷，在那裏閒屋裏炕上坐著哪？」鄭天惠來到裏間屋子裏，見著銀鬚鐵臂蒼龍紀強，在炕上坐著，就是雙目不明。鄭天惠來至炕沿前，雙膝跪倒，口尊師父。鄭天惠給你老人家叩頭。紀強說：「是那位鄭二爺，你們快些攙起來，這不是活活的折受與我麼？」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何出此言？我數年不到，實出無奈，如今現有鏢行的人，找弟子出去保綢緞車輛，這有白金二百，孝敬你老人家，以作零用。再等做了買賣回來時節，再多多孝敬你。」說畢，將銀子遞將過去。紀強閉著眼睛一摸，說：「姑娘你看看，是銀子不是？」姑娘說：「爹爹你也不想，我二哥是什麼樣的人，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謊？」紀強說：「我知道他是好人哪，我就常說這四個徒弟，就叫着了這兩個，要像如龍如虎，兩個天殺的東西，到底是喪盡天良，把本事學會，連我的門都不登了。」二小子你還跪著哪，一路辛辛苦苦的，快上這裏歇歇罷。」姑娘你倒是給你二哥哥烹茶呀，且說姑娘不多時，烹上茶來，復又說：「你先喝茶，再叫你妹子備飯。」鄭天惠說：「孩兒已然用過了，不必叫妹子費事，我也不能在此久待，我還要追趕車輛去哪。」紀強說：「你明天再走罷。」鄭爺說：「孩兒還有一件事，師父這裏有解毒的藥，賞給孩兒幾包，以防不測。」紀強說：「不行，那是

你大師兄拿銀子配的，憑你是誰？他也不教給。鄭爺說：給我幾包，總讓我大師兄知道，也不能噴怪你老人家，又不是給了外人，我是他的師弟。紀強說：不行，你要真受了毒藥暗器時節，那還可以給你兩包。鄭天惠孩兒路途遠長，你老人家縱然有藥，也是無用，不如身上帶著方妥。紀強仍是不給。鄭天惠實係無法，只可說出實話，叫聲師父，我方才說的全是假話，如今不能不說實話。你老人家說：白菊花好，他與你老人家，惹下殺身之禍，要說我兩個師弟不好，他們全都作了官了，全是六品校尉。紀強道：晏飛什麼與我惹下殺身之禍？鄭爺說：白菊花把萬歲爺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出，我兩個師弟同著展大人蔣大人奉旨到潞安山，我師弟勸他，獻出冠袍帶履，保他作官，他一怒，挖了那如龍一隻眼睛，砍落那如龍一隻手，一毒鏢把徐州總鎮打中肩頭，看看待死。孩兒也是受了白菊花的蠱惑，我去殺我兩個師弟，不料教人把我拿住，看我兩個師弟分上，不肯殺害于我。師父請想，倘若白菊花被捉，豈有不說出你老人家的道理？官府究你，不教給他上房，他焉能入了大內，你老人家豈不是罪加一等？紀強聽到此處，就嚇了一身冷汗，說：此話當真麼？鄭天惠說：如今展大人還是親身回來，現在外面等候，如你老人家不信，我把展大人請來一見，便知分曉。紀強一聽說：不可不可，我要治好總鎮大人，倘若拿住白菊花，當堂將我拉出來，那時怎麼樣？鄭天惠說：現有知府護衛校尉總鎮作保，你老還不放心麼？再者總鎮活命之恩，這銀子不是徒兒的，是知府所贈，有這些人照應，你老人家還怕什麼？這些話說的，紀強方才點頭，叫女兒拿藥匣來，姑娘由裏間屋中，將藥匣捧出，交與紀強。老頭子自己身上帶着一個鑰匙，這藥匣子上有一個悶鎖，只管將藥匣子交給姑娘掌管，可是誰也不能打開。紀強把藥匣子打開，摸了兩包藥，遞給鄭天惠說：兒呀，這有兩包藥，一包上鏢傷之處，一包用無根水送將下去。然後用大鮮魚烹湯，蔥薑蒜油鹽醋作料，全都不要，將魚煮爛，把魚搭將出去，喝那個湯，把湯喝將下去，自然飲食如常。鄭天惠說：師父，你老人家再多給我幾包。紀強說：不行，倘若叫你師兄知道，不答應我。姑娘在旁說：你還提白菊花哪，險些都要連累了你這條老性命，你是怕他不成，正經

人你倒捨不得給，反到向著那反叛東西，就伸手從匣子內，抓了一把，給了鄭天惠好幾包。鄭天惠給姑娘拱了拱手，可嘆紀強看不見。鄭天惠說：弟子給你老人家叩頭啦。我就不用在展大人請進來了。紀強說：不用，千萬別叫大人見我。鄭天惠辭別師母，又與紀賽花打了一恭，就聽見在院子裏，有人抖丹田一聲喊叫，說：好鄭天惠，反復無常的匹夫，原來你是狼心狗肺，人面獸心，晏飛來遲一步，你就拿著晏太太爺的藥，醫治仇人去了。這也是鬼使神差，冤家路窄，急速受死。鄭天惠一聞白菊花的聲音，嚇了個胆裂魂飛，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對手，自己又沒有彈弓子護身，若有彈弓在手，打一排連珠彈，慢說一個晏飛，十個也擋敵得住。鄭天惠無奈，只得拉刀出來，兩個人交手，勝敗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

且說鄭天惠因多說了幾句話，不料白菊花趕到你道這白菊花本是與羣賊乘騎，撲奔南陽府來，至雙岔路口。白菊花說：不好，我想起鄭天惠這一順了開封府，他可知道我師父，那裏有解藥，他許買他們的好處，找我師父去討藥。張大連說：由他去罷。白菊花說：不能，你們幾位先走着，咱們在前途見說畢下了馬，說：你們先請，明天在前途相會。大眾又不好攔他，只可由他去罷。大眾上南陽府不提。單說晏飛，可巧他把路走錯了，多繞了約有三十多里路，若不然，他到鵝峯堡，比展爺在先，皆因他們騎着馬，走了三十餘里，覺快。這一到鵝峯堡，天倒有初鼓。已經到門首，將要叫門，忽聽裏面有男子講話的聲音，一縱身躡上牆去，往裏屋中一看，是鄭天惠那個影兒，在窗櫺紙上一幌，淫賊飄身下了牆頭，把寶劍亮將出來，叫鄭天惠快出來。鄭天惠自己想不到，也是不行，無奈何一聲喊叫白菊花，鄭某到了。嗑咬一聲响亮，白菊花往旁一閃，原來是把小飯桌子，丟出來了，隨著鄭天惠躡在院內，就打算躡出牆去，不與白菊花動手。白菊花是久經大敵之人，早就一個箭步，擋住他的去路，說：鄭天

惠拿首級來，鄭爺拚著這條性命，與也決一死戰。這口刀上下翻飛，又得看着他那寶劍，別碰在自己的利刀。屋內鐵臂蒼龍紀強，說道：「晏飛可千萬不可與你二師弟交手，他可不是你的對手，看在爲師的面上，讓他一步。」老太太說：「你們還要鬧哇呀！姑娘也說：你是沒聽見哪，你從今後，不用上我們家裏來，竹影兒，你要是裝聾，我可要拿棍子來，幫我二哥打你去了。」老太太說：「女兒！你可別出去，正在這麼光景，就聽噲哪一聲响亮，噲哪哪刀頭墜地。銀鬚鐵臂蒼龍紀強說：「不好！把刀頭削了，晏飛！你千萬可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又聽噲哪一聲，紀強說：「你別要你師弟的性命，先噲哪是刀頭墜地，噲哪是把頭巾，削去了半邊。鄭天惠扎紮手，剩了半個帽子，把刀靶都丟出去了，這可一縱身，躡出牆去。白菊花也就趕出牆去。鄭天惠一直奔正西，展爺在樹林內，等的着急，出樹林之外觀看，看見前邊的是鄭天惠，手中也沒拿兵器，後面正是晏飛追趕。展爺讓過鄭天惠去，一聲斷喝，欽犯休走。白菊花一看是南俠，先就把自己心中高興，打去了一半。展爺把劍就刺，兩個人動手，約有十數餘合，白菊花虛砍一劍，回身就跑，一直跑向正北，前面就是一片樹林，白菊花進了樹林，展爺並不追趕，回頭一看，見鄭天惠也趕下來了，兩個人會在一處。天惠問：「大人！沒追上白菊花。」展爺說：「賊人穿林逃命去了。復又問鄭天惠：「你們二人怎麼會在這裏見著？」鄭天惠就把怎麼得藥，白菊花把他堵住的話，學說了一回。今日不是你老人家，我性命休矣！」展爺說：「方才我要同著你到你老師家中去，那可把他拿住了，總是機會不巧。」鄭天惠說：「我還得去告訴我師父，師母去，不然我師父師母也是懷念于我。」展爺說：「正當如是，仍叫展南俠，在樹林等著。」鄭天惠回奔師父家而來，將到門首，就見師母與師妹開着門，在那裏觀看。一見鄭天惠沒死，姑娘先就問：「二哥，你受白菊花傷麼？」鄭天惠把怎麼輸給白菊花，展爺怎麼把他追跑，說了一回。說：「我可不進去告訴師父，那面還有人等著哪。」老太太說：「不必了，沒事，你可來，隨帶著姑娘關門。」鄭天惠扑奔樹林，會同展爺，投奔徐州，隨著路把那藥拿出，交與展南俠。展爺說：「你帶著不是一樣的麼？」鄭爺說：「大人！此藥甚好，一包用無根水送下去，吐些黑水，用大鯽魚烹湯，不要油鹽。」

醬醋蒜薑作料，將魚搭出去，把湯喝下，與好人一樣。說著便將藥摸將出來，交給展爺。正說話之間，可巧前面有一段山溝，就有三四尺寬，裏面有些亂草蓬蒿。二人由南往北，從溝東而走，正走之間，忽見溝中，蹶的出來一宗暗器，撲哧一聲，正中鄭天惠，撲哧一聲，栽倒在地。展爺將身一歪，躲過那隻暗器，回手抽劍一看，正是白菊花，躡出溝來，撒腿就跑。原來白菊花預先就跟下來了，就在郭家坟那裏等候，他一看沒打著展爺，撒腿就跑。展爺不敢趕他，看看鄭天惠死活。原來肩頭上中了一鏢，自己將鏢起下來，在那裏躺著，哼哼不止。展爺連忙喊叫地方，不多一時，地方來到，展爺說我姓展，御前護衛，你叫什麼？地方說：小人叫劉順，給護衛老爺叩頭。展爺說：你們這裏有個姓紀的，叫強，你們認識不認識？地方說：那還是我紀爺爺哪。展爺說：這是他二徒弟，叫他大徒弟用毒藥鏢打了，你找幾個人來，取一塊門板，繩杠，取一碗無根水來。地方答應去了半天，打著燈籠，找了幾個人來，扛著門板，夾着繩杠，托著一碗水。大家過來，展爺就把藥拿將出來，把他肩頭衣襟撕開，上了一包，此時牙關不大甚緊，將他攙起來，將這包灌將下去，哇哇吐了半天黑水，身體透軟，將他放在門板之上，大家把繩杠穿好，前面有地方打著燈籠，直奔銀鬚鐵背蒼龍紀強家。將到門首，展爺就聽見白菊花在裏面哈哈狂笑，展爺低聲說：你們暫且先放下，千萬不可說話，凶手在內，待我將他拿住。把大家嚇的，不敢說話，將門板放下。展爺叫他們吹滅燈籠，自己躡上牆去，往內一看，吃一大驚，是什麼緣故？皆因白菊花鏢打鄭天惠，被展南俠一追，淫賊一想，雖然鄭天惠前來討藥，師父不應給他。到了紀強門首，一縱身躡將進去，啓簾櫳進了屋中。姑娘說：你什麼事情，又上我們這裏來了？從今以後，不用登我們的門了。晏飛說：丫頭你快些住口，淫賊見了師父師母，並沒行禮。紀強說：晏飛，你實在不聽話。晏飛說：老匹夫快些住口，我這晏飛，也是你叫的麼？老頭子一聽，氣的渾身亂抖，說：你是我的徒弟，我不叫你晏飛。晏飛說：那個是你徒弟？皆因你行事不周，這才招出晏某，與你斷義絕情。紀強說：好晏飛，你說我行事不周，我是那件事對不起你？白菊花哈哈一笑，說：老匹夫這解藥，乃是姓晏的拿銀子所配，囑咐過

你，不叫給別人，如今你見了銀子，他又帶了一個作官的來，你就把藥給了他，救我的驢人去了。不想，要不是姓晏的，拿出銀子來，養活你們全家性命，大概你們一家大小，早就凍餓死了。姑娘在旁一聞此言，早氣得柳眉直豎，杏眼圓翻，說：「好白菊花，實在罵苦了我們了，快與我滾出去罷。」白菊花說：「好了，頭你也敢出口傷人，要不是姓晏的，給你們銀子，你也配花花朵朵，穿穿帶帶，你就將身許我，都報答不過晏大老爺的好處來。這句話把姑娘羞得滿面通紅，說：「姑娘不打你，你也不認識姑祖宗是誰說著，就脫下大衣服，解裙子，到裏間屋內取根。紀強說：「晏飛，我們姑娘得罪你，你可看在我的面上，你走罷，從此咱們也不用師弟相論了。」老太太過來，就往外推著說：「讓你妹子一步，也不算吃虧，你給我們留下這個女兒罷，你要不走，我給你叩頭啦。」晏飛無奈，叫老太太推

到屋門以外，也是活該，姑娘拿了一根棍，老太太叉手一攔，如何攔得住，白菊花在院中，也不肯走，說：「頭你要出來，可是送死也搭著姑娘會些本事，一推老太太，姑娘從旁邊縱出來了。晏飛見姑娘出來，回手把劍抽出來，與姑娘兩個戰在一處。屋內紀強苦苦哀告晏飛，說：「晏大爺，你少許看著老漢一點情面，可千萬別結果我們女兒的性命。」老太太只在院中，跪著求饒。白菊花聽著紀強說着可憐，並且又有老太太叩頭，自己也不好意思說也罷，晏某看在你老夫妻的面上，饒了你的性命，去罷。隨說著，又假砍了一劍，直奔牆來，一抖身，躡出牆外。按說姑娘就應不追，這紀賽花性如烈火一般，隨跟著也就竄上牆去，那知曉白菊花縱身躡出牆外，原來沒走，就在牆根下一蹬，掏出一隻鏢來，在那裏等著。姑娘不追便罷，他要追來，說不得，將他打死。不料姑娘真又追上牆頭，往外一探身，白菊花把手中鏢往上一抖，只聽得撲哧一聲，姑娘翻筋斗，摔將下去，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老太太眼看著姑娘由牆上摔下來，自己趕到跟前，細細一看，哎呀一聲，也就跌倒在地。要問母女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爺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賊

且說姑娘被白菊花一鏢，正中咽喉，由牆上摔將下來，仍掉在院內。老太太過去一看，罵道：「好白菊花天殺的！隨即也就死過去了。淫賊復又回來，還要分證分證這個理兒，二番縱進牆來，低頭一看，原來他師妹帶老婆子一併全死過去了。白菊花反倒哈哈一笑，說：『頭非是晏飛沒有容人之量，誰叫你苦苦追趕，自己招死，休怨我晏某。屋中紀強雖然雙目不明，耳音甚好，就知道姑娘掉下牆來，準是中了白菊花的暗器，又聽老婆罵了一聲天殺的，後也不言語了，必然也是背過氣去了。』紀強高聲叫道：『晏飛，你別走，進屋中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晏飛說：『可以使得！將進屋，老婆子悠悠氣轉，說：『晏飛天殺的呀！你要了我女兒性命，我們兩口子年過七十，膝下無兒，只生這一個女兒，你還給我打死了。』老頭子老天殺的，你教的好徒弟，教他暗器，如今他把暗器打我的女兒了。我女兒一死，我就不要活著了。』晏飛你把我殺了罷。說畢，扒將起來，把晏飛衣裳一揪，說：『你就是殺了我罷。』白菊花用手一推，說：『要尋死，難道你不會自己行一個拙志麼？』老太太復又爬起來，說：『我要死在你手裏，你也好大大的有名。』說完，對白菊花將身一撞。晏飛往旁邊一閃，對著老太太後脊背拍的一聲，打了一掌。老太太如何收的住脚，撲的一聲，頭顱正撞在牆上，撞了一個腦漿迸裂。老太太一死，白菊花反倒哈哈大笑，說：『老婆子，你頭碰在牆上，你自己觸牆身死，可不是晏某要你性命。』屋內紀強聽得確實，連連叫道：『晏爺，晏大兄弟進來，我有兩句好話，說完了你再走。』晏飛說：『可以使得，難道我不敢進來不成？』白菊花進到屋中，一拉椅子坐下，說道：『老匹夫，你叫晏某進來，有什麼言語快些說來。』紀強說：『晏飛我一家三口，到死了兩個，全都喪在你手，一個是你一鏢打死，一個是你摔死，你看我雙目不明，什麼人服侍于我，不如成全了你這個孝道之名罷。以後必然有你的好處。』隨說著話，躡下炕來，就往白菊花懷中一撞，說：『晏飛，快些拉劍，我速求一死。』白菊花復又把師父一推，老頭子嘆咚一聲，摔倒在地。晏飛說：『你要尋死，何須晏某下手。』紀強說：『晏飛，你不敢殺我，你可別走，等著我死後之時，你再走不遲。』隨即自己摸了一根繩子，復又上炕，摸著窗櫺，把繩子穿過來，打了一個套兒，揪著繩子，大聲嚷道：『街坊

隣舍，大衆聽真，若要是會武藝的，你們要教徒弟時節，千萬可別像我教的這個徒弟。我將平生武藝，一絲兒也不剩，又傳了他的暗器，他把本領學全，才把他師妹打死，摔死他的師母，逼死他的師父。晏飛呀！晏飛！但願你小年紀，一天強似一天，陽世之間，我也難以辯理，我就在閻王殿前，與你分辯去就是了。說罷，把繩子往脖頸一套，身子往下一沉，手足亂蹬亂踹，轉眼間就氣絕身死。白菊花哈哈一笑，一家三口，雖然廢命，全是你們自招其禍，可與姓晏的無干，晏某去也。叫展南俠在牆頭之上，聽見說紀賽花叫淫賊一鏢打死，師母撞死，師父弔死。展爺一瞧地下，躺著姑娘，這邊躺著個老太太，屋裏燈影，照著窗櫺紙，明現老頭在窗戶上吊。展爺一想天地之間，竟有如此狠心之人！就在房上一聲喊叫，說：「呸！狠心賊！往那裏走？」說畢，躡下牆來。晏飛一看，是南俠到了，嚇了個胆裂魂飛，只不敢出屋門，嘆一口，將燈燭吹滅，自己攏了一攏眼光，一回手先把板櫬，沖著展爺丟將出去。展爺往旁邊一閃，就見白菊花，隨著這條板櫬出來，一見白菊花，用手中袖箭，就打將出去。晏飛可稱爲久經大敵之人，趕著一彎身，那枝袖箭就從耳旁過去，正釘在門樞之上。展爺一袖箭沒打着晏飛，隨即把寶劍亮出來，二人交手，晏飛總得防著，別撞著展爺的劍上，此時就打算買一個破綻，躡出圈外，好逃出自己性命。展爺施了一個鷹探爪架勢，白菊花用了個鶴子翻身，躡出圈外，撒腿就跑，左手一按牆頭，躡出牆外。展爺也跟將上去，往外一看，白菊花一直奔西。展爺翻下來，尾于背後。白菊花施展平生的夜行術，展爺後面也是如此。白菊花跑著，忽見前面一帶松林，遠遠就瞧見松林外，蹲著一人。晏飛心中一動，天有二鼓之時，這個還在這裏蹲著，要是他們一同的人，我可大大不便，要是我們綠林剪徑的人，我與他調個坎兒，他必放我過去，替我擋敵一陣，我就穿林而過，逃躡性命。他剛要調坎，忽聽蹲著那個人，哼著一聲，說：「前來的是什麼人？快些通名上來，老西在此，久候多時。」白菊花一聽，是山西口音，不覺心中一動，暗說：「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過，有個山西人，與綠林作對，如要在此處見著他，大大不便。」說此人足智多謀，鬼計多端，只怕我要不好！正在疑惑之間，越跑越近，見他是兩道白眉，

又聽得後面展南俠叫道：前面是徐姪男嗎？就見對面那人說道：正是徐良，那旁敢是展大叔？追的是什麼人？展爺一聽是徐良，不覺喜出望外，連連說道：這是國家要犯，別放走了，千萬把他捉住，方好。徐良說：這就是白菊花王八養的，遇見了俺，就沒有你的走了。你道這徐良怎麼在此？皆因衆人奉旨回家，祭祖的祭祖，完姻的完姻，惟獨徐良跟著穿山鼠徐三，覓回山西祁縣徐家鎮，父子榮歸，親族人等，俱都臨門賀喜，連本縣縣大爺都來拜望。家中搭棚請客，熱鬧了十餘日，親友俱都散去，家中透著清淨。徐良在家無事，想著倒不如早些上京，任差罷。這日辭別父母。三老爺囑咐幾句言語，在相爺台前當差，必要實心任事。徐良遵聽父母，帶著川資銀兩，一路曉行夜住，飢餐渴飲。這日正走在晌午時候，就覺腹中飢餓，找了飯店，吃些東西，到了後堂落坐，要了些飯食。見堂官在屋中，貼了許多紅帖，上面寫著莫談國事。徐良吃着，就問過賣：那寫的什麼莫談國事？過賣說：皆因我們這裏出了一件新聞的事。又問什麼叫新聞的事？過賣說：離我這裏，有幾十里地，有個潞安山，山內有個賊，叫白菊花，偷了萬歲冠袍帶履，開封府大人們，有死有帶傷的，沒人把晏飛拿住。我們這鋪子裏，吃飯喝酒的，全講究此事，我們貼上這個帖，也免免口舌。徐良聽在心中，給了飯錢，出了飯店，連著夜往上走。將有二鼓多天，就瞧見二人往這裏跑。自己一說話，那旁展爺叫他拿人，往上一迎。白菊花聽的就是一鏢，山西雁栽倒在地。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

且說白菊花被徐良擋住，自己一着急，掏出一隻鏢來，一鏢先把前邊這人打了，到底剩下一個就好辦了。說時遲，那時快，身臨切近，颼的一聲，打出去了。就聽那邊哎喲一聲，嗙咚栽倒在地。白菊花暗暗歡喜，想道：是人只可聞名，不可見面，要叫房書安一說，世間罕有，真如天神一般，一見面就死，是個無能的小輩。此時展南俠嚇了

一大驚，怎麼見面徐姪男，就受了他的暗器。展爺正在心中難受，白菊花看看臨近，正要把劍去剝，就見徐良使了一個鯉魚打挺，說還了你罷！把那隻鏢對着白菊花打將出來，虧得晏飛眼快，往下一蹲身，就從頭巾上，颼的一聲打將過去。把後面展南峽，又驚又喜。原來徐良專會接暗器，他聽展爺說是國家要犯，他就知道是白菊花，如今要拿着白菊花，入都任差，可算大大一個體面。忽見白菊花就是一鏢，早往右邊一閃，用右手把鏢一接，不能就往外打，有個原故，鏢尖冲着裏，若要當面把鏢倒過去，怕人看出破綻。往後一仰身子，用了一個後橋的工夫，後脊背將一黏地，手內不閒著，把鏢倒過來，鏢尖冲外，腰間一挺，就颼的一聲，把鏢打將出去。白菊花剛剛躲過，把晏飛嚇了一個胆裂魂飛，不是眼快，險些中了自己暗器。徐良回身就跑，就把弩箭收拾妥當，一回身說：白菊花你真不要臉，你是苦苦的欺侮我老西，我給你磕一個頭。白菊花一想：他給磕頭，不定按著什麼意思！房書安說：這人鬼計多端，必要小心一二。正在思想之間，颼的一聲，就是花裝弩到，他往下一縮脖頸，就從頭巾上過去，算來未能傷著皮肉。又往對面一瞧，哧的一聲，左手鏢打將出來，他往左邊一閃，剛剛躲過。右手飛蝗石到，吧的一聲，正打在腮骨上，頃刻間外面浮腫，口中鮮血直流，只打得白菊花，咬著牙往口裏吸氣，暗暗又是恨，又是怕，隨即一縱身，徐良那口刀，對著頂門就刺，口中罵道：好白菊花烏八的東西，你沒打聽老西是誰？晏飛說：你敢出口傷人，好小輩看劍。刀劍一碰，耳聞聽噲啞一聲响亮，又看見半空中火光亂迸，把二人俱都嚇了一跳，彼此躡出圈外，本人看自己兵器。徐良看大環刀沒傷，自覺滿心歡喜，晏飛看他的沒傷，也覺著壯起胆來。你道這兩口寶劍，碰在一處，怎麼俱都沒傷？皆因所造這兩口刀劍的年月不差往來，都是晉時年間，赫連老丞相所造，故此刀劍剛柔不差多少。再說若用刀劍的招數，並沒有刃傷刃之理。這二人是白菊花要削徐良的刀，徐良的主意，是拿大環刀斷他的寶劍，這才刀刃碰在劍刃之上。晚間這二人交手，刀劍上下翻飛，如同打閃一樣。展爺此時在旁邊瞧看，暗道：若要下去幫着，併力捉拏，豈不是有意要搶他的功勞麼？一想，不肯下去幫他，只是在旁邊

喝彩。白菊花明知自己要輸，打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自己打算要跑，賣了一個破綻，往前虛扎一劍，徐良剛一躲閃，白菊花一個箭步，早就躡出圈外，直奔正西跑下去了。徐良尾于背後，緊緊的一追。展爺在徐良身後，也就趕下來了。那白菊花驚弓之鳥一般，自恨肋下不生雙翅，又聽得後面徐良直罵，你鳥八的，就讓你跑上天去，老子追你上天去，你要入地了，老子就躲你三脚。展爺在後聽着暗笑道：人家要上天，他也趕上天去，人家要入地，他可不入地追趕，他躲他三脚。怪不得四哥說過，這孩子連一句話，都不吃虧。展爺瞧白菊花躡入樹林去了。聽見徐良說：你進樹林逃命，老子要是進樹林追趕，透著我沒有容人之量，皆因我展大叔說：你是奉旨捉拿之賊，誰叫你罪犯天庭，這可別怪我了。先說的很好，後來把這事推在展爺身上，一抖身躡入樹林，又追下來了。白菊花先一喜歡，進樹林將一緩氣，聽著他不追了，嗣後來仍是追，自己無奈，就卽往前跑出了樹林，扑奔西南。究竟這一方，離著鵝峯堡甚近，白菊花道路甚熟，忽然想起一條生路，離此不遠，有一條大河。心中想著：這老西要是不會水，我借水遁，可就逃了性命，他要會水，今天我這條命大約難保。隨往前跑著，遠遠就望見前面一帶是水，心中歡喜，向前飛奔。徐良在後面，望見大河相近，那白菊花回轉頭哈哈一笑，嘩的一聲，鑽入水去了，復用踏水法把身子往上一露。再看徐良站在旱岸之上，說：便宜你活兩天，逃生去罷。展爺趕到跟前，低聲問：姪男你也是不會水呀？徐良說：姪男不會水，你老人家水性如何？展爺搖頭。徐良才雙膝點地，給展爺叩頭，問：展爺來歷？南俠就將萬歲丟冠袍帶履，奉聖旨相諭前來拿晏飛。邢家弟兄，總鎮大人被傷，同鄭天惠來討藥，鄭天惠帶傷，白菊花鏢打師妹，摔死師母，逼死師父，自己趕追白菊花的話，學說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直氣的破口大罵。南俠又問徐良的來歷，徐良也把自己家中之事，半路在飯店，聽人講說白菊花的事情，也就學說一遍。展爺說：你來得甚巧，你先同著我到鵝峯堡，看看鄭天惠鏢傷全愈，幫著他葬埋紀強全家之後，我們再奔徐州公館相會。山西雁連連點頭，就同南俠奔鵝峯堡，暫且不提。單說白菊花由水中，見徐展二人，全不下來，自己放心順水而走，行

了有二里之遙，方才上岸，找了一個樹林，把衣服脫將下來擰水，在那裏抖晾。不料打樹後，躡出兩個人來，拿著兩口刀，撲奔自己，把刀就剝，把淫賊嚇得魂不附體。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鄭天惠在家辦喪事 多臂熊葦塘見囚車

且說白菊花，在樹林內脫下衣服抖晾，心想半夜之間，並無人行走，也就把中衣脫將下來。不料樹後有兩個人，全都拿著刀，趕奔前來。淫賊也顧不得穿中衣，赤著身體，手中拿定寶劍，迎面而站，用聲招呼道：來者何人？那二人方才站住，對面答道：莫非是晏寨主白菊花說？正是小可晏飛。前面是五哥麼？對面病判官周瑞說：正是劣兄周瑞。白菊花又問：那位是誰？周瑞說：就是飛毛腿高大哥。白菊花說：二位哥哥等等，待小弟穿上中衣，再與哥哥見禮。白菊花把一條溼褲子，暫且先行穿上，並未穿上身衣服，三個賊見面，全都行禮已畢，問白菊花爲何這等模樣？他將自己之事，對著二賊學說一遍。又問高解周瑞：因何到此處？這二人把脚一蹶，咳了一聲，一個說：丟高家店的原由，一個說：失桃花溝的故事。白菊花一聞此言，說：咱們三個人，同病相憐，你們二位，也是受徐良之苦，我今日是初會，這個山西雁，一見面，連我的鏢，就是四宗暗器，末尾受了這一飛石，正打在我腮頰之上，你們二位請看。二賊一瞧，果然臉上浮腫，三個賊一齊又咒罵徐良一回。晏飛問：你們二位，意欲何往？周瑞高解一齊道：我們二人在宋家堡會面，在那裏見著南陽府的請帖，本打算約會宋大哥，一同上圍城子，不想宋大哥染病，他不能前去，我二人一路前往柳家營，又見柳大哥門首，有許多官人看守，他那一座空宅，我們才草草打聽打聽，方知曉你們事情，我們也不敢走大路，也怕碰見徐良，由小路而行，不料走在此處，遇見賢弟。咱們三人，會在一處走路，滿讓碰見那個狗娘養的，也沒甚大妨礙。白菊花說：從此就要投奔南陽府，我總想這個老西，不肯善罷甘休，倘若跟將下來，你我三個人，仍是不便，依我愚見，不如不管南陽府事，同着我，投奔河南洛陽縣姚家寨。

那裏去，高枕無憂。周瑞說：還是上南陽府爲是，別辜負東方大哥，下請帖這一番美意。高謝也願意上南陽府，白菊花無奈何，只可點頭，又有兩個人，幫著他抖擻半天衣服，就在半乾的光景，穿帶起來，有四鼓多天，三個人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且說展熊飛回鵝峯堡，一路走著，徐良便問道：白菊花這一跑，但不知他投奔何方？展熊飛說：他這一走，無別處可去，必是上南陽府。東方亮那裏去？徐良問：你老人家，怎麼知道？展熊飛就把趙虎私訪羣賊怎麼說的話，告訴徐良一遍。不但他上南陽府，並且五月十五日，那裏還有擂台呢！再說萬歲爺冠袍帶履，也在東方亮家內。徐良一聞此言，喜之不盡，說：大叔你老人家，總得急速回去，醫治總鎮大人要緊。娃男就在此處把紀家事辦完，我就奔南陽府去了。展爺說：好！你若先去，我告訴你一個所在。這南陽府，我是到過的，在西門外有個鎮，叫五里新街。這個地方，從東至西，整整五里長街，熱鬧非常，你在那裏找店住下，等候三五日的工夫，你要出來打聽，我們到那之時，找一座大店，打下公館，你若打聽明白，咱們好會在一處。徐良點頭，隨說著，就到了紀強的門首，雙門大開，就聽裏面哭泣聲音。叔姪二人，進裏面見鄭天惠大哭，展熊飛勸他止住悲淚，與徐良二人相見。展南俠不能在此久待，教給徐良一套言語，展南俠由此起身，連夜回奔徐州而來。展熊飛回徐州，暫且不提。單言徐良叫地方過來，吩咐先預備三口上好的棺木，這裏現有二百兩銀子，叫地方拿去辦理。又叫買鯽魚做湯，多買些金銀錢紙鏢錠，書不重敝，天光大亮，俱已買齊，把三個人入殮，將三口棺木支起。鄭天惠喝了魚湯，就如好人一般，請僧人超度陰魂，燒錢化紙，看看紀強，並無親族人等，孤門獨戶，就是鄭天惠披麻帶孝，猶如父母親喪一般。這日晚間，徐良與天惠說：若把老師埋葬已畢，你我二人，可同奔南陽府去。鄭天惠一聲長嘆，說：徐老爺小可本應許展大人棄暗投明，如今一看我師尊之事，我看破世俗，縱有衆位大人，提拔一個紫袍玉帶，也是不能脫過死去，我如今待我師尊葬埋之後，我要入山修煉去了。徐良一聞此言，也覺著好生悽慘。徐良說：既鄭兄一定看破紅塵，我徐良也不敢強扭著兄台，幫我們辦事，我可至明天不候兄長了，我自己要投奔南

陽府去了。鄭天惠點頭，到次日徐良告辭，起身。上南陽府不提。鄭天惠把師父家內房產，還有三十餘畝田地，連使用的東西，盡都出賣，俱以發送師父一家三口。又因到揚州埋葬師叔，諸事已畢，入山修煉去了。單提山西雁，離鵝峯堡，奔南陽府的大路，這日正走之間，忽見前面有一座山，不甚高大，直奔山口而來。行至山口，但見前面一帶葦塘，還是水草，忽然見那葦塘旱岸之上，有打碎的木籠囚車，血跡滿地，又細細尋找，就見靠著葦子底下，顯出衣襟，又有許多折鎗單刀鐵尺，水內也有旱地上也有。徐良一看這個光景，准是把差使在此處教人劫去了。又看了看，這個山裏頭道路，暗道：大約准是山上有賊，若是山中賊寇，將差使搶去，大約這個解差之人，不是叫他們殺死，就是自己逃走性命去了。我若不走這裏，我也就不管，既然親眼看見，焉有袖手旁觀之理。又怕白菊花在此藏躲，我要是上去，倘若遇見，豈不是一舉兩得？主意已定，繞着葦塘，找盤道上山，見前面有一座松樹林子，見樹林內有二人，藏藏躲躲，復又往外一看。山西雁疑惑不是好人，隨即躡進樹林，把刀往外一拉，說聲：「小輩！你們二人，是什麼東西？就看見二人，撲咚跪倒地下。徐良身臨切近一看，見二人在地下扒著，原來是一男一女，俱有六十多歲。兩個人一齊說：「寨主爺！師父饒我們兩條命罷，我們女兒也不要了，連驢帶包袱，全都不要了，望求師父饒我們兩條老命罷！只是苦苦哀求。」徐良說：「老頭子！你睜開眼睛看看，怎麼管著我叫師父，我也不是寨主。那老頭兒往上一看，說：「哎呀！可了不的了，不是你老，我們認錯人了。復又跪下，給徐良叩頭。山西雁說：「老頭子！貴姓？方才說你女兒，是什麼事情？那老頭說：「小老兒姓張，名叫有仁，這是我的妻子，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兒，小名叫翠姐。我們住在徐州府東關，開了一座小店，皆因是我女兒，許了石門縣呂家爲親，人家要娶，離着道路甚遠，前去就親，騎着三匹驢，上面馱着包袱行李，不料正走在此處，也不知此處，叫什麼地方，忽然從山上下來二十多人，內中有兩個和尚，一個是頭陀，一個是落髮的，迎面來了木籠囚車，還有許多官兵，他們大家亂一交手，嚇的我們，也不敢往前走了。打碎囚車，救了犯罪之人，也是個和尚，囚車上救下來，也是個和尚，又有一

個年輕少婦，把兩個武職官，也拿下馬來。還有兩個騎馬官人，叫他們殺了一個，拿去一個。護送官兵，叫他們殺了五六個人，俱都扔在葦塘之內，他們已然上山去了。不料被他手下人看見，過去在白臉的和尙跟前，說了幾句話。他們復又回來，把我女兒攙上驢去，連包袱帶驢，都被他們搶去了。山西雁一聞此言，把肺都氣炸了，說：張老翁！你不要着急，你們且在此處等我。張有仁說：恩公，你要搭救我女兒，凶僧他手下人多，只怕寡不敵衆。徐良說：不怕！你只管放心，你在此處等等，待我上山，看看虛實。就見那老頭兩口子，給徐良叩頭。徐良轉身便走，拐山灣，摸山角，看看臨近，就見一段紅牆，必然是廟。要知徐良入廟，鬧一個落花流水，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準提寺前逢二老 養靜堂內論英雄

且說徐良來到廟前，只見山門內，走出一個人來，好似道人樣子。徐良閃在樹後，等待那人走到，一把抓住，亮出刀來，那人哀告：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故此纔在廟內傭工，我若一死，我的老娘，也得活活餓死。徐良說：不用害怕，你只要把廟內情由說明，這裏是什麼山，什麼廟，廟內住的何等之人，如何劫囚車，如何搶人女子，一一從實說明，我就饒你不死。那人說：我絕不敢撒謊，這個山叫金鳳嶺，這個廟叫準提寺，裏面有兩個和尙，一個叫金箍頭陀鄧飛熊，一箇叫粉面儒僧法都，手下有二十多個徒弟，天天教他們習學槍棍。徐良問：方纔截的這個囚車，是什麼人？那人說：這個囚車，是石門縣來的九天廟有個僧人，叫自然和尙，內中因朱二禿子，吳月娘兒通姦之事，本地知縣叫鄧九如，沒問出他們的親供，將這案解往開封府，由此經過。我們法師傅，有一個徒弟，叫飛腿李賓，他得着此信，給廟中送信。囚車將到，我們二位師傅，就下山去將囚車打碎，救了自然和尙，朱二禿子，吳月娘，拿了一個千總，一個守備，一個馬快頭兒，殺了一個馬快。徐良又問：拿住這些人，此時活著呢？沒有回說，俱都沒殺，幽囚後院。徐良又問：搶來那個姑娘，如今怎樣？回說：全在西跨院，有幾個婦女，在那裏解勸。

于他，這姑娘執意不從。徐良又問：白菊花往這裏來了沒有？回答：不認得白菊花是誰？今天到來了一夥人，內中沒聽見說有個白菊花。徐良問：這夥人都是誰？回說：有個柳旺，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房書安，黃榮江，黃榮海。後又單來了一個人，叫三尺短命丁皮虎，與我們師傅前來送信，南陽府圍城子，有個伏地君王東方亮，定淮于五月十五日，在白沙灘立擂台，請我們前去打擂。徐良一聞此言，果然廟中人不少，回手要結果那人性命。那人說：方纔你老人家饒恕我了，我這一死，連我老娘就是兩條性命。徐良說也罷，不管你說的話，是真是假，我將你捆在此處，撕下他的衣襟，就把他口堵塞。就把那人托將起來，放於樹岔之上，說：等待事畢之時，我再來放你。說畢，轉身進了廟門，直奔裏面，過了兩層大殿，又看見單有個西院，躡上東房後坡，躍脊又到前坡，只見五間上房屋內，燈光閃閃，只見裏面高高矮矮，一個個猙獰怪狀。上首是火判官周龍，單有金箍頭陀鄧飛熊就是他好認，披散著頭髮，箍著日月金箍，面似噴血，凶眉怪眼。飛熊自從清境林追跑，又到了準提寺。這廟中有一位淨修老和尚，鄧飛熊把老和尚殺死，連火工道人盡都喪命，他就爲了廟主。法都由九天廟叫人追跑，也奔準提寺而來，這兩人就在此廟中相會，彼此全都說了自己來歷。法都打發自己徒弟，飛腿李賓，打聽自然和尚的官司，本要約會鄧飛熊前去劫牢反獄。不料李賓回來說：差使解往開封府，由廟前經過。他們下山，就把差使劫上山來，拿了千總郭長清，守備王秀，馬快江樊，被殺的班頭叫秦保，追散護送的兵丁，來到山上，叫自然和尚，從新更換衣襟。朱二禿子也換了衣裳，吳月娘有他本廟中婦女服侍，豔抹濃妝，穿帶起來，好伺候與師傅們斟酒，又勸解翠姐從和尚。翠姐總想要行拙志，反被那些婦女，捆住了雙手。法都鄧飛熊本要叫郭長清王秀江樊帶上來審問，可巧有火判官周龍到。吩咐李賓暫且把他們，押在後面，迎接大眾進來，彼此相見。他們還帶着從人馬匹，俱拴在後院，落坐獻茶。緊跟著三尺地丁皮虎到，大家見禮，隨即就把東方亮的請帖摸出來，與法都鄧飛熊看了，然後擺酒。皮虎問周龍：你們幾位，這是要上南陽府麼？周龍點頭說：正是。皮虎說：你們的請帖，赫連齊赫連方，與你

們送去的，是與不是？周龍說：我們沒見著請帖。皮虎問：怎麼沒見請帖？周龍就將白菊花的事情學說了一遍。鄧飛熊說：怎麼還有這樣一件事？張大連說：柳大哥、周四哥全都吃了晏寨主的掛誤，晏賢弟上鶴峯堡去，大概一二日准來。鄧飛熊說道：如今雖有東方大哥請帖來到，却連一面之交沒有，久聞東方大哥實係是好交友之人。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說：那老哥准准的是講交朋友，普天之下，並無第二。小韓信、張大連說：全是你知道。房書安說：果然我知道，比你年長幾歲。素日他二人本就不對，房書安好說大話，小韓信愛攔他，故此二人不對。張大連、尹他說：大幾歲，就問你知道的事多。東方大哥，他的先人，叫什麼名字？房書安說：教你問不住。外號人稱九頭鳥，名字東方保赤。張大連說：不錯，你知道。先前做甚買賣？房書安說：先前做綠林，又與綠林不同，一二年不定出去做一號買賣，不做。若要買這一次買賣，就奔京都公伯王侯，皇上大內，大府財主，做這一次買賣，就是飽載而歸，真有奇珍異寶，價值連城的東西，還有多少陳設，做這一次回來，三五年不用出門，足以穀度用的。再者那品行，不像咱們在家內結交官府，誰也不知是綠林英雄，可稱得出入接官長，往來無白了。張大連說：你知道得了這些寶物，都放在什麼所在？房書安說：他幌著他脖子，哈哈大笑說：你更問著我了，所有值錢寶物，他家內有一個樓，叫藏珍樓，俱都放在裏面。張大連問：這第一寶物，是什麼東西？房書安說：就是那口魚腸劍，由戰國時，專諸刺王僚，直到如今，叫他們上輩，由土中得出，這座樓，就為魚腸劍所蓋。鄧飛熊說：怪不得房爺說的話大，真知道事多。房書安聽人一誇讚，話更說大了，他說：告訴張賢弟，別瞧我年雖小，普天下英雄，我認識有一半。張大連說：你這話越發大了，綠林你認得一半，大概俠義，也可認得。房書安說：七俠五義，南俠做官，北俠是遼東人，那時我在遼東地面，北俠小哪，有人帶他到咱們店內，要給我磕頭，拜我為師。我瞧那孩子，沒有什麼大起色，因此沒收。五鼠五義更差多了，那幾個耗子，不敢與咱們論哥們就是了。張大連哈哈大笑說：有個穿山鼠徐慶，他的兒子，如今可大大有名。房書安連連擺手，幌著腦袋說：不行不行，差的多。徐慶是我把姪，他的兒子，豈不是孫子麼？此

句話不要緊。徐良正在房上聽著，實在忍不住，躡下房來，高聲罵道：「你就叫細脖子大頭鬼王，趁早滾出來罷！重孫子，玄孫子，我是你爺爺，老西是你祖宗，快出來，老西不把你剝成肉醬，你也不知老西的利害。」羣賊聞聽是山西口音，就知是徐良到了，一個個面面相覷。張大連說：「你出去見他罷。」房書安一聽，是徐良的聲音，就往桌底下鑽，說：「你們告訴他，我不在這裏。」張大連說：「你招的禍，你出去見去。」回答：「我不去。」徐良在外邊叫罵。金箍頭陀鄧飛熊一看，俱都不敢出去，大叫一聲：「什麼人敢在我廟中撒野？」鄧飛熊正要摘他的護手鉤，只見三尺短命丁皮虎說：「割雞何用牛刀，待我前去，會會此人。」抖身往外一躍。徐良正叫房書安，忽然裏面一矮子出來，類若猴形，由腰拔出一把短刀，對着山西雁大叫一聲：「你是什麼人？夜晚入廟，快快說來。」徐良一笑，你問老爺，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熊，你叫什麼名字？皮虎說：「要問寨主爺姓皮，叫皮虎，外號人稱三尺短命丁，便是。知你寨主爺的利害，讓你快快逃去罷。」徐良說：「你叫皮孫子。」皮虎一聽此言，氣沖兩肋，說：「好！山西雁看刀。」徐良把大環刀一亮，就見皮虎往後一仰，躺在地下。皮虎他本是這一踰滾堂刀，前番見邢家兄弟時節，就是這一踰滾堂刀，把他們殺了一個手忙腳亂。如今又是這堂刀，滿地亂滾，看他這刀，淨在下三路。徐良一着急，想出招數來了，將大環刀刀尖沖地，刀刃沖外，淨隨着皮虎亂轉，他的刀若是碰在大環刀上，那是准折。皮虎一看，破了他的滾堂刀，不敢久戰，撒腿就跑。徐良並不追趕，低一頭，暗器正打在皮虎腿上，要知皮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鏢打腹中瞬息喪命 刀傷鼻孔忍痛逃生

且說徐良初會皮虎，就破了他的滾堂刀。皮虎不能取勝，往牆上一縱，就被徐良一花裝弩，打在腿上，自己咬著牙，往西一滾，就掉在西院去了。徐良也並不追趕，仍然回來，叫房書安答話。房書安在桌子底下，至死也不出來，火判官周龍與張大連兩人一商議，二人與他雙戰，叫他首尾不能相顧。主意定好，二人一齊縱身，躡將出來，

說：好徐良！你欺我們太甚了。周龍用刀剝徐良面門，張大連繞在後面，用刀就扎。山西雁早已看見，往旁邊一閃，用了一個鳳凰單展翅的架勢，先把張大連這口刀削折，嗆哪一聲，刀頭墜地。火判官就知勢頭不好，也是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仍是要房書安出來。法都柳旺二人說：待我二人結果他的性命。鄧飛熊囑咐二位小心。著法都提了一根齊眉棍，柳旺也是一口單刀，二人一齊從屋內縱身出來的急速，跑得更快。法都的棍對着徐良頂門就打，徐良用大環刀往上一迎，就聽見叮噠，就把齊眉棍削爲兩段，那半截墜落于地。柳旺的刀，也到了徐良照定刀背，往下就砍。虧柳旺抽得快當，不然也就削爲兩段，轉身就跑。徐良也不追趕，一伸手就是一枝袖箭，正釘在柳旺肩頭之上，忍着痛，逃躡性命。徐良還是那頭陀和尚出來，又見他這個大肚子，心中一動。見他提大叫一聲：山西人別走，師傅出來會你。徐良一瞧，正是那頭陀和尚出來，又見他這個大肚子，心中一動。見他提著一對護手鉤，說：多臂熊我與你往日無冤，素日無仇，你尋到我這裏却爲何故？徐良說：你只要把房書安獻出，與你無干。鄧飛熊說：你叫我獻出房書安不難，只要你勝得酒家這對護手鉤，我就把房書安獻出。徐良說：很好。那麼咱就鬧著頑罷。徐良把刀就剝，鄧飛熊用單鉤往上一迎，只聽嗆的一聲，就把他左手那柄鉤，鉤尖削落。把鄧飛熊嚇了個胆落魂飛，再看那柄鉤，類若寶劍相似，只得把右手那柄鉤往上一遞。徐良仍用大環刀，單找他那個鉤兒，嗆哪一聲，也就削斷。此時鄧飛熊也就沒了主意，只可用像雙劍的鉤，往外一扎，徐良用刀一裹，又是嗆的一聲，削去半截。鄧飛熊就拿著兩柄峨眉枝子，就不敢再動手了，也是撒腿就跑。徐良後邊跟下來說：你招寶貝。鄧飛熊他轉身一看，徐良將手往上一揚，這枝鏢沖著肚腹打去，嗩啞一聲，正打在肚臍之內，他就嗩啞嘩倒在地。徐良轉身回來，又對屋門，連連大罵：叫房書安出來，如若不然，老西進去，殺你們乾乾淨淨。黃榮江黃榮海二人說：哥哥你快出去罷，不然連我們都有性命之憂。房書安那裏敢出來，連連求告黃榮江黃榮海說：我要出去，要給他剝成肉泥爛醬，你們二位好兄弟，替我堵擋一陣去罷。黃榮江黃榮海彼此使了個眼色，兩個人把

桌子往起一抬，將桌子一翻，就把房書安露出來了。這兩個，不敢出屋門，把後窗戶一踹，二人由窗戶逃竄性命。房書安也要從後窗戶逃跑。徐良看見屋內無人，早一個箭步，躡到屋中來了。房書安一看，逃走不了，見徐良已到身旁，冷颼颼那口大環刀，往下就刺。房書安就在面前一跪，說：「爺爺！祖爺爺！祖宗！祖太爺爺！你老人家，與小孫子一般見識，只當我是看家之犬，避貓之鼠，偷嘴吃來著，冒犯你老人家，也要生點惻隱之心。你是寬宏大量之人，你就算我爹爹。山西雁直氣得亂躑躅，說我不殺你罷，你是背地裏罵人，實在可恨，我要殺你，你又跪在這裏輸嘴，老西最見不得這苦磨之人，我不殺你，不消我心頭之氣也罷，與你個表記兒罷。咪的一聲，就把鼻子削將下來，鮮血淋漓。房書安回頭就跑，也奔後窗，忍着疼痛，躡出窗外逃命去了。山西雁也不追趕，屋內雖然無人，忽見門外來了，約有二三十人，全都拿着傢伙，打着燈籠，往裏一闖。徐良說：「你們全是和尚的餘黨，我乃御前四品護衛，我就把你們拿住，交在當官。這句話把大衆嚇得驚魂失色，又見鄧飛熊死屍，誰還敢過來，與徐良動手。大衆一齊出門，逃命去了。原來這些人，不盡是廟中僧人的餘黨，有周龍帶來的家人。先有飛腿李賓，偷着悄悄的出去，給大衆送信，還想着以多爲勝，焉知曉叫徐良兩句話，全都嚇跑，連李賓也逃命去了。再說徐良屋內一看，內外並無一人，就想要救翠姐，又要找郭長清、王秀江、樊的下落，只可出了屋子，先把鄧飛熊的死屍，提將起來，往後院便走，到了後院去，在一個僻靜所在，見西北有四扇屏門，單有跨院，看裏面燈光閃爍。徐良進了屏風門，就奔上房，裏面有許多婦女，亂藏亂躲。徐良一聲喊叫，說：「你們大衆，不用藏躲，我也知道，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兒女，只要把吳月娘、翠姐獻出來，就饒你們的性命。如今和尚已然被我殺死，你們大衆，分散他的東西，有親投親，有故投故。衆人一聽，都跪倒，異口同音說：「這就是翠姐、吳月娘與朱二禿子，他們在裏間屋內喝酒哪。徐良見翠姐髮髻蓬鬆，捆着雙手，就問：「因爲何故將他捆上？婦女們說：「他要行拙志。徐良過來說：「姑娘你的父母，俱在廟外，我今殺了凶僧，我這裏就找你父母去，你們三口，等着天亮，你們好投親去罷。和尚已死，千萬不可再行拙志！」

翠姐跪下，與徐良叩頭。婦女們過來與他解綁。山西廳裏間房內，果見朱二禿子與吳月娘，俱在屋中。二禿子正要開窗逃跑，不料徐良進來，就把二人踢倒，捆將起來，撕衣襟把他的口中塞物。就叫那些個婦女們，看著這兩個，如若走脫一個，拿你們治罪，你們大衆，也拾奪東西，天亮方許出廟。衆人齊聲答應。徐良復又出來，往西一拐，單有三間屋宇，門上挂著一個燈籠，有兩個人，在板凳上坐著。徐良往前一跑，亮出刀來，要殺這兩個，這二人一見勢頭不好，開腿就跑。山西雁並不追趕，進屋一看，全是四馬倒攢蹄，三人俱在那裏扒著，給他們解開繩子，把他們塞口之物，俱都掏將出來，還醒了半天。江樊說：「是那位恩公，前來救我的性命？」山西雁說：「正是小弟徐良。」江樊說：「徐老爺呀，想不到你老人家到此，活命之恩，如同再造。」徐良說：「自己兄弟，怎麼鬧起這套言語來了？」江樊把郭王二位叫來，與徐良見禮，復又磕頭道勞，謝活命之恩。徐良連忙攙住，就告訴江樊，把吳月娘朱二禿子一併拿住。又提翠姐之事。江樊問：「那自然和尚，可曾拿住沒有？」徐良說：「就是未曾把他拿住，也不知他的去向。」江樊說：「這個人還是要緊的。」山西雁說：「我認得那個自然和尚，與粉面儒僧法都，咱們不是在九天廟見過的麼？」方才可追跑了。正說話間，徐良眼快，就見由北牆縱下一人，順著東牆，往南直跑。山西雁也往南追，那人剛一上牆，徐良就是一袖箭，正中腿上，撲咚摔倒在地。徐良過來就捆，一看正是自然和尚，高叫：「江大哥，首犯得了。」皆因自然和尚在監中，幽囚的不成人樣，見羣賊一來，自己覺著羞愧，自己在後邊開房之內，先養養精神去。有人與他送信，說大事全壞，自己打算逃命，不料復又被捉。徐良叫江大哥把他搭到前面來。郭長清與王秀搭起來，往前院行走，將到前院。徐良就見房上有一個人影，一幌，山西雁回頭一擺手，自己一蹲身，就聽見房上叫鄧大哥，鄧大哥怎麼早全睡了。徐良說：「沒睡，白菊花纔來麼？」咱們兩個人死約會，老西等候多時了。隨說話吧，咬就是一鏢，要問晏飛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

且說白菊花，同著飛毛腿高解，病判官周瑞，三人一路行走。撲奔南陽府，可巧正走在金峯嶺，與二賊商量，天氣已晚，嚙們到山上，瞧瞧鄧大哥去。飛毛腿說：「上準提寺呀！我與鄧飛熊有仇，我們見面打起來，反得你們相勸。」周瑞說：「你若不肯上去，晏賢弟你辛苦一踰，把鄧大哥陪下來，你們二位在這裏見見，難道說這還不行麼？」白菊花說：「就是如此。」又說：「可有一件，我要一人上山，撞著白眉毛，那時候可怎麼？」高解周瑞齊說：「我們在這裏等候，我們若遇見往上跑，你要遇見往下跑。」白菊花這纔上山，不料真應了他們的打算，可巧沒走山門。白菊花躡牆過來，並沒看出一點形迹，連叫了兩聲鄧大哥，忽聽哼了一聲，又是死約會，不見不散，就見颯的一聲，一點寒星，直奔哽噪而來。晏飛是吃過徐良的苦的了，一聽是山西口音，就把那一團神，看住了徐良。忽見他一抬手，就知他是暗器，果然見他一發暗器，自己一回臉，噹啷一聲響亮，那隻鏢墜落在房上，又縱身躡下房來，意欲跑逃。早叫徐良迎面一刀。白菊花無奈，只可亮劍招架，隨動著手。徐良說：「今天看你烏八的，往那裏跑？」依著我說，早早過來受拴便了。白菊花盡憤記著要跑，忽然賣了一個破綻，仍是躡出圈外，一直撲奔廟外去了。徐良尾於背後，跟將下來，出得廟外，直奔山口。白菊花直奔樹林，找那兩個朋友，到樹林高聲嚷叫，二位兄長快些前來，小弟仇人到了。喊了半天，並不見有人答應。徐良緊緊跟隨，那裏肯放？白菊花一瞧，這兩個朋友，已不在樹林，把晏飛只恨得暗暗咒罵，直跑到天有五鼓，方纔見著前面一道小河擋路，心中歡喜。徐良在後面，也就瞧見了這道小河，就知道今日晚間，拿他不住。果然白菊花，行到此間，哧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便宜你這烏八的，放你逃去罷！」氣哼哼往回來便走，又到廟中。此時江樊三個人，等著著急，總不見他回來，也是替他耽心。徐良見著江樊，把追白菊花的事，對他們學說一遍。江樊說：「可惜可惜，總是他們不該遭官司之故。」徐良先下山，到葦塘找著那老夫婦，把他們帶上山來，見了翠姐，連他們的驢，帶包袱，俱都找著一家三口，全給徐良叩頭，等著天光大亮，俱都起身去了。又有那些婦女，也都揹包袱，與大眾磕頭，逃命去了。復又叫江樊下去，找本地方官，與此處的地

方預備木籠囚車，裝上三股差使，知會本地面，武營官兵護送。將死屍俱都拋棄在山澗，樹上那個人，也放他逃生了。廟內還有許多婦女的東西，俱都入官，廟中從新另招住持僧人。所有死去的兵丁棺木成殮，准其本家領屍葬埋。本地地方官另有賞賜。江樊的夥計，也是用棺木成殮，由本處送往石門縣。鄧太爺另有賞賜。徐良把此事辦完，方纔起身投奔南陽府，暫且不提。單提周龍那些賊，陸續全都跑下山來，一直往西北。皮虎亂打唿哨，慢慢大家全都湊在一處，就是不見房書安。鄧飛熊自然和尚，忽見前面黃榮、江黃榮、海李賓還有三四個夥計，喘吁吁走到跟前，說衆位寨主、鄧師傅死了，房爺不定死活，被老西拿住了。大衆嘆息一回。周龍說：「咱們也就走罷，少時他要下來，咱們也是不便說。畢大家又跑。」張大連說：「站住站住，你們都嚇暈了麼？」周龍說：「什麼？」張大連說：「南陽府怎麼往北走起來了？」皮虎說：「對呀，復又往南。」周龍說：「大家可留點神，瞧著那小子。」正說之間，皮虎說：「你們瞧那邊，那裏爬著個人，別是他罷。」衆人俱都不敢往前再走，又聽哼了一聲，險些就把大衆嚇跑。細細聽來，原來不是，却是房書安在那裏走著。沒有鼻子，纔哼了一聲，就把大家嚇了一跳。身臨切近一看，却是房書安，他一瞧大家，不覺嗚嗚噎噎的哭起來了。說：「張大哥，你害苦了我了。」衆人聽著，又是要樂，又替他慘，樂的是人，要沒有鼻子，說話實在難聽，慘的替他難受。張大連說：「我怎麼把你害苦了？」房書安說：「要不是你沖著我說七俠五義，我焉能落得這樣光景？」張大連說：「你說的他比你晚著兩輩。」房書安說：「不對，我說比他晚著三輩。」幸虧這位祖宗手下留情，不然把我這個前臉砍下來，盡剩下一個腦杓子，還活個什麼意思。這可真就是沒臉見人了。」張大連說：「咱們閒話少說，急速快走纔好。」房書安說：「我可實在的走不動了，寸步難行，那位行好，揹我幾步。」衆人異口同音說：「誰能揹你？」房書安說：「別人不行，黃家兄弟還不行麼？」他們兄弟兩個，是我帶出來的，難道說哥哥就沒一點好處不成？你們自己也摸摸良心想想，若有點好處，你們就揹我兩步。」二人剛纔要揹，張大連使了個眼色，說：「可了不得了，那個削鼻子的又來了，說畢就跑。」大家一齊開腿，把個房書安嚇的也是爬起來就跑，直跑了約有一

里多地，方敢站住。房書安嘆咤一聲，坐在地下。說：「哎呀！可累死我了！」又問：「他真來了麼？」張大連說：「我瞧著像他，原來不是。」房書安說：「韓信哪，你小心著，蕭何罷，你有多麼損張大連。哈哈一笑，說：「起來走罷。」房書安還教黃家弟兄搯他。黃家弟兄無奈，只得攙著房書安緩緩而行，大衆奔南陽不提。再說白菊花由水內上來，又是抖晾衣襟，方纔見著高解周瑞，就氣哼哼的說道：「你們二人，太沒義氣了，我被徐良追趕下來，你們不知往那裏藏躲去了。」二人齊說：「我們見著老西追趕，我二人若不是有一山洞救命，我們也就性命休矣。」白菊花問道：「你們怎麼也叫徐良追趕下來？」二人回問：「你是怎麼叫他追趕下來？」白菊花就把廟中之事細說了一遍。這二人又是一番納悶。原來這二人，不是遇見徐良，是房書安往下跑的時節，由鼻子內一哼，他們疑是徐良來了，這才知道陰錯陽差。三個人商量一路前往，白菊花執意不願上南陽府去了，他說：「老西既然到這裏，必然也是要上南陽府去的，咱們要奔南陽，他也上南陽，這一走，豈不是碰在一處麼？」二人說：「焉有那麼巧的事，哪？越怕越不好，你這樣一個人，要是怕他，似乎我們二人該當怎樣？」白菊花却被這兩個人一說，並且他還有一點心事，只可一路前往，三個人同走不提。再說徐良奔南陽府，不走大路，盡抄小道而行，走著路，忽然想起房書安說：「東方亮家內有個藏珍樓，樓裏面有一口魚腸劍，大概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也許在樓內收藏。我若到南陽府，一者爲請冠袍帶履，二則若能把魚腸劍得在我手，又有大鑲刀，也不是自負，走遍天下，某家可算第一的英雄了。只顧思想往前正走，忽聽有悲哀慘切之聲。望樹林一看，有一個年老婆子，在這裏拴上了繩子，正要自縊，將要往上一套脖頸。徐良喚叫老太太，我看你若大年紀，因爲何故，要行拙志？那老婦人說：「爺台你不知道，我生不如死。」徐良問：「你有什麼難心之事，對我說明，倘若我能與你分憂解惱，也是有的。」那個老婦人說：「爺台說出來，你也難管人命關天之事。」徐良說：「我偏要領教領教。」那老太太把那一五一十的事情，細述了一遍。徐良一聞此言，呆呆發怔，要問那老太太說些什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毛孔愛財設巧計 山西雁貪功墜牢籠

且說徐良問那婆子，因何自縊？那老婦人說：我娘家姓石，婆家姓尹，我那老頭子早已故去，所生一子，名叫尹有成，在光州府知府衙門，伺候大人。老爺很喜愛我那兒子，前日派他上京，與老爺辦事。皆因夫人有一頂珍珠鳳冠，有些損壞之處，咱們本地沒有能人，派他上京收拾。遂給了他一匹馬，賞了他幾十兩銀子盤費，皆因出衙天氣就不早了，又因我這兒沒出息，喝了會子酒，天氣更晚，他拿著老爺要緊的東西，天晚就不敢走了。回到家，次日早晨起身收拾，不料就在夜晚之間，連馬匹帶這頂珍珠鳳冠，盡被賊人偷去，就是老爺賞的盤費沒丟。我兒急得要死。我們街坊，有一位老人家，問他昨日出衙門時節，喝酒還是自己一人？還是同著朋友？我兒一生，就是好交朋友，進酒鋪時節，是一個人，後來有一個朋友，把他那酒搬在一處，二人同飲，還是那人會的酒鈔。徐良問說：那個朋友姓什麼？素常是好人歹人？可曾對他提這鳳冠的事情？沒有。婆子說：你老人家實在高明，我們街坊，也是這樣問他。這個人是在馬武舉家使喚的，名叫馬進才，也曾對著他提講上京，給老爺辦的事情，我們街坊，就叫我兒找他去，我兒一找他，別的倒沒問著，看見他老爺，給他那匹馬，由馬武舉家出來，另換了一副鞍轡，又有人騎著走了。我兒一追問他這些事情，他反倒打了我兒子一個嘴巴，我兒揪扭他上知府衙門去，怎奈人家的人多，反道把我兒子打了，我兒一賭氣，上衙門去，親身見老爺回話。老爺不但不與我兒子作主，反倒把我兒子，下到監中去了。徐良說：既然有這匹馬的見證，怎麼老爺會不與你兒子作主？老婆子說：他們都是官官相護，這個馬武舉，又有銀錢，又有勢利。徐良問：這個馬武舉，他在那裏住家？婆子說：就在這南邊，地名叫馬家林。先前他在東頭住，皆因他行事不端，重利盤剝，強買強賣，大斗小秤，欺壓良善。可巧前幾年有二位作官，告老還鄉。在那裏住不了拉，搬在西頭住了，東頭如今改爲二友莊，西頭仍是馬家林。徐良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婆子

說：他叫馬化龍，外號人稱金毛吼。徐良一聽，就知道八九準是一個賊。說：老太太，你只管請回家去，我自有意保你的兒子，明天就能出來，一點餘罪沒有，你可別行拙志。那婆子道：多蒙你安慰，我想我娘家叔叔，有錢有勢，尚且不肯出力。我告訴了他，他對着我說：馬家勢大，外面不可多講，待我慢慢打聽。我想此事那裏等得，兒子性命一定難保，故此要行拙志。徐良說：你老人家暫且回家去罷，全有我哪。婆子說：爺台此話是真是假，有什麼方法救我兒的性命，如果真能搭救我兒，慢說是我，就是我去世的夫主，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隨說著話，眼淚汪汪的，就與徐良下了一跪。山西雁最是心軟的人，看老太太這個光景，他也要哭，彎著身打一恭，說也罷。老太太送我回家去罷。伸手把那根繩子，抖將下來，用自己的刀，砍得爛碎，拋棄於地。同著石氏回家。那婆子讓他到家中獻茶。徐良執意不肯，臨走時，節節緊緊的囑咐，就怕他行了拙志。等著婦人進門之後，自己才奔馬家林而來，見著人打聽明白馬化龍的門首，繞著他周圍的牆，探了探道，預備晚間，從那裏進去。此時天色甚早，又到二友莊，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村莊，起了二個地名，都是前中後三條大街，只有一個小小的茶鋪，帶賣老餅拉麵。徐良將就著在那裏，吃了一頓飯，會了飯賬，也不肯走，假裝著喝茶，爲的是耗時候。等到初鼓，堂官要上門了。徐良暗道：是這時候了，立起身出得店門，直奔馬化龍門首，到了後牆，縱身躡牆上去，並沒換夜行衣，就把衣襟吊起，袖子一挽，把大鑽刀，插在獅鸞帶裏。在牆頭上往裏一看，是一個花園子景象，就躡下牆頭，腳落實地，往前撲奔，越過兩段界牆，正是五間廳房。前後窗戶，裏面燈光閃爍，男女說話的聲音。徐良就從窗櫺紙，用指尖戳了月牙窟窿，一目往裏窺探，但見有個婦人，年紀四十多歲，滿臉脂粉，珠翠滿頭，衣服鮮明。上垂首坐著個男子，也戴四旬光景，寶藍緞子壯巾，藍箭袖，黑紫面皮，粗眉圓眼，壓耳兩朵黃毛，外號人稱金毛吼，却是一腦袋黃頭髮。這個外號，因頭髮所起，身高八尺，膀闊三停，不問可知，準是馬化龍。他那裏吩咐叫婆子，把那東西取出來看看。就見婆子，拿出一個藍布包袱來，解開蘇花扣兒，裏面還有一個油綢子包袱，打開露出一個帽盒。把帽盒打開，

裏面俱用綿絮塞滿，怕的是一路上磕碰，俱都是珠翠做成，燈光之下，耀眼生光。此物雖舊，上面寶石珍珠，可算價值連城，就是有些損壞之處。那婦人看著，哈哈大笑，說：「老爺！咱們家中雖然有錢，要買這頂鳳冠，只怕費事，這就是咱們馬進才的好處。」馬化龍說：「要沒有范大哥在此，也是不行。」正說話之間，忽見進來一個婆子，說：「范大爺外面有請。」馬化龍回頭告訴婦人，收在櫃內。馬化龍出去。徐良想著要盜他這頂鳳冠，自己躡身下來，想一個主意，把婦人誑出來，盜他那鳳冠，叫他們不知覺，方算手段。正在思想之間，忽聽屋中婦女們一亂，就見那些婦女往外亂走，齊說：「別嚷別嚷，這是太太的造化。」方才那個婦人說：「待我把金簪子拔下來，插在裏頭，就走不了。」徐良一聽，就知是有夜行人了。自己雖然沒有那種物件，聽見師傅說過，夜行人有一宗留火遺光法，盡爲的是調虎離山計。無論地下，牆上一躡，自來的冒煙，大片的火光，用手摸著不燙，也燒不著什麼物件。前套七俠五義上，雙偷苗家集，白玉堂用過一次，雙偷鄭家樓時節，丁二爺用過一回。鄧車盜印，鄧車用過一回。如今山西雁一聽，就知是這宗物件，自己打算不管什麼人，用的這個法子，我先進去，拿他這頂鳳冠。不料這窗戶，由裏面鎖了個結實，只可由前邊進去，只見有人早進來了，但見那人，一身夜行衣靠，背插著一口剛刀，面白如玉，細眉長目，鼻如懸膽，口賽硃塗，伸手把包袱後一攏，沖著徐良這箇窟窿，嗤的一笑，嘆一口將燈吹滅。徐良一著急，望後倒身，噲上房去，越脊縱到前坡，見那些婦女，仍然還圍著花盆子亂嚷呢！就見那條黑影，直奔前邊去了。徐良怕的是把這物件，落在賊人之手，那可無處找了，緊緊的一追，追到前邊，也有五間上房，東西的配房，再找那人，蹤跡不見。只可上了西房，往前坡一扒，只見上房屋中，打著簾子，點定燈燭，有一張八仙桌子，正當中坐著一個人，身高七尺，一身皂青緞子衣襟，面似瓦灰，微長髭鬚，下垂首坐的，就是馬化龍。吩咐一聲擺酒，從人登時之間，羅列杯盤。馬化龍親身，與那人斟酒，連進三杯，喝完了各斟門杯。將要說話，從人進來報道，說：「外面二位，複姓赫連的求見。」馬化龍吩咐一聲請，說：「范大哥少坐，待我迎接二位賢弟。」不多一時，就見三個人進來。徐良見這兩個人，俱是散

披英雄髦，細身長腿的，全是賊頭賊腦的，到了屋中。那人也就站起身來，抱拳讓坐。馬化龍說：三位不認識，我與你們見見，這位姓范，叫范天保，外號人稱閃電手。這二位是親兄弟，這位叫赫連齊，外號人稱千里飛行。這位叫赫連方，外號叫陸地追風。彼此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謙讓了半天坐位，復又落坐，重整杯盤。馬化龍仍在主位。你道這范天保，皆因遇蔣平、柳青，在水內追跑，找了幾處朋友，都未曾住下，這才到馬化龍家裏。可巧正遇馬進才在酒鋪，套了尹有成的實話，回來報信。就是閃電手探了道路，晚間把鳳冠馬匹一齊盜來。正是馬化龍與他擺酒道勞，不想有赫連弟兄到，落坐將酒斟上。赫連齊就把請帖摸將出來，遞與馬化龍。馬化龍叫閃電手念了一遍，方才知道是爲搗台的事情。赫連方說：范大哥，我們就不往府上去了。范天保說：我既然見着，何必再請，要去的時節，我與馬大哥一路前往。赫連齊說：如今出了一個山西雁徐良，又叫他多臂熊，現今咱們綠林，吃他的苦處的可不少啦。范天保問：怎麼？赫連齊說：桃花溝連高寨主那裏，大概連琵琶谷、柳家營、周家巷，全都是他害的這幾處瓦解冰消。咱們要是遇着他的時節，可要小心一二才好。馬化龍哈哈大笑，說：這狗娘養的，若要遇見這廝時，可惜就怕不認得他。赫連方說：好認，這個人長兩道白眉毛。剛才說到這裏，後面婆子，往前跪著亂嚷，說：老爺可了不得了！後面把鳳冠丟了。衆人一聽，大家跑出房來，問：怎麼樣丟的？婆子說：我們瞧見四個花盆裏頭往上冒煙冒火，出來一回頭，就不見了鳳冠。馬化龍說：別是那個山西雁罷，好狗娘養的。還要往下罵，忽聽房上說：鳳冠可不是老西拏去的，我是來與你要鳳冠來了。隨說著躡下房來，閃電手亮刀就砍。徐良用刀一迎，嗆哪一聲，削爲兩段。馬化龍往後就跑，說待我拿兵刃去。徐良後追到院，三間西房，馬化龍先進屋內，徐良到門口，用刀往裏一砍，教人家把自己腕子揪住，往裏一帶，撲嗵一聲，摔將下去。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到賊室搭救賓朋

且說馬化龍引徐良到三間西房，原來這屋中預先就刨下一個大坑，足夠好幾丈深。馬化龍自己做下埋伏，他本要安翻板，還沒安好呢，就是貼著前窗戶，有六寸多寬，一塊板子搭著。馬化龍將一進門，他往北一拐，而向外，腳踏著六寸多寬的板子，手抓住窗楞，看著徐良的刀往裏一扎。馬化龍用單手吊住徐良的腕子，往裏一帶。山西雁就知道裏面有人，只可他力，也就往裏一躡。焉知曉脚找不著實地了，撲咚一聲，擗將下去。馬化龍反躡將出來，到兵器房，取了一口撲刀，撲奔前面來了。將到前邊，就看見幾個人，在那裏動手哪。自己一瞅，就嚇了一跳，但見有四個鬼一般的，只看不出是什麼面目來。全是花綠臉，青黃紫臉，蓬鬆著紅綠的頭髮，有兩個五彩的鬚鬚，纏成了疙疸，每人一口軋把刀，圍住了赫連齊赫連方。閃電手此時，也在壁上摘了一口利刃，七個人在那裏交手。馬化龍一聲喊叫：你們這幾個人，是從何而來？快些說出姓名，是因為何事而至？若是爲借盤費，只管說來，我是好交結綠林的朋友。他們是一語不發。馬化龍一聲吩咐，叫家人抄傢伙拿人。頃刻間，家人掌燈火，擎棍棒，齊聲喝嚷拿人，剛往上一圍。那兩個有鬚鬚的，早就躡出圈外。赫連齊赫連方二人一追，前邊那兩個躡上牆頭。赫連齊赫連方往上一瞧，也要上牆追趕，就見那兩個人一交手，颯颯的就是兩隻暗器。赫連齊赫連方二人，撲咚撲咚，全都摔倒在地。一個是左膀，一個是右膀，中了鏢傷，一狠心將鏢拔將出來，鮮血淋漓，那兩人往東西一分，就躡往東西，配房上去了。閃電手一追上房的揭瓦就打。范天保躲得快當，吧咬一聲，摔在地下。馬化龍着了一瓦，四個人倒有三個受傷，誰還敢追？家人大衆，都湊在一處，圍護著，進了屋子。議論這鳳冠，必是這夥人盜去，幸而一樁好，白眉毛，山西雁拿住了。那三人一齊問道：真個把那徐良拿住了？馬化龍說：拿住了，這可算備而不用，就在後面要安翻板，那個屋子。大家一聽，全都歡喜，說：這可去了眼中釘，肉中刺，他在底下，咱們把他治死，給咱們綠林報過仇來了。說畢，教家人打燈籠，一直撲奔後面，教人先把簾子，摘將下來，衆人站在門檻外邊，拿燈籠一照，再找山西雁，蹤跡不見。你道這徐良那裏去了？原來是他墜落坑中，反眼往上，黑洞洞伸手不見掌。

自己思想，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總是一時慌忙，自己往上一躡，這坑實係太深，縱不上來，又一想生有處，死有地，少刻他們前來，焉有自己的命在。只聽上面有人說話，下面的那位兄台，怎麼樣了？徐良說：你是什麼人問我？那人說：兄台不要疑心，我也是與馬化龍有仇的，皆因我看見兄台，受了他的鬼計，此時馬化龍往煎邊去了，我纔過來救兄。徐良說：既是恩公搭救，我的性命，如同再造。那人說：兄台言太重了，我這裏有飛抓百鍊索一根，你揪住此物，我將兄台導將上來，急速早離險地。只看上邊，千里火箭一晃。徐良這纔看出來了，原來上邊那人，就是拿鳳冠的那人，可不知姓什名誰？就見他把飛抓百鍊索，吧噠往下一扔。徐良用雙手抓住，那人在門外頭，挂起簾子來，用力往上一導。徐良雙腳踮住坑邊，那人一使力，就把徐良提出門外。山西雁方纔撒手，往前行了幾步，急忙雙膝點地，說：請問恩公，貴姓高名？仙鄉何處？那人說：小可姓石，單名一個仁字，外號人稱銀鏢小太歲。徐良一聽，這個外號兒，就知道此人不俗。你道這個人，因為什麼事前來盜這鳳冠？這就是二友莊的，二位老英雄，一位姓石，叫石萬魁，外號人稱翻江海馬。一個叫尚均義，外號人稱浪裏鯉魚。石萬魁跟前一兒，名叫石仁。就是這個石仁，還有兩位姑娘，一個叫石榴花，一個叫石玉花，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鐵掌李成，一個叫神拳李旺。尚義均跟前兩個女兒，一個叫尚玉蓮，一個叫尚玉蘭。就皆因尹有成之娘，哀告他娘家叔叔，就是這個石萬魁，雖然告訴他不管，等著慢慢打聽打聽，教他先回去家中聽信。原來因他是個婦人，怕他嘴不嚴，倘若走露風聲，事關重大，先教他回家，隨後就打發李旺上馬化龍一右一左，打聽這個消息，打聽明白，回來告訴，果有此事。先派家人上光州府拏錢，打點了監中囚頭獄卒。然後約會到尚均義家中，這二位老者，皆因先在遼東作官，一位是參將，一位是遊擊，皆因龐太師專權，辭職還鄉。回到家中，就知馬化龍不是人類，馬武舉到底是個邪不能侵，正他搬在西頭，這邊就改作二友莊，就依石尚家起了，這麼一個莊名。這日晚間爺五個，全都換了衣襟，却是尚均義出的主意，說：此去少不了，要出人命，方纔塗抹臉面。皆因尚玉蘭，很好的一筆丹青，就把他的顏色取來，二位

老英雄，連鬚鬚都塗抹顏色。就是石仁沒改換形容，也沒塗抹臉面。他去盜那鳳冠，他一到馬家之時，就看見良進來，他在前窗戶，那裏瞧着馬化龍出來的時節，他就躲在屋簷底下，後來用流火遺光法，把大家誑出來。不然他拿鳳冠時節，怎麼冲着徐良一笑，他把鳳冠得在手內，送回家去。這是由家內，復又返轉回來，才見著徐良掉在坑中，把山西雁救將上來，又把簾子放下，方才通了自己名姓。復又問徐良的姓氏，徐良就把自己名姓說將出來。石仁說：這可不是外人，請到寒舍一敘，二人躡出牆來，正要回家，忽見一棵樹後，躡出四人來，各執單刀，擋住去路。要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入破廟人鬼亂鬧 奔古寺差解同行

且說石仁一聽徐良，是穿山鼠徐慶之子。可算都是將門之後，邀到家中談話。將一出牆，走不甚遠，忽見樹後，躡躡出四個人來，每人一口利刃，一字擺門，擋住去路。徐良一瞅，原來是四位姑娘。是石榴花，石玉花，尙玉蓮，尙玉蘭四位姑娘，都有高來高去之能，一看天氣不早，一商量都怕天倫有險。說：咱們何不去看看，如若咱們老人家，若是寡不敵衆，咱們好幫助動手。論本事強，就是玉蓮。論聰明，就是玉蘭。論忠厚，就是榴花。論謙和，就是玉花。剛走到樹後，就瞧見前邊來了兩個人影，影抄抄的往這邊奔，故此不知是誰。這四位姑娘，一字排開，把刀全都亮將出來，身臨切近。石仁說：原來是四位妹子，你們急速回家罷。四位姑娘一聞此言，回轉身軀，往家內去了。然後同著徐良，到了自己門首。徐良一看是個世家門景。石仁讓著徐良進了大門，直奔廳房，啓簾進去，落坐。叫從人獻上茶來。徐良問道：貴府還有什麼人？石仁把家內所有之人，當初石萬魁所作什麼官，因何事辭職，娘親妹子，還有兩個師兄，都叫什麼名字，一一都告訴徐良一遍。又把尙家事情，也對他說了一回，又把自己姊姊，外甥不白之冤的事情，又說了一番。問徐良因為何故上馬家去？山西雁也把自己怎麼上京任差，遇白菊花的

事，如今要投奔南陽，請萬歲的冠袍帶履。白晝遇見尹石氏，晚間奔馬家林的話，也就說了一回。石仁說：徐兄！你我一見如故，再說上輩提將起來，也都認得，如不棄嫌小弟，情愿結義爲友。正說話間，從人把衣服拿將過來。石仁告便，到裏間屋中，把白晝服色換好，從新出來，忽見簾櫳一啓，打外面進來四個畫著臉的。將一進門，石仁給見了一見，大家說：洗完臉再見罷。徐良說：哥哥，那位是伯父？石仁告說：這就是我的天倫，把山西雁的事情，替他說了一遍。石萬魁哈哈大笑，說我攀一個大話罷，你可是老賢姪呀！我問你一個人，鐵背熊沙龍，是你什麼人？徐良說：那是我的伯父，是我盟弟的岳父。石萬魁說：你盟弟就是韓天錦與艾虎哪？徐良說：正是說畢，又與徐良見尙均義。徐良也是過去行禮。尙均義說：我也提一個朋友，雲中鶴是你什麼人？山西雁說：那是我師傅。尙均義說：那還是我把弟呢！然後鐵掌李成，神拳李旺，彼此對施一禮。石萬魁吩咐擺酒，這四個人，上裏間屋中，打臉水洗去顏色，更換白晝的衣服。復又出來擺酒，把徐良讓在上面，讓至再三。徐良坐了二席。尙均義坐了首席，大家巡杯換盞。石仁就把與徐良，要結義爲友的事，對著天倫說了一遍。尙均義在旁說：正當如此，都是將門之後，還有一件，老賢姪，你定下姻親沒有？這一句話，把徐良問得滿面通紅，一搖頭說：還未曾定下姻親。尙均義哈哈一笑，說：好！既然未定下姻親，我有兩個女兒，我的長女，與姪男年歲相仿，頗不粗陋，今許與賢姪爲妻，不知賢姪意下如何？再說：懇煩石兄長，作一個媒山保人。石萬魁說：好！我方才一見徐賢姪，就有此意，不料你倒先說出來了。徐良趕緊站起身來，對著二位老者，深深一揖到地，說：非是姪男不願意，此事皆因是奉展護衛所差拿賊，二則沒有我父母之命，此時姪男不敢應允。石萬魁說：此事我們趕緊與你天倫寫信，候你的天倫回音就是了。山西雁說：這還可以，二位伯父，千萬別怪小姪。石萬魁說：尙賢弟，咱們有句話，放著就是了。說畢，從新又飲。石仁問：天倫這鳳冠孩兒已經盜來，你老人家怎麼辦理才好。石萬魁就在石仁耳旁，低言悄語說了一遍。石仁連連點頭。石萬魁立刻吩咐叫從人預備香案。石仁就與徐良冲北磕頭，結爲生死弟兄。徐良犬，石仁小，二人結拜之後，又

重來與二位老者行禮。李成、李旺也過來道喜，直到天亮，殘席撤去。尙均義告辭回家，說：「少刻再來。」石萬魁寫稟帖，拿著鳳冠，見知府去了。石仁與徐良二人到了書房，傾談肺腑，講論些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帶暗器，談得是件件有味。這纔叫人情若比初相見，到老終無怨恨心。吃完早飯，天交午初，門外一陣大亂，徐良與石仁出來瞧着，原來是許多官人都拿著單刀鐵尺，押解馬武舉、威嚇著直奔衙署。原是光州知府此人姓穆，叫錦文，有石萬魁在府中遞了稟獻了鳳冠，報了馬化龍的窩主，家內養賊，現有真贓實犯，鳳冠是由他家內得出。知府一聽，不覺大怒，見了稟帖，見了鳳冠，老爺立刻派三班人等前去拿馬化龍，當堂立等。三班的頭兒到了馬家，林不敢辦案，拿人，把他謊將出來，方才動手，鎖著他，奔知府衙門而來。范天保與赫連齊赫連方一聞此言，俱都逃躡去了。馬化龍正要給那官人的銀錢，官人也說得好：「這是我們老爺要的差使，誰敢自辦，你要親身見了我們大人，倒好辦。」馬化龍無奈，只得跟著他們走就是了。這知府大人升堂，一作威，問這鳳冠的事情。到底是官法如爐，馬化龍把這事情，推在范天保身上，當堂畫供，革去了武舉，打了個待質，幾時拿住了范天保，保時節，再定你罪名，釘鐐收監，發下海捕公文，捉拿范天保，拿住他之時，二人質對。由監中把尹有成提出，仍然還是在衙門伺候老爺，這頂鳳冠，再不上京收拾去了。石萬魁回家，待回家之後，見了徐良，尙均義也到石家商量，好與徐慶寫信。山西雁告辭，石萬魁拿出一百兩白金，作為路費。山西雁再三不受，無奈何拿了三十兩銀子，大家送出門外。徐良投奔南陽去了。二位老者派人與徐慶送信，暫且不表。單說徐良離了二友莊，一路曉行夜住，總怕誤了自己事情。這日正往前走，天氣透晚，前邊一看並沒有村莊鎮店，盡是一片漫窪。忽見天上烏雲遮住，雨點兒點點滴滴，墜下來了，自己心中急躁，這裏又沒有避雨所在，正在爲難之際，見前面有一座破廟，廟牆俱都塌陷，門可沒有了，奔到大殿，榻扇全無，裏面神像不整。原來是座龍王廟。後面房瓦透天，再看佛龕兩邊，放着兩口棺木，又看後面有一層殿，也是俱都塌陷，也並沒有和尙老道。只可就在前邊殿中，先與龍王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

暗暗禱告，說：神祇在上，千萬別要見責弟子。徐良祝告已完，就把大環刀，往旁邊一放，把小包袱，從腰間解將下來，往頭顱下一枕，就在供桌上，仰面朝天而睡。總是行路勞乏，就覺一陣迷迷忽忽，將一合眼，就聽見咯嘯的一聲響亮。徐良猛然驚醒，再看天色已晚，外邊的陰雲四散，透出朦朧的月色，自覺著那邊棺材蓋響了一聲相似，心中一驚，再看並沒什麼動靜。剛要合眼，這一回可聽真確了，是棺材蓋吧，以一聲響亮。山西雁可就睡不著了，一挺身就坐在佛龕之上，目不轉睛，盡看著那口棺材。南邊那口棺材沒事，盡是北邊這口棺材，唳唳唳唳，連聲響起來了。徐良說：待我看看這個鬼，是什麼樣兒！眼看那棺材蓋吧，噠一聲，往上一一起，唳唳唳唳，就橫過來了，往下一滑，橫担在棺材下半截上，就聽得裏邊，噠一聲的鬼叫，從裏邊躡出一個，吊死鬼來。帶著一個高白帽子，一尺長的舌頭，穿著孝衣，拖著麻鞋，拿著哭喪棒，吱吱的亂叫。徐良嚇得下了供桌就跑，那鬼隨後一跟，繞佛龕三遭，舉哭喪棒，對著徐良就打。要問多臂熊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儒寧村賢人遇害

太歲坊惡霸行兇

且說徐良見鬼，下了佛龕一跳，那鬼苦苦相追。山西雁繞著佛龕，用耳細聽。那鬼雖然是兩隻脚併齊，蹭蹭的亂奔，究竟足下總有聲音，論說鬼神走路，絕無響動。自己心中方纔明白，每遇作賊的，不能高來高去，就是想出這個主意，不是打杠子，就是套白狼，裝神做鬼，這個鬼大概必是小偷兒裝扮的，若真是鬼，足下斷無聲音的。徐良猜透了這個情理，跑著跑著，那鬼舉哭喪棒一打徐良。徐良將身閃過，劈手把鬼頭上捏住，先把他那三尺高的白帽子摘下來。再看他那舌頭，是鐵絲兒鉤在耳朵上，類若唱戲所帶鬍子一樣，此時已然摔掉在地。徐良把他放在一邊，把腰間麻辮子解下來，把他這件孝袍子，也給他脫下來。見那人裏邊穿著貼身小襖，束著一根破帶子，把他裏頭那根帶解下來，四馬倒攢蹄，把這人捆好，將他提在佛龕前，往地下一摔。山西雁倒坐門檻，慢慢

盤問說：你這烏八的東西，大概各處有案，你叫什麼名字？害死過多少人？倘若一字不實，我就處死你。隨著把那哭喪棒檢起來一看，那根棍子，那一頭釘著許多包頭釘，尖兒朝外，類若似一根狼牙棒相仿，便吧咿吧咿一陣好打，只打得這個小賊，苦苦的哀求饒命。徐良說：你到底害死過多少人？姓什麼？那小賊說：我姓吳，名字叫天良。山西雁說：看你這個樣兒，也彀有天良的了，遂說著吧咿吧咿，又是一陣亂打。那人說：爺爺饒命！我家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侍奉，天天與我要好吃的，要好喝的，我又沒有本錢做買賣，實出無奈，我纔想出這麼一樁傷天理的買賣來了。只求爺爺手下留情，你若將我打死，我的老娘走也不動，看又看不見，就是要飯吃，都找不著門戶，就求你老人家積兒積女，爺爺只當看在我娘的分上。徐良一聽吳天良這套話，不覺心中發慘，他本是個孝子，就動惻隱之心，當把他帶子解了，說：你從此想個小本經營，方算是好的，倘若不改前非，老西的大環刀不饒。那人一聽，扒下就磕頭，說道：爺爺你說得很好，我做小本經營，那裏來的本錢？徐良說：我既叫你做個小本經營，我有本錢給你。隨即就把自己包袱打開，把石萬魁給的三十兩銀子，拿出來，給了小賊一半。說：我告訴你幾句言語，你可緊記，倘或不改前非，遇見我老西，仍是結果你的性命。那人連連磕頭說：不敢不敢。過去要把他那孝袍子拿起來，往外就走。被徐良一把抓住，說：你把這孝袍子拿去，仍然是要裝鬼，不然你拿孝袍子何用？吳天良說：拿到家中染一染，給我媽做件衣服穿。徐良說：不用！老西要穿哪！那人說：使得使得，把那帶子，住腰中緊妥，一癩一點的走了。徐良過去，把刀掖上，包袱也繫在腰中，他把那白帽子拿過去，往自己壯帽上一套，把那件孝袍子，往身上一穿，麻辮往腰間一攜，把舌頭一挂，往院中一奔。他就在院內，從南往北，從北往南，一路亂跳，嘴內也學着鬼的聲音，嗞嗞亂叫，以為是件得意的事。越跳越高興，越走越歡喜，正在高興之間，忽聽廟外，有鐵鍊的聲音。又聽得一聲長嘆，說：二位在上，學生實在走不動了，你們二位，行一個方便，讓我歇息歇息再走。那人答言，可以使得，二哥頭前到了龍王廟了罷？那人說：可不是龍王廟了，相公你要歇着，這可叫你大歇歇罷！這就算到了。

你姥姥家了。徐良一聞此言，有些不防頭，怎麼到了姥姥家了，遂急一縱身，躡在北邊，場陷之處，偷眼一看，那三個人，是一差兩解，那個犯人，頂上一條鐵鍊，沒帶手鐐，穿着罪衣罪裙，蓬頭垢面，走路很艱難，大概身帶棒瘡。是說的話音，很現着斯文。兩個差人，一個背著捎馬，裏面裝著的文書，一個提著一根水火棍，一箇撇著一口鋼刀。兩個長解，橫眉豎目，俱有虎狼之威，直到廟中，進了佛殿。你道這個犯人是誰？就是前套小五義上，也曾說過，就是艾虎的盟兄，姓施名俊，皆因艾虎雙刀將馬龍，勇金剛張豹，保護著施俊回家。施大人病至膏肓，百醫不效，金氏娘子，要上小藥王廟求籤。施公子本不願意教妻子去。有艾虎張豹馬龍三個人，保護至小藥王廟，就見著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帶著家人王虎兒，就看見了金氏。東方明就叫手下豪奴要搶，被王虎兒攔住，說他是知府的女兒，並且那邊還有三個老虎似的保著哪，你老人家，若要是歡喜他，等著相機應計的時候，我有主意，把這婦人得在你的手中就是了。後來金氏回至家中，艾虎三人，也上襄陽破銅網去了。不料施大人故世，施俊在家中發喪辦事，這日正到六十天的時節，該燒船轎的日，可巧這日，金氏娘子，與佳蕙坐了兩頂轎子，俱穿素服，正從太歲坊經過。又遇見東方明，正在門首，看見就向王虎兒問計。王虎兒說：「只要如此如此，包管成功。」東方明就拿出一百兩銀子，說道：「你把大事辦成，再給你二百兩。」王虎兒出來，直奔施昌的墳墓，此時正把船轎排列墳墓之前，又供上了祭禮，那些轎夫，都在遠遠樹林內伺候。王虎過去，道了個辛苦，說：「今日是那位轎夫頭兒抬來的？有個姓王的，也認得王虎兒。」王都管爺今天怎麼這樣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王虎兒說：「王頭兒！你這裏來，我與咬個耳朵。」到了那邊樹後，說：「王頭兒，我與你商量一件事，你敢辦不敢辦？轎夫說有什麼事情，都管只要說來，能辦就辦。」王虎兒說：「沒有胆子，不能拿銀子，你若能辦這件事，有禍出來，有我們替你担待。」施相公那個妻子金氏，你敢把他抬我們家裏去，不敢？轎夫頭說：「誰的主意？」王虎兒說：「是我們員外爺的主意。」這裏有二十兩，給你們大眾的，單給你十兩。說畢，就把銀子一遞。王頭兒見了銀子，笑嘻嘻說道：「這還要領賞賜麼？只要是

員外爺的主意，教到金鑾殿上去還搭哪。王虎兒一擺手，說：「悄悄，我在頭裏等你們。」轎夫回去，告訴了夥計，可嘆金氏作夢，也不知曉。待等焚化了船輪，燒錢化紙，奠茶奠酒，哭泣了多時，有婆子挽架，進了陽宅，歇了半天。施俊催著女眷，轉回家去。金氏娘子，同著佳蕙先走。兩人坐了轎子，抬佳蕙的不提。單提是抬金氏的，真個就把金氏娘子，抬到太歲坊去了。進了門首，有那些婆子迎接。金氏娘子，一看俱不認得。問道：「你們這裏是什麼所在？」那些婆子說：「我們這裏太歲坊。」金氏一聽太歲坊，自己又是一怔，隨即問道：「我因為何故，到了你們這裏？」婆子說：「原來大奶奶，還不知道哪。我們太歲爺，久慕你的芳名，總沒遇見巧機會的時候，如今纔遇了一個機會，方把你老人家，請到此處。事到如今，你也不必煩瑣，這也是前世造定。那個婆子，有意還要往下再說，早教金氏砸睡了他一口唾沫，睡在臉上。說：「你還要說些什麼？」那婆子微微一笑，說：「大奶奶，你別怪我，你要從了我們大爺，有天大的樂境，你要不從，只怕悔之晚矣！」隨說話之間，就上來四五個婆子。金氏說：「我乃是知府之女，御史的媳婦，急速將我快些送出去。如若不然，只怕我天倫知曉，你們滿門，俱是殺身之禍。」婆子說：「你也不知道，我們南陽府大太爺那裏事情一成，就是面南背北，做了皇上了。這裏太爺，還不是一字並肩王嗎？」金氏一聞此言，對照牆壁，將身一撞，嘩咚一聲，栽倒在地。要問金氏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貪官見財忘天理 先生定計蔑良心

且說金氏，聽婆子這些言語，明知是出不去惡霸的門了，倒不如尋一個自盡，落得乾淨。縱身往牆上一撞，一個婆子手快，用力一揪。金氏本是怯弱身體，又是窄小金蓮，如何站立得住，故此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衆婆子往上一圍，往起一攙架。金氏被大衆又一苦勸。金氏明知被大衆圍住，不能行拙志。一手急得往回一拳，就把臉上，抓了四個血痕。這些婆子，把金氏手一揪，亂嚷說：「這可要告訴員外爺去。正說之間，只聽一陣環佩叮嚀，進來了。」

十數個姨奶奶。婆子說好了，姨奶奶們來了，他把臉抓了。姨奶奶說：那可不好，也不用告訴員外說去，你們快把他倒剪上。婆子過來，就用汗巾子，把手給他捆上。金氏給雙手一捆，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大眾圍著解勸金氏不提。且說：佳蕙坐在轎內，打算大奶奶，準是先回去了，到門內下轎，直到裏面，丫環婆子問佳蕙：大奶奶怎麼沒回來？佳蕙說：他的轎子在先，我的轎子在後，什麼他會沒回來？哪穿著一身素服，能上那裏去？哪等了半天，施相公回來，一提講此事，施俊也覺納悶，教家人出去問轎夫，這一夥轎夫，一切不知，即打發家人出去找，去穀多時，錦箋回去，回說：相公爺可了不得了，大奶奶被太歲坊，伏地太歲，東方明搶去了。施俊一聞此言，渾身發抖，一步一跌的，就往縣衙那裏，來到大堂，把那鳴冤鼓，咚咚，打得亂响。就有人過來，把施相公一揪，也有認得的說：施相公，你老因為何故？暫且請班房落坐，念書的人，為何也這等粗魯？還有不可解的事情嗎？施俊話也說不出來，怔了半天，纔把已往的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大家說：相公來得不巧，我們太爺出門去了，要到晚上回來。那知大爺早已吩咐：少時若有先生進來，也不教他走，也不教他抓鼓，盡纏繞他在班房內。原來這事裏邊，早就知道了，皆因外邊一打鼓，知縣在裏邊書房內，就聽見教內司出來打聽，因為什麼來情？這位太爺姓段，叫段百慶，他又是賊官，他名字叫段不清。他在裏頭聽見了，施俊原由，也不敢升堂，明知是施昌施大人之子，金知府的門婿，邵知府的把姪，明知自己不行，立刻派人上太歲坊，請東方明去了。東方明在家內，一見此信，帶著王虎兒，騎著馬，就奔了縣衙，不奔衙門口，奔他們的後門下馬，往裏就走，皆因是與知縣，兩個人是把兄弟，並且這個段百慶如今已經降了王爺，待等王爺攻破潼關，這裏經過，他就開城獻印。如今一到衙，也不等迎請，就自己進來了，將奔書房，就有內司出來迎接，說：我們老爺，在內書房候駕。前邊有人帶路，將到內書房門首，就見段不清迎接。二人攜手攬腕，進了書房，落坐獻茶。段不清說：二兄長！今天你把施俊之妻搶去，可有此事？東方明說：不錯，明人不作暗事，施俊的妻子，是我抬在家內去了。知縣說：哎呀！老兄可不知施俊之妻，是襄陽金太守金輝之女，這施俊是長

沙太守的盟姪。在京中京營節度使，世襲潼臺侯岳恆，岳將軍是他姨父，吏部天官是他的師祖，我一個小小七品知縣，我是誰也惹不起的。東方明一聽，哈哈一笑，說：賢弟，只管放心，慢說這一個人，就是開封府黑炭頭，也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實對你說：南陽府我哥哥，不久的就稱王霸業，手下能人甚多，叫他派一兩個人來，就追取了他們的性命，你自己酌量理由就是了。一回頭，叫王虎兒少刻回家中，取三千兩銀子，給這大老爺送來。說畢，站起就走，說：賢弟，由你辦罷。知縣心中，好生難過，說：長兄，你再坐一坐，咱們兩個再談談。東方明說：沒有什麼可講的了，別就誤了你的公事，咱們改日再會。知縣送在門首，東方明仍由後門去了。知縣回至房中落坐，叫從人有請師爺，就把刑名師爺請將進來。這位先生姓曹，單名一個高字，進來見知縣，身打一恭，曹高問段不清：有什麼事情？老爺請講。知縣就把施俊擊鼓，東方明託情的事，對著曹先生學說了一遍。特請先生，與我出條妙計。先生說：老爺要依我的愚見，少刻升堂，把施俊帶將上來，不容他說話，老爺先就作威，說：施俊，你枉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聽說你在外邊廂，有些不法之處，他要一聽此話，必要暴躁。老爺就辦他個咆哮公堂，目無官長，拉下去，打他四十板子，立刻把他釘錄收監，趕緊派兩個長解，暗暗賄賂兩個人，糊裏糊塗，出一角公文，就把施俊提出監來，當堂起解，告訴明白，兩個解差，半路行事，待等兩個長解，回來交差時節，老爺再賞賜他們些銀錢，老爺這可算人情兩盡，白得三千銀子。施俊一死，他們家裏又沒男子，也生不出什麼別的禍患來。段不清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好，這兩個長解，就煩先生叮囑他們，我先給他們一百兩，事成之後，我再給他們一百兩，可要辦得嚴密。先生連連點頭說：老爺只管放心，全交給我了。先生出去之後，知縣吩咐一聲升堂，不多一時，在二堂預備。知縣整了官服，從後面出來升堂坐下，吩咐一聲：把擊鼓鳴冤的，與我帶上來。立刻把施俊帶到堂口，施相公正等了有三個時辰，方纔有人進去說：老爺升堂。施相公氣昂昂，跟定官人，來至二堂。見知縣歲數不大，側領烏紗，瘦如猴形，聳肩縮背，在公位上端端正正坐。施俊見了知縣，這個相貌，就有些不樂，只得身打一恭，說：

父母太爺在上，學生施俊與父母太爺行禮。知縣把驚堂木一拍，把小母狗眼兒一翻，薄片嘴兒一張，說：「施俊，你好生大胆，既讀聖賢之書，不達周公之禮，不在窗下讀書，盡自任意胡爲，終朝與匪人同黨，我足可以替你老師代勞。來革去他的秀才，旁邊有先生答言，立刻就出了革條。若論宋室的秀才，最尊貴無比，知縣不應例打，故此先革去他的秀才，然後就許他動刑了。」施俊一見這個光景，就知道這個知縣受了東方明之請託，說：「父母太爺，不容學生說話，怎麼就革去學生的秀才？若要革我前程，我有老師所管。再說我有什麼不法之處？是你親眼所見，還是別人說的？如今現有不法之人，你置若罔聞，不容我伸訴其冤，反倒先怪我前來不是。」知縣說：「今有你不爺所屬的地面，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除了你之外，並無不法之徒。」施俊一聽此話，哈哈大笑，如今把我妻子都搶了去，還說沒有不法之徒。」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焉有搶人之理，分明是你捏造。」施俊說：「你受了東方明多少賄賂，我如今可稟明於你，你要不管此事，我還上府中去告，你已知曉，此案我可不算越訴。」知縣又把驚堂木一拍，說：「吹好個大胆施俊，在此咆哮公堂，目無官長。來拉下去，與我重打四十板子。」官人立刻把施俊拉將下去，脫了中衣，打了四十板子。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起來還要分爭這個理兒。知縣吩咐收監，大家退堂，到了次日，提出監來。當堂起解，有兩名長解，一個叫祁懷，一個叫吳碧。兩個押解施俊起身去了。一天晚間，至龍王廟，施俊求著要歇，連長解三人，到了佛殿。祁懷說：「到你姥姥家了。」施俊說：「我沒有外祖母。」長解說：「誰叫你有一個好媳婦招事，死去別怨我們二人，是我們太爺的主意。」施俊說：「二位在公門，正好修積，饒了我施俊的性命罷。」祁懷那裏肯聽，舉刀就剝，撲哧一聲，死屍栽倒。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一 二寇差欺心害施俊 二 賊寇用計戰徐良

且說施俊到衙門裏，受了四十板，一收監。書童兒錦箋，一聞這個凶信，就飛跑往家中送信。此時家內無人，就

是佳蕙在家中主事，趕緊教人出去雇來馱轎，叫書童在家內看家，姨奶奶上京，往岳老將軍宅中去，一者是託情，二者上開封府告狀去了。萬也想不到施俊第二天就起解。整走了一天，晚間到了龍王廟，打算要歇息歇息，不料身逢絕地。那懷把刀一舉，也是鬼使神差的，施俊說出這麼一句話來，你們二位，既在公門，正好修積，饒了我施俊這條性命罷。焉知這一句話，不要緊哪，就是保命的真言。徐良在外邊聽著施俊二字，就想艾虎說過他的盟兄，叫施俊，光州府固始縣人氏，別管是與不是，先打發這兩個解差，上他們姥姥家去。就把孝袍子的袖子，朝上一捲，把袖箭一攏。那個那懷剛一舉刀，只聽撲哧一聲，正打在咽喉，撲咚一聲，死屍栽倒在地。把吳碧嚇了一跳，瞅著怎麼一舉刀，就躺下了，正在納悶。忽聞嗷的一聲鬼叫，進來一個吊死鬼，解差將要跑，那鬼的哭喪棍吧一聲，就打在肩頭之上，也摔了一個筋斗。徐良不容他起來，將腰帶解下，將他四馬倒攢蹄，把個長解捆上，這纔過來與施俊說話。施俊也是嚇得魂不附體。徐良說：兄長不要害怕，隨說著，把舌頭往下一摘，說：小弟不是鬼，我提一個朋友，你就知道了。隨說著，就雙膝點地，請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施俊也就跪下，說：沒領教，恩公貴姓高名，提我那一個朋友是誰？徐良說：小弟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山西雁，我的盟弟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與你有八拜之交，是與不是？施俊說：不錯，原來是徐良大哥，我也聽艾虎兄弟說過，恩兄救我這條性命，恩同再造。徐良說：大哥言重了，但不知施大哥，犯了什麼罪過，遣在什麼所？施俊說：徐大哥，若問我的事情，一言難盡，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如今也不知發往什麼所在，就走在這裏，若不是徐兄長到此，小弟此時，已作了無頭之鬼了。徐良一聽，連連的亂罵，道：好惡霸賊官，連這兩個狗脚，不都教他們在老西大環刀下作鬼，我就不叫多臂人熊了。回頭一看，那名長解，扒在那裏，連連求饒，說：好漢爺饒了我這條性命罷。正說著話，撲哧一聲，人頭落地。過來把施俊鐵鍊一揪，大環刀一砍，那根鐵鍊噹啷一聲，鐵鍊削折了，教施俊把罪衣罪裙，俱都脫將下來。施俊說：大哥，你怎麼是這樣打扮，這是什麼緣故？徐良就把吳天良裝鬼的事，說了一遍。徐良說：我這嫂嫂，既然被人家搶

去，兩日光景，不知他真節如何？施俊說：大哥！我準知他情性，死倒有分的，絕不至從了惡霸。徐良連連點頭說：哥！你先在廟裏等等，一回手，就把這兩個死屍，連人頭，裝在棺材之內，又把罪衣罪裙，捎馬水火棍，全都丟在棺材之內，蓋順過來蓋好。回來與施俊商量起身，把自己孝袍子，帽子麻辮子，包在自己包袱之內，二人出離了龍王廟。那施俊如何能走得動，一癩一點，走了兩箭之遙，施俊汗流浹背。徐良看著這個意思，找了塊臥牛青石，二人落坐。徐良說道：大哥今年多少歲數了？施俊說：我今年二十五歲。恩兄多少歲數？徐良說：哎呀！我還叨長一歲，哪，這可壞了。施俊問說：此話從何說起？徐良說：我要是上太歲坊，總得把大嫂子背出來，要我是兄弟，還可，我是哥哥，就不能背弟婦了。世界上那有大伯，背小孀的道理？施俊說：事到如今，你是活命之恩，怎麼還論得了大伯弟婦？徐良說：不能不能，總有個長幼的次序，不許錯亂，咱們慢慢的，再定主意罷。施俊說：不用想主意，一勞永逸，全仗你老大哥救命。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從北來了幾個人，往前直奔，口中亂罵，說：你恨徐良，不恨，那個人說：恨不得將刀扎死這狗娘養的，生吃了他的心肝。徐良一聽，却是熟人，先告施俊說：賢弟！我來了幾個朋友，預先定下，在此處相會，你可在此處等我，千萬別離這個地方，待我回來，咱們兩個再走。施俊點頭說：哥哥！只管放心，我絕不離開此地。徐良出了樹林，就迎上來了，離那幾個人，遠遠的一蹲，等到身臨切近，再起來答話。你道這來的是誰？却是白菊花，與病判官周瑞，飛毛腿高解。三個人議論著，要投奔南陽府，依著白菊花，要上姚家寨。這二人一定要上南陽府，晏飛無奈，只可陪伴二寇，奔南陽地面。他有點心事，雖然同著一路走，他可不上圍城子去。皆因是他每過一處，採花時節，無論從也是殺，不從也是殺，單單就有一個，會在他的手下漏網，且與他海誓山盟，應下把那個送往姚家寨去，兩個人作爲是長久的夫妻，自己隨同著這兩個人走，情實是爲找那一個婦人去。可巧這天走路，三個走著，就議論倘或咱們要是遇見山西雁之時，咱們三個人，三馬連環，難道說還勝不了他一人嗎？高解說：不行，只要有那口大環刀，我們二人就敵不住。周瑞說：我有一個主意，倘或遇見他，咱們三個

人站在三角，每人檢上些石塊，他若奔我，你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倘若奔晏賢弟，我們兩個人用石塊打他。縱然他會接暗器，他還能接咱們兩個人的石頭不成？並且咱們這石頭永遠打不絕，他一追，咱們就跑，那兩個人就追著打他。他要站住的時節，咱們三人總相隔那麼遠，一齊攻著去打他。他空有寶刀，萬不能削咱們的石頭。有贏沒輸，這就叫三馬連環。你們二位請想，我這個主意怎樣？白菊花哈哈一笑，說：「好可是好，奈非是英雄所爲也罷，咱們如若見著，先按我這個主意辦理。你們二位，在前邊並肩而行，我在後面把鏢摸將出來，待等殼上的時節，等你二人往兩邊一閃，我這鏢要打將出去，只怕他難以躲閃，我鏢要打不著時，咱們三馬連環，那還不遲。三個賊人，把這個主意議論好了，沿路走著，就檢了些石塊，全都不大不小的，俱揣入懷內。走路雖透著沉，只要臨時用著，可以護命，誰還管沉與不沉？隨著路，就罵罵咧咧，高解說：「我要遇見狗娘養的，我生吃他心肝，還不解我心頭之恨。」周瑞說：「我要遇見囚囊的，把他剝成肉泥，方消我心頭之氣。」三人只顧走路，高解一眼瞧見前邊蹲著一個人，說：「別走啦，他在那裏蹲著哪？」白菊花身軀，往後到退兩步，把高解周瑞兩個人衣襟一拉，教他們二人併在一處，往前行走。晏飛掏出一隻鏢，等著身臨切近，往外就打。徐良看著他們，離自己不遠，往起一站，哼了一聲，兩旁一閃，颼的一聲，一隻鏢到。老西說：「哎呀！完了我了！嘆咚一聲，栽倒在地。三賊一看，歡喜非常，把刀劍就刺，要問徐良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欽差門上懸御匾 智化項下挂金牌

且說白菊花這隻鏢打將出去，就聽那邊哎呀完了我了！嘆咚栽倒在地。三個賊人，打算徐良未能躲開，焉知曉早就把那鏢接去，往後一躺，三個賊打算真是躺下了哪？擺刀的，擺劍的，徐良往上一挺身子說：「來而不往非禮也。」對著白菊花就打，淫賊嚇了一跳，往旁邊一閃身軀，原來那鏢沒打出來，打的不是他，嘯的一聲，正打在周

瑞頭巾之上。把周瑞嚇了個胆裂魂飛，也還算他躲閃得快。後來三個人，就把徐良往上一圍，四個人交手，那兩個人使刀的，先把自己兵刃防住。徐良見他們三個人越戰越退後，退來退去，忽就見吧的一塊石子打將出來。徐良往旁邊一閃，躲過來這塊石子，又是一塊石頭打來，再看吧吧的亂打，可也打不著徐良。山西雁就知道他們定好了的鬼計，自己飛也相似，撲奔白菊花，心想身臨切近，與他交手，晏飛回身就跑，見後邊那個，反倒追了自己來了，也是用石子亂擊。徐良情知不好辦，也無心與他們動手，自己並不追趕他們，說便宜你們賊烏八的。自己轉身回來，也是活該，他們那石頭，打得已然剩了一二塊。見徐良去遠，三個人無不歡喜，三個賊，復又聚在一處。徐良皆因樹內有個朋友，故此無心與他們動手，到了樹林回頭一看，那三個人，已然撲奔正東去了。隨即進了樹林，叫道：施賢弟，施賢弟，叫了兩聲，並不見答應。徐良就在臥牛青石上一看，蹤跡早就不見，再往四圍一瞧，連一個人影皆無。自己一想：怎麼施俊兄弟，這樣慌速，不在此等候，往那裏去？無奈出了樹林，往西一看，前面有一個人，背著一個人，來回的亂幌。徐良看見了些形象，這事就好辦了，撒腿往前就追，只見前面那個，看見有人追他，也開腿就跑。徐良緊緊一跟，氣得他高聲嚷叫：說你是什麼人？快些把我兄弟放下，你若不把我兄弟放下，我可不管你是誰？我要口出不遜了。前頭那人站住，說是我。徐良身臨切近一看，雙膝跪倒，原來背施俊的是智化，皆因在京都小店住著，聽見小五義得官，又有一道旨意下來，賞他的金牌，御賜匾額，金銀彩緞。自己先就奔家中去了，直等到奉旨欽差，到自己門首，連本府本縣，全到門首，自己跪接聖旨，懸掛匾額。欽差官把萬歲賞賜金牌，給他挂在胸膛之上，查收了金銀彩緞，本要在家中預備欽差的酒飯。有黃安縣的知縣蔡福說：早就與欽差大人預備館驛。欽差去後，自己親身上墳前祭掃，家內搭棚，請隣里鄉黨，當族親戚，對大眾說明白了，自己的事情，從此就出家去了。整整熱鬧了三晝夜，然後備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銀兩，離了自己門首，還是要投奔京都，求相爺遞謝恩的摺子，自己在午門望闕謝恩。在路上就看見一差二解，却是施俊，智爺在夾

峯山見過施俊一次，故此認得。見施俊項上有鎖，是發遣的形象，自己心中忖度：這個人是官門的公子，不能作非禮之事。瞧兩個解差，起意不良，晚間跟至龍王廟，拿智爺那樣的英雄，都嚇了一跳。廟內破殿的外面，有一個大白人，見他們一到，就出了北邊破牆，往那邊一藏。智爺可就住步了，找了一顆樹，在後面細細一看，却原來是徐良。心中暗道：這孩子，也不嫌喪氣，就見他先結果了一個，後來在殿內，又殺了一個。在外頭裏面說話，俱都聽明。方知道施俊妻子被搶，又遇見貪官智爺瞧著他們，拾奪好了，自己先就躲避。見二人到樹林，自己在林外聽他們一敘羊庚，徐良說哥哥沒有背弟婦的道理。自己暗道：要露面，準叫我背，不如我在暗地，看他們怎麼辦。就見徐良告訴他，我的朋友來了，定約此地約會。智爺暗笑道：我戲耍戲耍他，教他著會急。進了樹林，說施賢姪你，可認識我麼？施俊細看道：莫不是智叔父。智爺說：正是賢姪，多有受驚。施俊行禮說：叔父何以知之？智爺說：賢姪之事，我俱已知曉，不必再說。此時我先把你背將出去，這樹林之中，不可久待。施俊說：徐良哥哥，教我在此老等。叔父若將我背出去，我徐大哥回來，豈不教他著急？智爺說：不怕，他知道我往外背你。施俊一聽知道，不敢往下再說。智化背著施俊，出了樹林，往西行不甚遠，還不見徐良回來。智爺說：咱們在此稍等你。徐大哥又把施俊放下。遠遠聽見那裏咕咚咕咚，如與人打起來相仿，此時又不敢丟下，到那邊去看，只可等著工夫甚大，方纔回來。智爺背起就跑，鬧得施俊，也不知什麼緣故。又聽後邊是徐良的聲音，算是聽著要罵。智爺方纔放下，徐良到跟前一看，是智叔父，自己雙膝跪倒，說：智叔父，你可把我嚇著了。智爺說：徐姪男，你有朋友到了，把他讓到樹林，有何不可？徐良說：叔父那是誰的朋友？那是國家欽犯白菊花。智爺問：什麼白菊花？徐良這纔把白菊花事情，提了一遍。智爺方纔知曉，說：你爲何不說明白了，你若說明，我幫你，把他們拿住了。徐良說：我施兄弟，是念書的人，提出來，怕他害怕，我想那白菊花，早晚是我口中之肉。現時我施大兄弟的事情，你老人家，知曉不知？智爺說：我一盡知。徐良說：姪男打算前去救我弟婦，他在東方明的家中，不定隔著幾段界牆，打算往外救他，我是哥哥，他

是弟婦，焉有盟兄，背弟婦的道理？你老人家是叔叔，咱們爺三個，一路前進太歲坊，殺人是我的事情，你救人。智爺說：咱們慢慢再定主意罷。徐良問我兄弟，又不能回家，咱們先奔什麼所在纔好？智爺說：相近著太歲坊的所在，先找一個店住下，慢慢再想主意。徐良說：我背著施大兄弟，智爺說：給他穿上點衣服纔好。徐良說：那裏去找？智爺說：我這裏有，打開包袱，拿出一領青衫，又拿一頂軟包巾，青紗遮面的面簾。施俊問：這作什麼？智爺說：離太歲坊不遠，找店住下，離你家也不甚遠，若要沒有這個青紗遮面，要有人認得你，豈不是反爲不美？施俊說：倒是叔叔想得周全，我們那裏有個金錢堡，斜對著就是太歲坊，那裏有個大店，足可以住下。智爺說：很好很好。施俊穿上青衣，把頭巾一戴，拿著那塊青紗，等用著時節再帶。徐良把他背起來出樹林。智爺在後跟隨，正然走著，忽見前邊有一個燈亮射出，聽了聽，遠方更鼓，方交三更以後。智爺說：二位賢姪，你看前邊那燈，必是住戶人家，依我的愚見，不如咱們先去投宿，明日早晨再走。徐良說：叔父這個主意甚好。智爺來到門首，叩打門鑼。忽聽裏面有婦人說話，深更半夜，這是什麼人叫門？智爺答言：說我們是走路的，皆因天氣甚晚，我們這裏有一個病人，要在貴宅中，借光投宿一宵，明日早行，定有重謝。裏面婦人說：我們當家的沒有回，你們又都是男子，我可不好讓你們進來，別處投宿去罷。智爺說：此處又沒有多少人家，望大奶奶行一個方便，若不是有個病人，也就不必借宿了。裏面的婦人，又答言說道：你們既然這樣說著，住一夜無妨。智爺低言告訴徐良說：人家本家，又沒男子，少時婦人開門，你別說話，且裝作一個啞叭，我自會變化。徐良抬頭，見裏面燈光一閃，出來個婦人，三位一看，吃驚非小。要問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報偏生歹意

放火燒人反害自身

且說智爺，叫徐良裝作啞叭，以免婦人疑心。不料一看這個婦人，好生凶惡，身高七尺，胖大魁偉，頭上一塊綳

帕把他那一腦袋的黃頭髮包住，象地皮顏色的。臉上還搽了一臉粉，畫了兩道重眉，蒜頭鼻子，厚嘴唇，穿一件藍布褂袴，中繫著一塊藍油裙，兩隻大脚，一臉橫肉，打著燈籠，年紀約叢三十多歲，說話聲音洪亮。三位一瞧，就知是不良善之輩。徐良瞧了智爺一眼。智爺想著天氣已晚，又沒有別的住戶人家，滿讓這婦人凶惡，還怕他什麼？衝著婦人，深深一恭到地，說：大嫂！這是我家的姪子，冒染了風寒，把他背回家去。打此經過，天氣已晚，就求大嫂行個方便，我們在院裏都行。婦人說：我們這裏有兩間西房，就是太破爛，你們若不嫌閒冷，也算不了什麼要緊的事情。復又拿燈籠一照，說：呀！這就是個病人。哪！此時施俊就用青紗把臉遮住。智爺說：不錯！這就是我姪子。又問：這個背人的人是人是鬼？本來徐良生得面貌難看，又是兩道白眉，往下一搭拉，只是吊死鬼一般。智爺說：他是啞叭，帶著徐良真會，他就啊吧吧的，指手畫脚，也不知說些什麼招的那婦人，哈哈大笑說：錯過他是啞叭，我可真不敢叫你們在這裏住下，幾位請進來罷。智爺隨同進去。婦人進來，關上大門，直奔西房。這院內是三間上房，很大的個院子，兩間西房，離上房甚遠。靠南牆，堆著些柴薪，進了兩間西房，那婦人把油燈點上，徐良就把施俊放在坑上。婦人說：應當給你們預備些茶水，皆因我們家沒有茶葉，屈尊些罷。智爺說：這就多有打擾，還敢討茶，大嫂請歇息去罷。婦人轉頭出去，施俊腿上傷痛，直哼咳不止，那盞燈，又沒有什麼燈油，不大的工夫，燈油一滅，徐良智爺二人就在坑上盤膝而坐，悶坐了半天，也覺困倦，雙合二目，沈沈睡去。忽聽外面打門，婦人問是誰？外面答言說：快開罷是我，這可算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了，快開門來罷，我被人打得渾身是傷，我好容易扒回來。婦人出來，把門開了一看，丈夫吳天良，渾身是血，一癩一點的，往裏邊走，關上大門，進了上房，往桌子上一扒。他妻子問：什麼緣故？吳天良說：皆因我在龍王廟棺材裏，他妻子一擺手說：你別喊，西屋裏有投宿的三個人呢！原來這個就是龍王廟棺材裏裝吊死鬼的那人，這婦人是他的妻子刁氏。吳天良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把徐良給他那十兩銀子掏出來，放在八仙桌上。刁氏說：你說打你，給你銀子的，是白眉毛。吳天良說：對！長得與吊死

鬼一般。刁氏說：此時他變了一個啞叭了，就把三個人投宿情由，告訴了吳天良。吳天良說：內中要有那個人，可不好辦。他說給我銀子，叫我痛改前非，他一個人，我就了不了，何況他們三個，依我說：明日早晨，讓他們走罷。婦人說：你要是有胆子，等他們睡著的時節，用刀結果他們三個的性命，也費不了多大事。你要不敢，只可放火燒死他們。吳天良說：燒他們倒是個善法子，我可不敢殺他們去。刁氏說：待我出去聽聽。出去工夫不大，回來笑嘻嘻說道：天假其便，他們都睡著了，油燈也滅了，咱們就此行事。當時開兩口子，手忙腳亂，把柴薪堵在西屋的門首。刁氏叫吳天良取火紙去，吹著好點。吳天良奔到屋中，要取火紙，回頭一看，八仙桌上，兩錠銀子沒了。刁氏正在這裏等著取火紙，聽見屋中間家裏的銀子那裏去了？刁氏一聞此言，暗暗咒罵，說好烏龜王八小子，單在這個時候問我話，我一答言，把這屋內人，由夢中驚醒，咱們這事，還辦得成嗎？真是一點心眼沒有。又聽屋中，哎呀嘆的一聲，栽倒在地，婦人疑著絆了一個筋斗，自己剛要轉身，覺著脖子，被人掐住，往起一提，直奔屋門口來了。就聽屋中那裏問：智叔父拿住了沒有？外面答言說：拿住了，你那個拿住了沒有？屋中說：拿住了。原來徐良與智化，俱都聽見吳天良回來了，徐良就低聲告訴了智化一遍。吳天良這件事情，智爺聽著，也是生氣。徐良出了西屋，把他們兩口子，定下的計策，盡都聽去，復又回來，低聲告訴智爺。扒著窗戶，往外看著，待婦人臨近，徐良與智爺，假裝一齊打呼。施俊是真睡著了，待婦人聽準奔上房時節，徐良與智爺，也就出來了。智化在上房西扒著，徐良在正房上扒著，二人早就商量好了，看著他們兩口子，一搬柴火。徐良就躡下房來，進了屋子，把十兩銀子，收在兜囊之內，說：俺老西，捨命不捨財，在八仙桌子底下，一蹲。吳天良進來，一找銀子不見，一問他妻子，早就教徐良把兩條腿挽子搭住，往懷裏一帶，嘆的一聲，栽倒在地。徐良往外一攢，把他脖子掐住，智爺把婦人，提在屋中。徐良先把男的捆上，智爺把女的往下一捺。徐良也把他捆上。刁氏苦苦央求。徐良撕衣襟，把他口來堵塞，轉過臉來對吳天良說：你有八十歲老娘，在那裏？吳天良四馬倒攢蹄，在地上扒著，沖著徐良說：我的媽媽，沒在家，往

姥姥家去了。徐良說：我告訴你，不改前非，大環刀不饒，我還給了你十兩銀子，你還放火燒我，可見你的良心何在，我不殺你，怕留下壞根兒。手中刀往下一落，只聽撲咚一聲，紅光迸現。回手就把那婦人，撲咚一聲，也是結果性命。智爺說：你結果兩條性命，可是他們罪當如此，可就怕地面官擔架不住。徐良說：這個賊人，素常不知害死多少人的性命，這也是他的惡貫滿盈。明天咱們爺們，起身時節，把房子點著，將他們屍首，火中焚化，絕沒有地面官的事情。智爺說：這個主意也好，咱們此時，趁著施相公睡覺，先定下一個主意，明天到太歲坊，倒是怎麼個救法？徐良說：總是你老人家吩咐。智爺說：我方纔想了一個主意，明天咱們到金錢堡店中住下，出去至惡霸家中探道，找一個幽密所在，咱們把施俊帶出去，叫他在幽密所在等著。咱們先買一副靴帽藍衫，待等把金氏救出來，叫他女扮男裝，咱們把金氏救回，就說是他表弟，第二日五更起身，僱上車輛，先出去幾十里地，找店住下。咱們再返轉回來，進太歲坊，殺他們個乾乾淨淨。明天咱們，是淨救人，次日等咱們殺完了人一走，誰還能追得上咱們？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徐良一聽，說：總是你老人家，足智多謀，再要說進太歲坊，也不準知我那弟婦，在什麼地方。趁著我這裏有一身鬼衣裳，我就穿戴起來，嗷嗷的亂叫，連男帶女，他們見著，不能不怕，你老人家，趁慌亂之際，也好找我弟婦。智叔父想想，我這個主意如何？智爺說：你要裝鬼，我就裝神，我那裏有一個隔面具，是個金臉的，披撒著紅頭髮，我那裏有一件青衫，有一個蒼蠅拂兒，我就算夜遊神。徐良說：我算吊死鬼，這可真有個玩意兒了。他兩個把主意商量妥當，又到西屋裏，看了一眼。施俊方纔由夢中驚醒。徐良說：天氣不早了，咱們該起身。施俊問：怎麼謝那婦人呢？徐良說：早就謝了他一刀。施俊問：此話怎麼講？徐良說：你打算那婦人是好人哪，將底裏原由，對他說了一遍。施俊說：這一番若不虧叔父兄長，我又身歸那世去了。徐良出來，把柴薪堆上，房屋中立刻點著，背起施俊就走。智爺開了大門，將走一箭之遙，就見烈焰飛騰，火光大作。走到紅日東升時節，遇見一個趕腳的，就叫施俊上了驢，叫他馱往金錢堡。一路無話，到了金錢堡，天已晌午。施俊下驢，仍然是徐良

背著，把青紗罩住臉面。這金錢堡，是東西大街，南北的鋪面，人烟稠密，熱鬧非常，就見路北有一座大店，是高陸店。將近店門，夥計迎出來問說：三位是住店的？智爺說：可有上房？回答說：有上房。將往裏走，忽聽後面嚷了一聲，如同打了個霹靂，相仿。智化徐良一看，了來四人，紅黃黑藍四張臉面，四樣衣服，有夜行衣包，好生兇猛。若問四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金錢堡店中觀四寇 太歲坊門首看兇徒

且說智化等三人進店，將要進上房，忽聽見後面有人問店家：可有上房？夥計連連答應說：有！東跨院，有三間上房，西跨院，也有三間上房。那四個人說：我們上東跨院罷，打打尖就走。又一個夥計說：你們四位爺，往這裏來。徐良智化，早就打量四個人，俱是賊寇，生得兇惡之極。徐良進了上房，見那四個人，就奔了東跨院。徐良把施俊放在裏間屋中，放下簾子，店家打來臉水，隨後烹茶，然後就教預備飯。就是智化一人喝酒，另教店家預備點湯水，兩碟饅首。施俊也吞食不下，喝了湯，吃了兩個饅首。徐良把剩的東西，掣到外間屋中，俱已吃完，叫店家夥計檢去。徐良問夥計貴姓？那人說：姓王。徐良問：排行第幾？夥計說：店中夥計，還有什麼準排行，你老喜歡叫王幾，就是王幾。徐良說：那應叫你個王八。夥計說：客官別頑笑，你老人家貴姓？徐良說：我姓人。我問你一件事，你可知道？夥計說：什麼事情？徐良說：此處有一個儒寧村施家，你可認得？夥計說：怎麼不認得呢？無奈可有一節，正在例頭上，什麼事情呢？徐良說：那位大人，作過蘭陵府知府，我在本地打死了人，幸虧他救了我性命。直到如今，也沒與他道勞，順便來到此處，只沒找著住處，聞說在儒寧村住。夥計說：你幸虧遇見我打聽，千萬可去不得，如今施大老爺故世，新近全家遭害，施相公還不定死活。皆因六十天燒船，少大奶奶，被我們這裏太歲坊搶去，施相公到衙門中告狀，打了四十板，第二天就發遣，姨奶奶上京告狀去了，你可千萬別找去。徐良說：這位少奶奶，被

他們搶去幾天了？夥計說：在太歲坊三天咧。徐良說：這三天工夫，大概也成了太歲奶奶了罷？智化瞪徐良一眼，心中暗說：施俊在裏間，屋內聽著哪？夥計說：呔！客官，你別亂說。胡道：人家少奶奶，是什麼樣的人物，你可別胡說亂道。咱們聽見說，他要行拙志，有人看著，他把臉都抓破了。如今也不吃飯，也不喝水，一味的求死，就是不教他死。徐良說：我可不去咧，又教夥計出去烹茶。徐良說：智叔父！我弟婦沒死，這就不怕了。你老人家出去，置買東西去罷。智化答應一聲，拏了銀子，囑咐徐良，可別教夥計到裏屋內去呀。徐良說：叔父只管放心，全有我哪。智化出了上房，直奔店門口而來，與店家打聽，那裏叫太歲坊。夥計說：太歲坊好找，由西往南，見著石頭牌坊，那裏是太歲坊。智化出離了店外，一直西南，進了石頭牌坊，路西廣亮大門，將至門首，就見門外有數十騎馬，正趕上東方明送客。有一人身高八尺，黃緞紫巾，絹帕擰頭，淡黃箭袖袍，紅青跨馬服，薄底靴子，寶藍絲帶，肋下佩刀，披著一件豆青色的英雄氅。面賽薑黃，微長鬚鬚。書中暗交，這就是黃面郎朱英，與他送寧夏國王爺的書信來了。再瞧東方明，天青色四楞繡花員外巾，穿上一件大紅袍服，上繡三藍色團花，薄底靴子，面如油粉，一雙三角眼，連鬚落腮鬚鬚，臉上怪肉橫生，實在兇惡。他身後站著一人，透著出奇，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子衣服，面如鍋底，熊眉豹眼，如半截黑塔相仿。送出朱英來，吩咐教人把馬帶過來，抱拳帶笑說：候乘。從人把馬鞭子遞過去，那人上馬，欠身抱拳說：請東方明大家回去，從人俱都上馬，數十匹坐騎，直奔南陽府去，暫且不表。單說智化，遠遠看見那個黑大漢，暗暗吃驚，想這個人本領不小，也不知他們是那裏挑選來的這樣人。自己圍著他的羣牆，探了探道，直到他後牆外頭，見那裏有一顆大柳樹，燒了心子，是一個黑洞相似，暗說：教施俊在這裏藏著，到不錯。晚間若要進去，也從這後牆進去，很好的一條道路。復又看西北，是金錢堡西口，外頭有個小五道廟。智化到跟前一看，是新收拾的紅榻扇，糊著黃紙，有個鎖頭鎖著。智化往前走，身臨切近，上了月臺，將黃紙戳了一個窟窿，往裏一看，是新塑的佛像，兩邊白石灰牆，智化看了，這個所在，比樹窟窿強得多。智化看好了這個所在，復又

返至街裏頭，買了一副靴帽藍衫，急速回店，啓簾進了上房屋中。徐良把包袱接將過來，放在桌子之上，問道：「智叔父，可把所在看好？」智化說：「已經看妥。」徐良說：「多一半是樹窟窿內，或五道廟，是與不是？」智化說：「徐娃男多一半，你也去了。」徐良一笑說：「娃男假裝走動，我就上太歲坊繞了一個灣兒，趕緊回來了。」智化說：「你看見他送客沒有？」徐良說：「我沒看見你老人家，可見著東方明麼？」智化說：「我見著東方明，本來他就兇惡，他身後還有一人，好生猙獰怪惡，比你二哥高半個頭，又胖大，可不知這個人是誰。」徐良說：「娃男到那裏，看他門首無人，晚間教我施大兄弟，在那裏等候。」智化說：「你既然是看見啦，總是五道廟內好。」兩個人把主意定妥，到裏間屋中告訴施俊，又聽見東院那四個人，走在院中說：「我們把錢開發清楚啦。」店中夥計說：「你們走麼？」我們可待慢。」徐良復又扒著窗門，看了一看四個人，回來告訴智化說：「叔父，你瞧這四個人，來頭不正，要據我看他們，準是東方明的餘黨。」智化說：「咱們不管他的事情，隨就吃晚飯。」吃畢將殘傢伙撤去，掌上燈火，不到二鼓之時，把自己所用的東西，俱都帶上。智化擎著包袱，施俊仍用青紗遮面，還是教徐良背著，智化把店中夥計叫來，說：「把我們這屋門鎖上，我帶著我的姪子，看看病去，還要到他表弟家瞧瞧哪，我們一到他表弟家，他可不定回來不回來，我們是準回來的，你可別上店門，多等一會。」夥計說：「客官只管去，不怕是五更。」就是天亮回來，我們有打更的在門內伺候。」爺兒三位，出離高陞店，走到金錢堡西口之外，上了小五道廟月臺。徐良把施俊放下，拉出大環刀來，對著鎖頭噙的一聲，就把那鎖砍落。智化推開榻扇，三人進去，參拜了一回神佛。智化把包袱交給施俊，教他在拜墊上坐著。徐良出去，搬了一塊大石頭來，囑咐施俊，等我爺們兩個走後，把這石頭頂在榻扇之上，憑爺是誰叫門，你可別開，聽出我們語聲來，你再開門。」爺倆出了五道廟，施俊把榻扇關上，用石頭一頂，靜等著聽妻子喜信。單提智化山西雁，離了五道廟，一直正南奔到太歲坊後身，到了後牆，二人一縱身，全都躡將上去，往四下瞧看了一回，正是花園子景致，亭館樓臺，樹木叢雜，太湖山石，抱月小橋，月牙河，四方亭，茶蘼架，好大的一個花園子。二人飄身下去，智化

說：我在前面，你在後面，我若得着金氏的下落，我與你送信。你若得着金氏的下落，你與我送信。說畢，叔姪二人分手，智化上前邊去不提。且說徐良早到了一片竹林，自己把夜行衣包解下來，打開放在地下，就把那白高帽子拉直，足有三尺高，他自己套在壯士帽上，又把孝袍子穿上，把刀撇在外邊，又將麻辮子，虛攏住腰，再把舌頭掛上。此時可沒哭喪棒，就是空着手。徐良扮出這個吊死鬼來，帶着他那兩道白眉毛，正象吊客一般。自己一樂，又學着鬼嚎的聲音，嗷嗷的亂叫。由西往東亂跳，又從東奔到西邊，越奔越樂，來回好幾次。來到西邊，拏他夜行衣包，不料包袱蹤跡不見，徐良一急，忽聽南邊，竹葉刷刷一響，見一個黑影一幌，要問何人拿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嚇落 見大漢誇獎奇才

且說徐良扮成吊客，一學演這個鬼形，回頭一取包袱，轉眼之間，就會丟了。自己一怔，往正北一看，正對一座大樓，自己想了想，準許是這樓上有狐仙，聽說狐仙最喜鬧着頑，大半是狐仙爺，把我包袱拿去了。待我叩求叩求，冲着一座大樓，下了一跪，說：狐仙老爺，別與我鬧着頑，我這裏是有正事的，是誰把我包袱拿去，早早還了我罷。說畢，站起身來，走在竹林前面，站了半天回來，再看包袱仍然沒有。復又照前番，又說了一遍，仍是在那裏，等了片刻工夫，回來時節，仍然不見。可把山西雁，這個火性惹上來，徐良就罵出來，說：好烏八的驢球，剛的這一罵，可就罵出禍來了。就聽刷拉竹葉一響，吧咬從正南上，打來一塊石頭。徐良說：真是狐仙，扔磚頭，你顯出形象來，咱們兩個人較量較量。說着話，就由竹林西邊繞着，往正南上就追。真是顯出形象來了，就見一條黑影，山西雁把他的孝袍子一撩，尾于背後，見那條黑影，由正南撲奔東南。先前山西雁，總疑是狐仙，嗣後來聽見前邊，那條黑影，脚底下有聲音，就知絕不是狐仙。但是是一件，自己追不上他，皆因是他這孝衣又長，又是裹腿，跑得不能甚快。正跑之間，就見東邊一段牆長，牆頭上是古輪錢的花，牆上截有個月兒門，就見那條黑影，躡上牆頭，這個人

穿着一身青衣。徐良跑到牆下，也就躡上牆頭，往裏一看，就是正北上，有三間樓房，俱點着燈燭，還有兩間東房，就聽見那條黑影，奔東房後坡去了。自己躡下牆頭，正要往東房上追趕，忽聽見樓上，哭哭啼啼的聲音，說：「你們這幾人，作一件好事，讓我一死，我若到九泉之下，再也忘不了你們的好處。」又聽那幾個人說：「我們叫你一死，不大要緊，你不想想，我們擔架得住，擔架不住，依我相勸，你想開了罷，你是出不去，死，你是死不了，你還打算你丈夫尙在哪？你丈夫早死多時了，早有我們二太爺，告訴知縣，派了兩名長解，把你丈夫的性命結果了。」徐良一聞此言，就知準是弟婦，現時在這樓上呢！自己一想，追那個倒是小事，先與智叔父送信要緊。故此一轉身，復又由牆上出來，直奔正南，忽見有一所房子，裏邊燈光閃爍，全是婦女講話的聲音。心中一動，說我「先在這裏，嚇呼他們，把簾子一掀，就見那屋中，約有二十多個婦人們，全都在那裏喝酒。原來是衆姨奶奶們，吃的是喜酒，這個婦人，今天晚上，別管從與不從，也是要洞房花燭。皆因是東方明，前頭來了朋友，此時那裏有工夫過來，故此這些姨奶奶們，預先就喝上了。有些個婆子，有些個丫環，有十一個姨奶奶，全都在那裏坐着，丫環婆子斟酒，說說講講，嘻嘻哈哈，正在高興的時候。不料啞的一聲，往門口那裏一看，先進來一個大白帽子，後來進了屋子，見他穿着一身孝服，繫着一根麻辮子，黑紫的臉，兩道白眉毛，往下一搭，一拉鮮紅的一裏舌頭，足有一尺多長，啞啞的亂叫。把這些姨奶奶，婆子丫環，嚇了個胆裂魂飛，頃刻間，撲咚撲咚東西亂倒，口中也有喊叫出來的，也有就死過去的。徐良越發逞能，就在滿屋中奔來奔去，只顧他在屋中亂叫，不大要緊，可巧從外邊來了一個人，就是內外管家王虎兒，皆因是東方明，前頭陪着幾個人吃酒，教王虎兒與姨奶奶前來送信，不用教他們大衆等着了。王虎兒剛到門外，就聽見屋中，直聲直氣的鬼嚎，自己把簾子一掀，往裏探頭一看，原來是個吊死鬼，嚇得他真魂出竅，回頭撒腿就跑，一直撲奔前邊去，一直到廳房掀簾，進到裏面喘吁不止，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原來東方明正陪著四個人，在那裏吃酒。那四個人，是南陽府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來的，他知道東方明近

來鬧的事情太大，他手下沒有多少能人，倘若東方明闖出禍來，遇見真有本領的，怕他乾受其苦，故此纔把這四個人派來。這幾人全都做綠林的買賣，一個叫神偷趙勝，飛腿孫青，小猿猴薛昆，地裏鬼李鶴，皆因是他們不認得太歲坊，在什麼地方，在金錢堡高陞店內打尖，要來的上等酒席，喝著酒，與店夥計打聽太歲坊，離這裏多遠。店中夥計一指告太歲坊的地方。四個人會了飯錢，就上太歲坊。見了東方明，就把他們待爲上賓，治酒開了會。圍城子的事，神偷趙勝說：如今擂臺的事情，業已搭好，在五里新街口之外，地名是白沙灘，總鎮擂臺的臺官，就是神拳太保，養展熊王興祖，此刻打發人去請了。東方明問：現在那裏請去？趙勝說：現在河南洛陽縣姚家寨，在黃面判官姚文，紅面判官姚武家內去請，此時還未到哪，我們那裏大員外爺，怕你老人家勢孤，打發我們前來，要有用我們時節，只管吩咐。東方明說：若有事的時候，短不了奉懇。正在說話之間，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人。趙勝四個人一看，如半截黑塔相似，煙薰太歲一般。連忙問道：員外爺，這位是誰？東方明說：與你們見見，這就是我妻弟，姓竇，叫勇強，外號人稱大力將軍。又向著竇勇強說：這四位是大哥，是南陽打發來的。趙勝、孫青、薛爺、李爺，彼此相見，五個人對施一禮。趙勝等往上一讓，竇勇強、寶勇強再三不肯，大家落坐飲酒。趙勝看著竇勇強，生得十分兇惡，說道：我看舅老爺身軀，必然膂力大。東方明道：論他的氣力，實在不小，還有一件，週身刀鎗不入，生就的皮肉，若象皮一般，他還有個外號，叫獼皮象。他的胳膊，對著咱們的胳膊一蹭，就得皮破血出，咱們刀要是砍上，也能砍一個口子。只要把刀抽出來，立刻這個口子就長上啦。這個獼皮象的外號兒，真沒把他叫錯。正在喝酒敘話之間，王虎兒張口結舌說：後鬧頭鬧鬼。東方明問：什麼鬼？王虎說：大鬼，有七八十丈高，腦袋象車輪，那麼大眼睛，似兩盞燈，一尺多長的舌頭，嘴裏往外噴火，穿著一身孝袍子，哎呀！怕死我也。在姨奶奶屋裏亂鬧了。把姨奶奶全都嚇死了。東方明問：此話當真？王虎說：小人焉敢撒謊？東方明一聲吩咐，叫護院的抄傢伙，打更的點燈籠，去到後院捉鬼。這段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東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計裝神

且說東方明一聽姨奶奶屋中鬧鬼，就急了，立刻吩咐看家的，打更的，抄傢伙，掌燈火，立時間一陣大亂。護院的進來十數個人，外號兒夾尾巴長，狗尾巴狗，無毛雞，花臉野貓，聽見員外爺叫大衆就抄傢伙。前來問員外爺喚我們，有何事情？東方明說：你們到後院，與我去捉鬼。衆人一聽，全都嚇得身軀往後倒退，說員外爺別的事全行，要教我們捉鬼，那可不行。人鬼是兩路，縱然有本事，誰能捉得住鬼？哪東方明說：你們既然在這裏看家，我教你們捉鬼，就得去捉。那些人你推我讓，沒一個敢上前。東方明氣得拍桌案亂嚷。孫青、趙勝四個人說道：二員外爺不必動怒，我們去捉鬼。東方明說：不用你們去，可見我手下的人，皆是些無能之輩，教他們瞧瞧，還是我去捉鬼。吩咐一聲，看我的兵器來！單有兩個人，抬著一把虎眼金鞭。趙勝等看這鞭，足有碗口粗細。兩個人抬著，把二人壓得好似歪歪咧咧的。就見東方明一伸手，接將過來，並不費力。趙勝等暗暗把舌頭一伸，說：二員外爺好大膂力。東方明早就把長大衣服脫去，摘了頭巾，氣昂昂的，拿著一把鞭，出了廳房，直奔後邊來了。連趙勝等並家人，帶護院的大衆，點著燈球火把，也奔後邊來了。王虎兒見他們人多，先就跑到前邊帶路，至姨奶奶屋子外頭聽了聽，此時屋中，又沒有什麼聲音啦。沖著東方明用手一指，說：就在這屋子裏。哪趙勝等要進屋子，東方明把他們攔說：不用你們，還是看我的。自己心中一忖度，有人說起鬼，最怕三昧火，在人的頭上是一盞明燈。自己一想：若要哥哥作了皇上，我就是一字並肩王。我這腦袋上，肩膀上，不定有多少燈哪。我要先把腦袋，伸進去，幌幌，屋中要是鬼，教我這腦袋上明燈，也就把他照滅。想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把簾子一掀，把腦袋往裏一伸，也是心中害怕，閉著眼睛，把那腦袋幌了幾幌，並沒有鬼的聲音，自己就把胆子壯起來了。睜開眼睛一看，連個鬼影兒全無，想著自己造化，是真大呀！就是地下橫躺豎臥，盡是那些姨奶奶，丫環婆子。東方明道：大衆跟我進去罷。

鬼已被我治滅了。趙勝等大衆進來，就把這些婦人扶起來，待了半天，全都悠悠氣轉。東方明坐下，問這個緣由。那些人異口同聲說：鬼的這個形象，又與王虎兒說的不同。東方明又安慰了他們半天，又說自己怎麼造化，從此就不能再有了。忽見竇勇強跑進來，說：前頭院子有個神仙，駕著白雲，在半懸空中那裏嚷，他說是夜遊神。東方明一聽，又是一怔，怎麼今天晚上，神鬼全來了？哪趙勝等也都是。一怔，又有幾個家人怪嚷著，往裏直奔。說：員外爺可了不得了！前頭夜遊神那裏說，教我們好好把金氏娘子送將出去，沒事，若要送，要教咱們一家子，都化成膿血。東方明說：待我去看，勸姨奶奶，不用耽驚害怕，有我在，一福壓百禍，我到了就不見了。大衆執定燈火，奔到前邊，來至廳前院內，果見半懸空中，類若半雲半霧之中，是個金臉紅頭髮，穿著一件青衣，手中蠅拂子亂擺。內中就有信以為實的，七言八語，紛紛議論。惟獨趙勝細細瞧看智爺，總未深信。原來智化與徐良分手時節，一直撲奔正南，各處找尋金氏，在什麼所在！可巧正走在更房，見裏面點定燈燭，窗櫺紙有破損的地方，往裏看了一看，原來是兩個更夫，在那裏講話。一個手中拿了個白布袋，說道：這宗東西，只要拉關一抖，憑你托天本事，也要將他拿住了，爲是迷失二目，還好逃走嗎？正在說話之間，一陣大亂，衆人喊叫，後面捉鬼。智爺看這兩個，一聞此信，急忙出去。智爺心中納悶，到底不知這口袋內，是什麼物件，屋內無人，自己一縱身，躡到屋中。就見後門，放著五六個口袋，全是一般大的尺寸，把口袋嘴子，打開一看，原來是白沙石磨的麵子，過了細羅。智爺一看此物，計上心來，提著口袋，往前就走，找了一個僻靜所在，打開包袱，把自己衣襟調妥，將刃擲在絲帶之內，上邊罩了一領青衫，帶了隔面具，就是那小孩子，帶的鬼臉一般。却是金臉紅髮，眼睛鼻子口，這幾處皆有窟窿，可以出入氣，往外瞧看。上面有個飄帶，往腦後一繫，復又拿了蠅拂子，把包袱往腰間一繫，提著白沙石口袋，往前就走。行到廳房後邊，一縱身，躡上後坡，扭項往後邊一看，見後邊燈籠火把，人聲亂嚷，說：捉鬼呀！捉鬼！智爺就知道是徐良的故事了，自己往前來一路之上，各處留神，總沒找著金氏的下落，只好也就裝起神來。使個詐

語，使他們家內之人，口中說出金氏的方向，再去搭救。拿定了這個主意，說：「下面聽真！我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我佛牒文，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東方明作惡多端，快快前來見吾神，好開活汝的性命。隨說著，早就看見了底下，也有由屋內出來的，也有由別院跑過來的，也有打著燈的，也有在黑暗處站著的。乘著此時，智爺在房上往下一躡，又躡起有一丈多高，使了一個雲裏轉身，就把那白沙石一洒，下面人看這夜遊神，猶如從天宮，駕著白雲墜落下來的一樣。家人撒腿往後就跑，與東方明送信去了。工夫不大，見東方明率領大眾，由後面往前院而來，復又把那白沙子，刷刷咧咧的亂洒。伏地太歲東方明，帶著趙勝孫青薛昆李霸寶勇強，大眾抬頭一看，夜遊神復又說道：「下面聽真！吾乃夜遊神是也。」奉玉帝敕旨，鑒察人間善惡，今有施俊夫妻，被東方明所害。金氏娘子，乃是三貞九烈婦人，你若知時務，急速快將金氏送回家去，以免爾等滿門之禍。如若不然，吾神教你全家大小，一時三刻，俱化爲膿血。東方明一聞此言，身不搖自戰，就對寶勇強大眾說：「今有夜遊神指教於我，快把金氏送回他們家去罷，亦免咱們全家之禍。」趙勝在旁邊，把孫青叫將過來，低聲說道：「這個是夜行人，假扮夜遊神，那雲彩，是洒的白沙子，你們會看不出來。待我由後面上房，你們逗他說話，我把他踢下房來，用亂刀就剗，咱們在二員外跟前，顯顯本領。」孫青點頭，轉身就與智爺說話，夜遊神老爺，我們這裏就送出金氏去，千萬可別降我們一家罪。智爺說：「急速快，那個送字，未能說出，就聽見哎呀一聲，只見一個人，摔下房來。衆人用刀亂剗，唳唳鮮血淋漓。要問智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却教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

且說衆賊聽夜遊神，哎呀一聲，撲通摔倒在地。孫青薛昆李霸三人，把刀亮出來，唳唳唳一陣亂剗。東方明一見，大家亂剗夜遊神，不覺心中害怕，忽聽房上一聲喊叫，吹下面該死的惡霸，敢用刀剗夜遊神，你們該當何

罪。衆人一聽，房上又有夜遊神說話，大家細細一看，刺的這人，不是夜遊神，原來是趙勝。一個個面面相覷，暗道：趙大哥怎麼打房上摔下來了？原來是趙勝，預先與孫青，低聲講話。智爺就明白了，準是商量暗算于我，果然一回頭，只見趙勝慢慢爬房脊過來。忙起一擡身，對著智爺的臀，就是一腿。智爺容他一踢，自己哎呀一聲，却是揪住了趙勝的腿腕子，往下一帶，惡賊身不由自主，撲嗵摔下房來，衆人並沒看明白是誰。此時又聽夜遊神說話，大衆方纔細細瞧看，彼此異口同音，說：員外爺！咱們上了夜遊神的當了。衆人大罵夜遊神。智爺一生，就是受人罵，本與徐良商量，次日再動手殺人，被衆人一罵，壯上氣來了，把隔面具飄帶一解，脫下青衫，掩了沙子口袋，把蠅拂子，往青衫裏一捲，放在房上。回手抽刀，說：夜遊神要汝等的性命來了！衆人往兩邊一閃，智爺腳站實地，衆人齊說：拿住這個人，與我們大哥報仇！一個個手中兵刃，往上亂扎亂砍。智爺這口刀，遮前擋後，正在動手之間。後邊又有人來說：員外爺不好了！後面又有鬼噓起來了，是一個大白人，無論男女的房中，他是掀簾子就進去，此時赫死人不少啦。東方明說：仍然還是我自己去捉鬼，教那人在前頭引路，直奔後面，就見那人用手指，果然就在屋中，噉噉的亂叫。東方明奔到屋門口，仍然是把簾子一掀，眼睛一閉，他吃著上回那個甜頭了，將頭一搖，他又想著，頭上的燈，把鬼照滅，幌了半天，果然聽不見鬼叫了。倒把山西雁嚇了一跳，頭一次是徐良，把衆姨奶奶嚇躺下，自己往別處去了。東方明鑽進腦袋來，徐良是沒看見過，這一次山西雁瞧他閉著眼睛，頭顱亂幌，不知是怎麼緣故，就用自己舌頭，沖他面門，銜一下。東方明就覺著冰冷，在面門上又一蹭，他睜睛一看，哎呀一聲，險些栽倒。這才看見徐良這個樣兒，自己又一壯胆子，想著前面是人，後面也是人，就往屋中，用手中鞭，對著徐良打來。山西雁回頭就跑，東方明也就進屋中，追趕徐良，當中有張八仙桌子，徐良在前，東方明在後，隔著一張八仙桌子，把那鞭對著徐良後身，颼的一聲打去，不防桌子底下，躡出一個人，一伸手揪住東方明腿腕，望回一拉，東方明撲嗵栽倒在地。那人出來磕膝蓋，點住東方明後腰，立刻就捆。徐良回頭，見此人，穿一身皂青。

緞夜行衣。軟包巾，絹帕包頭，灑鞋青緞襪子，背後插刀，總沒看見他的面目是誰。徐良納悶，走過前來，將要問那人是誰，就見他將東方明捆好，一縱身軀起來，與山西雁磕頭，說：「三哥，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徐良哈哈一笑，說：「老兄弟，你真嚇著了我了。」把艾虎攙起來，又說：「老兄弟，你來得實在真巧，我與智大叔，正因此事爲難。」艾虎問：「什麼事情？」徐良說：「兄弟，你不用明知故問，你不是爲盟嫂而來麼？」艾虎說：「不錯，正是爲我施大嫂子。」徐良說：「我們正爲此事爲難，我比施俊年歲大，不能往外背弟婦，教大叔背，智叔父也不願意往外背施大嫂子，老兄弟，你來得甚巧，往外背弟婦，非你不可。」艾虎說：「來可是來了，要教我往外背嫂嫂，那可不能。」徐良說：「咱們上前邊去，找智叔父去，你們背不背，不與我相干。」艾虎說：「很好，這個惡霸咱們是把他殺了，或把他砍了。」徐良說：「依我主意，別把他殺了，留他活口，聽智叔父的主意，把他口中塞物，將他丟在裏間屋裏，床榻的底下，咱們先往前邊，找智叔父去。」艾虎過來，撕東方明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把他提起來，至裏間屋中，往床榻底下一放，復又把床幃放將下來，二人復又出來。艾虎問：「三哥，你因何這樣打扮？」徐良就把自己事情，對著艾虎學說了一遍。艾虎教三哥，把那袍子脫下，好往前邊動手去。徐良說：「你叫我脫了袍子，你把我的東西，還不給我麼？」艾虎問：「什麼物件？」徐良說：「你不用明知故問，拿來罷。」艾虎又問：「到底是什麼東西？」徐良說：「我的夜行衣靠。」艾虎說：「你的夜行衣靠，怎麼來問我呢？」徐良說：「準是你拏了去，沒有兩個人。」艾虎問：「包袱怎樣遺失的呢？」徐良把找包袱言語，說了一遍。小義士聞聽，嗤的一笑，說：「很好很好。」徐良問：「到底是誰拏去？」艾虎說：「總是有人拏去就是了，可不是我，不用打聽了，咱們先去辦正事要緊。」山西雁無奈，只可把頭上帽子，麻辮子，孝袍子，舌頭俱都摘下來，同著艾虎，直奔前邊而去。前邊正在動手之間，二人把刀亮將出來，一聲喊叫，這兩口利刃，非尋常兵器可比，就聽唳唳唳，亂削大衆的兵刃。衆人一聲喊叫利害。智爺正在危急之間，孫青、薛昆、李霸與護院的，併家人等，圍著動手，倒不放在智爺心上。寶勇強提著一根熟銅棍，從外邊往裏一闖，蓋頂兜頭打將下來。智爺看他力猛棍沈，往旁邊一閃，用了個反背倒披。

絲的招數，對著寶勇強後脊背，就聽見吱的一聲响亮，把自己利刃磕飛，剛要往外逃躡。徐良、艾虎趕到，早有徐良用他手中大環刀遮前擋後，保護智爺闖將出來，離大衆動手的地方甚遠，叔姪方纔說話。智化問：「艾虎從何而至？」徐良就把兩個人遇見東方明拏住，又告訴智爺金氏的下落，讓智爺到樓上，先救金氏去。智化說：「有艾虎來了，不用我去背金氏。」徐良說：「我艾虎兄弟，也不肯背金氏，還讓你老人家去救。」智爺說也罷，我先到樓上，看著金氏娘子去，你們把前頭事情辦畢，再上樓找我。」智爺撲奔東北，直奔藏金氏之樓而來，剛至樓下，就聽見上面哭哭啼啼的聲音，將要躡上樓去，忽見由月兒門那裏來了一個打亮，走在樓下，高聲嚷叫說：「上面的聽真，現有員外爺吩咐，別管這個婦人，是從與不從，教我先把他帶將下去。」張姐你下來，我告訴你一句話。上面那個婆子說：「李大嫂，你好好的看著他。」智爺暗地一想，道：「倒是很好一個機會，省得自己上樓，當著金氏要殺婆子，倘要嚇著金氏，反爲不美，頂好是在樓底下殺他好。」先就縱身躡過來一刀，先把男子殺死，然後見那婆子下來，智爺趕奔前去一刀，也把那婆子殺死。復又往樓上叫說：「李姐你下來，我告訴你一句心腹話。」樓上那婆子說：「這個說話的是誰？」智爺說：「是我你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了。」那婆子說：「我不能下去，我這裏看著人呢。」智爺說：「你只管下來，難道說還怕他跑得了不成？」那婆子也當倒運，無奈何走下樓來，始終也沒聽出是誰的口音，下了樓，隨走隨問，你到底是誰？」智爺見他身臨切近，用手中刀，往下一落，磕咬一聲，結果了性命。復又拿著這口刀，由樓門而入，直奔扶梯，上下俱有燈火，踏扶梯上樓，心想著過去與金氏說話。焉知曉上樓來找金氏，蹤跡不見，智爺一急，就見後面樓窗，已然大開。智爺也不知曉，是什麼緣故。大概金氏被人由此處背出去了，又不知是什麼人背走，只可就由後窗戶那裏，也就躡出來，往下面一看，見有一條黑影，躡上西邊牆頭。智爺隨後趕了下來了。過兩段界牆，方纔看見前面背人的飛也相似，直奔正西。智爺在後面追趕，說道：「是什麼人背著金氏，快些答言，你若不把金氏放下，我可不管你，是外人是自己人，平輩晚輩，不與你干休善罷，你這不是戲耍姓智的，你是羞辱姓智。」

的了。智爺隨說著，那人並不理論，還是一直飛跑，所以智爺生氣，說：前邊那小輩，我將好言語你不放下，我要口出不遜了。這只一句話，這纔見前邊那人停住脚步，將金氏放下，轉過面來說：你老人家千萬別罵。智爺也就身臨切近，氣昂昂的說：你到底是誰？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你，一蹶脚，咳了一聲，眼瞪瞪半晌無言。要問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姪婦回店 蘭娘救盟嫂逃生

且說智爺見著背人的，把人放下，與智爺一晚，細看却是徒弟的媳婦甘蘭娘。智爺一見，自己羞得，那面紅過耳。你道這甘蘭娘因何到此？不但艾虎蘭娘兒來，還有甘媽媽鳳仙秋葵霹靂鬼韓天錦，俱已來到。就因艾虎與韓天錦，他們在臥虎溝完姻，韓彰回家去了，這日閒暇無事，忽然鳳仙想起金氏牡丹來了，他們本是乾姊妹，對著艾虎一提，小義士也想念盟兄，帶着上京任差，日限又遠，何不一同上一躑固始縣去，有何妨礙？夫妻一商量，秋葵也想念姊妹了，要一同前往。秋葵要去，蘭娘兒也要一路前往，霹靂鬼要去，沙老員外不放心，怕的霹靂鬼鬧禍。艾虎也不願意，同著霹靂鬼一路前往。甘媽媽說：既然這樣，我合著他們，同一路走走。沙老員外方纔放心，僱了駝轎兩頂，艾虎霹靂鬼坐車，甘媽媽蘭娘兒沙氏，俱都坐駝轎。一路無話，也是住在金錢堡西邊，有個德勝店，在上房東西房，俱留下，打臉水烹茶，今日天色已晚，打算明日，再往施俊家去不遲。沙氏教艾虎打聽打聽，施老大人是尙在，還是故去了？艾虎就與店中夥計，打聽施家之事，那夥計是連連擺手說：千萬可別提施家事情了。艾虎問：什麼緣故？夥計就把施家之事，一五一十，學說了一遍。沙氏一聞此言，不覺二目之中，落下淚來。艾虎等店中夥計出去，也就止不住往下落淚。甘蘭娘在旁冷笑。艾虎說：你笑什麼？蘭娘說：我不笑別人，單笑你枉爲男子，不與把兄排難報仇，也學女兒態哭泣，豈不冤屈了人稱小義士？若依我愚見，你要不敢到惡霸家中，與哥

哥報仇，我就要前去探道路。只用把道路探好，今日晚間，妾身背插一口鋼刀，夜入太歲坊，把惡霸家中，殺個乾乾淨淨，雞犬不留。金姊倘若未死，把姊姊救出龍潭虎穴，就算替我丈夫盡盡交友之道了。甘蘭娘這一番話，把一個艾虎說得面紅過耳。說你出此狂言，你敢跟著我今日晚間，夜入太歲坊，走這一蹙。甘蘭娘說：你要不去，我自己還要前去，何況又是跟你前往，焉有不敢之理？艾虎真就出來探道，探明道路，轉頭回來，大衆吃畢晚飯，艾虎換了夜行衣靠，蘭娘也拿絹帕，把烏雲罩住，摘了釵環錫釧，脫了衣裙，盡剩裏邊小襖，用汗巾紮腰，多帶了一根抄包，背後插刀，換了軟底弓鞋，就同艾虎，俱從後牆跳出去，直奔太歲坊的後身，走在五道廟，遠遠看見山西雁，搬著一塊石頭，進廟去了。艾虎告訴蘭娘說：這就是三哥，大概還有別人。不多時，又有智爺出來。艾虎說：他們也爲此事而來，不用過去見他老人家，咱們誰先到誰救，倒是艾虎先進的。太歲坊夫妻分手，艾虎往前面去了，蘭娘兒在花園子裏一繞，忽然一見徐良，換了一身孝衣服，可把蘭娘兒嚇了一跳。細一看，却原來是三哥，心中暗暗納悶，他因何這般的打扮？只見他扭來扭去，正扭得高興之間，蘭娘兒就把他這夜行衣靠包袱，拿起來了，遠遠的看著，打算他真急了時節，好把包袱給他。不想他口出不遜，這一罵把甘蘭娘罵急了，這一賭氣，包袱也不給他了，找了一塊石頭，對著徐良打去。徐良隨後一追，自己就跑，跑過了東房，後來不見徐良追他，方纔又從東房過來，各處尋找金氏。後來找著金氏，由後樓躡將上去，戳破窗櫺紙，看了半天，方纔看得明白，暗暗誇獎。可巧遇見智化用了個調虎離山計，自己就開了後樓窗，來至金氏面前，解了綁繩，說姊姊多有受驚，我是前來救你。金氏說：你要我的恩人，容我一死，我也不能出惡霸門首。蘭娘兒問：什麼緣故？金氏說：我既到惡霸家中，我要出去，也是名姓不香。蘭娘說：我不是外人，我是艾虎之妻。金氏說：你是艾虎之妻，你姓什麼？蘭娘兒說：我姓甘。金氏說：你更是胡說了，艾虎之妻姓沙，你怎麼告訴我姓甘呢？蘭娘聽他問到此處，覺著臉一發赤，抵聲說：妹子，我是艾虎的側室。金氏方纔明白。蘭娘兒早把他攙將起來，那大抄包兜住他的臀，就往背後一背，抄包的扣兒。

繫住了蘭娘的胸前。剛出來，就遇著智化後邊追趕，明知是師傅，故意一語不發。後來聽着要口出不遜，自己不能不答言。方纔把抄包解開，把金氏放下，雙膝跪倒，說：師傅別罵，徒弟媳婦在此。智爺一看，是甘蘭娘，自覺臉上有些發愧，搭訕著問：原來是你們夫妻，俱都上這裏來了。蘭娘就把來由，對著師傅學說了一遍。智爺說：你們來得甚妙，我先保護你們出去。金氏一看，原來是智化，就與智爺磕頭，說：智叔父！今日被惡霸搶來，本不打算出去。現有弟婦前來救我，說到此處就哭起來了。智爺勸解半天，又教蘭娘兒把他背將起來，仍然把抄包繫住。智爺保護直奔北牆而來，蘭娘兒躡上牆頭，飄身下來。智爺也就跟出牆來，送他們直奔德勝店，走著路，智爺就告訴蘭娘兒一個主意，說：施相公現在在五道廟內，此刻倒不用叫他夫妻相見。先把你姊姊背回，你們回去，可別教店中人，看出破綻來。我同著施公子徐良，前來尋找你們，作爲是咱們一路前往。蘭娘點頭，一回手由腰中解下一個包袱來，交給智爺。蘭娘說：你把這個包袱，交給我三哥，告訴他以後說話，再不留神，巴掌可要上臉哪。智爺問：這個包袱，你是從何得來？蘭娘說：我是檢拾三哥的，這個東西，智爺也不往下再問，把包袱繫在自己腰中，看著蘭娘躡上牆頭，進裏面去了。自己復反回來，躡進太歲坊後牆，仍然往前撲奔，到了前邊動手的所在。此時那些動手的人，已然被艾虎殺了個七零八落。智爺復又殺進來了，就見地下橫躺豎臥，也有帶著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遍地半截兵刃不少。又聽正房上一聲喊叫，原來是東方明趕到此處。皆因艾虎把他捆上，口中塞物，二位英雄出來之後，原來有個家人，遠遠看著，等徐良他們去後，家人進來，就由床下，把東方明拉出來解開，又將口中之物掏出，東方明心中想先去，把金氏強逼之後，由他們去救。自己一賭氣，撲奔東院來了，將到院內，就見婆子家人，俱都被殺，親身上樓，不見了金氏。直氣得大罵一場，又上前邊動手來了。將到前院，就見家人亂嚷說：從外面來了，兩個大山精，打進來了。要問來者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寶勇強中鐵棍廢命

東方明受袖箭亡身

且說惡霸見丟了金氏，大失所望，就想著上前邊動手去，殺了這幾個人，也出他胸中之氣。將到前邊一看，他家下的人，俱都無心動手，有機靈的全都逃了性命，癡傻的還在那裏交手。又從外邊跑進幾個人來，齊說道：「員外爺可不好了，由門外來了一個大山精，一個母夜叉，提著兩條渾鐵棍，瞪著兩隻眼，看不見咱們的大門口，中嚷說：怎麼這裏沒門？」母夜叉說：「那邊有門。」大山精說：「走這裏進。」便用棍一擡，牆就倒了，飛腿就走，不久就打到這裏來。東方明一聞此言，這又是一件奇事，忽聽大吼一聲，猶如外面打了個霹靂相似。艾虎裏邊動手，就聽見二哥的聲音。原來是韓天錦夫妻二人全都來了。皆因艾虎與蘭娘兒夫妻，上太歲坊的事情，可巧被秋葵聽見了，也沒把此事聽明，就知道施俊一家被害，教太歲坊太歲爺搶去，有甘姊姊，同老兄弟姊夫，去到太歲坊救人。秋葵聽了此言，便抽身便走，回到自己屋內，向韓天錦說：「牡丹姊姊，被太歲爺搶去了，施大哥被太歲爺害了。」韓天錦問：「怎麼？」秋葵說：「老兄弟蘭娘姊姊，他們兩口子，去找太歲爺去了，咱們也去。」韓天錦說：「咱們就走。」隨提了他那條鐵棍，把衣襟掖得利落，秋葵也就摘了花朵，脫了裙衫，裏面短襖用汗巾繫住，也用絹帕，把頭髮包好，也就提了一條渾鐵棍。秋葵在先，韓天錦在後，將往外一走，就被甘媽媽攔住，說：「呀！我的乾女兒，你上那裏去？」秋葵說：「我上太歲坊，找太歲爺去。」甘媽媽說：「呀！我的乾女兒，你可去不得，有我們姑娘，與姑老爺前去，你們不必去了。」秋葵說：「你快躲開，別誤了我們的事情。」甘媽媽把門口一攔，秋葵說：「你要不躲開，我就拿棍打你啦。」甘媽媽說：「你要打我，可沖著我腦袋打來。」秋葵真正一舉棍，就要打甘媽媽，往旁一閃，說：「呀！大姑娘，你二妹子，要上太歲坊去哪？」鳳仙由東裏間屋中出來，把門將身子攔住，說：「妹子，要上那裏去？」秋葵一瞧，勢頭不好，一生就是最怕姊姊，別看他是一個渾人，也有主意，他把韓天錦一揪，說：「你在前頭走罷。」霹靂鬼說：「使得他見鳳仙攔住門口，說道：躲不開，躲開拿棍要打啦！」隨說棍一掄著，照著鳳仙就打。沙氏一瞧，勢頭不好，沒有法子，管這兩個渾人了。韓天錦見鳳仙躲開，回頭叫著秋葵，一直奔出店門，並不知太歲坊在那裏，可巧來了一個行路之人，夫妻二人，俱都看

見二人彼此棍對了棍，把路一橫。韓天錦說：站住罷！小子！那人一嚇，不但站住，反跪下了，說：二位我是任什麼沒有，就有身上的衣服，肚內的乾糧。天錦說：放你娘的屁，如今不幹那個了。秋葵問那個人，太歲坊在什麼地方？那人說：在正南，說了纔放那人去了。若依天錦，他直不識得東西南北，倒是秋葵還明白了些個，一直往正南，進了石頭牌坊，就聽裏面吶喊的聲音，又帶著燈球火把，照耀冲天。韓天錦說：這就是太歲坊罷？秋葵點頭，多半是罷。天錦問：這裏怎麼沒有門？秋葵說：那邊有門。霹靂鬼說：這裏開一個罷，擎棍一杵，嘩喇一聲，將牆杵倒，就開了一個門，飛步就進來了。秋葵也跟着進來了。霹靂鬼一嚷，東方明瞧見如山精相仿，身高一丈開外，是所有這些打手，還不殺他一半高的身量哪？大家往上一圍，秋葵施展他的棍法招數，轉眼間東倒西歪，死了不少。霹靂鬼一眼，就把寶勇強看見了，口中高叫說：那個大小子過來，咱們兩個人較量。寶勇強也就看見霹靂鬼了，正無心與艾虎徐良動手，一擺手中熟銅棍，就奔了韓天錦來，二人並不問名姓，就打在一處。如今韓天錦跟著夫人學了八手棍，帶著寶勇強，也是多了不會二人這一交手，倒把旁人嚇住了。銅鐵兩條棍，叮噹的亂响。秋葵在旁，賣了一個破綻，躡將上去，單臂使平生之力，對著寶勇強臀底下，腿窩子之上，吧吶就是一棍，撲咚栽倒在地。韓天錦也用盡平生之力，對著大力將軍太陽穴，吧吶就是一棍，打了腦漿迸出。東方明看見秋葵一棍，將他舅爺打倒，被韓天錦要了性命，自己一個箭步躡將過去，對著秋葵後脊背，一語不發，掄鞭就打。秋葵也是個傻子，不能瞻前顧後，不料智爺在旁說：姑娘小心！鞭到了！秋葵一扭身，把棍一迎，把那虎眼金鞭噹的一聲，那鞭梢兒，被棍一磕，就折下半尺有餘。你道這把金鞭，怎麼一碰就折？原來東方明，就會這們一個虛體面，這把鞭是硬木胎子，上邊包銅，外面溜金，借此嚇人而已。不然怎麼不敢向前，與人動手？如今他想著暗算秋葵，不料有人提醒了，沙氏一反手，就把鞭梢磕折，自己嚇得不敢動手，轉身就跑。霹靂鬼看了，他去追下伏地太歲來了，秋葵也要追趕。被智爺攔住說：姑娘深更半夜，你不用去趕那廝去了。秋葵聽了智爺言語，也就不肯追趕。此時衆人，齊說山

精與母夜叉到了，又帶著寶勇強一死，又有東方明過去交手，剛一過去，鞭折又斷，所有太歲坊的衆人，不求取勝，只要保住自己兵刃削不了，就算保住一半性命。艾虎往前一縱身，與孫青兩個人較量，薛昆李霸二人見勢頭不好，撒身往外就跑。山西雁就追說：老兄弟！你拏那一個，我拏這兩個。徐良追出兩個人去，暫且不表。單提艾虎與孫青交手，智爺也就躡上去了。此時孫青已經手忙腳亂，無心動手，也打算要跑，不料未能走開，稍一失脚，自己的刀被艾虎七寶刀削爲兩段，隨著一抬腿，被艾虎踢在脅下，撲咚一聲，孫青栽倒在地。艾虎過去，要把孫青捆起，就聽上面颼的一聲，小義士趕緊往後一撒身軀。原來秋葵看著孫青躺下，也不管有人沒人，把棍就打，把孫青打了個骨斷筋折。艾虎說：你殺多麼楞！秋葵把棍復又要打那些家人。智爺把他攔住，說：姑娘且慢！秋葵這纔不打了。智爺說：你們大衆，無非是雇工人氏，你們主人已跑，我們不忍傷害汝等性命。大衆一聞此言，如同領了一道赦旨相仿，大家丟下兵器，俱都逃躡性命去了。這纔有艾虎秋葵過來，與智爺行禮。智爺問秋葵：你們夫妻從何而至？秋葵就把來歷學說了一遍。艾虎又說：上後面看看我盟嫂如何？智爺說：已然叫你妻子救回店中去了。我們在此，等等你二哥三哥，他們回來時節，我們一同再走。再說伏地太歲東方明，在前邊一跑，後邊韓天錦苦苦一追，追來追去，追至前邊一片松林。韓天錦見東方明將要逃進樹林，心中一急，就把手中棍，颼的一聲，撒手對著東方明打出去了。只聽得噹的一聲，正打在一顆松樹上，伏地太歲見他，把棍丟出來，手無寸鐵，自己反覺歡喜，復又追下韓天錦來了。霹靂鬼本是渾人，兩下裏動手，焉有撒手飛棍的道理？本是個得勝，反倒敗回來了。東方明正追之間，忽聽樹上有人叫他說：大哥別追了。東方明抬頭一看，由樹上下來一宗物件，正中咽喉，撲咚摔倒在地。要問東方明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金錢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曠醉倒鐵臂熊

且說山西雁，追出薛昆、李霸，打算要把二賊拿住，那二賊分路一跑，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徐良也就無心追趕兩個賊子，忽聽見前邊喊叫之聲，是韓天錦的聲音，自己也就奔樹林而來，到了林中，見天錦撒手，這一捺棍，自己暗暗恨怨二哥，兩下動手，焉有撒手捺兵器的道理？前邊就是有個死人，也有許多樹木擋阻，自己一翻眼，忽然計上心來，看見旁邊有一顆大樹，隨即躡上樹去。料着韓天錦必跑，東方明必追，要從樹下一過，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果然不出所料，先把韓天錦讓將過去，他在樹上，大聲叫哥別追了。東方明不知是計，猛一抬頭，朝樹上一看，徐良二指尖一點，嘆喲一聲，正中咽喉，東方明嘆喲一聲，摔倒在地。徐良高聲喊叫，二哥別走了，去檢棍罷。徐良下了樹，與韓天錦見禮。霹靂鬼說：虧了三弟呀，要不是你，我準得死在這小子手裏。徐良說：從此以後與人交手，可別撒手捺棍了。韓天錦說：再也不敢了，這原來不是個招兒，過去把自己的鐵棍檢起。徐良也會冤他，說你把這小子扛回去，見了智叔父，也是你一件功勞。韓天錦答應，真就把東方明用肩頭扛上，棍交與徐良替他拿著，直奔太歲坊來了。將至門首，早有艾虎迎將出來，說：二哥扛的是什麼人？天錦說：你知道他是誰呀？徐良在旁說：這就是太歲爺。艾虎說：我師傅靜等著你們，弟兄二人到此，好一路前往。隨說著，弟兄三人進來，見了智化。韓天錦捺下東方明，過來與智化磕頭。智化把他攙起，說：賢姪，你扛個死人來何用？韓天錦說：姪男追出他去，一根將他打倒，沒想他就死了。智爺瞧了瞧東方明，就是項下有些血迹，別處並無棍傷，又見徐良在旁，微微的笑。智爺知道是徐良結果他的性命，却好叫天錦承名。智爺說：天氣不早了，我們急速回去罷。正在說話之間，忽見由後邊跑出幾個人來，細看全是婦女，並沒有男的。全是東方明的姨奶奶，也有婆子，也有丫環，跪在地下，求施活命之恩。智爺一擺手，盡饒他們逃生了。智爺一回頭，不見艾虎，復又問徐良，艾虎上那裏去了？山西雁也是搖頭說：不知。正要尋找，見艾虎由正北跑來，喘吁吁說：走罷走罷，火起來了！大衆一看，何嘗不是烈燄飛騰，又照著天邊，明皎皎的月色。智爺問艾虎：這是你辦的事情嗎？艾虎說：不錯，我看這裏有好幾條人命，放起一把火。

來，倒省許多的事情。智爺道：好是好，只怕連累街坊鄰舍。智爺過去，把自己那口刀找來，徐良又把前邊屋子點著，然後爺兒幾個出來，直奔五道廟。走著路，智爺把腰間包袱解下來，遞與徐良。山西雁一見他的包袱，說：智叔父冤苦了我了，我只打量是狐仙，與我鬧着頑呢！原來是你老人家拿去。智爺說：不是我拿去的，我問問你，你丟了這個包袱，你說什麼來著？徐良照前言語，學說了一回。智爺說：好！你可惹下禍來了。徐良問：到底是什麼人拿去的？智爺說：可也不是外人，你明天好好與弟婦賠不是罷，是你弟婦拿去的。他叫我囑咐你，從此往後，說話留神，倘若再要如此，小心嘴巴可就要上臉了。徐良一聞此言，羞得面紅過耳，說：老西可真是人啦，滿口胡說亂道，我可怎麼對得起我弟婦？艾虎在旁微微一笑，說：哥哥何必如此？豈不聞不知者不作罪，徐良說：實在太下不去了，咳！這是怎麼說法？連智化也是勸解，大家就到了五道廟。先去叫門，施俊把門開了，連艾虎都進來，見著施俊，與他行禮，說了始末根由。施俊與大衆道勞，就用不著靴帽藍衫了。仍然還是徐良，背著施俊，出離了五道廟，大衆分手。艾虎同著秋葵、韓天錦，回他們的德勝店；山西雁同智化，回他們的高陞店；韓天錦與秋葵由店中進去，艾虎由後牆進去。至裏面，艾虎見了嫂嫂，給金氏道驚。秋葵、韓天錦至裏面，金氏與他們道勞，金氏與蘭娘兒，早就換了衣服。艾虎也就更換白晝服色，等到天交五鼓起身，再說智爺同著徐良，背著施俊，叫開了店門，到了裏面，點上燈燭，算清了賬目，給了酒錢，五鼓起身，仍然叫徐良背著施俊，出離店門，直奔德勝店而來。徐良說：智叔父，讓我兄弟在地下走幾步罷，我可不能到店中去了。智爺問：因何故？徐良說：我得罪了我的弟婦，我若到那店中，不能見不著的。若要見面，他說我幾句，我有何言對答？智爺說：全有你老兄弟一面承當，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連我還說了一句錯話，哪！你要怕他當衆人，羞辱于你，況且他不該拿你的包袱，他就先有不是處，包管不能有一言半語羞辱你。徐良只得點頭，跟著到了店門首。徐良把施俊放下，說：我到那邊告便。智爺這裏就叫門，裏邊問找誰？智爺說：找姓艾的姓韓的。不多一時，見店門一開，就見艾虎與韓天錦出來，見了智爺與

施俊說：我三哥那裏去了？智爺說：在那邊告便哪。智爺把艾虎叫到跟前，低聲告訴艾虎一回，說：少刻你三哥進去，千萬囑咐你妻子，別叫他說你三哥。你還不知道徐良他那臉面太薄嗎？艾虎道：師傅只管放心，我早已囑咐明白了，絕不能有什麼說的。智爺說：很好，原當如此，等了半天工夫，始終不見回來。打發艾虎找了半天，蹤跡全無。智爺說：不好了，徐良跑啦。艾虎問：就爲這個事情跑的嗎？智爺說：可不是就爲這個事，還有什麼事情？艾虎說：他實在想不開了，當有艾虎背施俊進去，仍用青紗遮面，大家進來，正在女眷都要上車之時，到了裏面，也都見了一見。施俊也就上了車輛，智化、艾虎、韓天錦都在地下行走，叫店家開了店門，錢都已開付清楚，車輛趕出來，直奔正西，遠遠就聽人聲喊嚷，原來是許多人，都往太歲坊救火呢。直走到天光大亮，到了一個鎮店，找了一座店房，進去打尖，打臉水烹茶，預備酒飯。艾虎就與智爺說：師傅，我三哥此去，必定上南陽府去了。智爺說：不錯，一者爲的是冠袍帶履，二則爲拏白菊花，三來他知道團城子裏面，有一口魚腸劍，他打算要把此物，得到手中，方稱他的心意。借著這一點因由，他奔南陽府去了。艾虎說：他這一走，總算由我身上起見，師傅你老人家，辛苦辛苦，送他們娘兒們，上一躑臥虎溝罷。我追下我三哥去。我也找找白菊花的下落，倘著把他拿住，豈不是奇功一件？智化說：你要去，可也使得，無奈我也有事在身。艾虎說：你老人家事情太忙，我去趕上我三哥，把這一件小事丟開，省得日後弟兄見面，彼此全不得力。智爺說：既是這樣，你就去罷。可巧被韓天錦聽見了，韓天錦說：老兄弟要去，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艾虎說：不能！你到處闖禍。韓天錦說：我絕不闖禍，有人打我不還手，罵我不還口，這還能夠闖禍麼？艾虎說：別瞧此時說得好聽，出去走上路，就不由你了。韓天錦說：我一定要去，說你不帶我去，我就一頭碰死。智爺說：他這們說著，你就同他去就是了。艾虎說：你一定要去，可別拿著鐵棍。韓天錦說：我就不拿我的鐵棍。把話說好，吃完了早飯，會了飯賬，大家商量施俊的事情，怎樣辦纔好。智爺出了一這主意，暫且叫他夫妻上臥虎溝躲避，到了臥虎溝，再往京中寄信，打聽佳蕙的下落，必是在岳老將軍那裏住著呢。開封府的狀況

了沒有？若要告了狀，必有府諭；若是沒告，就不必再告了。等著把這個知縣撤了時節，冷淡冷淡，再回家去。施俊說：此計甚妙。就依了智爺這個主意。艾虎同著韓天錦先就起身去了，他們大家給了飯錢，上了車輛，也就起身。將要出店，忽見從外來了三騎馬。智爺一看，原來是鐵臂熊沙龍，孟凱焦赤，見著智爺，全都拋鎧離鞍，下了坐騎。智爺過去一一見禮。沙老員外說：別走哪！等著我們吃完了飯再走。甘媽媽也過來，見老員外，蘭娘兒二位沙氏金氏，全都過來，見了沙焦孟三位行禮。老員外一見金氏，滿面血痕，一問說：你們夫妻，也在此處，是什麼緣故？智爺擺手搖頭說：悄悄到了屋中，夥計復又打臉水烹茶。等夥計出去，智爺纔把施俊夫妻的事情學說了一回。老員外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罵道：好賊徒惡霸，反了哇！反了。智爺低聲說：此處離太歲坊不大甚遠，此仇已報，你老人家不可聲張此事了。要把施俊帶至臥虎溝，與京都探信的話，又學說了一回。又問你們三位，因何來到此處？沙龍說：皆因你姪女，他們上固始縣來時，我就不放心，由他們走後，終朝每日心驚肉跳，我總料著怕他們路上惹禍，故此我纔約會焦孟二位賢弟，趕下來了。若要不是這裏打尖，我們還會不在一處呢。智爺說：你們吃飯罷，吃完了飯，咱們好一路前往。又把店中夥計叫將進來，復又叫他們備酒飽餐一頓，又會了飯賬，然後大家上車。沙龍三位乘跨坐騎，保護車輛，直奔臥虎溝而來。行未半里之遙，再找智化時，蹤跡不見。老員外與焦孟二位一說：智賢弟這教滿懷心服事，盡在不言中，由他去罷。行至天晚，老員外要早早住居，皆因是有女眷，晚間行路不便，天氣就在日落的光景，路北有座大店，車輛馬匹，俱都入店，女眷住了五間上房。沙焦孟施俊，住了西跨院，皆因前院東西配房，俱都有人住下。夥計也是打臉水烹茶。老員外吩咐看酒，要了上等餚饌一桌，將酒擺齊，四位酒過三巡，將要談說，施俊說：不好！我心內發慌，連老員外四人，嘖嘖嘖，俱都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要問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假義僕復又生毒計

真烈婦二次遇災星

且說老員外，只顧喝酒，沒留神酒內有東西。酒過三巡，就身不由自主，四位俱都摔倒在地。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列位必疑惑是賊店，却原來不是賊店。這店東姓毛，叫毛天壽，這個地名，叫毛家疃。這店東有個外號，叫千里一盞燈。先前是個佔山爲寇的山賊，有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二人在夾龍溝嘯聚嘍兵，劫奪過往行商。後來被本地面官搜山，賽張飛蔣旺被捉，毛天壽由後山滾山而逃。過了半載有餘，自己扮作乞丐，入夾龍溝，慢慢搬運先前所藏的金銀財寶，當初劫奪的東西，是值錢的物件，俱都藏在一個石洞之中，上面用亂石蓋好。就是他與蔣旺知曉此事，如今蔣旺問成死罪，就是他自己一人搬運。後來開了一座小雜貨鋪兒，總是賊人胆虛，怕是有入知曉他的根底，自己拾奪拾奪，就回了原籍。如今也上了幾歲年紀，就在此處開了一座店房。可巧這日在知縣衙門裏，會著東方明，知縣一同拜的把兄弟，三個人交得深厚。後來知道東方明私通了襄陽王，商量著一同造反，自己又怕事敗，招出滅門之禍，打算自己這點家財，足穀後半世的快樂了，倒不如作一個清閒自在，不作犯法之事，到底是夢穩神安。自己就冷淡了東方明，不與他們親近。不料東方明事敗，就有王虎兒王熊兒，會同薛昂李霸，找到毛天壽店中來了。皆因是薛昂李霸，被山西雁追跑，天光大明，二人纔會在一處。見面之時，唉聲嘆氣。正要商量一個主意，就見那邊樹林之中，有兩個人號啕痛哭，趕過來一看，却是王虎兒王熊兒，旁邊放著兩個包袱。薛昂道：你們意欲何往？王虎兒說：我們一點主意沒有，打算要在此處上吊，你們二位爺，要上那裏去？薛昂說：咱們一同上南陽府，見大太爺去，讓那裏派人與你們員外爺報仇。兩個人一聽，把包袱背起來，一直撲奔南陽而來，四人走至晌午，在一個雙岔路。王虎兒說：你們二位爺台，多走幾步，我們員外爺的盟兄，就在毛家疃，給他送個信息去如何？薛昂說：使得。就到毛家店。王虎兒就與薛昂李霸，見了毛天壽，對行一禮。王虎兒哭哭的，就把他們一家火滅烟消的事情，說了一回。毛天壽一聞此言，也就放聲大哭，問你們此刻有什麼主意？王虎兒說：我們只可上南陽府，見我們大太爺去，讓那裏設法，與我們員外爺報仇。毛天壽問：怎麼沒上縣衙，去叩稟

太爺去嗎？那裏來的這夥人，想這施俊官宦之子，怎麼他也認得這些人呢？這可真奇怪了。隨說著話，就叫擺酒，不多一時，酒已擺齊。連熊兒、虎兒也就搭了一個橫凳，同桌而食。王熊兒斟酒，將要一端酒杯，忽聽外面一陣大亂，正是沙老員外到。王虎兒掀著簾子，往外一看，正見女眷下駝轎車輛，就見了金氏與秋葵，施俊幾個人。王虎兒盡都認得他，又是歡喜，又是害怕。歡喜的是他們到這店中，就算是自投羅網，員外之仇可報。怕的是施俊已死了，怎麼又會到這裏來呢？一轉面就與毛天壽、雙膝跪倒，說：「大太爺應了小人這件事情，小人起來如若不應，小人就碰死在大太爺的跟前。」毛天壽說：「你還有什麼要緊的事，你只管起來，我無有不應之理。」王虎兒方纔起來說：「方纔進來的這些車輛馬匹，男女衆人，就是我們員外爺的仇人到了。」毛天壽一聞此言，登時一怔，說：「那一個要了你們員外的性命？」王虎兒說：「搶的就是那個面上有血痕的婦人，我們舅老爺，連我們員外爺的性命，俱死在這個醜婦人的手內。求你老人家，念著與我們員外爺八拜之情，如今他既住在這裏，就如籠中之鳥，網內之魚。若要報仇，不費吹灰之力，要錯過這個機會，可就無處去找了。」薛昆李霸也就深施一禮，說：「毛兄長！只要你老人家一點頭，等至晚間，他們睡熟之時，我們兩個人進去，結果他們的性命。」毛天壽哈哈一笑，說：「此乃是一件小事，對著王虎兒說，總是你家員外爺，此仇當報，想不到他們自投羅網，不用你們去，我自自有主意。隨即把夥計叫來，問了問上房共有多少女眷，西院有幾個男人，連趕駝轎的駝夫，叫他們另住一所房屋。自己立刻去配了藥料，回來併合好蒙汗藥，交與夥計，就將上房中，連西跨院，帶駝夫那裏，酒內俱都下了蒙汗藥。連駝夫帶老員外那裏，全都躺下了。惟獨上房女眷中沒躺下。是什麼緣故？皆因這裏有一個使蒙汗藥的老行家，就是甘媽，在娃娃谷的時節，開黑店，他那蒙汗藥，天下無雙，無異味，無異色，酒也不渾不轉，連翻江鼠蔣爺，都受了他的蒙汗藥酒。這店中的酒，如何瞞得過他呢？把酒席擺好，將一斟酒，甘媽媽說：「慢著！這酒千萬別喝，衆人一怔，甘媽媽托起這酒杯兒來一看，在酒盃滴溜溜的亂轉，並且酒發渾，用鼻孔一聞，這酒乃有藥味。甘媽媽說：「好哇！險些

終日打雁，叫雁啄了眼，你們這能耐差多著的呢！要論使蒙汗藥，你們在孫子輩兒上呢！蘭娘兒一見這個光景，頭上就摘花朵，脫長大衣服，甘媽媽攔住說：你先等等，那屋裏還不定怎麼樣呢！待我先過去瞧看他們，要是受了藥酒，先把他們救過來，然後動手方妥。蘭娘兒說：這菜大概也就吃不得了。甘媽媽說：總是不吃的爲是。自己提著茶壺，把裏面茶，全都倒將出來，奔到廚房，打了一壺涼水，提著直奔西院。果然到屋中一看，全都倒東西歪。甘媽媽暗笑說：可惜老員外，久經大敵之人，不懂得他們這個圈套，拿筷子把牙關撬開，把涼水灌將下去，一個個皆是如此。轉眼之間，慢慢甦醒。沙老員外翻眼一看，連忙問道：這是什麼緣故？甘媽媽就將受蒙汗藥的話，細說了一回。此時焦孟施俊也都醒過來了。焦孟二位一聽，只氣得渾身亂抖，說：老哥哥抄傢伙。老員外問甘媽媽：你們那邊，倒沒受他們的鬼計呀？甘媽媽說：我們剛纔斟酒，就看出他們破綻來了。老員外先教甘媽媽過去，囑咐姑娘們，別教他們出來動手，連施俊也帶至那邊去罷。甘媽媽點頭，就把施俊帶到前院五間上房之內，將至屋中，早被王虎兒看見，皆因王虎兒，扒著東屋窗櫺一看，說：那老婆子，怎麼打西院而來，並且那施俊也奔上房去了。毛天壽說：再等片刻，看看如何也。許是把那相公，約到前面喝酒來了。又等了半天，絕無動靜，隨著叫夥計到上房，問問添換什麼酒菜，看看怎麼樣了。夥計答應一聲，往外就跑，來至上房，一掀簾進去，說：太太們添換什麼酒菜，剛進屋中一瞧，這些太太們，都是短衣襟的多，拿刀的拿刀，提棍的提棍，見勢頭不好，剛要回身，早被蘭娘兒，磕一刀殺死。蘭娘兒頭一個，就一掀簾子，闖出來了。緊跟著秋葵一掄混鐵棍，也躡出去了。毛天壽就知道勢頭不好。鳳仙也把長大衫脫去，跨了彈囊，提著這口刀，出離屋中。此時西院內，沙焦孟也就躡出來了。薛昆、李霸一聽院內，有男女叫罵，也就掖衣襟，挽袍袖，拉刀出來。毛天壽也就脫了長大衣服，叫人抬過鎗來，吩咐一聲，上店門。王熊兒就往外跑，說：我去關大門去。毛天壽說：憑他是誰，別教進來。自己躡在院中，先與沙老員外交手。薛昆、李霸就叫蘭娘兒、鳳仙、秋葵、孟凱、焦赤五個人，把這兩個人裹住，也難爲這二人手中刀上下飛騰，遮前

擋後，可就沒有緩手之力。忽然間由後邊跑來數十個人，俱是店中夥計，也是長鎗短刀，花鎗鐵尺，鎖子棍，都是這些兵刃，轉眼間往上一圍。此時間就歡喜了秋葵一個，單手一掄，渾鐵棍，呼呼的風響，盡奔這些夥計，碰上就死，打著就亡，轉眼之間，傷其一大半，大衆齊說利害。此時毛天壽一瞧，勢頭不好，奔東夾道，往北飛跑。老員外那裏肯捨，尾於背後，緊緊一追。毛天壽早一伸手，掏出一枝鏢來，正跑之間一扭身，對著老員外，就是一鏢。要問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會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且說毛天壽一跑，老員外就追，這個東夾道，往北道路甚窄，南北甚長。毛天壽在前，老員外在後，不料跑著一轉身，聽的就是一鏢，老員外一閃，不料身後還有一人。皆因沙鳳仙秋葵大家一齊動手，見蘭娘兒十分真勇，自己躡出圈外，直奔車輛而來，見彈弓在車輛上綁著，顧不得去解，用刀把繩子一割，提著彈弓，往北飛跑。見天倫追趕毛天壽，自己就把彈子掏出來，在弦上穩好。忽然見毛天壽一轉身，總是鳳仙眼快，就知是暗器，自己用臂膊一拐，老員外，鳳仙往東一歪身，前拳對準毛天壽一撒手，吧的一聲，彈子正中毛天壽的太陽穴。毛天壽的鏢，可沒打著沙龍老員外，就在一轉眼之間，毛天壽身歸那世去了。老員外見他已死，帶著鳳仙復又回來，到廳房以外，把老員外嚇了一跳，回身一拉鳳仙，姑娘早已會意，一伸手，就把彈子，仍然在弦上穩好，前拳對準，後手一撒，吧的一聲，惡賊人往後一仰，栽倒躺來。栽倒在甘媽媽身後，把甘媽媽也嚇了一跳。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因王虎兒，始終不敢出那東房，他淨扒著往外瞧看，就見秋葵蘭娘兒與薛昆李霸交手，孟凱焦赤見沙老員外，追趕毛天壽往後院去，又見甘媽媽拿著一條門門，在那塔台上站著亂喊。原來甘媽媽沒有本事，王虎兒準知道施俊與金氏便沒有能爲了，暗中就提了一口刀，溜出房門，貼著東房，由牆下臺階，輕輕的撲奔門口。走到

甘媽媽身後，打算著一刀，先把這老婆子殺死，然後再進屋中，把金氏施俊殺死，就算給主人報了仇了。想頭雖好，天不隨人願，將一掄刀，吧咬後脖頸上，就著了一彈子。自覺頭顱一暈，撲咚栽倒過來，甘媽媽這纔回頭，嚇了一跳，就用手巾門門，吧咬一聲，打將下去。鳳仙趕到，就是一刀，嘩嘩一聲，結果了王虎兒的性命。復又過來，圍上薛昆李霸，二賊一見，嚇了個胆裂魂飛，二人無心動手，就躡出圈外，嘆嘆的躡上房去。這內中惟獨蘭娘兒，會躡房躍脊，除他之外，誰也不會。正要往前去追，有沙老員外，把他攔住，說姑娘千萬不可追趕，饒這兩人去罷。再看店中，還有十幾個夥計，打也不敢打了，跑也不敢跑了，一字排開，全在那裏一跪。這個說我是廚子，那個說我是幫案的。這個說我是今天來的。那個說我是方纔到的。老員外說：沒有你們的事情，可也不能放你們，用你們當官，對對詞去，絕不與你們相干。我問問你們，他素常所害之人，都埋在什麼地方？衆人異口同音說：素常這不是賊店。老員外說：你們還是向著他們，若要不是賊店，爲何與心害我們大衆，再者有高來高去之賊，方纔上房跑去的，不是那兩個賊嗎？衆人把王虎兒、同薛昆、李霸，怎樣的哀告毛天壽，給他們報仇的話說了一遍。老員外又問你們說既然不是賊店，現有蒙汗藥酒，是那裏來的？內中有一個嘴快的說：除了我，別人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先前在夾龍溝佔山爲王，他有個夥計，叫賽張飛、蔣旺，那人被官拿去，姓毛的逃在這裏開店。今天遇見王虎兒，一求告他與東方明報仇，他有現成先前所剩下的蒙汗藥，今天俱都拿出來。老員外一聽，也倒合乎情理，立刻叫焦孟二位出去，把此處地方找來。不多一時，地方帶著個幾夥計，進來見了老員外行禮，問明姓氏，又問這些死人緣故。沙龍就把他們開黑店害人，現有蒙汗藥酒爲證，自己帶著女兒，回臥飛溝，住在此店，險些被他們害死，告訴了地方一回。現有店中這幾個夥計，先教帶著他們，去見本地面官回話，那些死屍，全用蘆蓆蓋上，又到南屋裏，把那些駝夫俱用涼水灌活，書不重絮，地方帶領衆人去見官，夥計在此處看死屍。到次日，官府就來相驗，沙龍見本地面官，仍然照前言，學說了一遍。官府吩咐，把死屍裝殮起來，店中東西入官，房子抄作官產，店中

這幾個人開放，案後捉拿薛昆李霸與王虎兒的兄弟熊兒。老員外帶領女眷們，上駝轎車輛，焦孟二人上馬，老員外也是乘跨坐騎，施俊可是坐車，大衆歸奔臥虎溝去了。單言艾虎同著霹靂鬼韓天錦二人，撲奔南陽府，這一路之上，險些把艾虎急壞了，皆因是小義士，一生最是好酒。韓天錦一味好睡，睡下了，再也不醒，一路上把艾虎累得要死。那一日走到晌午時候，二人坐下歇息歇息。韓天錦橫倒身子，就睡熟了，艾虎拿著酒葫蘆，喝酒，也得也覺著有八成成了，又被冷風一吹，迷迷糊糊的，沈沈睡去。剛剛睡熟，耳邊有人說：「吹你們好大膽，全睡著了！」小義士睜眼一看，原來是四哥。立刻站起身來，連忙雙膝跪倒，說：「四哥一向可好？從何而至？」盧珍說：「由陷空島而來。皆因他奉旨完姻，百花嶺成親之後，連妻子也回陷空島去。到家中，盧方老夫妻一見這房兒婦，喜之不盡，本來小霞姑娘，生得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見了公婆，這一番穩重端莊。小夫妻先行了雙禮，然後就在紫竹院，那裏另有一所小房屋，就教他們小夫妻，在那裏居住。後來又有茉莉花村丁兆蘭、丁兆蕙、丁大奶奶、丁二奶奶，都來瞧看姑娘來了。論姑娘說是舅舅舅母，論婆家說是叔叔嬸母，連盧家親友，都來瞧看。盧珍惦記上京的心勝，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就要辭別父母，囑咐妻子，在父母跟前，多多盡孝。次日起身，也不帶人，也不乘跨坐騎，帶上盤費銀兩，離了陷空島，上了一躑百花嶺，到叔丈那裏看看。若要不上百花嶺，可就遇不著艾虎了。這日正走，見韓天錦與艾虎，在那裏睡覺，先把艾虎叫醒。艾虎過來行禮，彼此道了一回喜，這纔問艾虎的來歷。艾虎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回。盧珍說：「很好！我們一路前往。」艾虎說：「這二哥哥實在是個累贅。」盧珍說：「有我不怕，教他走就走，教他站住就得站住。」艾虎說：「何不就試驗試驗？」盧珍一伸手，韓天錦太吼一聲，說：「呀！往起一躑。」盧珍過去行禮。韓天錦說：「我算計是你，好哇！小子。」盧珍說：「你又瘋了罷？」韓天錦說：「我忘了忘了，從此再不敢了。」盧珍說：「我們一同快走哇！」韓天錦說：「我怪困的，你不知道，好幾天沒睡覺呢！」盧珍說：「不行，這就起身。」艾虎就見他往腿那裏一伸手，韓天錦進忙的說：「我走我走。」艾虎說：「四哥這是什麼招兒？」韓天錦說：「你可別告訴他。」盧珍說：「我起過誓，不能告訴別

人。艾虎也就不問了，這裏再走路，全有盧珍教走就走，一路無話，到了南陽府的管轄。這日晚間，三人貪著多走幾里，天有二鼓，前邊有座廟，見有一個黑影兒，肩頭上有個包袱，躡進廟去。盧珍說：有個賊進了廟了，我看看去。艾虎說：我怎麼沒看見？盧珍說：你們在這裏等著，自己進了西牆，奔到上房的臺階，忽見簾子一啓，出來一人，盧珍將要上房，原來是路素真，把迷魂帕一抖，盧珍撲咚摔倒在地，要問盧珍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保同素真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且說盟兄弟三人，一同走路，就是盧珍一人，看見有個賊，叫艾虎在外邊等著，我進去看看。要不是韓天錦，艾虎也就進去了。盧珍將到裏面，原來是仇人路素真，就是路凱的妹子，皆因大鬧天齊廟，後來有大衆官人一到，拏住路凱，賈善、路素真跑了，趙保緊緊相跟。天光大亮，趙保過去說：妹子多有受驚，路素真一見趙保，眼淚就落下來了，咬牙切齒，說：這蠻子實是可惱！趙二哥你看看我哥哥，作的都是甚麼事情？也有拏著妹子，耍笑著頑的嗎？事到如今，我若不死，名姓不香。二哥你自己尋你的生路去罷！我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趙保本爲的是他，焉能教他尋了自盡呢？趙保說：妹子我跟你來，我就怕你行了拙志，有仇不報，非爲人類。妹子要是愿意報仇，我有個愚見，可不知妹子意下如何？姑娘說：我是女流之輩，二哥如有高見，快請說將出來。趙保說：此時南陽府東方亮，設立擂臺，聘請天下的英雄，幫著他共成大事。要是妹子同我前去，我們見著東方亮，提說大哥這不白之冤，他必然肯拔刀相助；他那裏手下能人甚多，或者盜獄，或劫法場，把哥哥救出來，慢慢尋找這個蠻子，他們這一夥人的下落，可不知妹子心中怎樣？姑娘一聽，眼淚汪汪的說：難得你這一點誠心，也不枉我哥哥與你有一拜之情，請上受妹子一禮到底，總是姑娘見識，他焉能知道趙保的心意，不是爲哥哥盡爲的是他。趙保趕緊答禮相還。姑娘說：我也不能家去了，我連長大衣服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趙保說：妹子隨我來，找了一個大村子，

教他在樹林中，去不多時，背了一個大包袱來了，裏面盡是婦女衣服，簪環首飾，以外還有許多細軟的東西，還有五六十兩銀子。九尾仙狐，這纔換上衣服。到了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所有多少婦女穿帶的甚麼東西，就在這個地方買齊，奔南陽府，走了三天。他們明是兄妹，暗是夫妻了。這日到了南陽府的管轄，正走在一個尼姑菴前，從裏邊出來了一個老尼僧，年紀總在六七十歲了。路素真給那老尼僧，道了一個萬福，說：師傅這裏離南陽府，還有多遠？尼僧說：還有十幾里路。又問道：那個團城子離此多遠？回答三里地。這裏可就看見了，那裏黑忽忽一片樹林，就是團城子。施主是認得團城子裏面人嗎？路素真說：認識東方大員外。尼僧說：這個廟就是大員外的家廟，廟名兒叫仙佛蘭若。趙保在旁說道：我們正是要投奔東方大員外那裏去，這是我的妹子，教他暫且在師傅廟內，借宿一宵，明日早走，多備香燈祝敬。尼僧說：既是我們廟主的朋友，這有何難？再說廟內有的是房子，就請施主進來罷。隨往裏走，又問施主貴姓？趙保說：姓趙。未領教師傅上下尼姑說：小尼修元。當時讓至客堂獻茶。趙保吃了兩杯茶，告辭上團城子去了。晚間直到初更之後，方纔回來。路素真問趙保見著了沒有？趙保說：見著了，不但見著，他還應了你的事情。皆因有他這個擂台，總得把他這擂台事情辦畢，再辦我們事情。當夜這個尼僧，就教趙保結果了性命，把他的屍首埋在後院，等了三五日，他們也就沒有盤費了。趙保這天出去，探了探道，有一個地名，叫五里屯，這五里屯有一個有錢的財主，他就打算着，晚上去偷盜些個盤費，暫且度日。對路素真說明。九尾仙狐說：我也沒事，我們兩個人，一同前往。吃完晚飯，外邊有人叫門，讓進來，原來是團城子的從人，請趙爺教他上團城子去說話，還是立等。他就把這事情去，到屋中告訴路素真說：我今天先上團城子，明天再辦那邊的事情。路素真說：我要上那裏去，也未爲不可。可惜我沒有那百寶囊。趙保說：很好，我這裏有應用的東西，給你，就在我們看的那個五里屯，十字街的北頭，就屬他那房屋高大。路素真說：知道了。趙保出去，同著團城子的人出廟去了。且說路素真脫了長大衣服，摘了花朵，絹帕罩住烏雲，汗巾紮腰，換上弓鞋，背後插刀，帶了

迷魂帕囊，又繫上百寶囊，連屋中燈火，俱都沒吹，把廟門由裏邊插住，自己躍牆而過，到了那個財主家中，用的是流火遺光法，把人調將出來，拾奪了不少的東西，揚揚得意，回了仙佛蘭若。自己躡進牆來，就覺後面有人，進到屋中，就把包袱放下，一轉身復又出來，與盧珍險些撞在一處。盧爺剛要施展倒捲簾的工夫，不料早被九尾仙狐把五色迷魂帕一抖，此時素真也顧不得奪上風頭了，就把自己鼻子一捏，那帕子就抖在盧珍的臉上了，焉有不躺下之理？素真收了帕子，就把盧珍提到屋中，往地下一摔。素真細細的一看，好生詫異，說這就是天齊廟的那個姓甄的。當初九尾仙狐，就是喜愛盧珍，都是他哥哥把事作錯，教那個蠻子，鬧得自己家敗人亡。如今雖從了趙保，總是心中不愿意，可巧在此地，又拿住了這個姓甄的，趙保又沒在廟中。按說有仇，可是與那蠻子有仇，看這個人武藝又好，人品端正，日後必成大器。我與趙保，這樣不明不暗，總算是件醜事。再說他殺那個尼姑，心地太狠，不如趁著他沒在此處，我用涼水把他灌將過來，聽聽他是甚麼口氣。大約年輕的人，要是見著我這品貌，不能不愿意。趙保他要是不依，我結果他的性命，以除後患。主意掣妥，取涼水來了，先把二臂捆上，然後將盧公子灌醒。盧珍此時，看見九尾仙狐，不大很認識，自己回思，莫不成是天齊廟那個姑娘？要是他，我這條命可要不保了。對著路素真便問：你是甚麼人？你把我捆上是甚麼意見？九尾仙狐說：你不是姓甄麼？盧珍說：叻！滿口亂道，那個姓甄？我姓盧名珍，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素真又問：上次那個蠻子，是我哥哥糊裏糊塗，不知甚麼辦的？我二人雖然拜堂，可沒有夫妻之分，就爲他把我害了一個家敗人亡。我還是女兒之身，只落得孤孤單單，無倚無靠，你若肯應允此事，我二人成就百年之好；你若不應，一刀將你殺死，悔之晚矣。盧珍說：叻！頭快些住口！你老爺是將門之後，豈要你這下流的賊女，要殺就殺，要想教俺作苟且之事，萬萬不能。說畢大嚷道：這裏有賊，素真一著急，掣了一塊絹帕，一捏盧爺雙腮，就把他口拿絹帕塞上。素真笑道：你這個人，世間少有，生死路兩條，就在目下。你若求生，把頭一點，就算應了；你若求死，把頭一搖，隨說著將刀拿起來，往桌上一拍，說你姑娘

將刀一落，就是無頭之鬼。盧珍連連把頭搖。素真舉刀起來，又不忍結果盧珍，忽見簾子一啓，趙保從外邊進來，一看是盧珍，心中早有幾分明白了。說：妹子拿住仇人，因何不殺？總是你的膽小。趙保亮刀，對著盧珍往下就剝，只聽撲咚一聲，栽倒在地，要問盧珍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菴地方洩機

且說姑娘正在教盧珍應允此事，盧珍是至死不應，可巧這個時候，趙保進來了。鐵腿鶴一見盧珍，眼睛就紅了，又一看素真神色不對，故意說：妹子你的膽小，不敢殺人。把刀抽出來，對著盧珍就砍。盧珍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旁邊有不教他死的。素真把自己鼻子一捏，把迷魂帕往外一拉，沖著趙保一抖，鐵腿鶴身不由自主，撲咚就躺下了。素真嗤的一笑，說：相公你見了沒有？我對你準是真心實意，我要殺他，不費吹灰之力，你若不點頭，那可是無法；你一定要求死，也教你死一個心服口服。連說了好幾次，仍是搖頭。素真一瞧，此事有些不行，忽聽外面有人說話，說：你不用問我四兄弟了，老西倒愿意你要跟我去，餓不著你，早晚有你一碗醋喝。素真一聽說：外面甚麼人？徐良說：是老西。你道這徐良從何而至？皆因為金錢堡羞走，直奔南陽府，一路無話。這日遠遠看見城牆，遇見一個打柴的，與他大打聽，那人說：你看城牆，不是南陽府，那就是圍城子。徐良打聽，那裏有大店？那人說：就在這前邊五里新街，俱有大店。徐良給那樵夫行了一禮，樵夫担上柴薪，揚長而去。徐良進了五里新街，一看人烟稠密，做買賣，推車挑担的人，實在不少。一直往西路北有座大店，門前有幾個夥計，在板凳上坐著。徐良往裏看了一看，夥計就問道：客官住店嗎？徐良說：有跨院沒有？夥計說：有西跨院三間上房。徐良跟著進來，到裏面一看，也乾淨，啓簾到了屋中，打驗水烹茶，然後吃飯，外帶單高米醋一盆。徐良說：要餅饅首飯一同上來。徐良飽餐一頓，然後點上燈火，自己吃了半天茶，天有二鼓光景，忽然心中想道：對面就是圍城子，此時無事，我

何不到團城子走走？把店中夥計叫過來，教他把門鎖好，吹了燈燭，我到外邊走走就來。夥計答應，把門鎖上。徐良出去，直奔團城子而來，周圍一繞，就是東西有兩個大門，此時已然關閉了，地方實係寬大，心中納悶，想道：他一個住戶人家，如何住得城牆？難道說本地面的官府，儘自不管，必有情由。本是從北面看起，仍然繞至北面，忽見由東邊有一個人，飛也相似，直奔西北。徐良尾於背後，跟下來了，直到廟牆，並不叫門，竟自躍牆而過。徐良也就跟著上了牆，就見西邊牆上，上來了一個人，山西雁細細一眸，原來是艾虎，自己納悶，他怎麼也上這裏來了。遂進了內院，與艾虎打了個手勢。艾虎一見徐良，滿心歡喜，自己就皆因等盧珍工夫甚大，不見出來，也是著急，把韓天錦留在外邊，自己進去，看看甚麼緣故，可巧碰見三爺。二人彼此全都奔至窗櫺之前，戳窗櫺紙，往裏瞧看，只見盧珍在那裏綁著，趙保剛纔要殺，忽見路素真一抖手帕，趙保就躺下了。然後又與盧珍商議，兩個人要聯姻的意思，盧珍只是搖頭，姑娘拏刀威嚇。徐良這纔把九尾仙狐叫將出來，艾虎一伸手，從兜囊之中，掏出四個布捲，遞與徐良兩個，教他堵住鼻孔，自己兩個，也就堵住鼻孔。艾虎說：與這丫頭動手，搶上風頭，小心他那帕子。你道艾虎這個布捲，甚麼這樣現成？皆因是前番雙盜獄的時節，他偷了沈仲元的薰香盒子，直到如今，也沒還給沈仲元，故此身邊，總帶著幾個布捲，到是爲他使薰香所用，不料此時用著這個物件了。路素真由屋中躡至院內，說：你們是那裏來的狂徒？好生大膽，隨說著把刀就剝。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噲啣一聲，把刀削爲兩段，把路素真嚇的魂飛天外，自己一搶上風頭，對著徐良一抖迷魂帕。徐良往後一閃身，隨說：你不知道我有佛法護身，路素真更覺著急。艾虎一擺七寶刀，他就躡上來了。素真正迎艾虎之面，一抖迷魂帕。艾虎一歪臉，說：我也有佛法護身，素真一想，怎麼這帕子會不靈哪？可就西牆上一躡，逃躡性命。不料外頭那個大饒小子等急了，扒著西牆向裏面看他，身高一丈開外，牆只九尺，看的真切。老兄弟同著三爺，與一個姑娘動手，那姑娘往牆上一躡，他就過去雙手一抱，說：你別走啦！抱往了，往牆下一拉。徐良說：別撒手，徐良往牆上一躡，連艾虎也就上了。

牆就聽撲咚一聲，韓天錦栽倒在地。焉知早被路素真用那迷魂帕抖倒，九尾仙狐逃命去了。待等徐良、艾虎下了牆頭，過來一看，韓天錦四肢直挺，人事不省。艾虎說：「三哥！先在這裏看着，我先進去開了廟門。」徐良點頭，艾虎進來，先到屋中，解了盧珍的綁，掏出口中之物。盧珍一聲長嘆。艾虎說：「我去開門。」盧珍點頭，艾虎出去把門開了，山西雁把韓天錦扛進來，到裏邊見了盧珍，與他道驚。盧珍很覺慚愧，那裏現有灌盧珍的涼水，把韓天錦與趙保全用涼水灌了。把趙保、四馬倒攢蹄綁上。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去，這人準是一個賊。」盧珍說：「不但是賊，這裏還有他的真贓實犯，開封府內，還等著他結案哪。」徐良說：「我出去找地方，教地方把他交在當官，解往開封府結案，我可先別露面纔好。若要一露面，白菊花要在這一方，他一知道，就不好辦了。四弟！你說那裏有真贓實犯？」盧珍說：「方纔女賊盜來的包袱，在這裏，大概失主離此也不甚遠。」徐良出去，等了半天工夫，方纔進來，帶了五六個人來，原來是一個地方，那幾個是夥計。到裏面與盧珍、艾虎一見，道：「這是盧老爺，這是艾老爺，在此處辦開封府要緊的案子，不料碰上了這麼一案，明天把這個叫趙保，交給你們本地官，解往開封府結案，還跑了一個女賊，等著我們慢慢拿獲。此刻我們是不能出頭露面，我們還要在此處探訪，有奉旨的差使哪。地方朱三連連點頭說：「老爺們只管放心，絕不能把風聲透露。」徐良問：「這廟是官廟私廟？地方說：「這個廟是團城子裏東方員外的家廟。」徐良說：「要是他的家廟，你可更別聲張了。地方點頭說：「老爺們只管放心，是囑咐我的言語，我們絕不能洩露。」此時韓天錦可也醒過來了，趙保也醒過來了，無奈是教人家捆住了，暗暗自己後悔。徐良要到團城子，找冠袍帶履，連白菊花，帶盜魚腸劍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盜魚腸劍

二寇雙探藏珍樓

且說徐良對地方說：「你若見著團城子人，可別提起尼姑菴之事，餘者就按我那言語，辦理去罷。」地方說：「此時

天尚未明，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罷！我給老爺們預備點酒去。徐良說：不必就等到次日天明，地方找了一輛車來，把趙保口中塞物，放在車上，把廟門倒鎖，幾位爺奔五里新街，俱上徐良店中去了。地方朱三解著差使，奔衙門見官回話去了，不提。再說徐艾盧韓四位進了店中，夥計過來開了西院房門，到裏面夥計給烹茶打淨面湯，然後開飯。大家用畢，談了些閒話，晚間又用了晚飯，徐良說衆位：我今晚入圍城子裏面，探探東方亮，他們共有多少賊人，白菊花在與不在。今晚探明，等我回來，我們再定主意，是如何辦法。他們若是人多地險，你我弟兄還不可輕動。哪！稍等幾日，展大叔叔也就到了，咱們俱都會在一處，那可就好辦了。自己換上夜行衣靠，背後勒上大環刀。盧珍說：小心些！徐良一點頭，躡在院中，縱身躡在西牆之外，直奔圍城子而來，回手掏出飛抓百鍊索，搭住上面城牆，導著上去，用手一扳上面城磚，用了一個騎馬勢，躡將上去。摘抓頭，往下一看，就見由東北上來，了兩條黑影，直奔城牆而來，也都是一身夜行衣靠。到城牆之下，抖百鍊索，搭住了城牆上面，導絨繩而上。到了上邊，復又扔下絨繩去，教那個導繩而上，可巧牆頭之上，有一株小榆樹兒，徐良就扒在樹後，隱蔽住了自己的身子，看這兩個人都上來。這二人相貌實係難看，一個是一張黃臉，上面有一層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在印堂上，約有鴨卵大小，一塊紫記，全都是背插單刀。這二人摘了抓頭，直奔裏面而來，也是把抓頭扣住城磚，那一個黃臉綠毛的，先下去，那一個有紫記的，後下去。徐良就轉過來瞧著，見頭一個下去，一手一手鬆着絨繩，看快腳踏實地，就見他把腿往上一拳，復又用腳蹬住城牆，回頭往下一看，透著驚慌之色。低聲說：兄弟，你要小心！這城牆底下，有護牆壕，寬六尺，全是翻板，一塊搭住一塊，要是蹬上，可就墜落下去。可不定多麼深呢！千萬留神！你下來時，非要竄過七尺去，可不行。上面那一個點頭說：哥哥放心罷！我知道了。那人踹城牆，一彎腰就躡出，足殼七尺，方纔腳踏實地，第二個這纔下來。徐良一看這個光景，忽然想起一個壞法子來了，趕緊跑將過去，就把他那個飛抓百鍊索，一手揪住了繩，一手把那撓鉤一摘，那人看看剛要腳踏實地，一撒手，那人嘆咚一聲，就

掉在護城濠之內。原是這團城子裏面，是所有裏邊藏水，連下雨的雨水全歸這護牆濠裏面。先下去的那個，把翻板給他蹬住，把他拉將上來，抱怨他說：我連連告訴與你，你還是不留神，這少刻要到了藏珍樓，你便不定怎麼樣了。那人說：你別抱怨我，非是我，不留神。是百練索抓頭斷了，怎麼怪我呢？那人說：抓頭萬不能斷。總是你蹬在翻板上了。不信，咱們看看抓頭。徐良在牆頭上暗笑。那一個人一賭氣，將絨繩拿過來。一看，一絲兒也未動。那人說：你來看，一絲兒也未動。那有紫記的說：這個事情，實在很奇怪。那黃臉的說：你往那裏去的時候，可多要留神就是了。說畢，二人施展夜行術，一前一後，撲奔正南去了。山西雁方纜下來，也是百練索抓頭，抓住了城磚，然後這纜鬆絨繩而下，離地約有三四尺的光景，看準了翻板，一踹城牆，往後一倒腰，撒手絨繩，倒出七八尺光景，方腳踏實地。用力一迸，絨繩復又往上一抖，抓頭方纜下來，將百練索絨繩繞好，裝在百寶囊之內。也就施展夜行術，跟下那兩個人來了。此處本原是東方亮的大花園子，過了月牙河，就是太湖山石。剛一拐竹林，就遇見兩個打更的，噹噹噹，正交三鼓。就聽那兩個打更的，哎喲一聲，徐良就知道被那兩個人拿住了，往前一探身軀，見那兩人，捏著打更的脖子，繞在太湖石山洞之內，往下一摔，撲咚一聲，摔倒在地。四馬倒攢蹄，把兩個打更的捆上，把刀亮出來，扁著刀，亂蹭腦門子。只嚇得那兩個人，魂不附體，連連哀告求饒。二人說：我問你幾句言語，只要你們說了真情實話，我就饒你。更夫說：只要饒命，我們就說。你們二位，是爲冠袍帶履而來，是爲魚腸劍而來，是爲借盤費而來？二人說：我們就爲魚腸劍而來，這個東西，在甚麼所在？只要你們說了實話，我們將此物，到得手，不但饒恕你們，還要大大的周濟你們兩個。更夫說：只要你們饒恕，就足感大恩大德，那裏還敢討賞呢？你們二位，既要打聽魚腸劍，我把這道路，與二位說明。由此往西，有個菓木園子，穿菓木園子而過，北旁一段長牆，可別進去，那裏叫紅翠圍。一直往南，就看見西邊一段短牆，那柵欄門子，可在西邊。似乎你們這樣能爲，就不用開門了。躍進短牆，路北有座高樓，說樓可又不是樓的形象，類若廟門相仿，七層高。台塔上邊，有三個大銅字，是

藏珍樓外邊明顯著一條金龍，腦袋沖下，張牙舞爪。這魚腸劍可在樓的裏面。二人又問聽說這藏珍樓有些消息埋伏，可是甚麼消息？更夫說：埋伏是有，我們可不知道，是怎麼個消息！自從我們上工，我們大太爺，三太爺親身囑咐，前後打更，紅翠園不許進去。東北角上，有一個小廟兒，不許進去。這藏珍樓院子，可許我們進去，離著樓周圍一丈，可不許到。倘若走到離樓一丈之內，蹬出甚麼舛錯來，或死或帶傷，大太爺可不管，我們可也不知是甚麼消息。二人一聽，暗道：大概這更夫，準是不知道，等著到了那裏時節，仔細留神就是了。就對更夫說：你的言語也無憑可考，等著我們得劍回來，再來放你說畢，撕衣襟把他們口來塞住。徐良看着那二人，往正西去了，自己過來，把那一個年長的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也把大環刀抽出來，扁着刀，往腦門子上一蹭。更夫連連哀告，說：好漢爺爺饒命！方纔那二位，可是一同來的。徐良說：是一同來的，他們是上藏珍樓去了，是不是？更夫說：他們上藏珍樓，找寶劍去了。徐良說：我另問你一件事情，你要不說，我打發你上姥姥家去。更夫說：你老人家問甚麼言語？徐良說：你們員外這裏，現在住著多少朋友？更夫說：刻下住著朋友，也不甚多。徐良問：都是甚麼人？姓甚名誰？更夫說：一個叫金頭活太歲王剛，急三鎗陳振，墨金剛柳飛熊，榮火蛇秦業，獨角龍常二，怔病獬豸胡仁，就是這些朋友。徐良問：有火判官周龍，上這裏來了沒有？更夫說：沒來。徐良說：有個白菊花來了沒有？更夫說：姓晏哪？先前在這裏，如今不在。徐良說：我也暫且屈尊屈尊你們，待事畢之時，再來放你們兩個。仍就把口塞住。徐良自己一忖度，這藏珍樓有險，讓他們兩個去罷，我先到前邊看看，恐更夫言語不實，白菊花果在此處，設法拿他。他如不在此處，更不可打草驚蛇。再看這兩個賊人，把寶劍盜得出來，盜不出來，他們若將寶劍得到手內，我跟他們到外邊，與他們要劍；他如不給，量著這二人，不是我的對手，主意已定，直奔前邊去了。單提那二人，過了菓木園子，看見這紅翠園，直奔正南，迎面有株大柏樹，往西一拐，躡進短牆，一看藏珍樓，與更夫說的一樣。二人直奔七層台階，離階石有七八尺的光景，二人將要拉刀，就覺著足下一軟，蹬在翻板之上，兩個人一齊墜將下去。要

問他們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兄弟見羣賊

且說這兩個奔藏珍樓的，到底是誰？這兩個是儒寧府管轄，有一座朝天嶺，山上有五家寨主，一個叫王紀先，一個叫王紀祖，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山下有個梅花溝，內中有個金家店，兩個店東，姓金，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就是山中四寨主五寨主。這朝天嶺山路最險，前面是十里寬的水，通著馬尾江，到山口左右，有兩座島，一座叫連雲島，一座叫銀漢島，當中有個中平寨。這中平寨前，在兩個島口當中，隔著一段竹門，竹門之前，水內有滾龍擋，上面有刀，有水輪子，無論多大識水性的人，也過不去。這滾龍擋過了竹門，有個三空橋，有三塊捲網，這梅花溝就在連雲島下面，靠著中平寨的水內，南岸就是金家店。皆因為這日，金永福、金永祿正在店中，接著王爺的書信，過水面與山中送信。見了王紀先、王紀祖、金弓小二郎王玉，投了王爺的書信。可巧頭一天，有團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派了兩個人去，一個叫赫連齊，一個叫赫連方，兩個人送東方亮的請帖。山上三家寨主，都沒見，倒見了金永福、金永祿。今日金家兄弟一見王紀先，就提說：「昨日晚間，東方亮派人到了我們店中，與我們留下了一個請帖，我們店中待承了他們的酒飯，今日早晨辭別去了。」翠麒麟、王紀祖問說：「大哥，我聞聽說團城子東方亮家中，有一口魚腸劍，從列國專諸刺王僚的時節，直到如今，復又出現，可稱是無價之寶，大哥可見過此物？」王紀先說：「我可就是耳聞，我還是最怕那宗東西出世，我有一身寶劍，尋常刀劍一概不怕，所懼者就是魚腸劍。」王紀祖問：「東方亮所下的請帖，五月十五這天，哥哥打算去與不去？」王紀先說：「我們與他素無往來，憑他那路英雄，很不是名聲遠振的人物，誰能與他前去助威？」王紀祖說：「既然打算不去，又與他沒有交情，那時若果得便，到他那裏，把他魚腸劍盜來，我們大家一觀，一者大家瞧瞧，二則亦免大哥憂思，此物日後為患。」

王玉說這有何難待小弟去走上一踰，除非我去，別的人還不行哪。王紀祖問：甚麼非你去不行？王玉說：這東亮家內，有個藏珍樓，這藏珍樓內，不易進去，非得能人去方可，倘若不行的到那裏，不但不能把劍得來，還怕有害於己。王紀祖說：待等得便之時，王兄弟就辛苦一踰。金永福在旁言道：三哥方纔所說這魚腸劍，我弟兄二人，情甘愿意，往團城子去走上一踰如何？王玉說：二位賢弟不是劣兄，小看你們，你們二位，雖然高來高去，要盜人家無價之寶，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你們不想一想，他既是祖傳之物，必要收藏一個嚴密的所在，不能就在明處放著。再說他那裏人多，你們二位，又沒有甚麼格外的本領，豈不是班門弄斧？金永祿一聽，微微冷笑說：既然這樣，非要去不可。王玉說：你們二位，如要不信我的言語，就辛苦一踰，要真能夠把魚腸劍盜來，我從山上，一步一個頭，給你們磕到梅花溝去，我要不磕，我不是人物。王紀先攔道：你們千萬不可。金永福、金永祿，也就不往下再說。當日晚間出山，回到梅花溝，二人這口悶氣不出，商量著要上南陽府。金永祿說：哥哥愿意去，不愿意去，你不要不愿去，我就一人前去了。金永福說：焉有不愿意去的道理？倘若我們把魚腸劍盜來，非教三哥給我們磕頭不行，他實在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二人商量妥當，次日換了衣襟，帶些盤費，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由梅花溝金家店起身，一路無話，也是住在五里新街。晚間換好夜行衣靠，背插單刀，奔團城子而來。進團城子頭一個是金永福，第二個掉翻板內，就是金永祿。問明白了更夫，到了藏珍樓院內一看，這樓的形象，極其高大，當中挖出來的旋門，與廟門一樣。有兩個門環，紅門上起金釘，兩扇門當中，約有二指寬的門縫，上面嵌出來三個大銅字，是藏珍樓。在銅字上邊，有一條金龍，張牙舞爪，垂著兩根龍鬚，有如今通條粗細，越往下越尖。這龍鬚垂到，與門的門檻高底上下，不差往來。二人一齊要奔七層台階，不料就蹬在翻板之上，撲咚一聲，墜落下去。幸而好不大深，二人打算要往上躡，上邊翻板復又蓋好，裏面是黑洞洞的，伸手不見掌，二人往下一墜，就聽嘩嘩嘩，銅鈴一陣亂响，工夫不多，只聽上邊一陣亂嚷，把翻板一掀，把十數長撓鉤，往下一伸。先把金永福搭住，後把金永祿

搭住，拉將上來，俱都捆上二臂，從背後給他們把刀抽出去，推推擁擁，往外就走。一直奔了更房兒，許多打更的說：告訴咱們大老爺去，與東方亮送信，暫且不表。且說徐良直到前面，看有明三暗五一座大廳，從大廳後面，躡將上去，躍過房脊，到了前披，扒住連簷瓦口，往下探身，一瞧，就見伏地君王東方亮，外面如油粉，兩道寶劍，眉一雙大三角眼，獅鼻闊口，一部花白鬚鬚，遮滿前胸，可是黑多白少，在當中落坐。上首就是他的兄弟，紫緞的扎花壯巾，紫緞子箭袖袍，身高九尺，紫微微一張臉面，一部黑髻，就是紫面天王東方清。內中還坐著六個人，一個個穿紅挂綠，長短不等，全部是兇眉惡眼，臉上怪肉橫生，俱都不是良善之輩。觀看之際，只見從外邊飛也相似，跑進一個人來說：周四寨主爺到，伏地君王說：請不多一時，前面燈球火把，就把許多人引將進來。東方亮迎出大廳之外，大衆都給伏地君王行禮，又見了紫面天王東方清，房上的徐良，認得進來的這些人，却是火判官周龍，小韓信，張大連，青苗神，柳旺，赫連齊，赫連方。又有三尺短命丁皮虎，黃榮，江黃榮，海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惟獨到了房書安這裏，伏地君王東方亮問道：房賢弟，你如今也有四十多歲了罷，怎麼混鬧起來了？你自己也不覺著，教人恥笑。房書安哈哈一笑，說：哥哥說了半天多，一半是爲我這鼻子罷。東方亮說：你自己還知道哇，這個歲數，反到胡鬧起來了。房書安說：你打算我這鼻子，是長了天泡瘡了不成，屋裏來說罷，到了屋中，就與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急三鎗，陳振，榮火，蛇秦業，獨角龍，常二，怔，病獼，豸，胡仁，都與周龍等大家相見了。一回，然後彼此大家落坐，從人獻茶上來。東方亮問房書安：你這鼻子是甚麼緣故？房書安說：我這鼻子，是遇見一個削鼻子的祖宗，給削了去了。東方亮問：這削鼻子祖宗是誰？房書安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陷空島有一個穿山鼠徐慶之子，此人名叫徐良，外號人稱多臂熊，又叫山西雁，這個人本領高強，足智多謀，一身的暗器，會裝死，會假打呼，火焚桃花溝，殺跑了飛毛腿，結果了金箍頭陀鄧飛熊的性命，就是張大連對著我，信口開河，也搭著我多吃了幾杯酒，講來講去，我就講到穿山鼠徐三老爺子那裏去了。這個削鼻子祖宗，他那裏答應我呀，我

鑽到桌子底下，教他們替我說一句，沒在這裏，他們誰都不管。後來還是我帶出來的，這個黃大兄弟，報答了報答我，把桌子一掀，他們兩個人，踹後窗戶跑了。要不是我眼前有點機靈，那天晚上，就出了大亂子。也仗著是我腿軟嘴軟，纔保住這條性命。東方亮問：甚麼腿軟嘴軟？房書安說：這你還不明白麼？腿軟是給人家跪著，嘴軟是央求人，這纔把這位老爺子，央求心軟了。說：我不殺你罷，實在怒氣難消，殺了你罷，又瞧你央求的可憐。這纔與我留下了一個記號，把鼻子削將下來，我方逃了性命。又搭著他說話，沒有鼻子，烏嚶烏嚶的，更加著他說話，有一句說一句，絕不藏私。所有聽的人，大衆俱都掩口而笑。紫面天王、東方清，大吼一聲，說：住了！房賢弟，不要往下再講了，休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要見著這個多臂人熊，我要不把他首級拏來，見見衆位，從此我就更名改姓。房書安說：二爺這麼說的人太多了，見面之時，你就曉得他那個利害了。這一句話不要緊，只氣得紫面天王把桌案一拍，大叫房書安，你再要誇講于他，你就出我們圍城子去罷。或者你把他找來，你看著我們兩個人較量較量。山西雁正在房上，聽了個真切，心中暗道：你不用找，老西現在此處，要較量較量，却有何難。想到此處，抽大環刀，就要躡下房去。要問徐良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